

阅读声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您有商业目的，您同意“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少年儿童版

西游记

原著：吴承恩（明）

改写：郑渊洁



学苑出版社

少年儿童版

西游记

原著 吴承恩〔明〕
改写 郑渊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少年儿童版 / (明) 吴承恩著；郑渊洁改写。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6 (2001.4 重印)

ISBN 7-5077-1138-2

I. 西… II. ①吴… ②郑… III. 古典小说；章回小说：
长篇小说—中国—明代—儿童读物 IV. I28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5404 号

责任编辑：张 翔

100000
AABBB01

西游记——少年儿童版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10 印张 215 千字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

印数：39001~49000

定价：10.00 元

作 者 简 介

郑渊洁，男，1955年6月15日出生于石家庄市。其父原籍山西临汾。其母原籍浙江绍兴。在北京长大。1979年开始创作童话。作品受到孩子和成年人的喜爱。作品总印数逾4000万册。由他一人作品支撑的《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目前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纯文学月刊。他的作品中的5位主人公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大灰狼罗克在孩子们中几乎无人不晓，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作品获首届国家图书奖。1993年当选首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他的作品收入30卷本《郑渊洁童话全集》。因郑渊洁的作品多次被盗版，不得已对《郑渊洁童话全集》采取了独家销售的防范性措施。销售咨询通信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开发有限公司，邮政编码：100078。

电话：(010) 89357011

网址：WWW.ZHYJ.COM

前　　言

去年，我将《红楼梦》改写为供少年儿童阅读的版本，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欢迎。之后，又有读者来信，建议我把《西游记》也改写成少儿版。起初，我觉得无此必要。

原因是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即通读了原版《西游记》，虽然遇到大段诗词时跳过去，但也基本看懂了，要不怎么会心旷神怡呢？既然我小学三年级能看《西游记》原著，今天的少年儿童读《西游记》原著更不成问题了。可以读原著，就没有必要读少儿版了，我这样想。

然而我错了。

时代不同了。六十年代的小学生和八十年代的小学生的生存环境迥异。

八十年代的小学生有时间读一部85万字的长篇巨著吗？繁重的功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望子成龙心切的爸爸妈妈们要把自己望尘莫及的理想转嫁到孩子身上去实现。今天中国的每一个小学生都被生育他们的两个人企盼成为牛顿、哥白尼、贝多芬、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梵高……于是，中国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的童年被他们的生身父母和社会残酷地剥夺了。他们从一出生似乎就是成人，就要去竞争，哪儿还有时间去读课外书？

我庆幸自己早出生了二十年。

今天的教育方法不知扼杀了多少爱迪生、巴尔扎克、莫扎特、毕加索……

能使今天的孩子在他们少得可怜的时间里读一部神奇魔幻的巨著的缩写本，无论从恢复他们已被束缚住的想像力，还是从给他们一点儿自由的空间的角度来说，都是积德的事。

于是我决定改写《西游记》少儿版。

《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它对于激发少年儿童的想像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记得我小时候读《西游记》时，常常是废寝忘食手舞足蹈。一个人在10岁时看《西游记》和在30岁时看，效果绝不一样。推理力愈薄弱的人，愈容易激发想像力，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信《西游记》的原因。孩子拿《西游记》当报告文学看，大人拿它当神话看。孩子们的收获大。

想像力是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想像力。《西游记》能刺激和发展孩子的想像力。孩子是世界的未来。

于是，我决定放下其它写作，先写《西游记》少儿版。

我将85万字的《西游记》巨著中最精彩、最能激发小读者想像力的故事情节提取出来，改写为20万字左右的少儿版《西游记》。原著中的诗词大部分冗长、重复，多数删去。雷同的降妖故事，择其优者保留。我认为，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这部少儿版《西游记》对八十年代功课繁重的中国孩子来说，是有益的。无论是娱乐功能还是益智功能。

我希望小读者见缝插针地读完这本书。希望这本书能给小读者被作业整麻木了的大脑一点儿冲击波。更希望爸爸妈妈们早日给自己的孩子取下紧箍咒儿。如果能这样，您就真为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郑渊洁

1988年6月15日写于北京学院路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漂洋过海猴王修仙	(1)
第 二 章 入龙宫喜得金箍棒	(10)
第 三 章 受招安官封弼马温	(17)
第 四 章 齐天大圣大闹天宫	(23)
第 五 章 观世音遣将捉猴王	(29)
第 六 章 如来佛施法困大圣	(34)
第 七 章 观世音东寻取经人	(39)
第 八 章 唐僧受命西天取经	(44)
第 九 章 五行山下悟空拜师	(49)
第 十 章 金箍咒制服孙行者	(54)
第 十一 章 小玉龙化作大白马	(60)
第 十二 章 谋袈裟老僧自毙命	(65)
第 十三 章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71)
第 十四 章 云栈洞大圣收八戒	(77)
第 十五 章 猪八戒大战沙悟净	(83)
第 十六 章 美人面前八戒动心	(88)
第 十七 章 三徒弟偷吃人参果	(94)
第 十八 章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01)
第 十九 章 猪八戒羞愧接大圣	(108)
第二十 章 试诚心行者逗八戒	(115)
第二十一 章 孙行者智换红葫芦	(121)

第二十二章	者行孙施法再获宝	(127)
第二十三章	行者孙持宝降妖魔	(133)
第二十四章	鬼王魂夜谒唐三藏	(139)
第二十五章	除邪妖救活真皇帝	(147)
第二十六章	孙大圣大战红孩儿	(154)
第二十七章	车迟国里猴王显法	(161)
第二十八章	孙悟空大战青牛精	(170)
第二十九章	身怀有孕师徒受苦	(177)
第三十 章	女儿国里唐僧脱身	(182)
第三十一章	琵琶洞前星官除妖	(188)
第三十二章	如来佛识破假行者	(193)
第三十三章	孙悟空三调芭蕉扇	(200)
第三十四章	唐三藏金光寺扫塔	(207)
第三十五章	小雷音寺唐僧上当	(213)
第三十六章	朱紫国孙悟空行医	(219)
第三十七章	孙大圣智取紫金铃	(226)
第三十八章	濯垢泉猪八戒忘形	(232)
第三十九章	比丘国行者救小儿	(237)
第四十 章	擒妖魔巧遇老寿星	(242)
第四十一章	镇海寺行者战女妖	(247)
第四十二章	无底洞徒弟救师父	(253)
第四十三章	灭法国剃了皇帝头	(260)
第四十四章	乐极生悲唐僧遭难	(265)
第四十五章	天竺王国公主得救	(271)
第四十六章	唐僧不贪异国富贵	(278)
第四十七章	乐处逢悲转危为安	(282)
第四十八章	历艰辛终见如来面	(287)

第四十九章	九九八十一妖魔尽.....	(294)
第五十 章	大功告成返回大唐.....	(299)

第一章 漂洋过海猴王修仙

相传盘古开天地后，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分为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和北俱芦洲。这本《西游记》说的就是东胜神洲发生的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个傲来国。此国临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山，名叫花果山。这个花果山，非同一般，它是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擎天之柱，大地之根。就在这座花果山的顶上，有一块仙石。这块石头，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圆，里边怀着一个仙胎。一天这块石头迸裂，产一石卵，像个圆球，因见风，变成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学爬学走，拜了四方。不料这石猴眼里射出的两道金光，惊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立即命令千里眼和顺风耳两员大将，开南天门观看这两道金光发自何处。二将奉旨出门，看得真，听的明，一会儿就回来向玉皇大帝禀报：“臣奉旨探听金光之处，乃是东胜神洲傲来国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后在那里拜四方，眼出金光。如今已服水食，金光将息矣。”玉皇大帝听了说：“天下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这石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泉水，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伙，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

有一年天气炎热，石猴与群猴避暑，都在松树阴凉之下玩耍。你看他一个个，跳树攀枝，采花寻果，抛弹子，砌宝塔，赶蜻蜓，扑蝴蝶，参老天，拜菩萨，捉虱子，咬圪蚤，理毛衣，剔指甲，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玩，绿水涧边随他洗。一群猴子玩耍了一会，见那股涧水奔流，心里纳闷：这股水究竟从何而来？古人云禽有禽言，兽有兽语，只听众猴道：“这股水不知是哪里的水。我们今日闲着无事，顺着这股水往上找，寻着源头耍子去耶！”喊了一声，都拖男挈女，唤兄呼弟，一齐顺流爬山，直到源头之处，一看乃是一股瀑布飞泉。众猴拍手叫道：“好水！好水！原来此处远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谁有本事能钻进去寻到源头，出来又不伤身体的，我们大家就拜他为王。”连呼三声，忽见从猴群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进去！”只见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跳入瀑布泉中。这石猴睁开眼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原来无水无波，却有一座桥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细再看，原来是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缝之间，倒挂流出去，遮闭了桥门。他又欠身走上桥头，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真是个好地方。

石猴看了多时，又跳过桥中间，左右观看，只见当中一块石头上刻着十个大字：“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石猴喜不自胜，急抽身往外便走，又闭上眼睛，跳出水外，打了两个涕喷道：“大造化！大造化！”众猴把他围住问：“里面怎么样？水有多深？”石猴道：“没水！没水！原来里面有一座铁板桥。桥那边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好地方。”众猴又问：“怎见得是个好地方？”石猴笑着说：“这股水乃是桥下冲贯石窍，倒挂下来遮闭门户的水帘。桥边有花有树，乃是一座石

房。房内有石锅石灶、石碗石盒、石床石凳，中间一块石头上刻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真是个安身之处。这洞里宽阔得很，能容纳千百口老小。我们都进去住，也省得受这老天气。那里边刮风有处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无惧，雷声永不闻。烟霞常照耀、祥瑞每蒸薰。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多么好啊！”

众猴听了，个个欢喜，都说：“还是由你先行，带我们进洞去吧。”只见石猴蹲身往里一跳，叫道：“都随我进来，进来！”那些猴凡胆大的，都跟着跳进去了；胆小的，一个个伸头缩颈，抓耳挠腮，大声叫喊，过了一会，也都跳进去了。众猴过了桥，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搬过来，移过去，猴性大作，无一个安宁，只搬得筋疲力尽方止。

只见石猴端坐在上面道：“列位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们刚才说了，有本事先进来的，就拜他为王。我如今进来出去，出去进来，寻了一个洞天与列位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为何不拜我为王？”众猴听说，一个个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从此，这石猴高登王位，将石字隐了，称为美猴王。他领着一群猴子，朝游花果山，夜宿水帘洞，独自为王，不胜欢乐。

美猴王享乐天真，不知不觉已过三五百载。一日，他与群猴喜宴之间，突然忧愁，掉下泪来。众猴忙问：“大王为何烦恼？”美猴王说：“我虽在欢喜之时，却有一点远虑，故此烦恼。”众猴笑着说：“大王真不知足！我们日日欢会，身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受麒麟辖，不归凤凰管，又不受人王拘束，自由自在，这是天大的福，为何你还要忧虑呢？”美猴王说：“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但是将来年老血衰，暗里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岂不枉生世界之

中？”众猴闻此言也都悲啼，毫无办法。

只见从众猴中跳出一猴，高声叫道：“大王若是为此事远虑，我看真是你的道心开发也！如今五虫之内，只有三种不服阎王爷所管。”猴王忙问：“你知道是哪三种？”这猴说：“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他们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美猴王又问：“这三者居于何所？”那猴说：“他们只在阎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内。”美猴王听了，满心欢喜地说：“我明天就下山，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访此三者，学一个长生不老之法。”众猴鼓掌道：“善哉！善哉！我们明天越岭登山，广寻果品，大摆筵席欢送大王。”

次日，群猴请美猴王上坐，一个个轮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痛快快吃喝了一顿。尔后，美猴王说：“小的们，你们替我折些枯松，编作筏子，取个竹竿作篙，收拾些果品之类，我将去也。”果然美猴王独自登筏，飘洋过海寻仙道，立志潜心建大功。

不知飘流了多少日，美猴王来到南赡部洲地界。他见海边有人捕鱼打雁，就跳上岸来，吓得那些人四散奔跑，有一个跑不动的，被美猴王抓住，剥了他的衣裳，也学人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在市里一心访问佛仙神圣之道，找个长生不老之方。但是，美猴王寻了多日，见世人都是些名为利之徒，正是那：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王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美猴王在南赡部洲，寻了八九年，也没有找到仙道。一日，他忽至西洋大海，心想海外必有神山，独自作了个筏子，又飘过西海，直到西牛贺洲地界。登崖遍访多时，忽然看见一座高山秀丽，林麓幽深。这么好的山脉，必有仙人。

美猴王正观看时，忽听见林深之处，有人言语，他急忙步入林中，侧耳细听，原来是有人唱歌。美猴王听到那人唱道：“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听得此言，满心欢喜，自言自语地说：“神仙原来藏在这里！”美猴王急忙跳入里面，仔细再看，原来是一个打柴的人。他走向前去说：“老神仙！弟子有礼。”只见那打柴人转身答礼说：“我是一个拙汉，怎么敢当神仙？”美猴王道：“我在林边听见你说‘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黄庭》乃是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那打柴的说：“实不瞒你说，这个词乃是一个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见我家事劳苦，日常烦恼，教我遇烦恼时，即把这词儿念念，一则散心，二则解困。我刚才念时，没想到被你听见了。”美猴王忙问：“这神仙现在何处？”打柴的说：“不远不远。神仙所在的山叫做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那祖师教出去的徒弟不计其数，至今还有三四十人跟随他修行。你顺着那条小路儿，向南行七八里，就是神仙之家了。”

美猴王顺着小路向前走了七八里，果然见崖头立一石碑，上刻着“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十个大字。他还未敲门，只听“吱呀”一声，洞门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仙童，对美猴王说：“我家师父正在登坛讲道，他还未开口，就叫我出来开门，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美猴王笑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进来。”

进到洞内，美猴王见到师父，侧身下拜，磕头不计其数，口中连说：“师父！师父！我弟子志心朝礼！志心朝礼！”祖师道：“你是哪里人氏？且报个籍贯姓名再拜。”猴王说：“弟子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祖师喝令：“快给我赶出去，他本是个胡说八道之徒，哪里是来修仙！”猴王

慌忙不住地磕头说：“弟子是老实之言，决无谎话。”祖师说：“你既老实，怎么说东胜神洲？从那里到我这里，隔着两重大海，一座南赡部洲，如何能到此？”猴王说：“弟子飘洋过海，登界游方，有十数个年头，方才访到此地。”祖师道：“既是逐渐行来的也罢，你姓什么？”猴王说：“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祖师说：“我不是说的这个‘性’。你父母原来姓什么？”美猴王说：“我也无父母。”祖师道：“既无父母，想是树上生的？”美猴王说：“我虽不是树上生的，却是石里长的。我只记得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那年石破，我便生也。”

祖师听美猴王这么一说，暗喜道：“这么说，却是个天地生成的，你起来走走我看。”美猴王纵身跳起，拐呀拐地走了两遍。祖师笑道：“你的身躯虽然鄙陋，却像个吃松果的猢狲。我有心让你姓‘猢’，但猢字去了兽旁，乃是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生育。让你姓‘狲’倒好。狲字去了兽旁，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你就姓‘孙’罢。”猴王听说，满心欢喜，忙叩头说：“好！好！好！今日方有姓也，万望师父大慈大悲，再赐个名字，却好呼唤。”祖师说：“我们中有十二个字分派起名，到你已经是第十辈徒弟了。”美猴王问：“哪十二个字？”祖师说：“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十二字。排到你这里，正当‘悟’字。我就给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吗？”美猴王笑道：“好！好！好！从今以后我就叫孙悟空吧。”

美猴王得了姓名，高兴异常，向菩萨磕了头，向师兄下了拜。此后，孙悟空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不知不觉在洞中已

过了六七年。

一日，祖师登坛高坐，召集众仙，开讲大道。孙悟空一边听讲一边喜得抓耳挠腮、眉开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的这些动作忽被祖师看见，厉声问道：“孙悟空你怎么不专心听讲？”悟空说：“弟子诚心听讲，只是听祖师讲到妙处，喜不自胜，故作跳跃之状，请祖师恕罪。”

祖师问：“孙悟空你想从我这里学些什么道？”悟空说：“但凭尊师教诲。”祖师说：“我教你个‘术’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忙问：“此道能长生不老吗？”祖师说：“不能。”悟空说：“不学不学。”祖师又说：“我教你‘流’字门中的道如何？”悟空又问：“学了能长生不老吗？”祖师道：“不能不能。”悟空说：“不学不学。”祖师说：“那我教你‘静’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又问：“学了此道能长生不老吗？”祖师说：“不能不能。”悟空立即说：“我不学不学。”祖师说：“那我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一问知此道还是不能长生不老，接着又说：“也不学不学！”

祖师生气了，“呼”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着孙悟空的鼻子说：“你这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却要学什么？”接着在悟空的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听讲的众仙都埋怨悟空不该对祖师这般无礼。而孙悟空满脸赔笑，一点不恼。原来他已识破祖师所以打他三下，是叫他三更时分来找他；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是叫他从后门进去，秘密传他道也。

当夜，悟空与众就寝假装睡着，只等三更到来。约到子时前后，他轻轻地起来，穿了衣服，偷开前门，走到外边，然后从后门进入，只见祖师的门儿半开半掩，悟空闪了进去，见祖师睡在床上，他不敢惊动，便跪在床前。不多时

祖师醒来，口中念道：“难！难！难！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闲。不遇至人传妙诀，空言口困舌头干！”悟空应声说：“师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时。”祖师暗喜，心想这猴果然是个天地生成的，不然，他怎么能识破我的暗谜。悟空说：“师父，此时夜深人静，只有弟子一人，望大施慈悲，传我长生不老之道罢！”祖师道：“你今有缘，我也高兴，既然你识破我的暗谜，你走近前来仔细听着，我传你长生之道吧。”祖师念了一个口诀，悟空跪在地上，洗耳恭听，牢牢记下。

又过了三年，祖师又教会悟空七十二般变化。忽一日，祖师与众人在三星洞前观看晚景，对悟空说：“你学成了没有？”悟空说：“多蒙师父海恩，弟子已经学成，可以霞举飞升了。”祖师说：“你试飞一个我看看。”悟空将身一耸，打了个跟头，跳离地有五六丈，踏云霞去有一顿饭的工夫，往返不过三里远近，落在面前，对师父道：“这就是腾云驾雾了。”祖师笑道：“这算不得腾云，只能算爬云而已，将四海之外，一日都游遍，才能算是腾云。”悟空说：“学会这个本事太难了。”祖师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悟空叩头即拜：“师父，为人须为彻，索性来个大慈悲，既教会我七十二变之法，把这腾云之法也传给我吧，我决不忘恩。”祖师便教悟空学会筋斗云，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

一日，悟空在众人面前卖弄七十二变和翻筋斗云的本领被祖师看见，祖师心里很是不悦，说：“修行的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你们如此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悟空过来，现在我也不加罪于你，但只是你走吧。”悟空闻此言，满眼流泪说：“师父，你叫我往哪里去？”祖师道：“你从哪里来，便回哪里去就是了。”悟空说：“我自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而来。”祖师说：“那就回那里去吧。你这一去，定会惹

祸。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只不许说是我的徒弟。你要是说出半个字来，我就会知道，那时定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悟空说：“我决不提起师父一字，只说是我自家学会的便罢。”

只见孙悟空谢了师父，拜别师兄师弟，一个筋斗云，径回东胜神洲。

第二章 入龙宫喜得金箍棒

话说孙悟空纵起筋斗云，没用一个时辰，就到了花果山水帘洞上空。美猴王情不自禁，暗暗称道：“去时凡胎凡骨重，得道身轻体亦轻。举世无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昔日过海波难进，今日归来甚易行。别时叮咛还在耳，不料顷刻到东胜。”孙悟空按下云头，直至花果山。只听得鹤唳猿啼，甚是悲伤。他开口叫道：“孩儿们，我回来也！”忽见从崖下右边，花草中，树木里，跳出千千万万的猴子，把个美猴王围在当中，叩头叫道：“大王，你好放心，你一去这么久，可叫我们望眼欲穿。近来一个妖魔强要霸占我们的水帘洞，我等舍死忘生与这妖魔争斗，才保住洞府。幸亏大王回来了，大王再不回来，我们连同山洞就要全归他人了！”悟空闻听，心中大怒道：“这是个什么妖怪，胆敢如此胡来，你们细细说来，待我寻他报仇。”众猴叩头：“报告大王，那厮自称混世魔王，住在直北下。”悟空问：“从这到他那里有多少路程？”众猴说：“他来时云，去时雾，或风或雨，或电或雷，我们不知道有多远。”悟空说：“既如此，你们休怕，等我去寻他来！”

只见猴王将身一纵跳起来，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观看，见一座高山，好个险峻。悟空跳了下去，见一洞口有几个小妖怪跳舞。悟空说：“借你口中言，传我心内事。我乃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你家的什么臭混世妖魔，屡次欺我儿孙，我特来此，要与他比个高低！”

那小妖听说，忙跑入洞内报告：“大王，不好了！洞外有个猴头自称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他说你多次欺他儿孙，特来寻你，见个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听那些小猴们说他们有个大王，出家修仙去了，想是今日来了，他是什么打扮，带着什么兵器？”小妖说：“他穿着一件红衣服，光着个头，不像个道士神仙，赤手空拳，没带什么兵器。”那混世魔王随即穿了甲胄，绰刀在手，与众妖出得门来说：“哪一个是水帘洞洞主？”悟空急忙睁大眼睛观看，只见那魔王腰广十围，身高三丈，手执一口大刀，锋刃十分明亮。只听猴王喝道：“你这妖魔这么大的眼睛，难道看不见我老孙！”魔王见了笑道：“你身不满四尺，年不过三旬，手内又无兵器，怎么如此猖狂，竟敢与我比什么上下？”悟空骂道：“你这妖魔，你量我小，要大也不难；你量我无兵器，你不要怕，只吃俺老孙一拳。”只见美猴王和混世魔王你来我去打了几个回合不分胜负。悟空见他凶猛，便在身上拔了一把毫毛，叫了一声“变！”便变成二三百个小猴。原来人得仙体，出神变化无穷，这猴王自从修仙之后，身上有八万四千毫毛，根根能变，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刚变出的小猴，眼乖会跳，刀来砍不着，枪去不能伤。你看他们前踊后跳，钻上去把那混世魔王围住，抱的抱，扯的扯，钻裆的钻裆，扳脚的扳脚，捻鼻子，抠眼睛，把个魔王弄得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正在这时，悟空夺过魔王手中的大刀，照顶门子就是一下，砍为两段，领众猴杀进洞去，将那大小妖精全部剿灭。然后放火烧洞，又口念咒语，带领众猴回到花果山水帘洞中。

只见众猴分班序齿，礼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风贺喜。悟空对众猴说：“我当年离别大家，随波逐流、飘洋过海，遇一祖师，传了我与天同寿的真功夫，长生不老的大法门。”众猴

听了个别道贺。悟空又笑着说：“小的们，我们这一门皆有了姓氏。”众猴忙问：“大王姓什么？”猴王说：“我今姓孙，法名悟空。”众猴鼓掌道：“大王是老孙，我们都是二孙三孙细孙小孙了，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矣！”大家都来奉承老孙，举碗相贺，合家欢乐。

孙悟空大战混世魔王时夺了一口大刀，他便叫众猴砍竹为标，削木为刀；治旗帜、打哨子，安营扎寨。一天，悟空忽然想：“我等在此操练，如果惊动了人王，或者什么禽王、兽王，说我们是操兵造反，兴师来杀，我们手里拿着这些竹竿木刀，怎能对敌？必须有锋利的武器不可。”可是去哪里弄兵器呢？悟空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只见有几只老猴说：“大王，若要弄到锋利的兵器，却也不难。从花果山向东去二百里水面，那里是傲来国界。那国界中有一位王，满城军民无数，必有许多兵器。大王若去，必能弄回兵器来。”悟空听了，满心欢喜，随即一个筋斗云，便到了那里。他按下云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街市，打开一座兵器库，里面果然有无数兵器。只见猴王拔下一根毫毛入口嚼烂，喷了出来，念动咒语，叫了一声变：“变！”变成了千百个小猴，都乱搬乱抢，力气大的拿六七件，力气小的拿两三件，把个兵器库搬了个净光。然后带领小猴，乘云驾雾返回花果山，把兵器发给众猴。

次日，悟空集合群猴，共计有四万七千余口了。这么多带兵器的人马，早惊动了满山怪兽，他们都来参拜猴王，并奉为至尊，每年纳贡，都听猴王指挥。一天众猴正在习武，美猴王说：“你们兵器精通，弓弩熟谙，可是我手里拿的这口刀很不合我意，不知哪里还有更好的器械？”

四只老猴上前奏道：“大王乃是仙圣，不知大王能否下到

水底去？”悟空说：“我自修仙之后，有七十二般变化之功，有翻筋斗云之神通，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没有一个地方去不得。”老猴说：“大王有这般神通，那就有了。我们这铁板桥下，水通东海龙宫。大王若肯下到龙宫，寻着老龙王，问他要件什么兵器还不容易？”悟空闻言甚喜，说：“等我去来。”

好个美猴王，使了一个闭水法，“扑通”钻入水中，分开水路，径入东洋海底。正行间，一个巡海的夜叉，挡住了他问道：“那推水的是何神圣？请说个明白，好向龙王通报迎接。”悟空说：“我是花果山天生的圣人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近邻，为何不认识？”那夜叉随即进水晶宫报道：“大王，外面有个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自称是大王的近邻，将到宫来。”东海龙王敖广忙起身与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出宫迎接。

迎至宫内，悟空把借兵器的来意说给龙王。龙王不好推辞，即让鳜都司取出一把大刀奉上。悟空说：“老孙不会使刀，乞求另赐一件。”龙王又指使鮀太尉领蠙力士，抬出一杆九股叉来。悟空跳下来，接在手中，使了一路，便放下说：“轻！轻！轻！请另赐一件。”龙王笑道：“上仙，这又有三千六百斤重哩，怎么说轻！”悟空说：“不趁手！不趁手！”龙王心中恐惧，又指示鯤提督、鲤总兵抬出一柄画杆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接在手中试了几下，说：“还轻！轻！轻！”老龙王害怕地说：“上仙，我宫中只有这根戟最重，再没有比这重的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云，愁海龙王没宝哩！请你再去寻寻看。”龙王说：“确实再没有了。”

正说着，后面闪出龙婆龙女道：“大王，我们看这仙圣非同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这几天霞光艳艳，瑞气腾腾，莫非该遇此仙圣也？”龙王说：“那是大

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深浅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能中他用？”龙婆说：“管他能用不能用，且送给他，凭他怎么改造。”老龙王听了龙婆的话，向悟空说了。

悟空说：“请拿出来给我看看。”龙王摇手说：“扛不动，抬不动，须上仙亲自去看看。”悟空说：“在何处？你引我去。”龙王果然引悟空到海藏中间，忽见金光万道。龙王说：“那放金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铁柱子，约有斗那么粗，二丈多长。他尽力两手抓过说：“再细再短些！”说毕，那宝贝果然短了几尺，细了许多。悟空十分高兴，拿出海藏看时，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中间乃是一段黑铁，上面还有一行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悟空心中暗喜道：“想必这宝贝如人意！”一边走，一边念叨：“再短细些更妙！”待拿到外面，只有丈二长短，碗口粗细了。

只见孙悟空手持金箍棒，走进水晶宫里，吓得老龙王胆战心惊，龙子龙孙魂飞魄散，龟鳖鱼虾缩颈藏头。悟空将宝贝拿在手中，坐在水晶宫殿上，对老龙王笑道：“多谢贤邻厚意。”龙王说：“不敢，不敢。”悟空说：“这金箍棒虽然好用，但还有一说。”龙王道：“上仙还有什么说法？”悟空说：“原来我没有这金箍棒也就罢了，如今手中拿着它，身上无衣服相配。你这里若有好的披挂，索性送我一副，我一并致谢。”龙王说：“这个可是没有。”悟空道：“常言道，一客不犯二主，若没有，我决不出此门。”龙王道：“烦上仙再转一身海，或许能弄到披挂。”悟空又说：“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万求赐一副。”龙王道：“我这里确实没有，如有一定奉上。”悟空说：“真个没有，就和你比试比试此棒。”龙王慌了，忙说：“上仙，切莫动手！切莫动手！待我看我弟弟处有没有。如有，定送一副。”悟空问：“你弟弟在哪里？”龙王说：“我一个弟弟是

南海龙王敖钦，一个是北海龙王敖顺，一个是西海龙王敖闰。”悟空说：“俺老孙不去，只望你随高就低地送给我一副就是了。”龙王说：“不需要你亲自去，我这里有一面铁鼓、一口金钟，凡有紧急之事，只要擂得鼓响，撞得钟鸣，我弟弟马上就到。”悟空请老龙王快些擂得鼓响。

不一会，钟鼓一响，果然那三海的龙王一齐来到。敖钦问：“大哥，有甚急事，擂鼓撞钟？”老龙道：“贤弟，不好说！有一个花果山来的什么天生的圣人，早间来认我做邻居，后来又要求一件兵器，给他钢叉他嫌小，给他画戟他嫌轻，后将一块天河定底神珍铁给了他。如今他坐在宫中，又要什么披挂。我这里没有，故请贤弟们来，你们若有，给他一副，打发出去算了。”敖钦闻言，大怒道：“我兄弟们点兵，拿他便了！”老龙道：“拿不得，拿不得！他拿的那个金箍棒，挽着些儿就死，磕着些儿就亡，挨挨儿皮破，擦擦儿筋伤！”西海龙王敖闰说：“二哥不可与他动手，且只凑副披挂给他，把他打发出去，然后启奏天上玉皇大帝，天自诛他也。”北海龙王敖顺说：“我带了一副锁子黄金甲哩。”南海龙王敖钦说：“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哩。”老龙王大喜，引入水晶宫和孙悟空相见，将披挂奉上。悟空把金冠、金甲、云履都穿戴上，手摇金箍棒，一路打了出去。四海龙王甚感不平，商议着向天上报告。此事暂且不提。

你看这美猴王，分开水道，从铁板桥下钻出来。身上连一点水都没有。等候在那里的老猴小猴，唬得一齐跪下说：“大王，好威风呀！好威风呀！”悟空满面春风，高登宝坐，将金箍棒竖在当中。这些猴不知天高地厚，都来拿那宝贝，哪里能拿得动，一个个咬指吐舌地说：“爷爷呀！这么重，亏你怎么拿来的！”悟空拿着金箍棒对众猴笑道：“物各有主。这

宝贝在海底也不知几千年，恰恰今岁放光。龙王只知道是块铁，他们都搬不动，请我亲自去拿。那时此宝有二丈多长，斗来粗细。我让它短它就短，我让它长它就长。原来上面还有‘如意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一行字。小的们，你们都站开，看我叫它变一变。”只见悟空将那宝贝掂在手中，叫：“小！小！小！”金箍棒变成绣花针儿相似，可以放到耳朵里藏下。众猴又叫道：“大王，再拿出来玩玩吧！”猴王就从耳朵里拿出来，托放在手掌上叫：“大！大！大！”立即变成斗来粗细，二丈长短。他弄到欢喜处，跳上桥，走出洞外，叫了声：“长！”他便长得高万丈，头如泰山，腰如峻岭，眼如闪电，口似血盆，牙如剑戟。他手中的金箍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把些彪豹狼虫、满山群怪、七十二洞妖王，唬得磕头礼拜，战战兢兢魂飞魄散。片刻美猴王又收了法象，将金箍棒变成绣花针儿，藏在耳朵里，回到水帘洞内，唬得各洞妖王，都来参贺。随后，美猴王又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遍访英豪，广交贤友，他先后会了六个弟兄：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猱狨王，连上自己这个美猴王，不多不少，共七大王。一日，美猴王在水帘洞大摆筵席，请六大王赴宴，杀牛宰马，祭天享地，好不热闹。常言道，乐极生悲，马上就要生出事来了。

第三章 受招安官封弼马温

一日，天上的玉皇大帝正在召集文武百官议事，东海龙王来告孙悟空的状了。这敖广向玉皇大帝启奏：“近有花果山生、水帘洞住的孙悟空，欺侮小龙，强坐水宅，要兵器，施法威，索披挂，逞凶强。南海龙战战兢兢，西海龙凄凄惨惨，北海龙缩手缩脚。臣今启奏，恳求玉皇大帝出天兵，降妖猴！”玉皇大帝说：“你先回去，朕即遣将擒拿。”

东海龙王敖广退出以后，玉皇大帝问：“这妖猴产于何年？什么出身？怎么这样厉害？”只见千里眼和顺风耳答道：“这猴乃是三百年前天产的石猴。当时不以为然，不知这些年在何方修炼成仙，有了这降龙伏虎之法。”玉帝问：“哪路神将下界捉这妖猴？”这时太白长庚星说：“此猴乃是天地育成之体，日月孕就之身，今既成仙，有降龙伏虎之能，玉帝派大兵捉拿，不如下一道招安圣旨，把他招上天来，给他一个官职，拘束此间，若受天命，后再高升，若违天命，就地擒拿。这样，一则不必动众劳师，二则收仙有道也。”玉帝闻言甚喜，即写好圣旨，命太白金星下界招安。

金星领了旨，出南天门外，腾云驾雾，直至花果山水帘洞，对众小猴道：“我是玉皇的天使，有圣旨在此，请你们大王上界，快去报知。”小猴立即进到水帘洞内，说：“大王，外面有一老人，背着一角文书，说是天上玉皇大帝派来的天使，有圣旨请你上天也。”美猴王听了大喜道：“我这两日正想着

上天走走，果然就有天使来请，快请天使进来！”太白金星进得洞来，悟空要设宴款待。金星说因圣旨有身，不敢久留，速请大王同往。美猴王作了安排，即与太白金星一齐驾云而起。

原来孙大圣学的筋斗云与众不同，把个金星甩在脑后甚远。他先到了南天门外，正想进去，一路天兵持刀挡住天门，不肯放进。这时，金星赶到，美猴王说：“你这老头！怎么哄我？你说玉皇大帝招安来请，为何挡住天门不放老孙进去？”金星赔笑道：“大王息怒，你从未到过天堂，却又无名，众天兵与你素不相识，他们怎敢放你进去？如今等你见了玉帝，受了官职，以后随你出入，谁还敢挡？”悟空说：“这么说，也罢。”美猴王同金星缓步进入南天门。他初登上界，乍入天堂，只见金光万道滚红霓，瑞光千条喷紫雾。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宫，七十二座宝殿。正是：天宫异物般般有，世上如它件件无。

太白金星领着美猴王走到玉皇大帝御前，金星下跪，悟空挺身在旁，侧身听金星启奏道：“臣领圣旨，已宣妖仙到了。”玉帝问：“哪个是妖仙？”悟空答：“老孙便是。”众大臣见美猴王没有下跪参拜玉皇大帝，只说了个“老孙便是”，都大惊失色地议论：“这野猴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了。”只听玉皇说：“那孙悟空乃是下界的妖仙，初次上天不知朝礼，姑且恕罪。看哪里官职缺额，命孙悟空去干。”旁边站着的武曲星答道：“天宫里的各宫各殿，各方各处都不少官，只是御马监缺个管事的人。”玉帝传旨道：“就命孙悟空当个弼马温罢！”玉帝又命木德星官送孙悟空去马房上任。

当时孙悟空也不知这弼马温是多大的官，欢欢喜喜地走马上任。他见这里有天马千匹，一个个嘶风逐电精神壮，踏

雾登云气力长。悟空倒也喜欢。他到任后尽职尽责，天马都养得肉肥膘满。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了。

一日闲暇，众监官安排酒席请悟空吃饭，一则为他接风，二则与他贺喜。在欢饮之时，美猴王问：“我这弼马温是个多大的官衔？几品几级？”众道：“没有品级。”美猴王说：“没品级，想是最大的官了？”众道：“不大不大，是个最末流了。”美猴王说：“怎么叫最末流？”众道：“末流就是末等，这种官最低最小。”美猴王听到这里，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玉帝这样看不起俺老孙！俺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当马伕？我才不当这弼马温，我将走也！”只听忽喇一声，把公案推倒，从耳朵里取出金箍棒，晃了一晃，有碗来粗细，直打出南天门去了。

只见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回到花果山上，对众猴高叫道：“小的们！老孙回来了！”众猴都来叩头迎接，请美猴王高登宝位，办酒接风，都道：“恭喜大王，上天去十数年，想必是得意荣归也？”美猴王说：“我上天才半月有余，哪里有十几年？”众猴说：“大王，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请问大王，当的是什么官？”美猴王摆手道：“不好说，不说，活活的羞死人了！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了个什么破弼马温，原来是给他养马！我初到任时不知这个弼马温是多么大的官，今日我问别人，才知道是个最小最末的官。老孙心中大恼，推到酒席，不当这个弼马温，因此回来了。”众猴说：“回来得好，回来得好！大王在这福地洞天之处为王，多么受尊敬、多么快乐，怎么肯去当个马伕？小的们，快置办酒席给大王解闷。”

正在饮酒之时，两个独角鬼王来拜见悟空。鬼王道：“久闻大王招贤，无缘相见。今日大王得意荣归，特献黄袍一件

与大王庆贺。如不嫌鄙贱请收下小人，愿尽犬马之劳。”美猴王大喜，随即将黄袍穿上，封鬼王为前部总督先锋。鬼王谢恩毕，问：“大王上天许久，不知玉帝授何官职？”美猴王说：“那玉帝不会用人，封了我个什么弼马温。”鬼王说：“大王有这么大的神通，怎么能给他养马？就是做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美猴王听说，欢喜异常，连声说：“好！好！好！”即令部将：“就替我快做个旌旗，旗上写‘齐天大圣’四个字，从此以后，就称我为齐天大圣，不许再称大王。”

却说那玉皇大帝次日登殿，张天师禀报：“万岁，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昨日返回花果山了。”玉帝闻言，即传旨：“速派天兵天将，擒拿此妖。”只见托塔天王李靖和哪吒三太子报名前往。玉帝封李靖为降魔大元帅，封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点起三军，出南天门，来到花果山。打先锋的巨灵神在水帘洞洞口猛喊：“要弼马温孙悟空出来受降。”齐天大圣听说，就戴上紫金冠，披上黄金甲，登上步云靴，手执金箍棒领众猴出洞，摆开阵势。这巨灵神一看，真个好猴王：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脚踏云靴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眉又浓，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大钟；尖嘴龇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

巨灵神高声叫道：“我是托塔李天王部下的先锋巨灵天将，今奉玉帝圣旨，来此降你，快快投降！”美猴王听说大怒道：“我本想一棒子打死你，又恐无人回去报信，且留你一条性命，快快回去对玉皇说：他实在不会用贤，俺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叫我替他养马？你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旗帜上的字号，若依这字号升高，我就不动刀兵；如若不依，我打上天去，叫他龙床坐不成！”这巨灵神忙睁眼观看，果见洞

外竖一面旌旗，上写着“齐天大圣”四个字。巨灵神冷笑三声道：“这泼猴，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做齐天大圣！好好地吃我一斧！”劈头就砍将去。美猴王用金箍棒相迎。战了不到两个回合，巨灵神的斧柄就被孙悟空打成两截，败阵逃生。接着哪吒太子跳出营盘，来至水帘洞外，叫道：“妖猴，认得我吗？我是托塔天王的三太子哪吒，今奉玉帝钦差特来捉你。”悟空笑道：“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怎敢说这般大话？我今不打你，留你条性命。你只看清我旗上是什么字，回去报玉帝：要是叫我做这样的官，再也不用兴师动众，我自服从，若不遂我意，我定要打上天去！”哪吒抬头看时，乃是“齐天大圣”四字。哪吒大怒：“你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敢称此名号，吃我一剑！”悟空说：“我只站着不动，任你砍几剑罢！”只见哪吒大喊一声：“变！”即变成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扑面来到。孙大圣也叫了声“变！”也变成三头六臂，把金箍棒一晃，也变成三根，六只手拿着三根棒架住。双方直斗得地动山摇。斗了三十回合，那三太子六般兵，变成千千万万；孙悟空金箍棒，变成万万千千。孙悟空在混乱之时拔了一根毫毛，叫声：“变！”就变出了一个孙悟空，而他的真身朝哪吒的左臂一棒打去，哪吒负痛逃走。

李天王看见三太子受伤，急欲出兵助战。不觉哪吒已经来到面前说：“父王，这弼马温真的有本事！孩儿这般法力，也战不过他。”李天王大惊失色：“这厮如此神通，如何取胜？”哪吒说：“他洞外竖着一竿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字，他亲口说，叫玉帝封他为齐天大圣，万事俱休，若不封此号，他要打上天去。”天王说：“既然如此，且不要与他相持，赶快回去报告玉帝。”李天王命收兵回营。

美猴王得胜归洞，那六个兄弟都来贺喜。孙大圣对六兄

弟说：“小弟既称齐天大圣，你们几个也可以以大圣称之。”牛魔王忽然高叫道：“贤弟之言有理，我就叫个平天大圣。”蛟魔王说：“我叫覆海大圣。”鹏魔王说：“我叫混天大圣。”狮驼王说：“我叫移山大圣。”猕猴王说：“我叫通风大圣。”禺狨王说：“我叫驱神大圣。”七个大圣自作自为，自称自号，快乐一日各自散去。

却说那李天王与三太子领着众将，直至灵霄宝殿，向玉帝稟报妖猴实在厉害，请求添兵加将，要去进剿。玉帝道：“一个妖猴竟有多少本事还要添兵？”三太子近前奏道：“望万岁恕罪，那妖猴使一条铁棒，先打败巨灵神，又打伤我臂。他洞外竖一竿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字，他说要是封他这个官，即休兵来投，若不给他这个官，还要打上灵霄殿呢。”玉帝怒道：“这妖猴如此狂妄，派众将即刻杀之。”正说着，太白金星又出来奏道：“那妖猴出言不逊不知大小。要是加兵与他斗，一时难以降伏反倒劳师。不如万岁降招安旨意，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给他个空衔有职无权罢了。”玉帝即命太白金星再次去花果山招安。

太白金星进到水帘洞内，对孙悟空道：“今告大圣，前者因大圣嫌官小回到花果山。李天王领哪吒下界来战，不料大圣神通，他们败北而归回报玉帝，说大圣洞外立一竿旗，要做齐天大圣。我老汉奏准，方领旨而来，请大圣上天。”孙大圣问：“但不知天上可有此齐天大圣之官衔吗？”金星说：“我正是以此衔奏准的呀！”悟空大喜，便和金星到南天门外。那些天兵天将见孙大圣来到，都拱手相迎。在灵霄殿内，玉帝道：“孙悟空过来，今封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无限，切不可胡作非为。”玉帝遂命在蟠桃园右边盖一座齐天大圣府，由大圣享用，让他安心定志再勿胡为。

第四章 齐天大圣大闹天宫

齐天大圣住在齐天府内，一日三餐，自由自在，今日东游，明日西逛，云走云来，行踪不定。一天，玉帝早朝，有人稟报：“今有齐天大圣整日无事，到处闲游，恐他无事生非，不如分配他个差使，免生事端。”玉帝闻言，即宣诏大圣说：“朕见你身闲无事，今命你管管蟠桃园，务必管好。”大圣欢喜谢恩退下。

这孙大圣是个急脾气，从灵霄殿出来后，马上就去蟠桃园查勘。本园有个土地老人，见大圣来了，忙问：“大圣何往？”大圣说：“玉帝命我代管蟠桃园，特来察看。”老人忙叫各路力士都来参拜大圣，并亲自领路，陪大圣进蟠桃园观看。大圣一面看，一面问：“此树有多少株？”老头说：“有三千六百株：前面这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可成仙得道，体健身轻。那中间的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能霞举飞升，长生不老。那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缃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可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庚。”大圣听了十分高兴。此后，三天两头来蟠桃园赏玩。

一天，孙大圣见那老树枝头桃熟大半，他哪里能忍得住，于是支走土地老头，爬上大树，拣那熟透了的大桃摘了许多，就在树上吃了一个饱。过了两天，又去饱饱地吃了一顿。

一日，王母娘娘设宴要开蟠桃胜会，命红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

女，头顶花篮去蟠桃园摘桃。她们到了蟠桃园门口，被土地老人拦住说：“仙娥且住。今岁不比往年了，玉帝差齐天大圣在此管园，须报大圣得知方敢开园。”仙女问：“那大圣在哪里？”老人说：“大圣正在园内睡觉。”仙女道：“既如此，咱们快去里面找他，不可迟误。”老人与仙女们同进，但怎么也找不见孙大圣。原来大圣在园子里玩了一会，吃了几个桃子，变成三寸长的小人儿，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

七衣仙女道：“我等是奉王母娘娘的圣旨而来，寻不见大圣，怎敢空回？”旁有一仙使道：“大圣闲游惯了，想必是出园会友去了，你们先去摘，回头我向他说就是了。”那些仙女便进树林中摘桃。她们先在前面树上摘了两篮，又在中间的树上摘了三篮，待到后面的树上去摘时，只见桃子很少，原来那些大个的熟桃都被猴王吃了。七仙女东张西望，只见到南的一个树枝上有一个半红半白的桃子。青衣仙女用手扯下枝来，红衣仙女把这个桃子摘下，原来这个桃子是孙大圣变的。大圣被惊醒，立即现了本相，从耳朵里取出金箍棒，晃了一晃，有碗来粗细，“咄”的一声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怪物，敢来偷摘我的桃？”吓得七仙女一齐跪下道：“大圣息怒，我们不是怪物，是王母娘娘差来的七仙女，摘取仙桃为开蟠桃胜会，因不见大圣故先摘桃，万望恕罪。”

大圣听说，即让仙女们请起，随即问道：“王母娘娘开阁设宴，不知请了些什么人？”仙女说：“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极观音，崇恩圣帝，十洲三岛仙翁，北极玄灵，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大圣笑道：“王母娘娘可请了我吗？”仙女道：“没有听说。”大圣说：“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有何不可？你们先在这里站住，待我老孙先去打听一下消息，看请

不请俺老孙。”

只见孙大圣念了个诀，对仙女道：“住！住！住！”这原来是个定身法，把七仙女定在桃树之下。那大圣纵朵云彩，直奔王母娘娘设宴的地方。正行间，大圣碰见赤脚大仙。大圣问：“老道何往？”大仙道：“承蒙王母娘娘召见，赴蟠桃嘉会。”大圣说：“玉帝因我老孙筋斗云快，派我来告诉各位，先到通明殿演礼，然后再去赴宴。”这赤脚大仙是个光明正大之人，就把大圣的话当真，转身往通明殿去了。而孙大圣却变成赤脚大仙模样，前奔瑶池赴会。

孙大圣到了瑶池，那里铺设得齐齐整整，却还没有仙来。大圣忽闻得一阵酒香扑鼻，忽转头见右壁厢下，有几个造酒的仙官已造成玉液琼浆。大圣止不住口角流涎，就想去喝，他弄了个神通，把毫毛拔下几根，叫了声：“变！”即变成几个瞌睡虫，趴在众人脸上。只见那伙人，手软头低，闭眉合眼都睡着了。大圣却拿了些百味八珍佳肴异品，走入长廊，就着酒缸，放开量痛饮一番。大圣吃喝多时，已经醉了，自言自语地说：“不好！不好！再过一会请的客来了，见弄成这样，岂不怪我？一时叫玉帝拿住，怎生是好，不如赶快回府睡觉去。”

孙大圣摇摇摆摆，把路走错了。他没有回到齐天府，却到了兜率天宫。这时他顿然醒悟：“这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我怎么错走到这里？也罢！我过去就想来这里看看但不曾来，今日既然来了，就进去看看也好。”谁知老君正在给仙童、仙将、仙官、仙吏讲道，四无人迹。大圣径直到丹房里面，见丹灶之旁，炉中有火。炉左右放着五个葫芦，葫芦里都是炼好的金丹。大圣喜道：“此物乃是仙家的至宝。老孙自入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也要炼些

金丹济人，今日有缘，才撞着此物。趁老君不在，我就吃他几丸尝尝。”他就把那葫芦的金丹都倒出来吃了，如吃炒豆子一般。

一时间大圣饱酒醒，大圣说：“不好！不好！我这场祸闯得比天还大，若惊动玉帝，性命难保，走，走，走，不如回花果山为王去。”只见孙大圣一个筋斗云，回到花果山界，高声叫道：“小的们，我回来了！”众猴见大圣回来了，忙上前跪道：“大圣好放心，丢下我们百十年了，也不来相顾！”大圣说：“我记得才半年光景，怎么就说百十年？”老猴说：“你难道忘了，在天一日，下方一年！”大圣说：“且喜这次玉帝相爱，果然封我为齐天大圣，还给俺盖了一座齐天府。后因见我无事，又叫我管蟠桃园。近因王母娘娘设蟠桃大会未曾请我，我一气之下，不待她请先赴瑶池，把那些仙品仙酒都偷吃了。走出瑶池，误入老君宫，又把他五个葫芦里的金丹也偷吃了。这回闯下大祸，恐玉帝见罪方才走出天门，回花果山来。”

众猴闻言大喜，安排果酒接风。大圣喝了一口酒，即说：“不好喝！不好喝！”众猴说：“大圣在天界吃了仙酒仙肴，咱下界之酒自然不美口。但常言道：美不美，家乡水嘛。”大圣说：“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了。我今早在瑶池中，见那长廊之下有许多瓶罐，都是玉液琼浆，你们都没喝过。现在我再去弄几瓶回来，你们各饮半杯，一个个也可长生不老。”众猴欢喜异常。大圣即出洞门，又翻一筋斗，使个隐身法，到瑶池偷了此仙酒回来。众猴在洞内各饮了几杯，快乐极了。

却说那七仙女自受了大圣的定身法之后，一天一夜方才解脱，于是各提花篮，向王母娘娘禀报：“齐天大圣使法术把我等困住，故此来迟。我们只摘来两篮小桃，三篮中桃，大

桃半个也没摘来，全被大圣偷吃光了。”王母娘娘即去见玉帝。正说间，又有仙官报告：“不知什么人搅乱了蟠桃大会，偷饮了玉液琼浆，连八珍百味也都偷吃了。”接着老君也来说：“不知什么人偷吃了金丹？”紧接着齐天府仙吏叩头道：“孙大圣不坚守岗位，自昨日出游至今未回，不知去向！”赤脚大仙也来报：“臣昨日赴会路遇大圣，他让我去通明殿等候，我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万岁和王母娘娘，又急忙来此。”玉帝大惊道：“这厮竟敢假传圣旨欺哄贤臣，快派纠察灵官察访孙大圣踪迹！”

灵官领旨，出殿遍访，片刻回奏道：“搅乱天宫者乃孙大圣也。”玉帝大怒，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星相，共十万天兵，布置了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去把花果山团团围住，定要捉拿孙悟空。

众神率领天兵天将离了天宫，到花果山下安营扎寨。小猴得知，慌忙进洞报告：“大圣，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来了九个凶神，口称是上界来的，要收降于你。”那大圣正在与七十二洞妖王分饮仙酒，对小猴的报告公然不理，还说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过一会，一群小猴又跳进来说：“那九个凶神，在洞外骂战哩！”大圣说：“莫理他们，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问几时成。”此话刚落，又一小猴来报：“爷爷！那九个凶神已杀进来了！”大圣怒道：“这些毛神，老大无礼！本不想与他们计较，为何找上门来欺我？”即命独角鬼王，率领七十二洞妖王出阵迎战，却被九曜恶星一齐掩杀，挡在铁板桥头。正嚷着，孙大圣到了，他大叫一声“开路”！金箍棒晃了晃就有碗来粗细，丈二长短，猛

地打将出去。九曜星哪个还敢抵抗。九曜星骂道：“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弼马温！你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先偷吃仙桃，后偷喝仙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金丹，还将御酒偷来此地享乐，你真是罪上加罪，罪该万死！”大圣笑道：“你说的这些事实有是有，但不知你要怎么样？”九曜星说：“吾奉玉帝圣旨特来降你，你快受降，不然，就平了你这花果山，掀翻你这水帘洞！”大圣大怒：“你这毛神，有何本事，敢出此狂言！你不要走，请吃老孙一棒！”打了几个回合，九曜星就败下阵去。李天王又调四大天王与二十八宿、一路出师来斗。孙大圣也派独角鬼王与七十二洞妖王迎战。只见大圣一根金箍棒翻来覆去战天神，杀得空中无鸟过，山内虎狼奔；扬砂走石乾坤黑，播土飞尘宇宙昏。兵兵扑扑惊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这一场杀斗，自辰时直杀到日落西山。那独角鬼王与七十二洞妖王，被众天神捉去了。大圣看天色已晚，拔了一把毫毛，叫了声“变！”就变成千百个大圣，都使着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打败了五个天王。大圣收兵回洞，只见四只老猴叩拜大圣，大哭三声，大笑三声。大圣问：“你们见我，为何又哭又笑？”老猴说：“七十二洞妖王和独角鬼王被众神捉了，所以该哭；见大圣得胜回来，所以该笑。”大圣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常言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况且被众神捉的都是虎豹狼虫，我同类者未伤一个，不必烦恼。看来众神还要和我拼杀，我等且紧紧防守，饱食一顿，好好睡一觉，养养精神，明天和他们再战。”

第五章 观世音遣将捉猴王

暂不说天兵天将把个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伺机再战。却说南海普陀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与大徒弟惠岸来见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问道：“蟠桃盛会如何？”不提蟠桃盛会还罢，一问便使玉帝气上心来，说：“每年盛会，喜喜欢欢，今年被那妖猴作乱，甚是扫兴。”菩萨问：“这妖猴是哪里来的？”玉帝说：“妖猴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的石头里化生的。他出生时目射金光，开始还不介意，谁知继而成精，降龙伏虎，好生厉害。听得东海龙王报告，宣他上界，封为弼马温，那厮嫌官小，反了天宫。后又招安，就封他做了‘齐天大圣’，只是有职无权，有官无禄，他因无事可做，整天东游西逛。朕怕他无事生非，命他管理蟠桃园。他又不守法纪，将老树上的大桃全部偷吃。此次蟠桃盛会，因他是无禄之人，不曾请他，他就设计赚哄赤脚大仙，变成他的相貌入会，将仙肴仙酒全偷吃光了，又偷了老君金丹，还偷了御酒若干，与花果山众猴享乐。朕为此烦恼，调遣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收伏。已经去了一日不知胜负如何。”观世音菩萨听后，忙命惠岸前去助战。

这惠岸原是李天王的二太子木叉，多年来跟随南海观音菩萨修行。他下界来到花果山，见到李天王，要求助战。李天王说：“我的孩子，你随菩萨修行多年，想必有此神通，但要小心。”

二太子双手抡着铁棍，跳出辕门，高叫：“哪个是齐天大圣？”只见大圣手握金箍棒，应声道：“老孙便是，你是何人，敢来问我？”太子说：“我就是李天王的第二太子木叉，今在观世音菩萨宝座前修行，法名惠岸也！”大圣说：“你不在南海修行，却来此地干什么？”木叉道：“我特来拿你！”大圣说：“你敢说这样的大话，且休走，吃俺老孙一棒！”木叉全然不怕，使铁棒相迎。只见他两个立在那半山中，一场好斗。这大圣与惠岸战了五六十回合，惠岸招架不住了，败阵而走。

惠岸上天向玉帝和菩萨禀报：“我父王昨日与那猴王战了一场，只捉了些虎豹狼虫之类，一个猴精也未捉到。弟子去后与那妖猴斗了五六十回合也不能取胜，败走回营。”玉帝听了，心中恼怒，只见菩萨合掌启奏：“陛下宽心，贫僧推举一神，可擒拿此猴。”玉帝忙问：“所举何神？”菩萨道：“乃陛下令甥二郎真君。请陛下降一道调兵旨意，有他助力，便可抓住妖猴。”玉帝即派鬼王领旨前往，见二郎神后说：“玉帝旨意：花果山妖猴齐天大圣作乱，因在天界偷桃、偷酒、偷丹，搅乱蟠桃大会，曾派十万天兵，十八架天罗地网围山收伏，未能得胜。今特调贤甥同义兄弟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后，定有高升重赏。”二郎神大喜道：“天使请回，吾就去拔刀相助也。”

只见二郎神和他的梅山六兄弟，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来到了花果山下，请托塔天王手拿照妖镜，紧紧看清楚猴王的去向，自己领着四太尉、二将军、六兄弟出营挑战。孙大圣出洞迎战。大圣见了二郎神，笑嘻嘻地说：“你是何方小将，竟敢大胆到此挑战？”二郎神说：“你这厮有眼无珠，难道不认得我！吾乃玉帝外甥，二郎神也，今日到此擒拿你这反天宫的弼马温，你还不知死活！”这二郎神与大

圣斗了三百余回合，不分胜负。忽然，那二郎神抖擞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剑，好似华山顶上之峰，青面獠牙，恶狠狠地朝孙大圣头上砍来。孙大圣哪能示弱，他也变得和二郎神一样高大，举起金箍棒，似昆仑顶上的擎天之柱，抵挡住二郎神。

孙大圣与二郎神正斗时，忽见自己营中的众猴被捉二三千，剩下的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钻洞的钻洞。大圣心里有点慌，忙收了法术，抽身就走。二郎神哪里肯放，大步赶上喊：“哪里逃？趁早投降，饶你性命！”大圣随即把金箍棒变成绣花针藏在耳朵里，摇身一变，变成一只麻雀，飞在树梢儿上。二郎神见大圣变在麻雀，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老鹰，飞将前去捉麻雀。大圣一看不好，又变成一只大鹚，冲天而去；二郎神又变成一只大鹚，钻入云霄去追。大圣又从天上飞下，钻进水里变成一条鱼儿；二郎神又变成一只鱼鹰去水中捉拿。大圣又变成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神便变成一只专吃蛇的灰鹤。后来，大圣又变成一座土地庙，大张着口，口似庙门，牙齿变成门扇，舌头变成菩萨，眼睛变成窗户，只是猴子的尾巴不好收拾，大圣灵机一动，把尾巴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竿。二郎神追着追着，不见了大圣，他忽然看见前面有座庙，仔细观之，见旗竿不是立在庙前，而是竖在庙后，便笑道：“这泼猴，又在这里骗我。我也曾看过无数庙宇，从来没见过旗竿竖在后面。我要是从这庙门进去，他便一口把我咬住，好厉害！我先挖他的窗户然后踢他的门扇。”大圣听得，心惊道：“好狠好狠！窗户是我的眼睛，门扇是我的牙齿。若打了牙，挖了眼，那怎么行？”只见他扑的一个虎跳，又升在空中不见了。

原来这孙大圣又变成二郎神的模样，到二郎神住的灌江

口去了。二郎神赶紧追上，把孙悟空团团围住。

却说自从二郎神与六兄弟去捉拿孙大圣后，天上一时没有消息。观音菩萨向玉帝说：“贫僧请陛下同出南天门外，亲眼看看战况如何？”玉帝道：“言之有理。”随即同老君道祖、观音、王母娘娘等出南天门。只见众天兵天将已把孙大圣围在里面。菩萨开口对老君道：“贫僧推举的二郎神如何？”老君道：“果然神通。如果我助他一个兵器就能把这妖猴捉住。”菩萨问：“什么兵器？”老君说：“这件兵器是纯钢炼就的，被我用金丹点成，养成一身灵气，善于变化，水火不侵，能套住诸物，名叫金钢套。我掷下去打他一下，即能把他抓住也！”菩萨甚喜。

谁知这猴王只顾和二郎神苦战，却不防天上掷下来的这兵器，结果正打中他的天灵，他立脚不稳，跌了一跤，爬将起来就跑。被二郎神的警犬咬了一口，又跌了一跤。一下子被二郎神按住，用绳子捆了起来押回天宫。

玉帝传旨，将这妖猴押至斩妖台，碎尸万段。

这孙大圣被众天兵押到斩妖台下，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未能伤其身。南斗星忙命火部众神放火来烧，也无法将他烧坏。又让雷部众神用雷击打，越发伤不了孙大圣的一根毫毛。众神启奏玉帝：“万岁，这大圣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学的护身之法，用刀砍斧剁，雷打火烧，一根毫毛也不能损伤他，如何是好？”玉帝闻言道：“可该如何处置？”太上老君说：“那猴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我那五壶仙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子里，所以他成了金钢之体，都不能伤。不如由老道我领去，放在八卦炉内，以文武火锻炼，炼出我的金丹来，他自身也就化成灰了。”玉帝闻言，即令把大圣交给老君处置。

那老君回到兜率宫，将大圣解去绳索，推进八卦炉中，让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将火扇得大大的。不觉已经七七四十九日，老君开炉取丹，那大圣将身一纵，跳出八卦炉，往外就走。慌得那看炉子的道人、童子都上前来扯，被孙大圣一个个放倒。老君赶上去抓了一把，被他一甩，弄了个倒栽葱，他脱身走了。孙大圣又从耳中取出金箍棒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在天宫乱打一通，直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这一番好打，直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幸亏有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在殿外值勤，见大圣打到玉帝这里来了，忙上前挡住，喝道：“泼猴何往！有我在此，切莫猖狂！”这大圣不由分说，举起金箍棒就打，那灵官执鞭相迎。他俩在灵霄殿前好一场厮杀，斗了几十回合，胜负未分。于是，又调三十六员雷将齐来，把大圣围在中间。那大圣毫无惧色，使一条金箍棒，左遮右挡，后架前迎。随即又摇身一变，变成三头六臂，把金箍棒一晃，变成三根，六只手使三根棒，好像纺线车儿一般，滴溜溜在中间飞舞，众雷神不敢相迎。一场乱嚷乱斗惊动了玉帝，遂传旨派游奕灵官和翊圣真君二人去西方，请如来佛来降此妖猴。

第六章 如来佛施法困大圣

那游奕灵官和翊圣真君来到灵山胜境雷音宝刹之前，向四大金刚、八大菩萨施礼完毕，说明来意，烦请向如来佛转达。众神到宝莲台下稟报，如来召请二圣。

如来问：“玉帝有何事，烦二圣下临？”二圣即道：“原来花果山产一石猴，在那里弄神通，聚众搅乱世界。玉帝招安，封他为弼马温，他嫌官小下界去了。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获，复又招安他，封为齐天大圣，令他代管蟠桃园，他却偷吃仙桃，又到瑶池偷酒偷肴，搅乱蟠桃盛会。喝醉之后，又暗入兜率宫，偷吃老君金丹，又出天宫。玉帝遣十万天兵，亦不能收伏。后观世音菩萨举荐二郎神追杀。该猴变化多端，亏老君抛金钢套着他的头，二郎方才拿住将他解赴玉帝前，玉帝命斩之。谁知刀砍斧剁，火烧雷打，都不能伤。老君将他领去，放入八卦炉炼。待到第四十九日开炉，他一下跳出八卦炉，打退天兵，直打到灵霄殿外，被两员大将挡住苦战，不分胜负，又调三十六员雷将，把他围在中间，但不能相近。事关紧急，因此玉帝特请如来前去救驾。”如来闻之对众菩萨说：“你们在此稳坐法堂，待我救驾去也。”

如来佛来到灵霄门外，只得到喊声震天，乃是三十六员雷将围困着大圣哩。如来佛说：“叫雷将停息干戈，让大圣出来，我有话问他。”众将且退，大圣也恢复原形，走到如来佛面前，怒气冲冲地叫道：“你是什么人，敢来问我？”如来佛

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也，南无阿弥陀佛。今闻你猖狂村野，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大圣说：“我本是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寻师悟太玄。炼就生成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志非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如来佛听完哈哈大笑说：“你原来是猴子成精，怎敢夺玉帝尊位？玉帝自幼修养，经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大劫，每劫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该有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这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敢出此大言！”大圣说：“他虽年劫修长，也不该久占此位。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应该搬出去，将天宫让给我罢了；若不让给，我定要天天搅乱，永不会清平！”如来佛问：“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还有什么本事，敢占天宫胜境？”

大圣说：“我的手段多着哩！我有七十二般变化，还会驾筋斗云，一个筋斗云，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如来佛说：“那好，我跟你打个赌：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动枪，就请玉帝到我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若翻不出我的手心，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少来争吵。”

那大圣闻言暗笑说：“这如来佛简直是个傻子，我老孙一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怎么跳不出去？”大圣便问如来佛：“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如来说：“当然做得。”只见如来伸出右手，却像个荷叶大小。那大圣收了金箍棒，将身一纵，站在如来的手心里，叫了一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踪去了。如来观看，见那猴王像风车一样，只管前进。大圣忽见前面有五根肉红柱

子，撑着一股青天。他说：“这里定是尽头了。我这番回去，如来输了，玉帝的灵霄宫定由我坐了。”猴王又想：且慢，让我留下些记号，回去后才好与如来佛说话。他随即拔了一根毫毛，吹了一口仙气，叫“变！”变出一支毛笔一瓶墨水，就在中间那根柱子上写了一行大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完，又在第一根柱子下面撒了一泡猴尿。翻了一个筋斗云，回到原处，站在如来佛的手掌里说：“我已经返回来了。你快叫玉帝把天宫让给我罢。”如来佛骂道：“我把这个尿精猴子！你虽翻了十万八千里，也没翻出我的手心！”大圣说：“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我还留了个记号在那里，你不信敢和我一同去看看吗？”如来佛说：“还用去，你只要低下头，自己看看就知道了。”那大圣睁开他的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如来佛右手中指上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八个字，指甲缝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不觉吃了一惊说：“难道会有这等事，明明我将这些字写在撑天柱子上的，怎么会在他的手指头上？我决不信，我决不信！等我再去看看。”

好大圣，急纵身又要跳出，被如来佛翻掌推出西天门外，将五个手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叫五行山，轻轻地把猴王压住。玉帝大摆筵席，庆贺如来佛治服了妖猴。宴毕，如来佛准备返回西方极乐世界。只见有个巡官前来报告：“那大圣的头从五行山下伸出来了！”如来佛道：“不妨，不妨。”只见他从袖子里取出上有六个金字的一张帖子，递给巡官，叫他贴在五行山顶上。并告诉土地神，猴王饥时，可给他铁丸子吃；渴时，可给他溶化了的铜汁饮。将来自会有人来救他。接着如来佛向玉帝众神辞行，返回西方去了。

如来佛回到雷音宝刹，那三千诸佛、五百罗汉、八金刚、

四菩萨合掌欢迎，问道：“那大闹天宫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如来佛：“那厮是花果山产的一妖猴，玉帝多次派天兵天将，都不能降伏；虽二郎神捉获，老君又用火烧炼，亦不能伤损。我去时，这猴王正在雷将中间耀武扬威卖弄精神，被我止住干戈，问他来历。他吹他有神通会变化，又能翻筋斗云，一去就是十万八千里。我与他打了个赌，他没翻出我的手心，我把他一下子抓住，压在五行山下。玉帝大开盛宴，请我坐了首席。宴会毕，方辞驾而回。”大众听了，无不称颂如来法力。

一日，如来佛对众说：“我看那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巨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我西牛贺洲，不贪不杀，人人长寿；惟有那南瞻神洲，贪淫乐祸，多杀多斗。我这里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改恶从善。”诸位菩萨闻言，向如来佛问道：“不知佛祖有哪三藏真经？”

如来佛说：“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共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这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现在需要派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找一个取经之人，叫他苦历千山，远经万水，到我这里取经，以永传东土劝化众生。这可是天大的好处，不知诸位谁肯去走一趟。”如来佛刚说完，观音菩萨就说：“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去寻一个取经的人来。”你看那观音菩萨，理圆四德，智满金身，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真是一个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如来佛见观音菩萨自告奋勇愿去东土寻取经人，心中大喜道：“别个去恐怕不成，观世音神通广大方可去得。”菩萨问如来佛：“弟子此去东土，不知有什么吩咐？”如来说：“你这一去，不许在霄汉中行，只在半云半雾中走，眼看山水，

弄清路程，叮咛那去取经之人。我再给你五件宝贝交给取经人，以保护他一路解难。一件是袈裟，取经人穿上可免堕轮回；一件是锡杖，取经人柱上，不遭毒害；还有三个箍儿，此宝叫紧箍儿，我有‘金禁咒’语三篇。假若路上碰见神通广大的妖猴，你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听使唤，可将此金箍儿戴在他的头上，此箍见肉生根。用咒语一念，便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听话。”如来佛又命二郎神和观音菩萨同行。

观音菩萨和二郎神辞别如来佛，直奔东土。

第七章 观世音东寻取经人

那观世音菩萨和二郎神到山脚下，金顶大仙请他们饮茶。菩萨说：“今如来佛祖叫我们去东土寻取经人，不敢久停。”大仙问：“不知这取经人何时才能来到？”菩萨说：“大约需要二三年才能到此。”说完辞了大仙向前走去。

菩萨和二郎神正走之间，忽然看见到了流沙河界。菩萨说：“我的徒弟呵，这个流沙河可是难过。要知道取经之人都是浊骨凡胎，这样宽的河他们如何能渡过来？”二郎神问：“师父，你看这河有多宽？”菩萨定神看时，见有八百里宽，千万里远。水流似地翻身，浪滚却如山耸背，十分险恶。

菩萨正在岸边观看，忽见那水波里跳出一个妖魔来。他长得青不青，黑不黑，长不长，短不短，赤脚筋躯，眼光闪烁，獠牙撑剑，红发乱松。只见这妖魔从水中跳上岸来就捉菩萨，被二郎神用铁棒挡住。二位在流沙河边好一场恶斗，真是惊人。

那妖魔问：“你是从哪儿来的和尚，敢来与我拼杀？”二郎神说：“我是托塔天王的太子。今保护我师父往东土去寻取经的人。你是何怪，竟敢大胆拦我们去路？”那妖怪才醒悟道：“我记得你跟着南海观世音菩萨修行，你为何到此？”二郎神说：“你看，那岸上站的不是我的师父？”妖魔听说，连忙收了宝杖，走到观音菩萨面前纳头下拜说：“万望菩萨恕罪。我不是妖怪，我是玉帝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

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生气了，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成这般模样。我在这河里，饥饿难忍，三两日出来寻一个人食用。没想到今日无知，冲撞了大慈大悲的菩萨。”菩萨说：“你本来在天上有罪，既贬下界来，今又伤生，真是罪上加罪。我今领了佛祖旨意，去东土寻取经人。你何不入我门来，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上西天拜佛取经。那时，立功赎罪，恢复原职，你心下如何？”那妖魔说：“我很愿意立功赎罪。”菩萨说：“很好！很好！”只见那妖魔又说：“菩萨，我在这河里吃人无数，有好几次取经的人经过这里都被我吃了，还把他们的头掷到河里。要知道，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这不是一般的东西，所以将这九个骷髅串在一起，闲时拿来玩耍。这次恐怕取经人到不了这里了，我也失掉了立功赎罪的机会。”菩萨说：“岂有不到之理？你可将这些骷髅挂在你的脖子上，等候取经的人，自有用处。”妖魔道：“既然如此，我愿领教诲。”菩萨与他摩顶受戒，指流沙河的‘沙’字为他的姓，起名悟净，就叫沙悟净。自沙悟净送菩萨过河后他再不伤生，专等取经人。

菩萨别了沙悟净，同二郎神直奔东土。走了多时，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山上恶气遮漫不能走上去。他们正想驾云过山，不料狂风四起，又闪出一个妖魔来。这妖魔长得比沙悟净还要丑十倍。你看他：卷脏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獠牙锋利如钢锉，长嘴张开似火盆。手执钉耙龙探爪，腰挎弯弓月半轮。只见这怪撞上来不分好歹，照着菩萨举耙子就打。二郎神挺身挡住，大喝一声：“怪魔住手，休得无礼，看棒！”妖魔说：“你这和尚不知死活，看耙！”两个又是一场好杀，只见妖魔凶猛，惠岸威风，铁棒分心捣，钉耙劈面

迎。播土扬尘天地暗，飞砂走石鬼神惊。这个是天王太子，那个是元帅精灵。

他两个正杀到好处，观世音在半空中抛下莲花，隔开耙杖。怪物见了心惊，便问：“你是哪里的和尚，敢弄眼前花儿哄我？”二郎神说：“我打你个肉眼凡胎的泼物！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这是我师父抛下的莲花，你也不认得？”那怪忙问：“南海菩萨？可是扫三灾救八难的观世音吗？”二郎神说：“不是她是谁？”怪物撇了耙子，纳头即拜：“老兄，菩萨在哪里？烦你引见。”二郎神指向半空：“那不是？”怪物朝上磕头，高声叫道：“菩萨，恕罪！恕罪！”观音按下云头，前来问道：“你是哪里成精的野猪？敢在这里挡我去路？”那怪说：“我不是野猪，我本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只因喝了酒调戏嫦娥，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锤，贬下界来。投胎时，走错了路，投在母猪胎里，就变成这个模样。随后，我在此占山为王吃人度日。没想到撞着菩萨，万望搭救与我。”菩萨问：“这个山叫什么山？”怪物说：“叫福陵山。山中有一个洞，叫做云栈洞。洞里原来有个小姐，他见我有些武艺，招我做了女婿，是个倒插门。不上一年，她死了，一洞的家当都归了我。我在这里只是吃人度日。万望菩萨恕罪。”菩萨说：“古人云，若要有前程，莫做没前程。你既然在天上违法，今日又不改凶心，伤生害命，岂不是二罪都罚！”那怪说：“若依你，叫我喝西北风。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死，依着佛法饿死。去你个前程去罢，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肥地吃他一顿，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菩萨道：“人有善意，天必从之。你要肯改邪归正，自有养身之处。今我领了佛旨，去东土寻找取经的人。你可以跟他做个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来，将功折罪！”那怪满口说：“我愿随，愿随！”菩萨与他摩顶受戒，指身为姓，就姓

了猪，又替他起了个法名，叫猪悟能。嘱其仍在山上，专等取经之人。

菩萨与二郎神辞别了猪悟能，半云半雾向前走去。正走着，只见空中有一条玉龙叫唤，菩萨近前问：“你是何龙？为何在此受罪？”那龙说：“我是西海龙王敖闰的儿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就要杀我，请菩萨搭救搭救。”观世音听后，即与二郎神去天上晋见玉帝。菩萨向玉帝禀报：“贫僧领佛旨上东土去寻取经人，路遇孽龙悬吊特来启奏，请玉帝饶他性命，赐给贫僧，叫他给取经人当匹马骑。”玉帝闻言，即传圣旨，将其送给菩萨。菩萨谢恩而出。这小龙谢恩不止。菩萨把他送在深水之中，变成白马，只等取经之人。

菩萨和二郎神继续往东土而行。走不多时，忽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二郎神说：“师父，那放光之处就是五行山了，我看见如来佛祖的‘压帖’在那里。”菩萨问：“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压在那山下吗？”二郎神说：“正是，正是。”菩萨作诗一首：

堪叹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
欺心搅乱蟠桃会，大胆私行兜率宫。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
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舒伸再显功！

师徒正说话间，早惊动了那孙大圣。只听大圣在山根下高叫道：“是哪个在山上吟诗，揭我的短哩！”菩萨闻言，下山来看，只见那石崖之下压着大圣，他口能说话，只是身不能动。菩萨说：“姓孙的，你认得我吗？”大圣睁开火眼金睛，点着头儿高叫道：“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就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南海观世音菩萨。我在此度日如年，更没有一个相好的

来看我一看。菩萨，你从哪里来？”菩萨道：“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从此经过，特留步看你。”大圣说：“如来佛哄了我，把我压在此山有五百余年了，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一救！”菩萨说：“我救你出来，恐你又要生出祸害反为不美。”大圣说：“但求菩萨指条明路，情愿修行。”这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菩萨听了大圣的话，满心欢喜地说：“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寻一个取经之人，我叫他来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入我佛门，改恶从善如何？”大圣说：“愿意，愿意！”菩萨说：“既愿意，我给你起个法名。”大圣说：“我已有了名字，叫做孙悟空。”菩萨大喜道：“我在前面也收了两个，也是悟字排行。一个叫悟净，一个叫悟能。你也是悟字，却与他们巧合，甚好，甚好。我去了，你在这里等取经的人罢！”

观世音菩萨和二郎神一直向东去，不一日就到了长安大唐国。

第八章 唐僧受命西天取经

观世音菩萨来到唐朝长安城内悄悄隐身，整日寻找合适的取经之人。寻了好久，也未寻到。一天，忽然听说唐太宗李世民离开金銮宝殿，去化生寺上香。而这化生寺的坛主，正是高僧陈玄奘。菩萨十分欢喜。她就把如来佛赐的宝贝捧在手里，变个模样，与二郎神在街市上叫卖。

菩萨变成一个癫和尚，身穿破衣，赤脚光头，手捧袈裟、锡杖。街上有个愚僧看见，上前问道：“那癫和尚，你的袈裟要卖多少钱？”菩萨说：“袈裟卖五千两银子，锡杖卖两千两。”愚僧听了笑道：“你这两个疯和尚，这两件破东西就要卖七千两银子。就是穿上长生不老，也值不了这么多，快拿去吧！”那菩萨也不与他争吵，只是笑了一笑，仍同二郎神向前走。他们来到长安东华门前，正撞着唐朝宰相萧瑀。那菩萨不但不避，反而拿着袈裟，直迎着宰相而去。宰相看见这和尚手里的袈裟直发金光，忙问卖多少钱。菩萨道：“袈裟要五千两，锡杖要二千两。”萧瑀说：“有什么好处，这么贵？”菩萨说：“有好处，也有不好处；贵，也不贵！”宰相问：“此话怎么讲？”菩萨说：“先说好处，穿了我这袈裟，可以不入沉沦、不堕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穴。再说不好处，若是贪淫乐祸的愚僧，不斋不戒的和尚，毁经谤佛的凡夫，难见我这袈裟之面。”宰相又问：“怎么说贵又不贵？”菩萨说：“如果不遵佛法，不敬三宝，强要买我这袈裟、锡杖，定要卖

他七千两，这便是贵；如果敬重三宝，见善随喜，我宁愿将这袈裟、锡杖赠送给他，不要分文。”宰相一听，便知他是个好人，随即下马，与菩萨以礼相待，说：“大法长老，我是大唐的宰相，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满朝文武无不奉行。从今起建‘水陆大会’，这袈裟正好与法师陈玄奘穿用。我和你入朝拜见圣驾去。”

菩萨欣然从之，随宰相进了东华门。唐太宗见宰相萧瑀引着两个僧和尚立于阶下，问萧瑀有何事。宰相叩下说：“臣出了东华门，偶然碰见二僧，乃是卖袈裟与锡杖者。臣想法师玄奘若穿此服最为合适，故领僧人启见。”唐太宗大喜，便问那袈裟值多少钱？菩萨和二郎神立在阶下，也不向皇帝行礼，只是答：“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太宗问：“这袈裟锡杖有什么好处，就值这么多钱？”菩萨说：“这袈裟，龙披一缕，免大鹏吞食之灾；鹤挂一丝，得超凡入圣之妙。但坐处，有万神朝礼；凡举动，有七佛随身。它是仙娥织就，神女机成。”

唐太宗在宝殿上听了十分欢喜，又问：“那锡杖又有甚好处？”菩萨说：“我这锡杖，是那铜镶铁造九连环，九节仙藤永驻颜。入手厌看青骨瘦，下山轻带白云还。不染红尘些子秽，喜伴神僧上玉山。”唐太宗即命展开袈裟从头细看，果然是件宝物，道：“大法长老，实不瞒你，朕今大开善教，广种福田，在那化生寺召集众僧，演诵经法。里面有一个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买你这两件宝物，赐他受用。你到底要多少钱？”菩萨闻言，躬身道：“既有德行，贫僧情愿送给他，决不要钱。”说罢，转身就走。

却说唐太宗设午朝，召玄奘进殿来说：“早间萧瑀迎着二僧，赠送袈裟一件，锡杖一条。今特召法师受用。”玄奘叩头

谢恩。唐太宗说：“法师可穿上与朕看看。”玄奘便将袈裟披在身上，手持锡杖，侍立阶前。你看他，凛凛威颜多雅秀，佛衣可体如裁就。辉光艳艳满乾坤，结彩纷纷凝宇宙。玄奘法师大有缘，现前此物堪承受。

当朝文武阶前喝采，唐太宗喜之不胜，即着法师玄奘穿了袈裟，持了宝杖，又赐两队仪仗，并文武官员送出朝门。只见玄奘在长安大街上向前行进。大街上的行商坐贾、公子王孙、墨客文人、大男小女无不争着夸奖，都说：“好个法师！真是个活罗汉下界，活菩萨临凡。”玄奘到了寺门，众僧出来相迎。

过了七日，是寺里正会，玄奘上书，请唐太宗拈香。太宗即率文武百官，后妃国戚早赴寺里。那一城人都到寺里听玄奘讲经。这日，菩萨和二郎神说：“今日是‘水陆正会，我们就混杂在人群中，一则看那会怎么样，二则看看玄奘穿上宝物的模样，三则听听他讲的是哪一门经法。”两人进到寺里，看了一会儿，菩萨就走到玄奘面前，拍着宝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讲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玄奘闻言心中大喜，忙翻身跳下台，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只会讲小乘教法，却不会大乘教法。”菩萨说：“我有大乘教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正说着，有人禀报唐太宗：“玄奘法师正谈妙法，被两个癞头和尚，插上来胡言乱语。”唐太宗让擒来。两个和尚见了唐太宗，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问：“陛下问我什么事？”唐太宗一看，原来就是七天前送袈裟的和尚。唐太宗说：“你们既来此处听讲，为何与我法师乱讲，搅乱经堂？”菩萨说：“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教法，不能使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唐太宗忙问：“你那大乘

教法放在何处？”菩萨说：“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如来佛祖处，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唐太宗问：“你可记得否？”菩萨道：“我记得。”太宗大喜道：“叫法师引去，请上台开讲。”

只见那菩萨带了二郎神现出原身飞上高台，遂踏祥云直上九霄，喜得唐太宗忘了江山，爱得那文武百官，失却朝礼，众人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菩萨的祥云渐渐远去，一会儿就不见了金光。只见半空中落下一张帖子，上面写着：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万八千里，大乘进殷勤。此经取回国，能超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

唐太宗看了天上落下来的帖子，即命众僧且收胜会，待差人去西天取经。“不知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取经？”唐太宗话音刚落，闪出一法师说：“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保陛下江山永固。”唐太宗大喜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路途遥远，跨过万水千山取回真经，朕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太宗果然与玄奘拜为兄弟，口称玄奘为“御弟圣僧。”玄奘感激地说：“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取不回真经，死不回国，永堕地狱。”唐太宗喜之不胜，即命回朝，待选时辰为玄奘送行。

玄奘回到寺里，众徒弟问：“师父发誓上西天取经，是实吗？”玄奘说：“是实。”徒弟们说：“听人说，西天路远，尽是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性命。”玄奘说：“我已发誓，不取真经，永堕地狱。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徒弟们，我去之后，或二三年，或五七年，你们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就回来了；不然断不回矣。”众徒将此言牢记心里。

次早，唐太宗设朝，聚集文武百官，写了取经的文牒，用了通行宝印。唐太宗对玄奘说：“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这是通关文牒。朕有一个紫金钵盂，送给你路上化斋而用。再选两个善走路的从者和马一匹。你就起程吧！”玄奘大喜，即领了赐物，谢了恩。唐太宗领文武百官送至关外，然后执壶酌酒。太宗问：“御弟雅号怎么称呼？”玄奘道：“贫僧乃出家之人，未敢称号。”太宗说：“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可指经取号，号作三藏如何？”玄奘谢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一戒，贫僧不会饮酒。”太宗说：“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这是素酒，只饮此一杯！”三藏不敢不受。三藏接了酒，刚要饮，只见唐太宗从地上撮了一点土，弹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着问：“御弟呵，你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三藏说：“三年之内，定回上国。”太宗说：“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饮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三藏方悟唐太宗捻土之意，复谢恩饮尽，辞谢出关，朝西天而去。

第九章 五行山下悟空拜师

唐三藏自贞观十三年（公元639）九月，蒙唐太宗与文武百官送至长安关外。唐僧马不停蹄奋力向前。一路之上，逢庙烧香，遇佛拜佛，遇塔扫塔，一心上西天取真经。

一日，唐僧一行三人连马四口，早晨赶路走到一座山岭。这山路崎岖难行，忽然失足，一行三人连马带物都跌入一个深坑之中，只见坑中狂风滚滚，跳出五六十个妖怪，把唐僧和两个从者掀了上去。那魔王将从者剖腹挖心，剁碎其尸，自己先把四肢吃了，将其余骨肉分给众妖，只是没吃唐僧，但几乎把他吓死。

唐僧正昏昏沉沉之间，东方发白，妖怪散去，忽然见一老头手柱拐杖而来。唐僧忙跪下道：“老公公，请搭救贫僧性命！”老头问：“请起来，你可丢失了什么东西？”唐僧说：“贫僧的两个佣人，已被妖怪吃了，不知行李马匹在何处？”老头指了指说：“那边有一匹马、两个包袱！”唐僧一看，果然是他的马和物件。唐僧正要感谢老头，只见他化作一阵清风，跨上一只朱顶白鹤，腾空而去。又见天上飘下一张帖子，上面写着四句话：“吾乃西天太白星，特来搭救汝生灵。前行自有神徒助，莫为艰难报怨经。”唐僧看了，才知道是金星保佑他来了。

唐僧一人牵马前行，又饥又渴十分艰难。走了一程，遇见一位名叫刘伯钦的长者，留他在家吃饭休息。第二天，这

刘伯钦送唐僧到一山下。伯钦说：“此山唤做两界山，东半边归我大唐所管，西半边乃是鞑靼的地界。那边的虎狼不伏我降，我也不能过界，你自己去罢。”唐僧听后胆战心惊。正和刘伯钦拜别之际，只听得山脚下喊叫声如雷：“我师父来也！我师父来也！”唬得唐僧痴呆，伯钦打怔。

听了一会儿，伯钦想起来了，这高声喊师父的，原来是压在山下的孙悟空。伯钦对唐僧说：“这座山，原叫五行山，因我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为两界山。从前听前辈们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自昔至今，冻饿不死。你不要害怕，我们下山去看看他。”唐僧牵马下山，走了不远，见那山下确实压着一猴，露着头，乱招手道：“师父，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来得好！来得好！快救我出来，我保护你上西天取经！”

唐僧有些害怕不敢近前。孙悟空说的话，他也没听清楚。那伯钦胆大，走到神猴跟前问：“你说些什么？”悟空说：“请那师父过来，我有话问他。”唐僧说：“你问我什么？”那猴说：“你可是东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经的吗？”唐僧说：“我正是，你问这干什么？”那猴道：“我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反上之罪，被如来佛祖压于此处。前些日子，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叫他救我一救。他叫我再不要行凶，归依佛法，好好保护取经人上西天取经，功成之后，自有好处。故此，我昼夜提心，晨昏吊胆，只盼望师父到来，救我脱身，我好保护你取经，给你当个徒弟。”唐僧听了，满心欢喜地说：“你虽有此善心，又蒙菩萨教诲愿入沙门，只是我怎么能从山下把你救出呢？”那猴道：“这山顶上有如来佛的一张金字‘压帖’，你上山去把那帖子揭起，我

就出来了。”唐僧和伯钦爬上山，果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有块四方大石，压着一张帖子。唐僧近前跪下，拜了几拜说：“弟子陈玄奘，特奉旨意去西天取经，我和这神猴果有师徒缘分，就揭得帖子，救出神猴；若无师徒之缘分，此辈是个凶顽怪物，哄骗弟子，便揭不起。”拜罢，唐僧上前把帖子揭下。只闻得一阵香风，把“压帖儿”飚到空中，叫道：“吾是奉如来之命，在这里监押大圣者，今日他的难期已满，吾回见如来，交此封皮去！”吓得唐僧和伯钦赶快叩头。他们返回山下对那猴说：“已揭了‘压帖’，你出来吧！”那猴欢喜，叫道：“师父，你请走开些，我好出来，莫吓着你。”唐僧和伯钦走出去好远，只听得一声巨响，真是山崩地裂。悟空走到唐僧面前拜了四拜说：“师父，我出来也！”

唐僧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觉得这神猴像个沙门中的人物，便说：“徒弟呵，你姓什么？”猴王说：“我姓孙。”三藏说：“我给你起个法名，也好呼唤。”猴王道：“不用劳师父盛意，我原来已有个法名，叫孙悟空。”三藏欢喜道：“也正合我们的宗派。我再与你起个混名，叫行者，好吗？”悟空说：“我即叫孙悟空，又叫孙大圣，还叫孙行者，好！好！好！”那伯钦见孙行者一心收拾行装要走，转身对唐三藏说：“你收了个好徒弟，可喜可喜，我回去了。”三藏感激不尽，二人拜别。

却说那孙行者请唐僧上马，他在前边背着行李，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不多时，过了两界山，忽然见一只猛虎咆哮而来，唐僧在马上惊心。孙行者却欢喜道：“师父莫怕它，它是给我送衣服来了。”只见孙行者放下行李，从耳朵里拔出一根针来，迎着风，晃了一晃，变成一个碗来粗的铁棒。他笑着对金箍棒说：“我的好宝贝，有五百年不曾用你了，今天拿出来挣件衣服穿穿。”只见孙行者对着老虎照头一棒，就把它打

得脑浆迸流。行者把死虎拖过来说：“师父请稍坐一坐，等我剥下这虎皮做件衣服穿上。”唐僧说：“这山上连个刀子都没有，怎能剥下皮来？”行者说：“我自有办法。”只见猴王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了一声“变！”就变成一把尖刀，把个虎皮剥下，对着身子量了量说：“宽了些，一幅可做两件。”又拿过刀来，裁为两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围在腰间遮住下体，说：“师父走吧，到了人家，借些针线再缝不迟。”接着他把金箍棒捻了捻，变成针那么大，收在耳朵里，背着行李，请师父上马。

师徒二人继续前行，唐僧在马上问：“悟空，你刚才打虎用的铁棒怎么不见了？”行者笑道：“师父，你不晓得。我这棍，是从东海龙王那里弄来的，名叫金箍棒。当年我大闹天宫时，用的就是它。这棒可随身变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变成一根针，放在我耳朵里了，再用时，就可取出。”唐僧又问：“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就不敢动，那么老实地让你打它？”悟空说：“不瞒师父说，莫说是只老虎，就是一条龙，见了我也不敢无礼。我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翻江倒海的神通。以后，你就看我的本事吧！”师徒二人一边走一边说话，不觉天色已晚。

正好前面有户人家，孙悟空走上前去叫门。那院里有位老者，开门见孙悟空这般恶相，腰里系着一块虎皮，唬得他脚软身麻，忙喊：“鬼来了！鬼来了！”唐僧忙走上前去说：“老施主不要怕，他是我的徒弟，不是鬼怪。”老者抬头见唐僧的面貌清秀，方才立定，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和尚，带这恶人上我门来？”唐僧说：“贫僧是从唐朝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此间，天色已晚借宿一宵，可望方便一二。”老头说：“你虽是个唐人，那个恶的却不是唐人。”悟空厉声高叫

道：“你这个老头全没眼色！唐人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什么糖人蜜人，我是齐天大圣。你不认识我，可我还见过你哩，你小时候不曾在我面前扒柴？不曾在我脸上挑菜？”悟空将自己的经历细说了一遍，老头想起来了，原来他就是压在两界山下的神猴。忙下拜施礼。茶饭已毕，老头问悟空：“大圣呀，你也有年纪了。”悟空说：“你今年几岁了？”老头说：“我已一百三十岁了。”悟空笑笑道：“你还是我的重子重孙呢！我出生的年月已记不清了，但在这山下就有五百年了。”老头说：“是有五百年，听老前辈们说过。”

一屋人听了这些话，都呵呵大笑。悟空问：“你家姓什么？”老头说：“舍下姓陈。”唐僧说：“老施主，咱们还是一个祖宗呢！”行者说：“师父，你姓唐，怎的和他是一姓？”唐僧说：“我家也姓陈，我的法名叫陈玄奘。只因唐太宗皇帝赐我做御弟三藏，指唐为姓，故名唐僧也。”那老头见说同姓，更加喜欢。

孙行者说：“老陈，我有五百年没洗澡了，你可否去烧些水来与我师徒洗浴洗浴？”那老头即令家人掌灯烧水。师徒洗罢澡，行者又说：“老陈，还有一件事累你，有针线借我用用。”老头道：“有，有，有。”老头把针线拿来，孙行者将虎皮脱下，缝了一件衣服穿上，问唐僧：“师父，老孙今日这个打扮，比先前怎样？”唐僧说：“好！好！好！这等打扮，才像个行者。”诸事已毕，师徒与那老头各自睡下，一夜无话。

第十章 紧箍咒制服孙行者

次日，悟空起来请师父上路。唐僧穿衣，叫孙行者收拾铺盖行李。正要告辞，只见那老头端来斋饭。用毕，方才动身。唐僧上马，孙行者引路。不觉饥餐渴饮，夜宿晓行，走了多日。

一天，师徒二人正行走间，忽听路旁大喊一声：“那和尚，往哪里走！赶快留下马匹，放下行李，饶你们条活命过去。”这一声叫，唬得唐僧魂飞魄散，跌下马来，半天说不出话。孙行者用手扶起唐僧说：“师父放心，没事，这些都是来给咱们送衣服送盘缠的。”唐僧说：“你听错了吧，他说叫咱们留下马和行李，怎么是给咱们送衣服和盘缠的？”行者说：“师父，你只看着咱们的马和行李，待我老孙和他们比个高低！”唐僧说：“好手不敌双拳，双拳不如四手。他们是六条大汉，你这般小小的人儿，怎么敢和他们比高低？”

孙行者胆大如天，哪容分说，走上前去，叉手当胸，对那六个人施礼道：“各位为什么要挡我贫僧的去路？”那人说：“我等是剪径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大名鼎鼎，量你不知，早早放下东西，就放你过去，若敢说半个不字，叫你粉身碎骨！”孙行者说：“我也是祖传的大王，积年的山主，却没听说过各位大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说给你听听：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做鼻嗅爱，一个唤做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悟空听了笑道：

“原来是六个毛贼！你却不认得我是你的主人公，你倒敢来挡路。快把那些打劫的珍宝拿出来，我们作成七份平均分，饶了你们性命。”那贼闻言喜的喜，怒的怒，爱的爱，思的思，欲的欲，忧的忧，一齐上前乱嚷道：“这和尚无礼！不把你东西留下，反要分我们的东西！”说完轮刀舞剑一拥前来，照孙行者劈头乱砍，乒乒乓乓，砍了七八十下。悟空立在中间，只当没那回事。那贼道：“好和尚！真个头硬！”行者笑着说：“将就着看得过去罢了！你们打得手累了，却该我老孙取出个针儿来耍耍。”只见行者从耳朵里取出一根绣花针来，迎风一晃，却是一条铁棒，他拿在手中说：“不要走，也让老孙打一棍子试试手！”吓得六贼四散逃走，被孙行者一一赶上，全部打死。然后剥了他们的衣服，夺了他们的盘缠，笑嘻嘻地走过来说：“师父请走，那贼都被老孙收拾了。”

唐僧不仅不喜，反而埋怨道：“你怎能闯祸？他虽是强盗，就是抓住去吃官司，也判不了死罪；你有本事，把他赶跑就行了，怎么就把人家都打死？这却是无故伤人性命，如何能做和尚。出家人扫地时都怕伤了蚂蚁，灯上加罩爱惜飞蛾。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把人家都打死，一点慈悲之心也没有！”悟空说：“师父，我要是不打死他们，他们就要打死你哩！”唐僧说：“我是个出家人，宁死也不敢行凶。我就是死了，也只是一个，你却杀了他们六个，如何说理？这个事告到官府，就是你老子当官，也说不过去的。”孙悟空说：“不瞒师父说，我老孙在五百年前，占花果山为王，也不知打死过多少人，要照你这么说，还不知要告我多少次。”唐僧说：“正因为你肆无忌惮，暴横人间，欺天诳上，才受了这五百年之难。今天既入了沙门，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行凶，一味伤生，决去不了西天，做不得和尚！”

这孙悟空一生受不得人气，他见唐僧只管唠唠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生气地说：“你既然说我做不得和尚，上不了西天，也用不着这样唠唠叨叨地挖苦我，我回去便是了！”那唐僧还没反应过来，孙悟空使一个性子，将身一纵，说了一声“老孙去也！”唐僧急抬头，他早已不见了。

孙悟空一走，唐僧孤孤零零，点头自叹道：“这厮，这样不听教诲！我只说了他几句，他怎么就无影无踪地走了。罢，罢，罢！也是我命里不该有徒弟。如今想寻他无处找，想叫他又叫不应，去罢，去罢！”唐僧只得收拾行李放在马上，一手拄着锡杖，一手牵着马，凄凄凉凉往西前进。

唐僧牵马走不多时，只见山路前面，有一位上年纪的老母，捧一件绵衣，绵衣上有一顶花帽。唐僧见她走过来了，连忙让道。那老母问：“你是哪里来的长老，孤零零地一个人到此？”唐僧说：“弟子是东土大唐奉圣旨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老母道：“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此去有十万八千里路，你单人独马，无个伴侣又无个徒弟，你怎么能去得？”唐僧说：“弟子日前收了一个徒弟，他性泼凶顽，我说了他几句他不高兴，就拔腿去了。”老母道：“我有一领绵衣直裰，一顶嵌金花帽，原是我儿子用的，不幸他只做了三天和尚，短命身亡。我刚才去他寺里哭了一场，辞了他的师父，将这两件衣帽拿来，做个纪念。长老啊，你既有徒弟，我把这衣帽送给你吧！”唐僧说：“承老母盛赐，只是我的徒弟已经走了，不敢领受。”老母问：“他向哪边去了？”唐僧说：“我只听‘呼’的一声，他回东方去了。”老母道：“东边不远就是我家，想必是往我家去了。我那里还有一篇咒儿，叫做定心真言，又叫紧箍儿咒。你可暗暗地念熟牢记心头，再莫泄漏给别人知道。我去赶上他，叫他还来跟你，你把这衣帽与他穿戴上，他

若不听你使唤，你就默默地念紧箍咒，他再也不敢行凶，也再不敢走了。”唐僧听了连忙拜谢，那老母化作一道金光，向东而去。唐僧情知是观音菩萨授此真言，急忙焚香礼拜。拜毕，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间，坐在路旁，背那定心真言。

却说孙大圣别了师父，一个筋斗云，一下子就到了东海龙王那里。龙王见到大圣说：“近闻大圣难满，恭贺！恭贺！想必要重整花果山，复归水帘洞了！”悟空道：“我本有此雄心，但现在当了和尚了。”龙王问：“当什么和尚？”大圣说：“观音菩萨劝善叫我随东土唐僧西天取经，入了沙门，唤作行者了。”龙王道：“这可是个好事，那你怎么不西去，反东回呢？”行者笑道：“那是因为唐僧不识人性。有几个毛贼挡道，我将他们打死。唐僧就唠唠叨叨没个完，你想俺老孙能受得了这闷气吗，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他想回花果山，路过你这里，看看你，喝杯茶。”

茶毕，龙王劝悟空遵菩萨命力保唐僧西天取经，千万不要误了前程。大圣说：“请不要再说了，老孙再回去保他就是了。”说完，驾云而去。正走着，却遇上了观音菩萨。菩萨问：“孙悟空，你怎么不听教诲，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这里干什么？”慌得行者在云端里施礼道：“蒙菩萨善言，果然有唐朝僧人到五行山揭了压帖，救了我命，我跟他做了徒弟。他却怪我凶顽，我才闪了他一闪，现在返回去保他。”菩萨说：“赶快去，莫错过了念头。”言毕各回。

孙行者不一会儿就来到唐僧面前。他问：“师父，你怎么不走路，还在这里干什么？”唐僧问：“你到哪里去了？叫我走不敢走，动不敢动，只管在这路旁等你。”行者说：“我去东海龙王那里讨了杯茶吃。”唐僧道：“徒弟呀，出家人不说谎话，你离我没多一会儿，怎么就说去了东海龙王那里吃茶

去了？”行者笑着说：“不瞒师父说，我会驾筋斗云，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因此可即来即去。”唐僧说：“我刚才稍稍言语重了些，你就怪我，使个性子丢下我走了。像你这有本事的人，能去讨茶吃，像我这去不了的，只管在此忍饥受渴，你也过意得去！”行者赶快说：“师父，你若饿了，我便去与你化斋吃。”唐僧道：“不用化斋，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你去寻些水来，等我吃了就走。”

孙悟空打开包袱，看见有光艳艳的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问：“这衣帽是从东土带来的？”唐僧就顺口儿答道：“是我小时候穿戴的。这帽子若戴上，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上，不用演礼，就会行礼。”行者一听，高兴地说：“好师父，给我穿戴了吧！”唐僧说：“只怕大小不合适，你若穿得，就穿了罢。”说着，孙悟空就穿戴上了，大小别提有多么合适了，就像量着他的衣帽做的一般。

唐僧见孙悟空穿戴好了，就默默地把紧箍咒念了一遍。行者叫道：“头痛！头痛！”那师父不停地念了几遍，把悟空疼得直打滚，抓破了嵌金的花帽。唐僧又怕他撕断紧箍，才住口不念。一不念，悟空头就不疼了。悟空用手往头上摸摸，似一条金线儿紧紧地勒在头上取不下来，这玩艺儿已在头上生根了。他从耳朵里取出针儿来，插入箍里，往外乱搅。唐僧怕他撕断紧箍，又念起了咒。悟空痛得竖蜻蜓，翻筋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师父停念，他的头就不痛了。悟空说：“我这头疼，原来是师父咒的。”唐僧说：“我念的是紧箍经，何曾咒你？”行者说：“你再念念看。”唐僧又念，行者又痛起来，直喊：“别念了，别念了！”唐僧问：“以后你可听我话了！”行者说：“听话了！”唐僧又问：“你还敢无礼吗？”行者说：“不敢了。”

孙悟空虽然嘴里答应，但心里并不服气，他把金箍棒晃了晃，有碗口那么粗，照唐僧就打。唐僧口中又连念三遍，这猴王立即跌倒在地，丢了金箍棒，不能动弹，连喊：“师父，我晓得了，再别念了，再别念了！”唐僧停念，悟空忙起来问：“师父，这法儿是谁教给你的？”唐僧说：“是一位老母传授给我的。”悟空大怒说：“不用讲了，这老母定是那观音菩萨，她怎么这样害我！等我上南海打她去！”唐僧说：“此法既是她授与我的，她必然会念，你若去寻她，她念起来，不把你痛死了！”悟空听师父说得有理，忙跪下哀求道：“师父，这是她治我的法儿，叫我随你西去。我也不去惹她，我愿保你西天取经再无退悔之意了。”唐僧说：“既如此，扶我上马去也！”那孙大圣这才死心塌地，抖擞精神，随师父奔西而去。

第十一章 小玉龙化作大白马

孙悟空保护唐僧向西走了数日，正是腊月寒天，朔风凛冽，冰天雪地。一日，唐僧在马上，听见唿喇喇地水响，就问悟空是怎么回事。悟空说：“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鹰愁涧，想必是涧里水响。”说着，两人来到涧边，师徒正在观看，只听涧当中响了一声，钻出一条龙来，推波掀浪来抢唐僧。慌得孙行者丢了行李把师父抱下马来，回头便走。那条龙赶不上，把白马一口吞进肚子里，依然潜入水中。等孙悟空回来牵马时，只剩下行李，白马却不见了。他把情况告诉了唐僧，师父说：“徒弟呵，这马可往哪里去找呢？”悟空说：“请师父放心，等我再去看看。”

只见孙悟空跳到空中，用火眼金睛四下观看，怎么也看不见马的踪迹。他从空中下来，向师父报告：“我们的白马一定是被那条龙吃了，四下里都看不见。”唐僧说：“徒弟呀，那厮能有多大的口，把一匹马都吞下去？想必是马一时惊慌，跑到哪个山沟里了，你再去看看。”悟空说：“师父，你也不知道我的本事？我这双眼，白天能看一千里路，千里之内，蜻蜓儿展翅我也能看见，何况那么大的马！”唐僧说：“真是被它吃了，这万水千山，我怎么走啊！”说着泪如雨下。

孙悟空看唐僧哭了，忍不住火说：“师父怎么这样脓包，你坐着、坐着！等俺老孙去寻那厮，叫它还我白马就是了。”唐僧却止住说：“你哪里去寻，你一走，只怕它再跳出来连我

也给吃了，那时人马两亡，怎么是好？”悟空一听这话，越加生气说：“你又要骑马，又不放我去找，难道就这么坐在这里等到老吗？”

正说到这，只听见空中有人喊道：“孙大圣莫恼，唐御弟莫哭。我等是观音菩萨派来的人，特在暗中保护取经人。”孙悟空问：“你们是哪几个？请报个名来。”众神道：“我们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十八位护教伽蓝，各各轮流值日听候。”行者问：“今日谁先值班？”众揭谛答曰：“丁甲、功曹、伽蓝轮次。我五方揭谛，惟金头揭谛昼夜不离左右。”行者说：“既如此，不值班的先退下去，值班的在此保护我师父，我去寻那龙去，叫它还我马来。”众神遵令，唐僧也放了心。

孙悟空半云半雾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泼泥鳅，还我马来！还我马来！”却说那龙吃了唐僧的白马，潜入水底养精蓄锐。只听得有人叫骂索马，心中大怒，急纵身跳上来说：“是哪个敢在这夸口伤我？”行者见了他，大喊一声：“休走，还我马来！”轮起金箍棒劈头就打。那条龙张牙舞爪来抓。好一场恶斗，一会那龙力软筋麻，赶快潜入水中，不管猴王怎么骂，他只是装听不见，再不出来。

悟空无可奈何，只得向唐僧说：“师父，这个妖怪怯战而走，躲在水底下再不出来了。”唐僧问：“是不是他吃了我的马？”悟空道：“这还用怀疑，不是他吃了还有谁！”唐僧说：“你前些天打虎时，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今天怎么就降不了他？”原来那猴王吃不住别人激他，听见唐僧抢白了他一句，就放起神威道：“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等我再和他见个高低！”

只见猴王跳到涧边，使出翻江倒海的神通，把一条涧搅

了个底儿朝天似的。那龙在深水中坐卧不宁，心想：这真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我才逃脱了天条死难，不到一年，又碰上这个泼魔！这龙越想越气，咬着牙跳了出去，骂道：“你是哪里来的泼魔，这等欺我！”行者说：“你不要管我哪里不哪里，你只要把马还给我，我就饶了你的性命！”那龙说：“你的马是我吞下肚子里去的，怎能吐得出来，我不还你你能怎样！”悟空说：“不还马看棍！只把你打死偿我马的性命。”他两个又在那山崖下苦斗。斗了数合，小龙招架不了，将身子一晃，变成一条水蛇，钻进草丛中去了。悟空拨草寻蛇，说什么也找不到。

悟空无法，只好唤山神土地出来问明情况。二神说：“这洞中自来无邪。只是那些年，观音菩萨因寻访取经人，途中救了一条玉龙，送他在此，要他等候取经之人，不许为非作歹。不知他为何今日冲撞了大圣，吃了你师父的马。”悟空说：“我和他斗了两次，现在他变成一条蛇钻在草里，说什么也找不到了。”二神道：“大圣莫急，把观音菩萨请来，自然就可伏他了。”

孙悟空立即要去找观音菩萨，唐僧有些害怕，不愿让徒弟离开。此时，只听见空中有金头揭谛叫道：“大圣，你在此保护师父，我去请菩萨！”悟空大喜。只见金头揭谛驾着云，一下子到了南海，见到菩萨说：“唐僧在鹰愁陡涧失了马，急得孙大圣进退两难。经问本处土地神，说是被菩萨送到那里的玉龙吞了，大圣叫我来请菩萨降那玉龙，还他师父的马。”菩萨说：“这厮本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他因纵火烧了殿上的明珠犯了死罪，是我亲见玉帝，讨他下来，叫他给唐僧当匹马骑，怎么他反吃了唐僧的马？我去伏他。”菩萨与金头揭谛不多时来到蛇盘山。悟空见菩萨来到，急忙纵云跳到空中，对

菩萨说：“你这个七佛之师，大慈大悲的菩萨，你怎么生出法儿害我？”菩萨道：“你这个不知好坏的东西，我从五行山下把你救出来，怎么说你害我。”悟空说：“你害得我好苦呀！你既然放我出来，让我逍遥自在就行了，你怎么给我师父个紧箍咒，他一念，叫我这头疼了又疼，这不是害我吗？”菩萨笑道：“你这猴子！若不如此管束你，你又要诳上欺天，再闯出祸来，有谁收管？”悟空说：“你怎么还叫那有罪的玉龙藏在这里，叫他吃了我师父的马？”菩萨道：“那条龙是我亲奏玉帝，讨他在此，专为取经做个脚力。你想那东土来的凡马，怎么能闯过这万水千山？怎么能走到西天？必须是这个龙马才能去得。”

孙悟空又问菩萨：“像他这样怕我老孙，潜躲不出，如何是好？”菩萨叫揭谛道：“你去涧边叫一声‘敖闰龙王玉龙三太子，你出来，有南海菩萨在此。’他就会出来的。”那揭谛去涧边叫了两遍，那小玉龙翻波跳浪，变作一个人相，踏了云头，到空中对菩萨说：“承蒙菩萨救命之恩，在此久等，未闻取经大音信。”菩萨指着行者道：“这不是取经人的大徒弟？”小玉龙忙说：“这是我的对头。我昨日腹中饥饿吃了他的马。他打得我好苦，从未提起一句取经的字样。”行者说：“你又没问我姓甚名谁，我怎么说？”小龙道：“我怎么没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泼魔？你只嚷道：‘管什么哪里不哪里，只还我马来！’何曾说出半个唐字！”

菩萨听了说：“你这猴头，专倚自强，哪肯称赞别人？这一路上，还有归顺你们的呢，若问到你时，你要先说出取经的字来，他一听说，自然就会归伏。”行者欢喜领教。

菩萨上前，把小玉龙脖子下的明珠摘了，用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拂，吹了口仙气，叫声“变”，小玉龙就变

成一匹大白马。

菩萨叫悟空领大白马去见唐僧，说：“我回南海去了！”行者扯住菩萨说：“我不去西天！我不去西天！去西方的路这么难走，这么折磨，老孙的性命也难保。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萨说：“怎么能不去呢！假若你碰到伤身苦难之时，我许你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再有更大之难，我亲自来救你。你过来，我再赠给你一样本事。”只见菩萨将杨柳叶子摘下三片，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即变成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无济无主的时候，可以随机应变，救得你急苦之灾。”行者听了这许多好话，才谢了大慈大悲的菩萨。

菩萨走后，行者按落云头，揪着那龙马的鬃来见唐僧：“师父，

马有了。”唐僧一见，大喜道：“徒弟，这马怎么比原来肥壮了许多？是在什么地方寻着的？”行者说：“师父，你还做梦哩，这是菩萨把那玉龙化作的白马，让你骑上龙马上西天取经！”唐僧闻言，忙撮土焚香，感谢菩萨。

第十二章 谋袈裟老僧自毙命

唐僧骑上白马与悟空走了两个多月的太平路。一天，师徒二人来到一座寺院。一个和尚见他们走来，忙问：“是哪里来的？请进来喝茶。”唐僧说：“我弟子是从东土大唐而来，上西天取经。走到这里天色将晚，想在此借宿一宵。”那和尚见悟空相貌丑陋有些害怕，便问：“那牵马的是个什么东西？”唐僧忙说：“他是我的徒弟，你说话可要注意，假如他要听到你说他是什么东西，就要恼了。”和尚说：“这般一个丑头怪脑的，还招他做徒弟？”唐僧说：“你看不出来，丑是丑，但甚是有用。”

那和尚领唐僧与行者进了寺院，唐僧看见正殿上有“观音禅院”四个大字，就纳地叩头，和尚便去打鼓，孙行者就去撞钟。唐僧礼拜已毕，那和尚停了打鼓，而孙行者仍撞钟不止。和尚说：“礼拜已毕，你还撞钟干什么？”孙行者笑着说：“你哪里晓得，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悟空的撞钟声惊动了寺院上下。过了一会，有两个小童扶着一个老僧从后院出来。老僧说：“刚才听小的们说东土大唐的老爷来了，我特出来奉见。”唐僧忙说：“轻造宝山，不知好歹，恕罪恕罪！”老僧道：“哪里哪里，不敢不敢。请问，东土到此，有多少路程？”唐僧说：“出长安边界，有五千余里，过五行山，收了一个小徒，一路来，经过两个多月，又有五六千里才到了贵处。”老僧道：“也有万里之遥了。我弟

子连山门也未曾出过，真是坐井观天，虚度一生。”

唐僧问：“老院主高寿？”老僧说：“有二百七十多岁了。”孙悟空：“原来是我的万代孙儿呢。”唐僧忙对悟空使眼色要他不要胡言。老僧问行者：“这么说，你有多大年岁了？”悟空道：“不敢说。”那老僧只当是一句疯话，也不再追回，只叫献上茶来。

唐僧见寺院的茶具十分精美，便夸奖说：“这真是美食美器呀！”老僧说：“老爷乃从大唐而来，广览奇珍，像这般器具，何足过奖？老爷可有什么宝贝，拿出来供弟子一观？”唐僧说：“实在可怜，我那东土无甚宝贝，就是有，因路途甚远，也带不了啊。”孙悟空沉不住气了，插嘴说：“师父，你包袱里的那件袈裟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如何？”众僧听说是件袈裟，个个冷笑。悟空问：“你们笑什么？”老僧说：“要说袈裟是件宝贝，确实可笑，我这里的袈裟，少说也有七八百件。”那和尚也是一时卖弄，便令人开库房，抬出十二柜，放在天井中，开了锁，让唐僧与行者观看。

行者一边看一边说：“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们的也取出来看看。”唐僧把行者拉住悄悄地说：“徒弟，莫要与人夸富。古人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给贪婪之人看。倘若一经入目，必动其心；既动其心，必生其计。”行者道：“师父，放心放心，一切都包在我老孙身上！”他不由分说，急着把包袱打开。刚取出袈裟，只见红光满室，彩气盈庭。众僧见了，无一个不心欢口赞。

那老僧见了这宝贝，果然动了奸心，走上前对唐僧跪下，眼中垂泪道：“天色已晚，老爷若是放心，叫弟子把这袈裟拿到后房，细细地看上一夜，明早送还老爷，不知意下如何？”唐僧一听，吃了一惊，埋怨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

者说：“怕他怎的？叫他拿去看，如有差错，由老孙管他。”唐僧无法再阻，那老僧把袈裟拿到后房去了。

却说那老和尚把袈裟骗到手，拿到后房灯下，一边看一边哭，一直哭到二更还不歇声。有几个小和尚问老僧：“为何痛哭？”老僧说：“我今年二百七十岁了，空挣了几百件袈裟，哪能比得上他这一件。这样好的宝物，若叫我穿上一日，就是死了也闭眼了。”众僧道：“你想穿一日，有何难处，我们明日留他再住一日，你就穿一日罢了。”老僧说：“就是留他半载，也只穿得半载，到底也长不了。他要走时还得拿走，也不能长远。”

正说着，有一个名叫广智的小和尚出主意说：“那唐僧师徒走路辛苦，如今已睡着了。不如找几个有力气的，拿刀将他们杀了，把尸首埋在后园。只我一家知道，这样就谋了他的袈裟，作为咱们传家之宝，岂不更好。”老僧听了，满心欢喜，说：“好，好，好！此计甚妙。”但有一个名叫广谋的小和尚说：“此计不妙。那个白脸的好对付，那个毛脸的难缠。万一杀不了他，反招祸殃。我有一个不动刀枪的办法，不知尊意如何？”老僧忙问：“有何妙计？”广谋说：“依小子之见，今晚众僧每人一把干柴，把他们睡的那三间禅堂放火烧了，让他们欲走无门，连那匹白马也一起烧死。就是山前山后的人家看见，就说他们不小心失了火，这样好掩人耳目。袈裟岂不就成了咱们的传家之宝。”老僧笑道：“此计更妙，此计更妙！”随即安排众僧，准备放火烧死唐僧师徒。

唐僧多日劳累，安歇已定。孙行者却是个机灵的猴子，虽然睡下，并未睡熟。他忽然听到院内许多人走动，还有搬柴之声，就变成一只蜜蜂，出去探听。只见众僧搬柴运草，围住他们师徒住的禅堂准备放火。行者心想：“果然如我师父说

的，他们要放火烧死我们，谋我师父的袈裟。我一棒打死他们吧，又怕师父怪我行凶。干脆我就来个顺手牵羊，将计就计好了。”只见孙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门里，向广目天王借了避火罩，回来罩住了唐僧与白马、行李，他却去那后面老和尚处，精心保护袈裟。

那些放火的和尚已经把火点着。孙行者一口气吹过去，一阵风起，风随火势，火趁风威，这真是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不一会儿，风狂火盛，把一座观音寺院烧成了灰烬，满院里的和尚叫苦连天。

大火烧寺院，惊动了观音寺正南二十里远近黑风山上的一个妖精。这个妖精看见寺院起火，纵起云头，来到寺里，看见前面殿宇已经烧光，后房尚无火，急入里看时，见房间案上放着一个包袱，霞光彩气非同一般。他解开包袱一看，见是一件袈裟。他见财动心，趁火打劫，拿上袈裟，回黑风山去了。

这场火烧到五更天明方才熄灭。孙行者取了避火罩，一筋斗送上海南天门，交给广目天王。天王收下说：“大圣说话算话，用完我的宝贝就还了。”行者道：“这叫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天王说：“咱们好久不见，请进宫内少坐一时。”行者道：“老孙比不得以前了，没时间高谈阔论；如今保唐僧取经，不得身闲，请谅，请谅！”说完，别了天王，回到寺院，一直来到禅堂前，摇身一变，又变成只蜜蜂儿，飞进去，现了本相，看见唐僧还在沉睡，叫道：“师父，天亮了，起来罢。”唐僧开门出来，忽见寺院的其它房宇几乎烧光，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行者笑道：“我的好师父，果然应了你昨日之言，他们爱上了咱们的袈裟，算计烧死我们。若不是老孙发觉，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避火罩与你们罩上，到如今早把你和白马

烧成灰了。”唐僧忙问：“袈裟何在？是不是也被烧了！”行者说：“没事！没事！烧不坏，那放袈裟的房子没起火。”唐僧说：“我不管你，袈裟如果出了差错，我就念紧箍咒。”行者忙说：“师父莫念！莫念！寻着袈裟就是了。”唐僧牵着马，行者挑了担，出了禅堂，一直往后房走来。

那些和尚原以为早把唐僧师徒烧死了，忽然看见他们师徒牵马挑担而来，唬得一个个魂飞魄散地说：“冤魂索命来了！”行者喝道：“什么索命，快还我袈裟来！”众僧一起跪下叩头道：“爷爷呀，冤有冤家，债有债主。这些事和我们无关，都是广谋和那老和尚定计害你们的，莫向我们讨命。”这里面有两个胆大的和尚问道：“你们在禅堂已烧死了，如今又来讨袈裟，究竟是人还是鬼？”行者笑道：“你们去前面看看禅堂，再来说话！”众僧爬起来往外观看，见那禅堂完好无损，这才认得三藏是位神僧，行者是尊护法，一齐上前叩道：“我等有眼无珠，不识真人下界！你们的袈裟在后面老师祖处。”

众僧忙到后院，叫道：“老祖师，唐僧乃是神人，未曾把他烧死，反而烧了自己的家当。趁早拿出袈裟还他去吧！”这老和尚寻不见袈裟，又烧了本寺的房屋，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现在听说唐僧师徒没有烧死，来讨袈裟，寻思无计，进退无方，便往那墙上撞去，撞得头破血流，咽喉气断。众僧哭道：“师公撞死了，袈裟也找不见了，这可怎么办？”行者把房内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袈裟的踪影。他想了半晌，问道：“你们这里可有什么成精的妖怪吗？”一和尚说：“我这里正东南有座黑风山，黑风山有个黑风洞，黑风洞里有一个黑大王。这老死鬼常与他讲道，他就是个妖精。”行者问：“黑风山离此有多远？”和尚说：“只有二十里，望见的

山头就是。”行者笑道：“师父放心，不用讲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了。等俺老孙去寻他一寻。”说罢，悟空一筋斗跳上去，唬得观音院里的大小和尚一个个跪下道：“爷爷呀！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仙下凡，难怪火不能伤，只恨我们那个老剥皮，使心用计，今日反害了自己！”

第十三章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孙大圣转眼之间已来到黑风山上。他正在观看山景，忽听到有人说话，便悄悄闪在石崖之后细察情形。原来是三个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条黑汉，左边是一个道人，右边是一个白衣秀士正在那里高谈阔论。只听那黑汉笑道：“后日是我的生日，二公可来光顾？”白衣秀士说：“年年与大王作寿，今年岂有不来之理？”黑汉说：“昨夜我得了一件袈裟，是件稀世珍宝，我明日就以它为寿大开筵席，邀请各山道官，开个佛衣会如何？”孙大圣听到这里，忍不住怒气，跳出石崖，双手举起金箍棒，高叫道：“你这伙贼怪！偷了我的袈裟，还要做什么佛衣会！”抡起棒来，照头就是一下，慌得那黑汉化风而逃，道人驾云而走，只有白衣秀士被他一棒打死。拖过来看时，却是一条白蛇妖怪。大圣把蛇提起来，剁成七段，掷进深山，又去寻那个黑汉。

大圣来到一个洞口，见两扇石门关得很紧，门上有一块石板，刻着六个大字：“黑风山黑风洞”。他便大叫：“开门！开门！”一个把门的小妖，出来问：“你是何人，敢来仙洞狂喊？”行者骂道：“你个该死的，什么破地方，敢称仙洞！快进去报与你那黑汉，叫他快把老爷的袈裟交出来，饶你们一窝子性命！”小妖慌忙进去说：“大王，佛衣会做不成了！门外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讨袈裟哩！”那黑汉刚回来还未坐稳，听得这话，心中暗想：这厮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这

般无礼，他竟敢嚷到我的门上来了！随即提一杆黑缨枪，走出门来。行者一看，这黑汉真黑了个脆，像是从煤窑里出来的一般。那怪高声叫道：“你是什么和尚，敢在这里大胆？”行者抡起金箍棒，闯至面前，大喝一声道：“少啰嗦，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若敢不还，我推倒了你的黑风山，掀了你的黑风洞。”那黑汉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姓甚名谁？有多大本事，敢如此狂言！”孙行者说：“你要问我有什么本事，说出来叫你魂飞魄散！我的儿，你站稳，外公说给你仔细听听。我：

自小神通手段高，随风变化逞英豪。
养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轮回把命逃。
一点诚心曾访道，灵台山上采药苗。
那山有个老仙长，寿年十万八千高。
老孙拜他为师父，指我长生路一条。
他说身内有丹药，外边采取枉徒劳。
得传大品天仙诀，若无根本实难熬。
回光内照宁心坐，身中日月坎离交。
万事不思全寡欲，六根清净体坚牢。
返老还童容易得，超凡入圣路非遥。
三年无漏成仙体，不同俗辈受煎熬。
十洲三岛还游戏，海角天涯转一遭。
活该三百多余岁，不得飞升上九霄。
下海降龙真宝贝，才得金箍棒一条。
花果山前为帅首，水帘洞里聚群妖。
玉皇大帝传宣诏，封我齐天极品高。
几番大闹灵霄殿，数次曾偷王母桃。
天兵十万来降我，层层密布枪刀。

战退天王归上界，哪吒负痛领兵逃。
显圣真君能变化，老孙硬赌跌平交。
道祖观音同玉帝，南天门上看降妖。
却被老君助一阵，二郎擒我到天曹。
将身绑在降妖柱，即命神命把首绞。
刀砍锤敲不得坏，又叫雷打火来烧。
老孙其实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
送在老君炉里炼，六丁神火慢煎熬。
日满开炉我跳出，手持铁棒绕天跑。
纵横到处无遮挡，三十三天闹一遭。
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孙腰。
整整压了五百载，幸逢三藏出唐朝。
吾今皈正西天去，转上雷音见玉毫。
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那怪听了悟空说的这一排子话，笑道：“你原来就是那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呀！”孙悟空最恨别人叫他弼马温，听见这一声，心中大怒，骂道：“你这贼怪，偷了袈裟不还，还用恶语伤人，不要走，看棒！”那黑汉持枪来迎，斗了十几回合，不分胜负。转身回洞关了石门，且安排筵席，书写请帖，邀请各山魔王，参加庆会。

孙行者攻门不开，只得返回观音院，告诉唐僧袈裟有了下落，请师父宽心。

悟空吃了饭后，又驾云去黑风山。在半路上碰见一个手里拿着请帖的小妖，他举起棒，劈头一下，打得如同肉饼一般。悟空一看请帖，原来是那黑汉请观音寺的老和尚来参加佛衣庆会。老和尚已经碰死，他竟不知。悟空笑道：“那个老剥皮，死得一点儿不亏！他原来与妖精结党，难怪他也活了

二百七十岁。老孙还记得他的模样，我就变成那个老和尚，往他洞里走走，看看袈裟放在何处，要是得手，即便拿回，却也省力了。”

孙大圣念动咒语，迎风一变，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他藏了铁棒，径直来到洞口，叫声开门。小妖开了门，一见是老和尚的模样，忙去报告：“大王，金池长老来了。”那黑汉顿生疑团：刚刚派人去请他，怎么他这样快就来了？想必是孙大圣叫他来要袈裟的。他急忙命管事的把袈裟藏了起来。

大圣进来后正说着话，只见一个巡山的小妖来报：“大王！大事不好，下请帖的人被那孙行者打死在路旁，他变成金池长老，来骗佛衣也！”黑汉闻言，暗想：我说那长老怎么这样快就来，果然是他变的！急纵身，拿过枪来就刺行者。

行者从耳朵里拿出棒来，现了相，架住枪尖。他两个从洞中打到洞外，从洞口打到山上，自山头又杀到云外，吐雾喷风，飞砂走石，直到红日西沉也不分胜负。行者只好返回观音院。

次日，悟空想：这桩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她有这样一个禅院在这里，又交给一个和妖精私通的人看寺院。我去南海寻观世音，叫她亲自来向妖精讨还我的袈裟。他说声去，早已无踪，一会儿就到了菩萨面前。

菩萨问大圣：“你来有什么事？”行者说：“我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受了人间香火，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当邻居。他偷了我师父的袈裟，屡次取讨不给，今特来向你要。”菩萨道：“你这猴子说话这么没规矩！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么来向我要？都怪你将宝贝卖弄，拿与小人看见，你却又行凶，唤风发火，烧了我的留云下院，反过来我处放刁！”行者听菩萨说出这话，知道菩萨晓得过去和未来之事，慌忙拜道：“菩

萨，乞恕弟子之罪，果是这般，我错了。但恨那怪物不肯给我袈裟，我的师父又要给我念紧箍咒儿，故来此求菩萨。望菩萨助我去拿那妖精，收回袈裟，我们西去也。”菩萨说：“那妖物有许多神通，的确不亚于你。也罢，我看在唐僧的面子上，同你去走一遭。”行者闻言，谢恩再拜，遂同菩萨驾祥云来到黑风山。

正走时，只见山坡前走过来一个道人，手里拿着一个盘子，盘内放着两粒仙丹。行者认得这个道人就是那天和白衣秀士、黑汉说话的人，上去一棒，就结果了对方性命，提起来一看，原来是只恶狼变的。行者说：“菩萨，我悟空有句话儿，叫做将计就计，不知菩萨肯不肯依？”菩萨说：“你说说是什么计？”行者道：“菩萨，你看这盘子中有两粒仙丹，这盘子后面刻着那道人的名字：凌虚子。菩萨可变成凌虚仙子的模样，我把这仙丹吃上一粒，变成一粒仙丹，略比那粒大一些。菩萨你就端上这个盘子，去与那妖上寿，把这丸大些的仙丹，请那妖吃。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孙便在他肚子里发作起来，他若不肯献佛衣，我就将他的肠子肚子绞断。如果菩萨不依我时，菩萨往西，我悟空往东，袈裟只当相送，唐三藏只当落空。”菩萨笑道：“这猴子真鬼，就依了你吧！”

只见悟空口念咒语，顿时菩萨乃以广大慈悲，无边法力，亿万化身，以心会意，以意会身，恍惚之间，变成凌虚仙子。行者看了笑道：“妙啊！妙啊！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没有。”悟空心下顿悟，转身变成一粒仙丹。

菩萨变成的凌虚仙子端着盘子走到洞口，小妖看见立即进去报告：“大王，凌虚仙子来了。”那黑汉忙迎至二门道：“凌虚，有劳仙驾！有劳仙驾！”菩萨说：“小道敬献一粒仙

丹，愿大王千寿！”二人拜毕，坐定，菩萨将那粒大些的仙丹献给那妖。那妖刚要咽，那药顺口儿一直下肚，于是悟空现了本相，在那妖肚子里打将起来，那妖疼得滚倒在地。菩萨也现了本相，向妖取了袈裟。这时行者早已从那妖鼻孔中钻出来了。菩萨又怕那妖无礼，把一个箍儿套在那妖头上。一念咒语，那妖头疼得满地打滚。行者说：“打死他算了，留他何用？”菩萨说：“不用打死他，我那落伽山后无人看管，我把他带回去做个守山大神罢。”悟空笑道：“真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

菩萨与悟空分手，行前对悟空说：“悟空，你回去罢，把袈裟还给唐僧，今后可不敢在人前卖弄宝贝，好好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行者说：“深感菩萨远来，弟子应该回送。”菩萨说：“免送。”行者捧着袈裟叩头而别。菩萨带了黑熊精返回南海。

第十四章 云栈洞大圣收八戒

大圣回到观音院见了唐僧，叫道：“师父，袈裟夺回来了。”三藏大喜，众僧亦无不欢喜地说：“这下可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可保全了。”

次早，大圣陪唐僧离开寺院。众僧出院相送。师徒们走了五六天荒路。一日，天色将晚，远处发现有一村落。唐僧说：“悟空，你看前边有个山庄，我们去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如何？”行者道：“且等我老孙先去看看吉凶，再作决定。”一会儿悟空回来说：“师父，我看这是一村好人家，正好借宿，请行。”师徒催动大白马到了村口。正遇见一个少年雄纠纠地走出街来，行者顺手一把拽住问：“你到哪里去？这是个什么村子？”那少年说：“我们庄上没人。”说完就要走开。行者笑着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给我说说村名有何不可，你要有什么烦恼，我也可帮你解除。”那少年只得说出：“此处唤做高老庄。一庄人家有一大半姓高，所以唤做高老庄。我有急事，你放我走罢。”行者说：“你有什么事？要往哪里去？你实与我说，我就放你走。”这人无奈，只得如实相告：“我是高太公家的佣人，名叫高才。我那太公有一个女儿，年方二十岁，三年前被一个妖精占了。那妖精整整做了三年女婿，我那太公不悦，一则败坏家门，二则没个亲戚来往，我那太公要与这妖精退亲。那妖精哪里肯退，便把太公的女儿关在后宅，有半年多了，不让她出来与家人相见。现在我太公叫

我去寻访法师拿那妖怪。我前前后后请了三四个人，不是不济的和尚，就是脓包的道士，降不住那怪。刚才太公又骂了我一场，说我不不会办事，这会儿打发我出来寻找高明的降妖法师。你放我走罢。”

行者听了说：“这真是你的造化，我的营生，这才是凑四合六的勾当。你也不用到处去找什么法师，我既不是不济的和尚，也不是脓包的道士。多少有些手段拿妖。”高才半信半疑地领着唐僧师徒来见高太公。

高太公见到唐僧忙行了礼，他见孙悟空长得丑，便不敢与他作揖。行者故意问：“你怎么不与老孙行礼？我看你空活了这么大年纪，若以相貌取人，那就错了。我老孙长得丑是丑，却有些本事。我能替你家捉住妖精，拿住你那女婿，还你女儿，你何必以貌取人！”太公理亏，说道：“请进！”

坐定以后，高太公说：“鄙人不幸，膝下无儿，只有三个女儿，大的名叫香兰，二的名叫玉兰，三的名叫翠兰。前两个从小配与本庄人家，只有这个小的，要招个女婿，指望着他做个养老女婿，撑门顶户，做活当差。三年前，有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人家，姓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愿与人家做个倒插门女婿。我就招了他。一进门，倒也不错，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夜去昼来很是勤快。只是有一件不好，就是会变嘴脸。”行者忙问：“怎么个变法？”太公说：“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成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一溜鬃毛，身体粗糙怕人，头嘴就像个猪的模样。食量很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点也得百十个烧饼。幸亏他是吃素，若吃荤酒，我这家产上半年就会被他吃个净光！”唐僧说：“只因他能干，所以能吃。”高太公说：“吃不过是件小事，他如今又会弄风，云

来雾去，飞砂走石，吓得我一家并左右邻舍都不得安生。他把那翠兰小女关在后宅，半年多也不曾见面，不知死活。因为知他是个妖怪，我想请个法师与他退婚。”行者听了说：“这有何难，你只管放心，今夜就将他拿住，写了退亲文书，还了你女儿如何？”

高太公听了十分欢喜。急忙招待唐僧师徒。斋毕，太公问：“需要什么兵器？要多少人？好趁早准备。”行者说：“兵器我自有，也不用人，只要几个年高有德的老人，陪我师父说话喝茶就行了。”

孙行者要高太公领他到后宅去看。走到后宅门前，门被铜汁灌的锁子锁着。行者用金箍棒一捣，便把门捣开，里面黑洞洞的。行者说：“老高，你去叫你女儿一声，看她可在里面。”那老头硬着头皮叫了一声，女儿听出是自己父亲的声音，才应了一声：“爹爹，我在这里！”只见女儿和父亲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行者说：“且莫哭！且莫哭！妖怪往哪里去了？”女子道：“不知往哪里去了，这些天，他天明就去，入夜方来，云云雾雾往回不知何方。”行者说：“老高，你带女儿往前边宅里，让老孙在这里等他。他若不来，你却莫怪；他若来了，定与你斩草除根。”那老头欢欢喜喜地把女儿领走。

行者摇身一变，变得如同那女子一般，独自坐在房里等那妖精。不多时，一阵风来，真是飞砂走石。

那阵狂风过后，只见半空里来了一个妖精，果然生得丑陋：黑脸短毛，长嘴大耳，穿一件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裰，系一条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孙行者既不迎他也不问他，且躺在床上装病，口里哼哼不停。那怪不识真假，走将过来，行者托着那怪的长嘴，闪了他一下，摔了他一个大跟头。那怪爬起来，扶着床边说：“姐姐，你怎么

今日这样怪我，是不是我来迟了？”行者道：“不怪！不怪！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你脱了衣服睡罢。”那怪真个就去脱衣。行者跳起来，坐在净桶上。那怪上床摸不着人，叫道：“姐姐，你在哪里？”行者说：“你先睡，我解个手。”那怪果然先睡下。行者又故意埋怨地说：“我也不知你每天云来雾去到底是哪里人家、姓甚名谁？”那怪道：“这还不好说，我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我以相貌为姓，故姓猪，名叫猪悟能。”行者暗笑道：“这怪却也老实，不用动刑，就供得这样明白。既有了地方姓名，不管怎么说也能拿住他。”

过了一会儿，行者又试探说：“我爹说他请了一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姓孙的齐天大圣要来拿你哩！”那怪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有些害怕，忙说：“既这等说，我赶快走了罢，两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问：“你怎么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闹天宫的弼马温很有些本事，我恐怕弄不过他，丢了人不像话。”他穿上衣服，开了门就往外走，被行者一把抓住，悟空在自己脸上抹了一抹，现出原样，喝道：“好妖怪，哪里走！你抬头看看我是哪个？”那怪转过脸来，看见行者呲牙咧嘴，火眼金睛，磕头毛脸活像个雷公，吓得手麻脚软，哇啦一声挣破了衣服，化狂风脱身而去。行者驾云随后赶来，叫声：“哪里逃！你若上天，我就赶到斗牛宫！你若入地，我就追到枉死狱！”

那怪回到福陵山，钻入云栈洞里，把门闭紧不再出来。行者来到洞口，举起金箍棒，把洞门打得粉碎。那怪在里面骂道：“你这个弼马温，我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洞门打破？”行者笑道：“你这个呆子，我打碎你的大门有什么了不起，你强占人家女子该当何罪？”那怪道：“且少废话，吃老猪一耙！”行者用棒支住说：“你这耙可是与高老家做园种菜用的？我于

吗怕你！”那怪说：“你认错了，我这耙岂是凡间之物？你就是铜头铁脑一身钢，耙到魂消神气泄！”行者说：“呆子不要说嘴，老孙把头伸在这里，你就用耙子打我，看看能不能魂消气泄？”那怪真地举起耙用尽全身力气扑地一下打下来，不曾动行者一点头皮儿。吓得那怪手麻脚软，连叫“好头！好头！”

行者对那怪说：“你哪里知道，老孙因为大闹天宫时偷了仙丹，吃了蟠桃，喝了御酒，被小圣二郎神捉住，押在斗牛宫前，众天神把老孙斧剁锤敲，刀砍箭刺，火烧雷打，也没有损着俺一根毫毛；又被那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用神火锻炼，炼成火眼金睛，铜头铁臂。不信，你再照我的头耙几下，看看？”那怪道：“你这猴子，我记得你大闹天宫时，家住在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里，到如今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你怎么来到这里欺负我？莫非是我丈人去请你来的？”行者说：“你丈人并没请我。老孙是受观音菩萨之命，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高老庄借宿，那高太公请我救他女儿，拿你这妖精！”那怪一闻此言，丢下耙子就问：“那取经人在哪里？烦你引见引见。”行者说：“你要见他干什么？”那怪道：“我也是观世音菩萨劝善，让我在这里等候取经人，往西拜佛求经将功折罪的。你要早说取经之事，哪还用厮杀？”

行者怕他为了脱身而说谎，因此要他发誓。那怪磕头道：“阿弥陀佛，我若不是真心实意，愿碎尸万段！”行者听了说：“既然如此，你点把火烧了你的住处，我就带你去见师父。”那怪果然点了一把火，把云栈洞烧得像个破瓦窑，对行者说：“我今已无牵无挂了，你引我去罢。”行者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成一条三股麻绳，把那怪绑了去见唐僧。那怪直叫：“轻点儿，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

不一会儿，悟空揪着那怪的长耳朵来到高太公家。行者说：“老高，你看这是你家的女婿吗？”高太公对唐僧说：“长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双膝跪下，背着手对三藏叩头，高叫：“师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师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来迎接，怎么会受到这许多波折？”唐僧不明其意，悟空说：“呆子，你说给师父听！”那怪把菩萨劝善的话细说了一遍。三藏大喜。行者抖了抖身体，将绑那怪的绳子收了起来。那怪忙重新拜三藏为师，拜行者为师兄。三藏说：“既要做徒弟，我给你起个法名，早晚也好叫唤。”那怪说：“师父，菩萨已给我起了个法名，叫猪悟能。”三藏说：“这个名字好！你师兄叫孙悟空，你叫猪悟能，正好！”猪悟能又说：“我受了菩萨戒行，断了五荤三厌，吃斋把素。今日见了师父，我开了荤罢了。”三藏说：“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荤断了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叫做八戒。”那呆子听了欢喜地说：“遵从师命，我就叫猪八戒罢了！”

高太公见这般情景十分喜悦，忙设宴招待。宴毕，唐僧在孙悟空和猪八戒的陪同下别了高老庄，上了去西天取经之路。

第十五章 猪八戒大战沙悟净

一日，唐僧师徒三人正往前走时，看见前边横着一条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河。孙悟空跳在空中一看，河宽八百余里，一条船也没有，师父可如何渡过？唐僧忽见河岸上立有一块石碑，上刻“流沙河”三个大字，还有几行小字：“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

师徒们正在看碑文，只听得一声巨响，从河中跳出一个妖精，又丑又凶：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毛氅，腰束双攒露白藤。项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那怪一个旋风奔上岸来抢唐僧。慌得孙悟空赶快把师父抱住，急登高岸。猪八戒忙放下担子，拿着铁耙冲了上去，那怪用宝杖架住。他两个在流沙河岸来来往往斗了二十回合也不分胜负。

孙悟空边看猪八戒与那怪交战，边磨拳擦掌。正在八戒和那妖精打得难分难解时，悟空抡起金箍棒照那怪头上打将下去，那怪急忙转身钻入流沙河里不出来了，气得八戒乱跳道：“猴哥，谁让你来的！那怪再不用三五回合就会被我擒住了，他见你凶险，便败阵而逃，怎生是好！”悟空说：“兄弟，我这个把月不要棒了，见你和他战得酣美，我就忍不住手痒痒，故跳起来耍耍。谁知那怪不识耍就走了。”

他兄弟二人手拉着手，说说笑笑，来见师父。唐僧说：“徒弟，这怪久住于此，他知道这流沙河的深浅。像这么宽的

河，又没有船，要是有个知水性的领领就好了。”悟空道：“常言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定知水性。我们如果拿住他，且不要杀他，只叫他送师父过河。”八戒说：“哥哥不必迟疑，老猪在此看守师父，你先去抓他。”悟空笑道：“贤弟呀，这桩事我不敢吹，水里的本事，老孙不十分熟。”八戒说：“老猪当年总督天河，掌管着八万水兵，倒知些水性，却只怕那水里妖怪多，如果他们七窝八代的都来，我就弄不过他，一时被他捞去就糟了。”悟空教给他：“你下到水中不要恋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出来，等老孙下手助你。”八戒听计脱了衣服，双手舞耙下到水底。

那怪败下阵来，回到水底正在喘息，又听有人推得水响，忽起身观看，原来是八戒拿着耙子推水，那怪举杖高呼道：“和尚哪里走，仔细看打！”两个从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

大圣保护着唐僧立于左右，眼巴巴地看着他两个在水上争斗，只是不好动手。只见猪八戒虚晃一耙佯输诈败，转回头往东岸上就走。那怪不知是计，随后赶来，将将到了岸边，悟空已忍耐不住，撇了师父跳到河边，朝妖精劈头就打。那怪不敢相迎，又钻入河中。八戒嚷道：“你这弼马温，真是个急猴子，你再缓些会儿，等我哄他到了高处，你挡住河边叫他不能回去多好。他这一进去几时肯出来？”悟空笑道：“呆子，莫嚷，我们先去见师父！”

兄弟二人来到高岸，唐僧说：“徒弟辛苦了。”八戒道：“先别说辛苦，只要降了妖精，送你过了河才是万全之策。”唐僧又问：“八戒，你刚才与那妖精交战斗得如何？”八戒说：“那怪的手段和俺老猪不相上下。我与他打时假装败走，他才上岸。见师兄举着耙来，他又潜入水底，不再出来。”唐僧说：

“这可如何是好？”悟空说：“师父放心，且莫焦虑。现在天色已晚，待明日再与他斗。”

次早，悟空要八戒再次下水把那怪引上岸来，由他拦住去路，不让他返回水中，以便将他擒拿。猪八戒抹抹脸，抖擞精神，双手拿耙到河沿，分开水路下到水底。那怪方才睡醒，忽听得水响，急回头睁眼看，见是八戒执耙来了，便跳出来，当头挡住，丢开架子，在那水底与八戒打了起来，斗了一会儿又打出水面。这一场，来来往往，斗了三十回合不见强弱。八戒又施了个佯输计拖了耙便走，那怪又随后赶来，一直赶到岸边。八戒骂道：“我把你这个泼怪，你上来，咱们脚踏实地的打！”那怪也骂道：“你这厮哄我上去，又叫那帮手来！我才不上当，你下来，咱们还在水里斗。”原来那怪更精了，他只在河边与八戒吵闹。

孙悟空见他不肯上岸急得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将怪捉来。他一下跳到半空，刷地落下来，要抓那怪。那怪正与八戒对骂，忽听风响，急回头，见是孙行者落下来了，便又钻进水里不出来了。悟空对八戒说：“兄弟呀，这怪也弄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何是好？”八戒说：“难！难！难！我已经把吃奶的气力都使尽了，只打了个平手。”

二人又来见唐僧，师父愁容满面，不知怎样才能渡过河去。行者说：“师父莫烦恼，八戒你在这里好好保护师父，老孙到南海观音菩萨那里去一遭。”八戒问：“猴哥，你去南海干什么？”行者说：“这取经的事，原是观音菩萨安排的；解脱我们保护师父取经的，也是观音菩萨。今日在流沙河不能前进，不找她找谁？”八戒说：“说的也是。师兄，你去后见了菩萨，千万替我捎句话：向日多承指教。”唐僧说：“悟空，若是去请菩萨，不必迟疑，快去快回！”

行者即纵筋斗云直往南海。不到半个时辰便到了菩萨面前。菩萨问：“你怎么不保唐僧取经，为什么事又来找我？”行者道：“我师父前在高老庄又收了一个徒弟，唤名猪八戒，多蒙菩萨赐名猪悟能。我们师徒走到流沙河，河宽八百里，河中又有一个妖怪，武艺高强，八戒与他在水面上大战三次，都不能取胜，被他拦阻师父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萨保佑渡河。”菩萨道：“你这猴子，又逞强自满，为什么不对他说出保唐僧取经的话来？”悟空说：“我们是要拿住他，叫他送我师父渡河，只是八戒与他打，不曾说出取经的事来。”菩萨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不是别人乃是卷帘大将下凡，也是我劝他从善，在那等着保护唐僧取经。你若说出是东土取经的人，他决不会与你争斗，一定断然归顺。”悟空说：“那怪如今钻在水底不肯上岸，如何使他归顺？”

菩萨即唤二郎神，从袖中取出一个红葫芦儿，吩咐道：“你同孙悟空去一趟，到了流沙河水面上，拿出这红葫芦，叫声悟净，他就出来了。先引他归顺唐僧，然后把他那九个骷髅穿在一处，把这葫芦放在当中，就是一只船，便可渡唐僧过流沙河界。”二郎神与悟空遵命。不多时便来到流沙河岸。那猪八戒原来认得二郎神，忙上前迎接。悟空对唐僧说：“师父，菩萨说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卷帘大将下凡，因为在天有罪，堕落此河。他曾被菩萨劝化，愿保师父西天取经。因我们不曾与他说出取经之事，故在此苦苦争斗。菩萨今派二郎神惠岸，用此葫芦与那怪脖子上挂的九个骷髅做成船，渡你过河。”唐僧听了顶礼不尽，感激菩萨。

只见二郎神惠岸，手持红葫芦，半云半雾来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厉声叫道：“悟净！悟净！取经人到此久矣，你怎么还不归顺！”那怪一听到有人叫他法名，又听说取经人来了，

急翻波伸出头来，又认得二郎神惠岸，便笑盈盈地上前作礼道：“失迎，失迎，菩萨今在何处？”惠岸说：“我师未来，先派我来吩咐你跟唐僧做个徒弟。叫你把脖子下挂的骷髅与这葫芦做成一只法船，渡唐僧过这流沙河。”悟净问：“取经之人却在哪里？”惠岸说：“那岸上坐着的不是？”悟净看了看八戒说：“他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怪物，与我斗了两天了，不曾说出一个取经的字来。”悟净看见孙悟空又说：“那是他的帮手，好厉害，我不去了。”惠岸说：“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都是唐僧的徒弟，怕他什么，我现在领你见唐僧去。”那悟净才收了宝杖跳上岸来，对唐僧双膝跪下道：“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的尊容，多有冲撞，万望恕罪。”八戒说：“你这脓包，怎么早不归顺，只管和我打？”行者笑着说：“师兄，你不要怪他，还怪我们未曾说出取经的事来。”唐僧说：“你真的愿意归顺我吗？”悟净忙说：“弟子承蒙菩萨教化，指河为姓，与我起了法名，叫沙悟净，岂有不从师父之理！”唐僧说：“悟空，那就取戒刀来，给他剃了头发。”大圣即用戒刀给悟净剃了头。唐僧见他一举一动都像个和尚，故又叫他沙和尚。悟净将脖子下挂的骷髅取下，把菩萨的葫芦放在当中，请师父上船。左有八戒扶持，右有沙和尚捧托，后有悟空牵着龙马半云半雾地相跟，飘然稳渡流沙河。

唐僧师徒渡过河后，惠岸收了葫芦，那九个骷髅化作九股阴风顿时不见了。唐僧谢了惠岸，师徒继续西天取经之行。

第十六章 美人面前八戒动心

唐僧在悟空、悟能和悟净的保护下，踏遍了青山绿水。光阴迅速，又值九秋。

一天，正走着不觉天晚。唐僧问：“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咱们可到哪里安歇？”悟空说：“师父，出家人餐风宿水、卧月眠霜，随处是家，哪里都可安歇！”猪八戒说：“猴哥，你说得轻巧，自过了流沙河，这些天爬山过岭，都是由我挑着重担，多难呵！赶快找个人家，一则弄些茶饭，二则养养精神才好。”悟空道：“呆子，从你这话里听出有报怨之意。你还想象在高老庄那样自在，恐怕不能了。既要给师父当徒弟，就要吃辛受苦。”八戒说：“猴哥，这么重的行李，都是俺老猪一个人天天担着走，你也是师父的徒弟，偏偏拿我做长工！”悟空笑着说：“呆子，老孙只管师父好歹，你与沙和尚专管行李马匹，你敢怠慢，小心我的棒。”八戒说：“猴哥，师父骑的白马那么强壮，只驮着老和尚一个，叫他带几件行李多好。”悟空道：“你以为他是凡马？他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名唤龙马三太子。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身犯天条，多亏观音菩萨救了他的性命，叫他变做白马，驮师父西天取经。这都是各人的命运，你莫与他攀比。”那沙和尚听了问：“哥哥，白马真是龙？”行者道：“是龙。”八戒说：“我听说龙能喷云吐雾，播土扬沙。怎么他这样慢慢儿走？”行者道：“我叫他快走，你看看。”只见大圣把金箍棒一举，那马恐怕打来，慌

得四只蹄疾如飞电，“飕”地跑将去了。唐僧手软勒不住，那马直奔上山。唐僧喘息刚定，看见前面有一座庄院。

悟空、八戒、沙和尚赶上师父后，唐僧说：“徒弟呵，你们看前面有个庄院，我们借宿去吧！”行者急抬头观看，见半空中庆云笼罩，情知是菩萨施的计，但不敢泄露天机，只能说：“好，好，好！我们借宿去！”

到了庄院门口，唐僧、八戒、沙和尚在外等候，行者悄悄进去察看。正看时，忽听得后门内有脚步声，走出一个半老不老的女人来，娇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擅入我寡妇之门？”大圣连忙说：“小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奉旨去西天拜佛求经。一行四人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宿一宵。”那妇人笑脸相迎道：“长老，那三位在何处，请来。”行者高声喊：“师父，请进来吧！”唐僧才与八戒、沙和尚进来。

那女人见了他三人更加欣喜，迎入厅内。唐僧问道：“老菩萨离姓？贵地是甚地名？”女人说：“此间乃是西牛贺洲之地。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幼年不幸公婆早亡，与丈夫守承祖业，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夫妻命里无子，只生了三个女儿。前年不幸，又丧了丈夫。欲嫁他人又难舍家业，小妇母女四人想坐山招夫。长老师徒四人正好，不知尊意如何？”唐僧闻言，作聋装哑，瞑目宁心，寂然不答。那妇人又说：“我家有水田三百余顷，旱田三百余顷，果树三百余顷；水牛一千余头，骡马成群猪羊无数。家有九年用不着的米谷，十年穿不着的绫罗，一生使不完的金银。你师徒若肯招在我家，自自在在享用荣华，何必往西天劳累受罪。”唐僧仍默默无言。那女人又说：“我今年四十五岁，大女儿叫真真，今年二十岁；二女儿叫爱爱，今年十八岁；三女儿叫怜怜，今年十六岁，都没有许配人家。”

那猪八戒听得这般富贵，这般美色，心中早痒痒难挠。坐在那椅子上，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他走上前扯了师父一把说：“师父，这娘子说的话你怎么不理睬？赶快拿个主意才是。”唐僧喝退了八戒道：“你这个孽种，我们是出家人，岂能富贵动心，美色留意，这成什么道理！”那妇人说：“你受了戒，发了愿，永不还俗，也罢。那你手下的人……”唐僧问：“悟空，你在这里吧？”悟空说：“我从小儿不晓得干那种事，叫八戒在这里罢。”八戒道：“猴哥，不要取笑人，大家可从长计议。”唐僧说：“你两个不肯，沙和尚在这里吧？”沙僧道：“你看师父说的哪里话？我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决不在此干欺心之事。”那女人见他们都不动心，把门一关，进了后院，再不出来。他们师徒四人，茶饭全无。

猪八戒有些沉不住气了，对唐僧说：“师父，不要把话说死，只含糊答应，哄她些饭吃算了。”沙和尚说：“二哥，你在她家做个女婿罢！”八戒道：“兄弟，从长计议，从长计议！”行者说：“计议什么，你要肯，就请师父做媒，你就做个倒插门的女婿，多好！”八戒说：“好是好，却是我脱俗又还俗，停妻再娶妻了。”沙和尚道：“二哥原来是有嫂子的？”行者说：“你还不知道他哩，他在高老庄也是个倒插门的女婿，因被老孙降了，捉来做了个和尚，所以弃了前妻。呆子，你与这家当了女婿，只是多拜老孙几拜，我不检举你罢了。”那呆子道：“这大白马已经熬了一夜，明天又要驮人又要走路，你们坐着，等老猪放放马去。”猪八戒急忙解了缰绳，拉马出去。

行者说：“沙师弟，你陪师父坐坐，等我老孙跟八戒去。看他往哪里去放马！”这大圣走出厅房，摇身一变，变成一只红蜻蜓，飞出前门赶上八戒。

那呆子拉着马转到后门去，只见那妇人带着三个女儿，在

后院闲坐着，看见八戒来了，三个女儿闪了进去。那妇人问：“长老哪里去呀？”这呆子丢了缰绳，上前道：“娘！我是来放马的。”那妇人说：“你师父不识好赖，在我家做个女婿，还不如上西天受苦？”猪八戒说：“他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违君命。我倒愿意，只怕娘嫌我嘴长耳大。”那妇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里没个家长，招一个就罢了。但恐小女儿有些嫌你丑。”八戒说：“娘，你告诉女儿，不要这样挑汉。想那唐僧人才俊，其实不中用。我人虽丑，着实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耙，布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无风会唤风。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层。地下不扫扫一扫，阴沟不通通一通。家长里短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那妇人听了说：“既然你能干家务，就招了你吧，你和你师父商量商量。”八戒忙说：“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与不干全在于我。”妇人道：“也罢，等我与小女说说。”那妇人闪了进去关上后门。八戒也不放马，将马拉向前来。那孙大圣把他的话都听清了，悄悄告诉师父，唐僧半信半疑。

不一会儿，猪八戒拉着马来到师父面前。唐僧问：“八戒，你放马了？”八戒道：“无甚好草，没处放马。”悟空接上话碴说：“没处放马，可有处牵马吗？”呆子一听此言，知道走漏了消息，也就垂头扭颈，努嘴皱眉，半晌不言。又听得门声响，那妇人带着三个女儿出来了，果然长得标致。那猪八戒目不转睛连连叫娘。三个女儿进里屋后，那妇人问：“四位长老，可曾看清，哪个愿配我的女儿？”沙和尚说：“我们已经商议好了，就让那个姓猪的当你的女婿吧！”猪八戒忙说：“兄弟，不要取笑于我，还是从长计议罢。”悟空道：“你在后院早说好了，娘都叫了，还计议什么？我看师父做个男亲家，这妇人做个女亲家，我老孙做个保亲，沙师弟做个媒人，拜

了师父，你就进去当女婿罢。”猪八戒哪里知道这是开玩笑，果真跟着丈母娘到里面去了。

进到里屋后，猪八戒说：“娘，你请上坐，受我拜上几拜。”那妇人笑道：“我坐着，你拜罢！”拜毕，这呆子又问：“娘，你把哪个姐姐配我呢？”他丈母娘说：“我正为这事发愁，要是把大女儿配你，怕二女儿怪，要把二女儿配你，又恐三女儿怪，要把三女儿给你，又怕大女儿怪，所以难定。”猪八戒道：“娘，既怕三人相争，那就都给我罢，省得吵吵闹闹，乱了家法。”他丈母娘道：“岂有此理！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八戒道：“娘，哪个没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几个，你女婿也笑纳了。”那妇人说：“不行，我这里有一块手帕，你顶在头上遮住脸，叫我女儿从你跟前走过，你伸手拽到哪个就将哪个配给你。”呆子接了手帕，顶在头上说：“娘，快请姐姐们出来吧！”丈母娘一声唤，真真、爱爱、怜怜都出来了，那呆子真的伸手去捞人。两边乱扑，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来来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走动，只是一个也捞不着。呆子东扑抱住了柱子，西扑又碰到墙板上，两头跑晕了头，站立不稳，摔了个大跟头，跌得嘴肿皮青，坐在地下气呼呼地道：“娘啊，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那妇人与他揭了盖头说：“女婿，我女儿互相谦让，不肯招你。”八戒说：“娘啊，既是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罢。”那妇人道：“好女婿呀！这样没大没小，连丈母娘也要了！我这三个女儿，手儿最巧，他们一人做了一件汗衫儿。你穿上谁的合身，就叫哪个招你罢。”八戒说：“好，好，好！把三件都拿来我穿了看。若都穿着合适，就都招了罢。”那妇人走进屋里，取出一件来，递给八戒。那呆子脱下自己的衣服，拿过衫儿，就穿在身上，还没系上带子，他就跌倒在地，原来是几条绳

子紧紧地捆住了他。那呆子疼得直叫，而那些女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唐僧、悟空和沙和尚昨晚睡了一个好觉。早晨睁开眼睛一看，哪里有什么庄院，原来他们是睡在森林中。沙和尚忙说：“大哥，我们遇见鬼了吧。”孙大圣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笑着说：“我们在这树林子里睡得快活，但不知那呆子在什么地方受罪哩？”沙和尚看见一棵树上挂着一张简帖，拿下来与唐僧看时，上面写着八句话：“黎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萨请下山。普贤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间。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邪念路途难。”唐僧等正念此帖，只听得林深处高声叫道：“师父啊，勒死我了，救救我吧，下次再不敢了！”唐僧问：“悟空，喊叫的那个可是悟能吧？”沙和尚说：“正是。”悟空道：“兄弟，莫理睬他，咱们走罢！”唐僧说：“那呆子虽是心性愚顽，倒也有些气力，可以挑行李，还看当日菩萨之念，救他和我们一块走罢。”

唐僧、悟空和沙僧三人走进树林深处，只见那呆子被绑在树上连声叫喊，痛苦万状。孙大圣上前笑道：“好女婿呀！这么晚了还不起来谢亲，也不到师父面前报喜。你的娘呢？你的老婆呢？”那呆子见悟空羞他，咬着牙忍着疼，不敢再叫喊。沙和尚可怜他，把他救下来了。大圣问八戒：“你可认得哪些女菩萨吗？”八戒说：“我已晕头转向眼花缭乱，哪认得是谁？”行者将那帖子给八戒看了，他更加惭愧，说：“我再也不给人当儿子了！从今后，再也不敢妄为。就是累断了骨头，也随师父西天取经，不生邪念了！”唐僧说：“这就对了。”师徒四人，又上了去西天取经之路。

第十七章 三徒弟偷吃人参果

唐僧师徒在路上行了多日，忽见前面一座高山挡路。唐僧在马上欢喜道：“徒弟，我自从出了长安西来，经了许多山水，都是些嵯峨险峻之处，没有一处能比得上此山好景。若是这里离雷音寺不远，我们整顿一下，好见如来佛祖。”悟空说：“离雷音寺还早哩！”沙和尚问：“师兄，我们去雷音寺到底有多远？”行者道：“十万八千里，十成我们还没走了一成！”八戒说：“哥啊，要走几年才能到？”行者道：“这座路，要是贤弟你走，十来天便到；若是我走，一天可走五十遭；若是师父走，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难呀！”沙和尚说：“此地虽不是雷音，看这景致，必是好人居住的地方。”行者道：“此言极当，这里决无邪祟，一定是个圣僧仙辈之乡，我们就在此借宿游玩罢。”

却说这座山名叫万寿山，山中有一座观名叫五庄观，观里有一个道号镇元子的大仙。在五庄观里，有一株人参果树。这株宝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果才能熟。就是说这人参果，将近一万年才能吃。一万年只结三十个果子。因为果子的模样就像个胎里的小孩，四肢俱全五官齐备，所以叫人参果。人要闻一闻此果，就能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能活四万七千年。

一日，镇元大仙要去天上听讲，走时把四十六个年纪大的徒弟都带走了，只留下两个年纪最小的看家。一个叫清风，

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岁；另一个叫明月，才一千二百岁。镇元大仙临走前对清风、明月说：“我走后，你二人好好在家看守。几日之内有一个朋友从此经过，且莫怠慢了他。可将人参果打两个与他吃，权表旧日之情。”二童问：“师父的朋友是谁？”大仙道：“他是东土大唐驾下的圣僧，道号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那大仙临行时又吩咐清风和明月，人参果有数，只许给他吃两个，不得多给，而且要防备他手下的人。

唐僧师徒四人不觉来到五庄观门前。唐僧忙离鞍下马，见山门左边有一块碑，碑上刻着“万寿山福地五庄观洞天”十个大字。进了二门，又看见一对春联。上联是：长生不老神仙府。下联是：与天同寿道人家。悟空看了笑道：“这道人真会说大话唬人。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在那太上老君门首，也不曾见有此大话。”八戒道：“且莫管他，进去进去，说不定这道士有些德行。”

走进二门里边，只见两个小童急急忙忙走出来迎接唐僧。清风、明月上前问道：“请问老师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唐僧回礼道：“贫僧正是，仙童如何知道我的贱名？”童子说：“我师临行曾吩咐弟子迎接。老师请坐，待弟子献茶。”

那明月、清风暗自夸奖不尽道：“真是个好和尚。师父命我们接待唐僧，将人参果与他吃，又叫提防着他手下的人。果然那三个人嘴脸凶顽。幸好，那三人不在唐僧跟前。咱们赶快摘人参果给唐僧吃。”说着，他二人回到房中，一个拿了金击子，一个拿了丹盘，去人参园内。清风爬上树去，用金击子敲果；明月在树下，以丹盘等接。他俩摘下两个人参果来送给唐僧道：“唐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无物的可奉，呈上二果权当解渴。”唐僧一看，战战兢兢地远离三尺道：“善哉！善哉！今岁倒也年丰，怎么这观里竟吃孩童？”明月说：“老

师，此是人参果，吃一个不妨。”唐僧道：“胡说！胡说！他那母亲怀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来不到三日，怎么就拿来当果子吃。”清风说：“真是树上结的。”唐僧道：“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拿过去，我不吃。”那二童只好只好拿回自己房中，二人分着吃了。

正巧猪八戒在厨房做饭，听到隔壁二童子和唐僧的话，就把孙悟空叫到跟前说：“猴哥，你见过人参果吗？”行者道：“没有见过，只常听人说，人参果乃是草还丹，人吃了能延寿。如今哪里有？”八戒说：“这里就有。那童子拿两个给师父吃，那老和尚不认得，说是刚生下来的小孩，不敢吃。师父既不敢吃，就该给我们吃，可他们瞒着我们，自己吃了，馋得我直流口水。猴哥，你有本事，去他园子里偷几个来咱们尝尝，如何？”行者道：“这有何难，老孙一去手到擒来。”

只见大圣使一个隐身法，拿了金击子，出了道房入后边去，推开两扇门抬头观看，呀！好一个花园。走过花园又见一层门，推开一看，只见那正中间有棵大树，那叶儿像芭蕉模样，直上去有千余尺高，根下方圆有七八丈。那悟空在树下往上一看，只见向南的枝上，露出一个人参果，真像个小孩子一般。

那猴王原来最擅于爬树偷果子的。他上去把金击子敲了一下，那果子就掉下来一个。他随即下来寻找，但四处不见。悟空就叫土地神出来问话：“土地，这果子是树上结的，空中过鸟也该有份，老孙就吃他一个，有何大害？怎么刚打下来，你就捞了去？”土地道：“大圣，你可错怪小神也！你哪里知道，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因此敲时必用金器，打下来要用丹盘儿接着。不然，掉在地上的人参果，就立即钻进土里。”

大圣却有办法，他爬上树，一只手用金击子打，一只手将自己的衣襟儿扯起来，兜果子。只见他敲了三个，打下三个人参果，兜在襟中，回到前边来，八戒、沙和尚和他一人一个。那猪八戒食量大，嘴又大，拿过果子，张开口，囫囵吞咽下肚，连什么味道也没吃出来。八戒对孙悟空说：“哥哥，我吃得急了些，连有核没核都没吃出来就吞下去了。为人需为彻，你去再弄几个来，让老猪细细吃。”悟空道：“你好不知足，像这一万年只结三十个的人参果，我们吃一个已非同小可。罢罢罢！”只因那呆子絮絮叨叨地总在那里说还要吃人参果，被清风、明月发现了。他俩到后院树下一数，整整缺了四个。他们返回来指着唐僧，秃前秃后，秽语污言地乱骂一气，弄得唐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唐僧忙问三个徒弟：“你们是不是偷吃了人家的人参果？”八戒道：“我老实，不晓得，不曾见。”悟空听八戒瞎骗师父，忍不住笑了。清风说：“就是那个笑的，就是那个笑的！”悟空喝道：“我老孙生的就是这个笑脸，你的果子丢了，也不准我笑？”唐僧忙说：“徒弟息怒，我们是出家人，不吃昧心食，如果真的吃了人家的就承认，赔个礼，何苦抵赖？”悟空听师父说得有理，就把他们三人一人吃了一个人参果的事，如实说了。明月说：“不对，偷吃了我们四个，这和尚不说实话！”八戒道：“阿弥陀佛，既是偷了四个，怎么拿出三个来分，猴哥先吃了一个，好呀！”悟空越听越气，随即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假孙行者，留在唐僧身边受骂，他的真身到了人参果园，使出推山移岭的神力，把个人参树推倒了，树上的果子一个也不见了。悟空说：“好，好，好！谁也别想吃了。”他收了金箍棒，又回到唐僧身边，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那些人都是肉眼凡胎，看不明白。

两个仙童指着唐僧师徒骂了半天，悟空也不吭气。仙童想，想必他没多吃？难道自己数错了？他俩又到园中去数。一进园，只见人参果树倒了，叶子落了，果子不见了，吓得他们面如土色，魂飞魄散。两仙童回到前边，用计把唐僧师徒锁在屋里，专等大仙回来和他们算帐。孙悟空又施计，师徒四人逃了出来，顺大路一直西奔。

却说那大仙听讲后，回到万寿山五庄观。嘴旁见了大仙跪下道：“师父啊，你的朋友，就是那东土来的和尚是一伙强盗，不仅偷吃了四个人参果，而且把咱们的人参树也推倒了。我们把他们关了起来等师父回来问话，没想到他们跑了。”

大仙听了报告也不生气，只是说：“莫哭！你们不知那姓孙的曾闹过天宫，神通广大。我去捉他。”只大仙驾云升空，看见唐僧师徒四人正在奔走，大仙使了一个袖里乾坤的手段，把四僧一下子笼在衣袖中带回五庄观，弟子们把唐僧捆在正殿柱子上，把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绑在另三根柱子上。大仙让自己的徒弟拿出龙皮做的七星鞭，浸水后先打唐僧为人参果出气。悟空立即说：“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怎么不先打我，打他做甚？”大仙道：“这猴子敢做敢当，那就先打他！”小仙打了行者三十下，大仙又让打唐僧。悟空又说：“偷果子时，我师父不知，他在殿上与你二童说话，是我兄弟们做的勾当。我师父纵是有教训不严之罪，我作弟子的，也当替他挨打，还打我罢！”大仙笑道：“这泼猴，虽是狡猾奸顽却也孝顺，那就还打他！”小仙又打了三十下。大仙说：“且把龙鞭浸在水里，明天接着打。”唐僧师徒四人夜里仍被绑在柱子上。

行者念动咒语，把唐僧和八戒、沙僧都解了绑，又抱来四根木头绑在柱上，他叫了一声“变！”一根变成唐僧，一

根变成自己，那两根变成八戒、沙僧，四人真身却悄悄走了。大仙得知他们又跑了，纵身跳上云头，将袖一展，依然将四僧笼进押了回来。大仙说：“快把清油熬上一锅，烧滚了，将孙行者放进油锅炸，与我人参树报仇！”行者闻言暗喜道：“正合老孙之意，好久不洗澡了，皮肤有些燥痒，好歹烫烫也感舒服。”顷刻间，那油锅将滚。大圣把旁边的一个石狮子变成自己的模样，他的真身跳到云端里。四个小仙童抬不动“孙行者”，又来四个还是抬不动，又加四个仍抬不动。后来加到二十个，才把“他”抬起来往锅里一掷。一声巨响，溅起许多油点子，把那些小仙脸上烫起了大泡。油锅也被砸漏了，原来扔进去的是一个石狮子。大仙大怒，再换油锅，要炸唐僧。行者在半空中听得明白，他想：我师父哪受得住油炸，他若到了油锅里，一滚就死，二滚就焦，到三五滚，他就变成个稀巴烂的和尚了！我还得去救他一救。只见大圣按落云头，来到大仙面前说：“我刚才要小便，若在锅里尿，恐怕污了你的熟油。如今我大小便都净了才好下锅；且不要炸我师父，还来炸我吧！”

大仙见悟空对师父一片诚心，遂用手携着行者道：“我知道你的本事，也闻得你的英名，但你把我的人参果树弄倒了。就是把这理讲到西天，见了如来佛祖，也要还我人参果树。”行者笑道：“你这先生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这有什么难！早说这话，可不少得一场斗杀。只要你解开我的师父师弟，我定还你一棵活人参果树。”大仙说：“你若有此神通医得树活，我与你结为兄弟。”行者道：“一言为定。请先放了他们，好好照顾，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老孙去去就来。”

好猴王急纵筋斗云，别了五庄观，先后到三岛求方，均未获得医治人参果树之方。最后只好来见观音菩萨。菩萨问：

“悟空，唐僧今行到何处？”悟空道：“行到西牛贺洲万寿山了。”菩萨说：“那万寿山有座五庄观，镇元大仙你可曾见过？”悟空说：“在五庄观，因弟子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冲撞了他，他就困滞了我师父，不能前进。”那菩萨早已知道，故意怪道：“你这猴子，不知好歹，他那人参果树，乃是开天辟地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之祖，连我都让他三分，你怎么就打伤他的树？”悟空如实禀报了经过，求菩萨医治此树。

菩萨作了安排与大圣纵云来到五庄观。大仙见菩萨亲自来了，忙上前行礼。唐僧等也一一拜过。那大仙即命设具香案，打扫后园，请菩萨先行。待到园内看时，见那棵大树倒在地上，叶落枝枯。菩萨叫：“悟空，伸出手来。”那行者将左手伸开。菩萨用扬柳枝蘸出一个小瓶中的甘露，在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叫他放在树根底下，但看水出为度。那行者捏着拳头，往那树根底下揣着，一会儿就有清泉一汪。菩萨叫用玉器把清泉水舀出，又命行者、八戒、沙僧扛起树来，扶正，埋上土，亲自将甘泉水浇在树上，口中念着经咒。不多时，人参果树就活了，上有二十三个果子。清风、明月说：“前日数树上是二十二个果子，今日回生，怎么多了一个？”行者道：“日久见人心。前日老孙只偷了三个，那一个落下地了。今日还回来了。”那大仙见人参果树活了，十分欢喜，忙把果子敲下十个，请菩萨和唐僧各吃了一个，悟空、八戒、沙和尚三人亦各吃了一个。大仙与行者结拜为兄弟。这才是不打不相识。

第十八章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次日天明，唐僧师徒收拾欲行。那镇元大仙与孙悟空结为兄弟，两人情投意合，大仙一再挽留，这一行人又住了五六日。唐僧吃了人参果好似脱胎换骨，神爽体健。

师徒们告别了镇元大仙，上路西行。一日，走到一个山高林深之处，唐僧说：“悟空，我这一日，肚子饥了，你去给咱化些斋吃！”行者陪笑道：“师父真是糊涂，在这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处去买，去哪里化斋。”唐僧听了这话，心中挺不高兴，就说：“你这猴子！当年你被压在五行山下，亏我救了你性命，收你做了我的徒弟。你怎么忘恩负义，为何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一向勤快，何曾懒惰？”唐僧说：“你既勤快，为何不去给我化斋吃？”行者道：“师父稍等，我去看一看哪里有人家。”只见悟空将身一纵，跳上云端，四处观看，根本没有人家，只是南面一座山上，有野果子可以充饥。行者按下云头，对唐僧说：“师父，这里没有人家可以化斋，南山上有一片红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几个来充饥罢。”唐僧喜道：“出家人能有桃子吃就很不错了，快去摘。”行者纵身，去南山摘桃了。

常言道：山高必有怪，岭峻定生精。果然这山上有一个白骨精，她早就听说唐僧西天取经要从这里经过，已经等候多时。今天，她在云端里，踏着阴风，看见唐僧坐在地上，不胜欢喜道：“真是造化！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今天可到

手了。”那白骨精就想上前拿唐僧，但见猪八戒这个当年的天蓬元帅和沙和尚这个当年的卷帘大将在左右两旁保护着唐僧，她不敢立即下手。白骨精决定施计捉拿唐僧。

只见白骨精在山沟里摇身一变，变成个美貌的女子，左手提着一个青砂罐儿，右手提着一个绿磁瓶儿，从西向东，直奔唐僧而来。唐僧见了说：“八戒，沙僧，悟空说这里旷野无人，你们看那里怎么走过一个人来？”八戒道：“你和沙师弟在这坐着，等老猪我去看一看。”那呆子放下耙子，整整衣服，摆摆摇摇，装作很斯文的样子，迎着女子走过来。走到跟前一看，那呆子就动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乱语起来：“女菩萨，你往哪里去？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站在他面前的，分明是个妖怪，他却认不出来。白骨精说：“长老，我这青罐里是香米饭，绿瓶里是炒面筋。我来这里没别的事，就是要还愿斋僧的。”八戒听了满心欢喜，急回身报与唐僧：“师父，好人自有天报！师父饿了，叫师兄去化斋，那猴子也不知到哪里摘桃子去了，只管自己吃，也不回来。你看那不是斋僧的来了？”

唐僧见那个女子走过去了，连忙站起身来，合掌当胸道：“女菩萨，你住在哪里？是什么人家？有何愿心？来此斋僧？”站在他面前的分明是个妖怪，他也不认得。那白骨精见唐僧问他的来历，便花言巧语地说：“师父，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所以看经好善，广斋远近僧人，是因为没有儿子，只生了我奴婢一人，恐怕老了没个依靠，只得为奴招了一个女婿，养老送终。”唐僧听了后说：“女菩萨，你说错了。圣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给你招了女婿，有愿心，叫你男的还，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自己在这山里走？”白骨精又笑迷迷地说：

“师父，我丈夫在北山沟里，带几个人锄田，这是我煮的饭，本来是送给他们吃的。只因五黄六月，父母年老，不能来送。我来送饭，正好遇见你们，想起父母好善，所以愿将此饭斋僧，如不嫌弃，请收下罢。”唐僧说：“善哉！善哉！我徒弟摘果子去了，就来，我不吃你的饭。”那猪八戒见师父说什么也不吃，埋怨着说：“天下的和尚也无数，没有一个像我这个老和尚的，现成的饭分成三份儿倒不吃，等那猴子来了，分成四份才吃？！”他不容分说，一嘴把这个罐子拱倒就要动口。

只见孙悟空从南山摘果子回来了，他火眼金睛观看，一下子就认出那女子是个妖精。悟空提起金箍棒当头就打。吓得唐僧用手挡住道：“悟空，你刚来就要打谁？”悟空说：“师父，你面前的这个女子是个妖精，要来骗你哩。”唐僧说：“你这猴头，这女菩萨有此善心，要将这饭给我们吃，你怎么说她是妖精？”悟空道：“师父，你哪里认得？这确实是个妖怪，我若来迟，你定入她的圈套，遭她毒手！”唐僧哪里肯信，定说她是个好人。悟空发起性来，抡起棒子照妖精头上就是一棒。白骨精使了个解尸法，见孙悟空棒子打下来时，她预先走了，把一个假尸首扔在地下。唐僧吓得战战兢兢，口中念道：“这猴子果然无礼，屡劝不听，无故伤人性命！”悟空道：“师父莫怪，你且看看她那罐子里是什么东西？”沙僧扶着唐僧一看，哪里有什么米饭，却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长蛆；也没有什么面筋，却是几只青蛙、癞蛤蟆，满地乱跳。唐僧才有三分信了。可是猪八戒却挑拨说：“这女子本是此间农妇，怎么能是妖怪？师兄棒重，没想到一下子把人家打死了，他怕你念什么紧箍咒儿，故意地使个障眼法，把饭菜变成这些东西，以人耳目。”

唐僧听猪八戒这么一说，果然相信了，嘴里就念起了咒

儿。悟空大叫：“头疼！头疼！莫念！莫念！有话好说。”唐僧道：“还有什么话说！出家人常常与人方便，念念不忘善心，你怎么步步行凶，活活打死这个无辜的平民，要这样，取回经来有何用，你走罢！”悟空说：“师父，你叫我回哪里去？”唐僧道：“你回哪里去我不管，反正我不要你做徒弟！”悟空说：“你不要我当徒弟，只怕你去不了西天，取不回经。”唐僧说：“我听天由命，就是被哪个妖精蒸着吃了，也不后悔！”悟空道：“师父，我回去也便罢了，只是不曾报答师父救命之恩。”唐僧见悟空苦苦哀求不愿离开，也就有所松动，说：“我且饶你这一次。你若再作恶，我就把咒语念二十遍！”悟空说：“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说完便服侍师父上马，又将摘来的桃子奉上。

再说那妖精，这时在云端里，咬牙切齿，恨死了孙悟空。只见她又摇身一变，变成个老妇人，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走来。猪八戒见了，大惊道：“师父，不好了！妈妈来寻女儿来了！”悟空道：“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十八岁，这老妇有八十岁，难道六十岁还会生孩子，肯定是假的，等老孙我去看一看。”悟空走上前去，一眼就认出是个妖精，举棒就打，那白骨精又脱真形儿去了，把一个假尸首留在山路之下。唐僧一见，惊下马来，二话没说，只是念紧箍咒儿，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把孙悟空疼坏了，在地上直打滚，哀告道：“师父莫念了，有什么话说罢！”唐僧道：“还有什么话可说！我劝了你多时，你只是行凶！把平民打死一个又一个，是何道理？”悟空说：“师父，她是妖怪！”唐僧道：“这猴子胡说！哪有这么多妖怪。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你走罢！”悟空说：“师父叫我走，我就回去罢了。但俺老孙五百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万七

千群猴，头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大黄袍，腰系的是蓝田带，足踏的是步云履，手执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实也威风得很。如今我头上勒了个紧箍儿，若回到花果山，怎样见人。师父若不要我，就把那松紧箍咒儿念一念，从我头上退下这个箍儿，我快快活活离开你，也算跟了你一场。”唐僧听了为难道：“悟空，当时菩萨确实没有教给我松紧箍咒儿的经，我怎么能给你取下来呢！”悟空说：“若没有，你还是带我走罢。”唐僧道：“我再饶你这一次，却不可再行凶了。”悟空说：“再不敢了！再不敢了！”

白骨精第三次又变成一个老公公，冲着唐僧师徒走过来了。猪八戒忙说：“祸事又来了。我师兄打死人家的女儿，又打死人家的妻子，这老公公寻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悟空道：“这个呆子，你又吓唬师父，等我再去看看。”这老头见悟空过来，装成可怜的样子说：“长老啊，我老汉祖居此地，一生好善斋僧看经念佛。命里无儿，只生了一个女儿，招了个女婿，小女今早送饭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来找寻，也不见下落，老汉特来寻找。”悟空笑道：“你能瞒过别人，却瞒不过我！我认得你是个妖精。”那妖精吓得哑口无言。悟空想，我要不打死他，他一时间得空就会把师父捞了去，还得费劲去教师父；若一棒子打死他，师父又不信是妖精，还要念咒儿。常言道，虎毒不吃亲生子，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再哄他一哄也就罢了。那大圣举起棒来，一棍下去，白骨精又留下尸首逃走了。

那唐僧在马上吓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又火上浇油：“好行者，只走了半日路，你就打死三个人！”唐僧又要念紧箍咒儿，悟空忙说：“师父，莫念，莫念！你且来看看她的模样。”唐僧一看，是一堆骷髅。唐僧也就信了，不再念紧

箍咒了。那猪八戒却挑唆道：“师父，他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咒儿，故意变成这个模样，遮你的眼目哩！”唐僧耳软，又信了他，随着就念起来了。悟空跪在路旁叫道：“莫念！莫念！有什么话快说罢。”唐僧说：“猴头！还有什么话可说！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倘到城市之中，你要拿了那哭丧棒乱打起来，还不知要闹出多少祸来。你给我回去罢。”悟空道：“师父错怪了我。我打死的这三个人，分明是妖精变的，她实有心害你。我打死她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反而相信那呆子谗言冷语，三番五次地让我走。常言道：事不过三。我若不走，真成了下流无耻之徒了。我去我去，只是我担心你手下无人。”唐僧发怒道：“这泼猴越发无礼，在你看来只有你是人，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

孙悟空一听此话，不觉伤心，他对唐僧说：“苦啊！那时节你出了长安，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五行山，救我出来，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妖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了千辛万苦。今日你全不想这些，只是一个劲地叫我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罢罢罢，这些我也不计较了，只是多了个紧箍咒儿，苦啊！”唐僧见他言语越来越烦，便滚鞍下马叫沙僧从包袱里取出纸笔，写了一张贬书，递给行者道：“猴头，执此贬书走罢，我永不要你当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入地狱。”悟空忙接了贬书说：“师父，你不要发誓，老孙去也。我总算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成得功果，你请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过身子，根本不予理睬，还说：“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大圣见他不理，又使个身外法，把

脑后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成三个孙悟空，连本身共四个，四面围住师父下拜。那唐僧左右前后躲不脱，只好受了一拜。

大圣跳起来把身一抖，收起毫毛，却又吩咐沙和尚道：“贤弟，你是个好人，却要留心防着八戒说三道四，途中更要警惕。倘若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孙悟空是他的大徒弟。西方妖怪都知道我的厉害，不敢伤咱师父。”唐僧说：“我是个好和尚，不提你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罢。”孙大圣见唐僧不肯回心转意，三番五次地催自己走，没奈何忍气别了师父，纵筋斗云，直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

第十九章 猪八戒羞愧接大圣

孙悟空被唐僧驱逐，一路上思念师父，感叹不已。不一会儿就回到了花果山。那大圣还在悲切，只听得草丛中有响动，顿时跳出七八个小猴，一拥上前围住叩头，高声叫道：“大圣爷爷，今日回家来了？”美猴王问：“我来多时了，怎么不见你们的踪影？”群猴一个个垂泪道：“自大圣爷爷被擒拿上界，我们可受够了猎人之苦，他们硬弩强弓，黄鹰劣犬，网扣枪钩，杀捉我们千千万万。故此，不敢出来玩耍，只在窝巢躲藏。”那大圣听了愈加凄惨，忙问：“你们还有多少在此山上？”群猴答：“老少加在一起，也只有千把。”大圣说：“我在时，共有四万七千群猴，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群猴说：“自从爷爷去后，这山被二郎神放了火，烧死了大半。剩下的这一半，因山上没了吃的，又饿死了一半。这两年，又被打猎的人捉去了一半。”大圣听了更加恼怒，进至水帘洞内，大圣坐在中间，群猴都来相拜。一猴问：“大圣爷爷，听说你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不走西方，却回本山？”大圣说：“小的们，你们不知道，那唐僧不识好歹，我为他一路上捉怪擒妖使尽了全身的本事，几番打死妖精，他不但不说我好反说我行凶作恶，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回来了！”众猴听了鼓掌欢迎，高兴地说：“爷爷回来就好了，当什么和尚，回来带领我们玩耍几年罢！”众猴忙安排酒席与大圣接风。

大圣为了给被猎人抓去、打死的猴子们报仇，也为了今

后花果山的安全，他指挥众猴把山上烧酥了的碎石，或二三十个一堆，或五六十个一堆，堆放了许多。又让众猴躲在洞内，他一人在山顶上观看。

孙大圣忽然看见从南边上来千余人马，架着鹰犬，持着刀枪来捉拿众猴来了。大圣心中大怒，只见他口内念念有词，往地上吹了一口气，便是一阵狂风，直吹得人亡马死，没有一个生还。

孙大圣大笑道：“我自从归了唐僧，做了和尚，他总是劝我：‘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多余。’我打死了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我今日回到花果山，就吹死了这么多猎户。”孙大圣叫众猴把打死的猎户衣服剥下来洗净，穿了抵寒；把尸首都堆到万丈深渊；把死了的马剥皮，做靴子穿；将马肉腌起来，慢慢吃；把那些弓箭刀枪，留作众猴操演武艺；将那些杂色的旗号收起来拆洗干净，孙悟空做了一面大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个大字，将旗挂在水帘洞外。悟空重整山河，安居乐业逍遥自在。

却说唐僧把孙悟空赶走以后，八戒在前边开路，沙和尚挑着行李西行。走了一段，唐僧说：“八戒，我的肚子有些饿了。”八戒道：“师父请下马在此等候，我老猪去寻。”猪八戒往西走了十余里也没见到一户人家。那呆子走得辛苦，心想：孙悟空在的时候，老和尚要什么都能弄来，今日轮到我干了，才知道艰难，这真是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子方晓父母心呀！猪八戒走着走着，瞌睡劲上来，他又想：我若现在返回去，对老和尚说找不到吃的，他一定说我没有好好寻找。我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回去才好说话，干脆我就在这草里睡一会儿。呆子主意已定，就在草里睡了起来。

唐僧和沙和尚左等右等，猪八戒就是不来。唐僧说：“悟能去化斋，怎么这早晚也不回来？”沙僧说：“师父，你还不晓得，八戒的肚子大嘴又馋，有了斋饭，他先吃起来，还管你哩！”唐僧道：“正是呀，倘若他在那里自己吃起来，天色就要晚了，我们何处安身？”沙僧说：“师父，你在这里坐着等着，我去寻八戒回来。”沙和尚拿着宝杖，去西边找八戒去了。

沙僧走了十余里远，也没见到一个村庄。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往下看，忽听到草丛中有人说话，他急忙蹲在草丛中看时，原来是呆子在那里睡得正香说梦话哩。沙僧揪着八戒的长耳朵，才把他叫醒了。沙僧生气地说：“你个好呆子，师父叫你化斋，你却在这里睡觉！”那呆子冒冒失失地醒来说：“兄弟，是什么时候了？”沙僧道：“快起来，师父说不管有斋没斋让你快回去，现在师父一人在那里等候，别被妖精拿走吧！”二人赶紧往回返。

却说那白骨精挨了孙悟空的第三次打后，一直停在空中，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她见唐僧听了猪八戒的话把孙悟空赶走了，心中甚为高兴；又见猪八戒寻斋不归，沙僧去找八戒只剩唐僧一人，她想时机已到，便使了个妖法，吹了股子阴风，就把唐僧卷回妖洞中。唐僧睁开眼一看，正是被孙悟空打的那个白骨精。此时此刻，他真后悔没听孙悟空的话，错怪了他。但已晚矣！

沙僧和猪八戒回来后，不见了师父。他两个四处找寻，不见踪影。忽见山下有一个洞，洞门紧闭，怎么叫也不开。正在急无奈时，小玉龙变的大白马说话了：“师父被白骨精抓进洞里，八戒兄趁早儿驾云去花果山，把大师兄请回来，他有降妖的法力，只有他能救师父性命！”八戒道：“那猴子一定

恨上我了，我去请一定请不来。”小玉龙说：“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你见了他，且莫说师父有难，只说师父想他哩，把他先哄来，到此他一看师父遇难必然相救。”八戒道：“也罢，我就去一趟，如果行者肯来，我就与他一路来。他若不来，我也不回来了。”小玉龙说：“你去吧，他一定会来。”

只见那呆子跳将起来，踏着云，往东而去，不一会儿就到了花果山。只见孙悟空坐在一块石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高呼：“大圣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猪八戒看到这场面，心想，这猴哥真气派，难怪他不肯做和尚，这么好的山，这么多伺候的，若是老猪有这么一座山，也不做和尚了。那呆子想见悟空，心里又发怵，于是混在那一千多猴子当中，也跟着磕头。

孙大圣坐得高，眼又尖，早看见猪八戒了。便故意说：“在里面乱拜的那个长耳朵，是从哪里来的？给我拿上来！”众猴听说便一窝蜂地把个猪八戒推将上来，按倒在地。悟空问：“你是哪里来的奸细？”八戒低头说：“我不是奸细，是熟人。”悟空道：“我大圣部下的群猴，长得都是一个模样，你这嘴脸长得这个样子，定是别处来的妖魔。”八戒低着头，拱着嘴道：“我同你兄弟也做了几年，怎么推说不认得了！”悟空笑道：“抬起头来我看看。”那呆子把嘴往上一伸说：“你看，你不认得我，还不认识这张嘴！”悟空忍不住笑道：“猪八戒。”他听见一声叫，就跳起来说：“正是！正是！我是猪八戒！”他想：只要认得就好说话了。

孙悟空问：“你不跟唐僧取经，来我这里干什么？想必是你冲撞了师父，他也贬你回来了？有贬书吗？拿出来我看。”八戒说：“我不曾冲撞他，也没什么贬书。”悟空道：“那你来我这里干什么？”八戒说：“师父想你了，派我来请你。”悟空

道：“他也不会想我，也不会请我。他已经对天发誓，亲笔写了贬书，怎么又会想我？我也决不会去的。”八戒就扯谎说：“师父真的想你了，一天师父在马上叫徒弟，我没有听见，沙僧又推说耳聋。师父就想起你来了，说我们比不上你，你是个聪明伶俐之人，声叫声应，问一答十。因这般想你，专门叫我来请你回去。万望你去走走，一则不辜他想念之心，二则也不负我远来之意。”悟空闻言，跳下崖来，用手摶住八戒说：“贤弟，你远路而来，和我一起参观参观我的花果山。”猪八戒哪里有心思看景，但又不好拒绝，只得跟着孙悟空转，一面看一面说：“好地方，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那呆子只怕误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师父在盼望我们哩，咱们快回去吧！”悟空说：“我回哪里去？我在这里自由自在，还当什么和尚？我是不去，你自己回去罢，回去后请转告唐僧：既贬了我，莫再想我。”呆子一看请不动猴哥，只得告辞而去。悟空见他走了，就派了两个小猴，悄悄跟在后面，听他说些什么。那呆子下了山，果然一边走一边骂。小猴回来如实向美猴王报告，悟空大怒，叫把猪八戒拿上来。众猴把八戒赶上，抓鬃扯身，拉尾揪毛，捉将回来。

大圣坐在石崖之上，骂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走就走罢，为何骂我？”八戒跪在地下说：“哥哥，我没有骂你，若骂你就烂了我的舌头。”悟空道：“小的们，拿大棍子来，先打他二十棍。”八戒慌道：“哥哥，不看师父面子，请看菩萨之面饶了我罢！”

孙大圣听见他说菩萨，却有些转意，说：“你既提到菩萨，我先不打你，但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那唐僧在何处受难？”八戒说：“哥哥，没受甚难，实在是想你。”悟空骂道：“你这该打的东西，你怎么还要骗我。我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

经僧。那师父步步有难，处处有灾，你趁早儿告诉我！”八戒听此言，忙叩头告道：“哥哥，本来我想瞒着你，请你去救师父，没想到你这么机灵，那我就如实说了罢：自你走后，我与沙师弟保师父前行。走不一会儿，师父要我去化斋，我因走了十余里路也没碰见一处人家，略在草丛里睡睡。他们看我没回来，沙师弟就又来寻我，只剩师父一人。待我们回去时，不见了师父，四处寻遍，均无踪影。后找到一个洞，阴风四起，洞门紧闭，打不进去。我们料定师父是被那白骨精抓去了。正在无奈时，小玉龙劝我来寻哥哥回去。我本无脸来见哥哥，但他说：‘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父脱难’，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万回去救他一救。”悟空厉声叫道：“你这呆子！我临别时曾嘱咐你，若有妖怪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我？”八戒听了这话心想：请将不如激将，我就编点话激一激他。八戒说：“我们在洞口喊骂，那妖精曾经探出头来，我就提到你的大名，说我大师兄孙悟空一会儿就来了，他一来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那妖精骂道：“你们那个孙行者，我才不怕他，他不是被你师父赶走了吗？他若再来，我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饶他猴子瘦，我把他剁碎拿油烹！”悟空闻言气得抓耳挠腮，暴躁乱跳道：“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普天的神将看见我，一个个弯背躬身，口口声称大圣。这妖精竟敢如此骂我！好，我和你去，拿了那妖精，报了骂我之仇再回来！”八戒忙说：“哥哥正是，你只去捉了妖精，报了你的仇，至于回来不回来，我就管不着了。”

那大圣和八戒携手驾云，直来到妖洞前。只见行者变成一只蜜蜂飞进妖洞。随即现了本身，念动咒语叫当坊土地、本

处山神道：“这妖精三番五次害我师父，我这一次却要打死她，你们与我在空中作证，再不许她走了。”神众听令，那大圣一棒打死妖魔，断了她的灵光，救出唐僧。

唐僧见了悟空悲喜交加，悔恨万分，谢之不尽道：“亏了你也！咱们取经回来我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着说：“莫说这些，今后你只要不念紧箍咒儿，不赶我走，就感厚爱之情了。”说完，师徒和睦西行而去。

第二十章 试诚心行者逗八戒

唐僧又得了孙悟空，心中既内疚又高兴。师徒同心协力，继续西天之行。

一日，师徒们正往前走，又见一座大山挡路。唐僧说：“徒弟们仔细观察，前遇高山，恐怕有虎狼挡路。”悟空道：“师父，请放心，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莫忧虑，只要有老孙在，就是天塌下来，地陷下去，也保准没事。怕什么虎狼！”说话间，不觉已经上了山。从山上一看，此山确实险峻，真是巍巍峻岭，峭峭尖峰。唐僧正在马上观景，只见那山坡上立着一个樵夫高声对唐僧说：“那西去的和尚暂停片刻，我有一言奉告：此山有一伙魔怪，专吃你们这些东来西去的人哩。”唐僧听了，吓得魂飞魄散，急回头，忙呼徒弟道：“你们听，那樵夫说此山里有妖怪，谁敢去细问他一问？”悟空说：“师父放心，等老孙前去问他个详细。”

孙行者来到山坡前，对樵夫叫声：“大哥，不瞒你说，我们是东土差来西天取经的和尚，马上的那位就是我的师父，有些胆小。刚才听大哥说这山上有魔怪。让我来问一问：那魔是多少年的魔？那怪是多少年的怪？烦大哥老实说说。若是天魔，我把他们解与玉帝；若是土魔，我把他们解与土府。西方的归佛，东方的归圣，北方的解与真武，南方的解与火德。是蛟精解与海王，是鬼祟解与阎王。我老孙到处有熟人，好

办！好办！”樵夫听了冷笑道：“你这和尚，虽然有些法术，但只可驱邪缚鬼，哪里撞见过这狠毒的魔怪！”行者忙问：“他怎么狠毒？”樵夫说：“此山名唤平顶山。山中有一个洞，名唤莲花洞，洞里有两个魔头，他画影图形要捉和尚，抄名访姓要吃唐僧。你若说是从别处来的还好，若说出一个唐字别想逃命。”行者说：“我们正是从唐朝来的。”樵夫道：“他正要吃你们哩。”行者问：“不知道他是怎样个吃法，要是先吃头，一口把我咬死，随他怎么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要是先吃脚，一截一截地往上吃，却不是零零碎碎地受苦，这可疼死人了。”樵夫道：“和尚，他哪里有那么多工夫一截截吃你，只是把你抓住，放在笼里，圈圈蒸着吃！”行者笑道：“这样吃好，疼倒不要紧，只是受些闷气罢了。”樵夫说：“和尚，你不要耍贫嘴。那魔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广大，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也难对付，可要小心！”说完上了云端，原来是日值功曹前来报信。

孙大圣全然无惧，来到唐僧面前说：“师父，没什么大事，有个把妖精，只是这里人胆心，放在心上。有我老孙，怕他什么？咱们走罢。”孙行者虽这么说，但也悄悄想：不如让八戒先去前面侦探一番，若碰上魔怪，叫他先打一仗看，要是打胜了，算他一功，要是被怪拿去了，我再去救他也不迟，正好显出我的本事大。只是怕那呆子不肯去，师父又有些护短，不如我用点小计谋，讨出师父几句话来。想罢，行者对唐僧说：“师父呀，我说实话吧，刚才那个报信的樵夫，是日值功曹。他说此处魔怪凶狠，实难前行。我们不如以后再去西天取经罢。”唐僧说：“徒弟呀，我们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路了，怎么想退回去呢？”行者道：“我并非不想走到底，只是我一人孤单，纵然是块铁，下炉能打几根钉？”唐僧说：“你说的

也是，果然一个人也难，兵书云，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这句话终于说出来了。行者又说：“师父啊，咱们要能过得此山，猪八戒必须依我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看师父，第二件事是去前面巡山侦探。”八戒说：“这可难了，看师父是坐，巡山是走。总不能叫我坐一会儿又走一会儿吧，这两样怎么能顾得来？”行者说：“不是让你两样都干，只是挑一件干。”八戒笑道：“这倒好说，但不知看师父要怎样，巡山又要怎样，你先给我讲讲，我好挑选。”行者说：“看师父嘛，师父去大小便，你伺候；师父要走路，你扶持；师父要吃饭，你化斋。若把他饿着了，你该打；他脸皮儿黄些了，你该打；他身体瘦了些儿，你也该打。”八戒一听慌了，连忙说：“这个难，难，难！我再听听巡山是怎么回事？”行者说：“就是上前面问问这是什么山，有什么洞，打听一下有多少妖怪，我们好过去。”八戒一听说：“这是小意思，老猪就去巡山罢。”那呆子提起耙子，雄纠纠气昂昂地奔上山去。

八戒走后，行者忍不住冷笑。唐僧骂道：“你这猴子，巧言令色，捉弄他去巡什么山，还笑他！”行者说：“我不是笑他，我这笑中有味。我猜猪八戒这一去，决不巡山，也不敢见妖怪，不知往哪里躲闪一会儿，编个瞎话就回来骗我们。”唐僧问：“你怎么知道他会是这样？”行者说：“我估计他会是这样，不信我悄悄跟着他看看，一则帮助他降妖，二则试试他的诚意。”唐僧说：“也好，只是你别捉弄他。”行者应诺后直上山坡，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飞虫，落在八戒的耳朵后面鬃根底下。那呆子只管走路，怎知道身上有人。走了七八里路，调转头来，望着唐僧的方向骂道：“你那稀软的老和尚，捉弄人的弼马温，面弱的沙和尚！你们都在那里自在，捉弄

俺老猪来巡山。我不如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回去含含糊糊地只说巡了山，没碰见妖怪，就交了帐。”说完，那呆子钻进一块草丛里睡下了，还自言自语地说：“真快活，就是那弼马温也不会像我这样自在！”行者在他耳根后面，句句听清了，忍不住飞将起来，要逗一逗他。

行者又变成一只啄木鸟，在猪八戒的鼻子上戳了一下，那呆子慌忙起来，口里乱嚷道：“有妖怪！有妖怪！把我戳了一下去了，好疼呀！”伸手摸摸，鼻子出血了。猪八戒忽抬头看时，见有个啄木鸟飞，便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这臭东西，弼马温欺负我罢了，你也来欺负我！它一定把我的鼻子当成一段黑朽枯烂的树，在鼻孔里寻虫子吃，等我把鼻子揣在怀里睡罢！”呆子睡下后，行者又飞来，在八戒的耳后根处又啄了一下。呆子慌忙爬起来，提着耙子就走。可喜坏了孙行者，笑倒了美猴王。行者见他不睡了，又变成小飞虫，仍爬在他耳朵后面。那呆子又走了四五里路，在三块石头前停住了。原来他把这三块石头当成唐僧行者沙僧三人，朝着他们演习编瞎话哩。只听见他对着石头说：“这次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无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是什么山，我要是说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一定说我说呆话，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他问是什么门，我就说是铁叶门。我就这么编造，哄那老和尚和弼马温。”

猪八戒编好了，拖着耙往回返，他哪里知道行者把他说的这一套全听见了。行者先飞回去，在唐僧面前现了原身。唐僧问：“悟空，你回来了，悟能怎么没回来？”行者笑道：“他在那里编瞎话哩，就快回来了。”唐僧说：“他笨头笨脑的会编什么瞎话，又是你捉弄他哩！”行者道：“师父，你总是护

他的短。不信，你等他回来问他。”于是悟空把猪八戒躲在草里睡觉，被啄木鸟啄醒，朝着石头编什么石头山、石头洞、铁叶门、有妖精的话，预先说了一遍，不一会儿，那呆子就返回来了。

猪八戒在唐僧面前跪下道：“师父，我回来了。”唐僧说：“徒弟，你辛苦了。”八戒说：“正是。爬山的人，走路的人，第一辛苦了。”唐僧问：“可曾有妖怪？”八戒说：“有妖怪！有妖怪！有一堆妖怪！”唐僧问：“那妖怪怎么就让你回来了？”八戒说：“他叫我猪祖宗，猪外公，安排些素食，叫好好吃了一顿，还说摇旗击鼓送我过山哩。”行者说：“想必是在草丛里睡着了，说梦话罢？”呆子一听这话，就吓得矮了三寸道：“爷爷呀，我睡他怎么晓得？”行者说：“那我问你是什么山？”八戒答：“是石头山。”“什么洞？”“石头洞。”“什么门？”“铁叶门。”行者说：“后边的话我替你说了罢。”八戒说：“你又没去，你怎么能替我说？”行者道：“你把三块石头，当作我们三人，一问一答地演习，‘等编了瞎话，哄那老和尚和弼马温’，可有这事吗？”那呆子一听，连忙叩头道：“师兄，我去巡山，你跟着我去听了？”行者骂道：“你这个呆子，这么要紧的事，叫你去巡山，你却去睡觉。要不是啄木鸟啄你醒来，你现在还熟睡哩，岂不误了大事？！你快伸出手来，我打你五棍！”八戒慌了，忙说：“你那哭丧棒，擦一擦儿皮破，挽一挽儿筋伤，要打五下，不打死了！”行者问：“你既然怕打，为什么扯谎？”八戒道：“哥哥呀！只这一回，以后再也不敢了。”行者说：“那就打三棍吧！”八戒说：“爷爷呀，半棍也吃不住！”呆子一看没办法，扯住唐僧道：“师父，你替我说说情吧！”唐僧说：“悟空说你编瞎话，我还不信，果然是真，其实该打。但如今过山，人手少，悟空，你就饶了他，

待过了山再打罢。”行者道：“看在师父的面子上，我就饶了你。你再去巡山，要说瞎话误事，定不饶你！”

那呆子只得爬起来奔大路又去巡山。你看他疑心生暗鬼，一路上看见一鸟一木一虫，甚至看见老虎，他都认为是悟空变的。原来行者这一次根本没来跟他。他只是在自惊自怪，乱猜乱疑地向前巡山罢了。

第二十一章 孙行者智换红葫芦

却说这山叫平顶山，山里有个莲花洞。洞里有两妖，一个叫金角大王，另一个叫银角大王。这天，金角大王对银角大王说：“咱们已经有半个月没巡山了，你今日带些弟兄出洞巡山，听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要经过这里，他们一行四人，叫做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连马五口。你出去要看见他们，与我拿来。”银角大王说：“我们要吃人，从哪里找不着几个，就放他们去罢。”金角大王道：“你不知道，吃了唐僧的肉可以长生不老。”银角大王说：“吃了唐僧的肉真能长生不老？我去把他拿来。”金角大王把他画的唐僧师徒四人的像交给银角大王，要他对照着画像抓人。银角大王领三十名小怪，便来山上巡逻。

猪八戒正往前走，碰上银角大王。一个小妖认出了他就是图中画的猪八戒的模样，忙喊：“大王，这个和尚像是猪八戒。”银角大王仔细一看，果然不错，于是拿七星剑与猪八戒斗了二十回合，不分胜负。银角大王命众小怪一齐动手，八戒招架不住慌了手脚，回头就跑，因道路不平，退得又急，绊了个跟头。他爬起来正要走，又被众小怪按倒在地，跌了个狗吃屎。抓鬃的，揪耳朵的，扯脚的，拉尾巴的，扛扛抬抬，八戒被小妖们抓进莲花洞里。

唐僧见八戒巡山半日不归，心里着急。行者道：“师父别急，咱们去赶他罢。”唐僧上马，沙僧挑担，行者前面引路上

山。

金角大王见捉来的是猪八戒，便说：“兄弟，你抓错了，这个和尚没用。”八戒忙说：“既然没用，就放我去罢！”银角大王说：“哥哥，不要放他。这猪八戒虽然没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先把他泡在后边净水池中，泡退了他的皮毛，用盐腌上，晒干了，等天阴时下酒。”那小妖们把猪八戒抛进水里。

唐僧见八戒巡山不归，就和悟空、沙僧上山前行。银角大王正领众小妖等待唐僧的到来。忽然，银角大王说：“唐僧来了。”众妖问：“大王怎知唐僧来了？”银角大王说：“好人头上祥云照顶，恶人头上黑气冲天。唐僧不是凡人，你们怎么看不见头顶祥云缥缈，瑞气盘旋。”正说着，唐僧在孙行者的保护下，渐渐临近了。银角大王见孙行者手持金箍棒，在前面给唐僧开路，吓得魂飞魄散地说：“早就听说孙行者厉害，今日才知名不虚传。”众怪说：“大王，怎么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银角大王道：“孙行者神通广大，你们不曾见他那条铁棒，有万夫不当之勇，我洞中不过四五百兵，怎能禁得住他那一棒，恐怕唐僧的肉是吃不成了。”众怪说：“这么说，唐僧的肉吃不成，那猪八戒也错拿了？”银角大王说：“猪八戒也不曾错拿，只是要想吃唐僧肉，只能智取，不可力为。”随即他令众怪散去，自己一变，变成一个年老的道人，装成在路旁跌断了腿，脚上鲜血淋淋，口里连声叫：“救人！救人！”

那唐僧是个心肠极软的人，听见有人喊救命，就急下马上前问：“先生啊，你从哪里来？怎么摔伤了脚？”那怪花言巧语地说：“我是一座庙里的道士，昨日路过这里，我的徒弟被一只猛虎衔去，贫道战战兢兢逃命，一跤跌在乱石坡上，伤了腿脚，无法走路，望师父大发慈悲，救我一救。”唐僧即要

将马让给他骑。那怪说，腿摔伤了上不了马；唐僧要沙僧背他，那怪又说看见沙僧的脸就害怕。最后唐僧要悟空驮他。悟空说：“我驮我驮！”那怪就想让悟空驮他，顺顺当当地趴在悟空背上。

孙行者驮着银角大王，心中笑道：“你这个妖魔，怎么敢来哄我，你那些鬼话，骗唐僧可以，休想骗我！”这大圣正算计着怎样对付妖怪，原来却被那妖怪猜着了，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就在行者背上念动真言，将一座须弥山遣在空中，劈头来压行者。孙大圣忙把头一偏，山压在左肩背上。银角大王又念动咒语，把一座峨眉山遣在空中，行者又把头一偏，压在右肩上。孙行者挑着两座大山，飞星来赶师父，那怪看见，吓得浑身是汗，急忙念动真言，又将一座泰山遣在空中，劈头压住行者。三座大山压得行者七窍喷红。

银角大王见把行者压在山下，便来抓唐僧，慌得沙僧丢了行李，拿出降妖杖，挡住那怪。这一场好杀：七星剑，降妖杖，万映金光如闪亮。这个圆眼凶如黑杀神，那个铁脸真是卷帘将。那怪山前大显能，一心要捉唐三藏。这个努力保唐僧，一心宁死不肯放。他两个直杀得一轮红日暗无光，大地乾坤昏荡荡。战了八九回合，沙僧抵挡不住，回头想走，被银角大王挟在左胁下，用右手去马上拿了唐僧，脚尖儿钩着行李，张开口咬着马鬃，使起妖法，一阵风把他们拿到莲花洞里，银角大王厉声叫道：“哥哥！孙悟空被我用三座大山压住，寸步不能移动，唐僧、沙和尚连马、行李都被我拿来了。”金角大王欣喜若狂，命小妖把猪八戒从水中捞出来吊在东廊，把沙和尚吊在西边，把唐僧吊在中间，把白马拴在槽上。金角大王又说：“最好把孙行者也弄来一块蒸着吃。”银角大王道：“若要拿孙行者，已不需要我们动手，只派两个小妖，拿

两件宝贝，把他装来就是了。”金角大王说：“拿什么宝贝？”银角大王说：“拿我的紫金红葫芦，你的羊脂玉净瓶。”金角大王将宝贝取出来问：“派哪两个去？”银角大王说：“派精细鬼、伶俐虫二人去就可。”随即吩咐两小怪：“你两个拿着这宝贝去高山绝顶，将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一声孙行者，他要一答应，就被装进里面，马上贴上太上老君给的帖儿，一时一刻他就化为脓了。”二小怪领命去拿孙行者。

这孙行者被银角大王压在山下之后，遇苦思三藏，逢灾念圣僧，厉声叫道：“师父啊！想当初你到五行山界，揭了压帖，使老孙脱了大难，秉教沙门，感菩萨赐与法旨，这些年来我和你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怎想到了此处，又被那魔压在山下了。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叹罢，泪如雨下。孙悟空的哭声惊动了山神土地与五方揭谛神众，他们发现山下压的是孙大圣，忙念动咒语，把三座大山遣回原处，放行者出来。

孙行者看见远处来了两个道人打扮的小妖，便摇身一变，变成个老道士。片刻小妖来到，行者故意绊了他们一跤。小妖爬起来说：“若不是我们大王敬重道人，我决不饶你！”行者赔笑说：“道人见道人，都是一家人，别怪，别怪。”小妖问：“老道士，你是从哪里来的？”行者说：“我是从蓬莱山来的。”那妖道：“蓬莱山是海岛神仙境界啊！”行者说：“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那妖忙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肉眼凡胎，不认识神仙，别怪，别怪！”行者明知故问：“你二位是从哪里来的？”那妖说：“自莲花洞而来。”行者问：“要往哪里去？”那怪道：“我们奉大王之命，拿孙行者去。”孙行者问：“可是跟唐僧取经的那个孙行者？”那妖说：“正是，正是。你也认得他？”孙行者说：“我认得他，也有些恼他，我

和你们一同去拿他，就算助一臂之力。”那妖说：“老神仙，不用了，孙行者已被压在三座大山下寸步难移，叫我们拿两件宝贝来装他。”行者问：“什么宝贝？”精细鬼说：“我的是红葫芦，他的是玉净瓶。”行者又问：“怎么装他？”小妖说：“把这宝贝的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他一声，他若答应了，就装在里面，贴上一张太上老君的帖子，一时三刻就把他化为脓了。”行者听说，心中暗惊道：“厉害！厉害！当时日值功曹报信，说有五件宝贝，这是两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什么东西。”行者笑着说：“二位，你把宝贝借我看一看行吗？”那小妖哪里会怀疑，便将宝贝递给孙行者。

孙行者看了一会儿说：“你们是不是也看看我的宝贝。”那怪道：“老神仙有什么宝贝也借给我们凡人看看压灾。”只见孙行者拔了一根毫毛，叫了声“变”，即变成一个一尺七寸长的红葫芦，他从腰里拿出来。那小妖看后说：“你这红葫芦虽大，但不中用。我这两件宝贝，每一个可装一千人。”行者说：“装一千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能装在里面。”他见那妖不相信，便低头念个咒语，叫那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神：“请速奏玉皇大帝，说俺孙大圣保唐僧西天取经，路遇高山，师逢苦难，为了换取宝贝，将天借与老孙装闭半个时辰，以助成功。若敢说半个不字，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

日游神至南天门里灵霄殿下，将孙大圣的话启奏玉帝。玉帝说：“这猴头出言无状。前者观音来说，放了他保唐僧西天取经，朕又差五方揭谛、四值功曹轮流保护，如今又要借天装，天还能装？”哪吒道：“以愚之见，请降旨意，往北天门向真武借旗在南天门上一展，把那日月星辰遮一下，对面不见人，捉白不见黑，哄哄那怪，只说装了天，以助大圣成功。”玉帝只好这样行事。

孙行者这里早有日游神来报：“哪吒太子来帮助了。”行者仰面观看，天上果然有神来助。他便对小妖说：“我装天了。”这行者将一个假葫芦抛上去。你想，这是一根毫毛变的，能有多重？被那山顶上的风吹去，飘飘荡荡，足有半个时辰，才落下来。只见南天门上，哪吒太子把旗展开，将日月星辰都遮闭了，顿时一片漆黑。二妖大惊道：“才说话时怎么天就黑了？”行者道：“日月星辰都被我装进葫芦里了，怎么不黑？”小妖只听行者说话，却看不见人。行者又骗他们，不要随便动脚，不然掉进深渊，七八日还不到底哩！小妖害怕了，忙说：“赶快放了天罢，不然掉下去，回不了家啦！”行者见他们相信了，又念咒语，太子将旗卷起，日月星辰又出来了，日光正午。小妖笑道：“真妙，咱们换了葫芦吧！”只见那精细鬼交出葫芦，伶俐虫拿出净瓶，一齐给了悟空。悟空将假葫芦递与那怪。

行者既换了宝贝，又从脐下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一个铜钱，叫道：“小童，你拿这钱买张纸来，我与你写个合同书。你将这两件装人的宝贝换了我一件装天的宝贝，恐人心不平，日久年深，有什么反悔不便，故写此各执为照。”小妖道：“此间又无笔墨，写什么文书？我与你赌个咒罢，我若反悔，一年四季遭瘟。”行者笑道：“我也决不反悔，如有反悔也四季遭瘟。”说完，行者将身一纵，跳上南天门，谢了哪吒太子相助之功。

第二十二章 者行孙施法再获宝

那两个小妖将假葫芦拿在手中争看，待抬眼看时行者早不见了。他们学着老神仙的样子装天，把个葫芦往上一抛，扑的就落了下来，这才发现上了大当。正着急时，孙行者在空中将身一抖，把那变葫芦的毫毛，收上身来，弄得两妖四手皆空。小妖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洞报告。

行者在半空中见他要回去，又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苍蝇飞下去，紧紧跟着小妖，不一会儿，到了莲花洞里。只见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坐在那里饮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爬在门上，侧耳听着。

小妖一面哭一面说：“大王，小的真是罪该万死！我俩拿着红葫芦，走到半山之中，忽遇着蓬莱山一老神仙。他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拿孙行者去。那神仙一听说拿孙行者，愿意帮忙。我们不让他帮助，将拿红葫芦装人的情由与他说了。那神仙也有个红葫芦，能够装天。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装天，我的装人，不如和他换了罢。本来说的是葫芦换葫芦，伶俐虫又把净瓶也贴给了他。谁想他仙家之物，凡人用不了，我们正试演着装天，那老神仙却不见了。”金角大王听了暴跳如雷地说：“这是孙行者假冒神仙把宝贝骗去了！”银角大王道：“兄长息怒，我们有五件宝贝，没了两件，还有三件，定能拿住他。”金角大王问：“还有哪三件？”银角大王说：“还有七星剑与芭蕉扇在我身边，那一条幌金绳，在

压龙山压龙洞老母亲那里收藏着。现在派两个小妖去请母亲来吃唐僧肉，就叫她带幌金绳来拿孙行者。”金角大王问：“可派哪两个去？”银角大王说：“再不能派精细鬼、伶俐虫这号废物去，叫那巴山虎、倚海龙去一趟。”巴山虎和倚海龙来到后，银角大王问：“你们认得老奶奶家吗？”答：“认得。”“你既认得，快去老奶奶处，请她老人家来吃唐僧肉，并带幌金绳来，要捉拿孙行者。”

二怪领命疾走，怎知行者都听见了，他飞出洞外，爬在巴山虎身上。当他弄清了老奶奶的住处和幌金绳的放处后，一棒把两个小妖打死，拔一根毫毛变成巴山虎，自身变成倚海龙，来到老奶奶处。见了老奶奶，趴下就磕头。老奶奶问：“你是哪里来的？”行者说：“我是从平顶山莲花洞来的。二位大王请老奶奶去吃唐僧的肉，并叫带上幌金绳去拿孙行者。”老怪大喜道：“好孝顺的儿子！”就命小怪抬上轿子，拿上幌金绳，径向莲花洞走来。

小妖抬着轿子走到半路上，被孙悟空一棒打了个稀烂。那老怪听见有响动，忙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时，行者跳到轿前，对着老怪劈头一棒，老怪头上被打了个窟窿，脑浆迸流，鲜血直冒。拖出轿来一看，原来是个九尾狐狸。行者欢喜道：“那魔的五件宝贝，已有三件姓孙了！”他又拔两根毫毛变成巴山虎、倚海龙，又拔两根毫毛变成两个抬轿的小妖，他自己变成老奶奶的模样，坐在轿里。不多时，他们来到莲花洞口。两个魔头听小妖报告母亲来了，连忙出洞，双膝下跪，朝上叩头，叫道：“母亲，受孩子一拜。”行者道：“我儿起来。”

猪八戒吊在梁上，看到这一切，哈哈笑了一声。沙僧说：“二哥，怎么吊出笑来了？”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因。原来我想这奶奶来了，就要蒸着吃我们了，现在看不是奶奶来，

却是弼马温来了。”沙僧问：“你怎么认得是他？”八戒道：“他那后边的尾巴让我看见了。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清。”

二魔头迎“老母”坐在中间，孙行者问道：“我儿，请我来有何事干？”魔头说：“母亲啊，儿请老母来是为吃唐僧肉，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行者故意说：“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想吃，听说猪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先割下来整治整治，让我下酒吃。”那猪八戒一听就慌了：“这遭瘟的！原来你来是想吃我耳朵的！”

孙行者正在逗猪八戒，忽然从洞外撞进几个巡山的小妖，秉报：“大王，大事不好了，孙行者打死奶奶，假扮成奶奶来了。”魔头一听拔出七星宝剑，朝行者劈脸砍来。孙行者将身一晃，一道红光，预先走了。吓得金角大王魂飞魄散，忙说：“兄弟，我看把唐僧、八戒、沙僧、白马和行李都还给孙行者，关闭了这是非之门罢。”银角大王说：“哥哥，你说的哪里话？我去和他交战三合，假若三合他胜不了我，唐僧的肉我们吃定了，如果三合我不胜他，那时再归还唐僧不迟。”说着，银角大王披挂上阵，来战行者。他两个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南山虎斗，北海龙争，战了有三十回合，不分胜负。

行者想：这怪倒也能架得住老孙的铁棒，我已得了他三件宝贝还这样和他厮杀，岂不耽误了我的工夫？我不如拿红葫芦和净瓶装他。想到这里他又想：常言道：物随主便。假若我叫他不答应，却不误了大事？我不如用幌金绳扣他罢。想到这里，大圣主意已定，一只手使棒，一只手把那金绳抛起，套住了银角大王。

原来这魔头有个“紧绳咒”，还有个“松绳咒”，要是套住别人就念“紧绳咒”，若是套住自己，就念“松绳咒”。他认得自家的宝贝，便念“松绳咒”，自己脱出来，反向行者抛

去，一下子就套住了行者。行者正要使“瘦身法”，以便脱身，却被那魔头念动“紧绳咒”，紧紧套住，不能脱身。银角大王从行者身上搜出红葫芦和净瓶两件宝贝。

金角大王见把孙行者抓住了，高兴得眉笑眼开，饮酒相庆。猪八戒看见悟空被绑，哈哈地笑道：“哥哥啊，耳朵是吃不成了！”行者说：“呆子，可吊得痛快吗？我如今就出去，一定救出你们来。”八戒道：“没羞，没羞！自身难保，还救别人，师徒们都在一起死了算啦！”行者说：“不要胡言乱语，你看我出去。”只见大圣悄悄地弄神通，拿出金箍棒来，吹口仙气，叫“变！”即变成一个纯钢的锉儿，三五下就把金绳锉成两段，脱出身来，又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假身，仍拴在原地，真身却变成一个小妖立在旁边。八戒又在梁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拴的是假货，吊的是真身！”金角大王听见，停下喝酒便问：“那猪八戒叫唤什么？”行者已变成小妖，忙上前说：“猪八戒叫孙行者变化了逃走，他不肯走，猪八戒在那里催呢！”两魔头听了说：“还说猪八戒老实，原来最不老实，该打二十嘴棍！”孙行者就去拿条棍来打，八戒说：“哥哥，你打轻点，若打重了，我就喊，我可认得你！”行者道：“这一洞的妖精都认不出我来，你怎么能认出？”八戒说：“你虽变了头脸，还不曾变屁股。那屁股上两块红不是看得清楚吗？”行者随即到后面厨房中，在锅底上摸了一把，将臀部涂黑返回前边，八戒看见又笑道：“猴子去哪里混了这一会儿，弄了个黑屁股来了。”

变成小妖的行者，走到魔头前说：“大王，孙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蹉，极不老实，快把金绳磨坏了。我看用一根粗些的绳子换下来才好。”金角大王即将腰间的狮蛮带解下，递给行者。行者把假行者拴住，换下那条金绳子藏在袖内，又

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一根假幌金绳，双手送与金角大王。这样，大圣又将幌金绳弄到手了。

孙行者得了这件宝贝，急转身跳出洞外，现了原形对小妖叫道：“快进去报与你魔头，就说者行孙来了。”金角大王听见报告，大惊道：“拿住孙行者，怎么又来了个者行孙？”银角大王说：“哥哥，不用怕他，宝贝都在我手里，等我出去用葫芦把他装进来。”

银角大王拿了葫芦走出洞外，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行者说：“我是孙行者的兄弟，听说你拿了我家兄，我是来报仇的。”银角大王说：“你兄弟是我拿了，你既然来了，必然索战。我也不与你交兵，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行者道：“你叫千声，我就答应你万声，有什么怕的！”只见那魔头拿了宝贝，跳在空中，把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声：“者行孙！”行者想：我真名叫孙行者，起的鬼名叫者行孙，真名字一答应就装进去了，鬼名字不会装进去的，于是就答应了一声，谁知那宝贝哪管什么名字真假，只要应声，就装进去了。孙行者被装进红葫芦，里面乌黑，他想起两个小妖曾告诉过他，装在里面只消一时三刻，就会化为脓了。又想，俺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炼了四十九日，炼成个金子心肝，银子肺腑，铜头铁背，火眼金睛，哪会一时三刻就化了呢！想到这里，他胆子大了起来。

银角大王进了洞说：“哥哥，者行孙被我装进葫芦里了。”金角大王欢喜道：“贤弟请坐，不要动，只等摇得响，再揭帖儿。”行者听了说：“我这样一个身子，怎么能摇得响？只有化成稀汁才能摇响，不如我撒泡尿，他若摇得响时，一定会揭开盖子，我乘机走他娘！”大圣作好了准备，两魔头只顾喝酒不摇。大圣只好在里面叫：“娘啊，连腰藏骨都化了！”

金角大王说：“化至腰时，差不多快化尽了，揭开帖儿看看罢。”大圣赶快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半截身子，在葫芦底上，真身却变成一只小虫子，趴在葫芦口边。二魔头揭起帖子看时，大圣已经飞出，打个滚，又变成倚海龙，站在旁边。那魔头向葫芦里看了看，见还剩半截身子，忙说：“盖上，还没全化完哩！”大圣在旁暗笑道：“老孙已在此矣！”

金角大王拿起酒壶，满满地斟了一杯酒，双手递给银角大王道：“贤弟，你拿住唐僧、八戒、沙僧，又索了孙行者，装了者行孙，这么大的功劳，该向你敬酒！”银角大王见哥哥如此恭敬，怎敢不接杯，便将葫芦递给倚海龙，双手去接杯，他哪里知道倚海龙是孙行者变的。行者忙把葫芦藏入袖中，拔根毫毛变了个假葫芦捧在手中。那魔头只顾互相敬酒。喝完酒，把“宝贝”拿在手中。孙行者得了宝贝，心中暗喜道：“毕竟这葫芦还姓孙啊！”他拿上宝贝撤身走出洞外，誓与两魔头比个高低。

第二十三章 行者孙持宝降妖魔

孙行者走出洞外，心想：“那魔头苦心拿我如同水中捞月；而我要擒他，犹如火上弄冰。但我还是要想办法降住此魔，不然怎能救出师父和八戒、沙僧？”想到这里，他现了本相，高声叫道：“妖怪开门！”小妖问：“你是何人，敢来此叫喊？”行者道：“快向你的老魔头报告，行者孙来也。”那小妖进去报告后，金角大王对银角大王说：“贤弟不好了，惹得他一窝猴都来了！幌金绳拴着孙行者，红葫芦里装着者行孙，怎么又来了个行者孙？想必是他的兄弟都来了。”银角大王说：“兄长放心，我这葫芦里能装下一千人，我才装了者行孙一个，又怕什么行者孙！等我出去看看，一起装来。”金角大王吩咐：“兄弟小心！”

银角大王拿着个假葫芦，还像上一次那样，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出洞门，高声呼叫：“你是哪里人氏，敢在此乱喊乱叫？”行者说：“你不认得我？我家居花果山，祖籍水帘洞。只因闹天宫，多时罢竞争。如今幸脱灾，弃道从僧用。秉教上雷音，求经归觉正。相逢野泼魔，却把神通弄。还我大唐僧，上西参佛圣。两家都休战，各守平安境。休惹老孙急，伤残狗性命！”银角大王说：“你过来，我不和你打，我只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行者笑道：“你叫我，我答应了，我要叫你，你敢答应吗？”银角大王问：“我叫你，是因为我有个宝贝葫芦，可以装人；你叫我，却有何物？”行者说：“我也有个葫芦。”

银角大王看见行者从袖中取出的葫芦竟同自己的一模一样，就是一根藤上结的也有个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呀！便问：“行者孙，你的葫芦是从哪里来的？”行者不知道来历，于是反问：“你的葫芦是从哪里来的？”那魔说：“我这葫芦是混沌初分，天开地辟，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补到乾宫央地，见一座昆仑山脚下有一缕仙藤，上结着这个紫金红葫芦，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者。”行者听了说：“我的葫芦，也是从那里来的。自清浊初开，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太上道祖解化女娲，补完天缺，行至昆仑山下，有根仙藤，藤上结有两个葫芦。我这一个是公的，你那一个是母的。”银角大王说：“不管公的母的，只要能装人，就是好宝贝。”行者说：“说得对，我就让你先装。”那怪甚喜，急跳到空中，拿着葫芦叫了一声“行者孙”，大圣连着答应了八九声，也没被装进去。那怪从空中下来，跌脚捶胸地说：“天哪，难道世道变了，母的见到公的，就不敢装了！”行者笑道：“该我叫你了。”他急纵身跳到空中，叫了声“银角大王”，那怪只得应了一声，一下就被装在里面，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救”的帖子，心中暗喜道：我的儿，你今日也来试试新了！

小妖们看见行者孙把银角大王装进去了，急忙报告金角大王，吓得他魂飞魄散，骨软筋麻，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满洞群妖，一齐痛哭不止。

猪八戒吊在梁上，听得他一家子齐哭，忍不住说：“妖精，你们且别哭，等老猪讲给你们听。先来的孙行者，次来的者行孙，后来的行者孙，反来复去的三个字，都是我师兄孙悟空一个人，他会七十二变化，是他盗了你的宝贝，装了银角大王。银角大王已经死了，你们不必再哭，快点儿刷净铜灶，

做些好吃的，请我师徒下来，不然将有更大的祸事临头！”金角大王听了，心中大怒道：“都说猪八戒老实，原来最不老实！他倒取笑于我。把猪八戒给我解下来，蒸得稀烂，等我吃饱了，再去拿孙行者报仇。”一个小妖说：“大王，这猪八戒皮厚，不好蒸。”另一小妖出主意道：“先将他的皮剥下来就好蒸了。”八戒慌了，忙说：“不要剥皮，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一蒸就烂。”正说间，只见一小妖又来报：“行者孙又骂上门来了！”金角大王拿着七星剑和芭蕉扇，领三百小妖迎战行者。金角大王和孙行者斗了二十回合不分胜负。孙行者使个法，拔了一把毫毛，嚼碎喷出，叫了一声“变！”一根根都变成行者。你看他们，长的使棒，短的抡拳，满山遍野都成了孙行者。

金角大王慌了，忙取出芭蕉扇，扇了一扇子，只见火光焰焰烈火飞腾。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炉中火，也不是山头火，也不是灶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点灵光火。这芭蕉扇也不是凡间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开辟混沌以来产成的珍宝之物。这扇扇起的神火，直烧得石烂溪干遍地红。大圣一看不好，忙收了毫毛，钻进洞里。

大圣到洞里后要解师父，忽见一道金光。仔细看时，原来是净瓶发出的光。行者忙把净瓶藏在袖内，往洞外走。才出洞门，就见金角大王提着宝剑拿着扇子，从南而来。孙行者回避不及，被那魔头劈头就砍。大圣急纵筋斗云，跳在空中无影无踪。

金角大王返回洞内见一派狼藉，静悄悄，悲切切，独自坐在洞中，伏在那石案之上，将宝剑斜倚案边，把扇子插在肩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闷上心来瞌睡多。

孙行者一心想救师父，又来洞口打探，见洞门开着，便悄悄地潜入里面。只见金角大王呼呼睡着，芭蕉扇就在他脑后，行者轻走上前去拔了扇子，急回头，“呼”地一下跑了出去。金角大王被惊醒，拿七星剑来赶。那行者早已跳出洞，将扇子藏在腰间，双手抡开金箍棒，与那魔头厮杀。他两个战了三四十合，金角大王毕竟不是孙行者的对手，终于败下阵来，于是急匆匆投奔压龙洞去。

这孙大圣又返莲花洞，解开唐僧与八戒、沙僧。他三人脱了灾难，谢了行者，又问：“妖魔哪里去了？”行者说：“银角大王已被装在葫芦里，想必已经化了。金角大王战败，往压龙山去了。其他小妖大部分被俺老孙杀绝。”唐僧说：“徒弟啊，多亏你受了辛苦！”师徒们欢欢喜喜，将洞中的米面蔬菜寻出，饱餐一顿，安寝洞中，一夜无话。

却说金角大王投奔压龙山，会见了大小女妖，告诉她们，老母亲被打死，兄弟被装进葫芦，五件宝贝被骗走四件，众怪听了一齐大哭。金角大王说：“你们先别哭，我身边还有七星宝剑，请外婆家亲戚帮忙定要拿孙行者报仇。”正说着，门外小妖报告：“大王，山后老舅爷率兵卒来了。”金角大王躬身出外迎接。原来，那老舅爷是他母亲之弟，名唤狐阿七大王，因听说姐姐被孙行者打死，外甥失宝，特来助战。二人见面抱头痛哭，两班人马合为一起，奔莲花洞而来。

孙行者叫沙僧准备早斋，吃了好上路，忽听得洞外有风声。走出洞看，乃是一群妖兵，自西南方向杀来。行者大惊，急唤八戒：“兄弟，妖精又请来救兵。”唐僧惊恐失色道：“徒弟，这可如何是好？”行者说：“师父放心，我拿得来的几样宝贝对付他！”行者将葫芦、净瓶系在腰里，金绳藏在袖内，芭蕉扇插在肩后，双手抡着铁棒，叫沙僧保护师父，让八戒

一起出洞迎敌。只见阿七大王高声骂道：“我把你这个大胆的猴头，怎敢如此欺人，偷了宝贝，伤了眷族，杀了神兵，又敢占洞，还不赶快引颈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骂道：“你这伙作死的妖精，还不识你孙外公的手段！不要走，吃俺一棒！”那怪侧身闪过，手持方天戟劈面相迎。两个在山头一来一往，战了三四回合，阿七力软，败阵回走。行者赶来，却被金角大王接住，又斗了三个回合，只见阿七又反转过来助战。这边八戒看见，急拿耙子挡住。一个打一个，战了多时，不分胜负。那金角大王大喝一声，众妖兵一齐围上来。

唐僧在莲花洞内听见外边杀声震天，叫沙僧出去看胜败如何。沙僧举杖出来，大喝一声，打退群妖。阿七见势于己不利，回头就走，被猪八戒追上，照背后就是一耙子，打得阿七九点鲜血往外冒，剥开他衣服一看，原来是个狐狸精。

金角大王见八戒打死他老舅，丢下行李，提宝剑，就劈八戒，八戒使耙架住。正厮杀间，沙僧举杖就打，金角大王抵挡不住，纵云往南逃走。大圣见了，急纵云在空中，解下净瓶，照定老魔叫了声：“金角大王！”那怪误认为是自家人喊，就应了一声，“飕”的被装了进去，行者贴上帖子，那七星剑也归了行者。八戒问：“哥哥，这七星宝剑你得到了，那妖怪何在？”行者笑着说：“他已经被我装进净瓶里了。”沙僧和八戒听了都十分欢喜。

他三人得胜返洞，与唐僧报喜道：“山已净，妖已除，请师父上马走路。”唐僧喜不自胜。

师徒吃了斋，收拾行李马匹向西行去。正走着，太上李老君拦住道：“和尚哪里去？还我宝贝。”行者一看是太上李老君，便上前施礼道：“老官儿，今日去哪儿？”那老君急升入九霄空中，叫道：“孙行者，还我宝贝。”大圣也起身到空

中说：“我不明白，你要什么宝贝？”老君说：“红葫芦是我盛丹的，净瓶是我盛水的，宝剑是我炼魔的，扇子是我扇火的，绳子是我勒袍的带子。那两个怪，一个是我看金炉的童子，一个是我看银炉的童子，只因他偷了我的宝贝，走下界来，我正找寻他们，不料他们却被你拿住，算你一功。”大圣道：“你这老官儿，放纵家属为邪，该问个管束不严的罪名。”老君说：“这不干我的事，不能错怪了人。这是观音菩萨向我借了三次，送他们在此托化成妖魔挡路，考验你们师徒有否真心去西天取经也。”行者听了，心中想：这菩萨还来这一套，活该她一世无夫！既然太上老君亲自来要，就还给他罢。

那老君从行者手中接过五件宝贝，揭开红葫芦与净瓶盖口倒出两股仙气，用手一指，仍化为金、银二童子，相随左右，直上罗天。

第二十四章 鬼王魂夜谒唐三藏

孙行者告别太上老君，落下云头，对师父说了观音菩萨借童子考验他们取经真心、老君收回宝贝之事。唐三藏称谢不已，死心塌地舍命投西。

他们师徒四人行走多时，前面又有一山阻路。唐僧在马上说：“徒弟们，前面那山气势崔巍要多提防。西天怎么这样难行？我记得离了长安，在路上春尽夏来，秋残冬至，有四五个年头了，怎么还没到达？”悟空说：“师父，早哩！早哩！还没出大门哩！”八戒道：“猴哥，你不要撒谎，人间哪会有这么大的大门？”悟空说：“兄弟，走了这么远，我们还在堂屋里转哩！”沙僧笑道：“师兄，少说大话吓我们。哪里会有这么大的堂屋？”悟空道：“若依俺老孙的看法，把这青天比作屋瓦，把日月比作窗棂，把四山五岳比作梁柱，这天地犹如一个大厅！”八戒听后说：“算了！算了！我们转些日子回去吧。”悟空道：“不要乱说，只管跟着我老孙向前去吧！”

孙大圣横担着金箍棒，领着唐僧，剖山开路一直前进。不多时，来到宝林寺。唐僧以礼乐为先，点头三五度，感叹万千声地请求在寺内借宿一夜，但是院主硬是不肯收留，还说什么：“老虎进了城，家家都闭门。虽然不咬人，日前坏了名。”唐僧道：“怎么‘日前坏了名’？我师徒坏了什么名？”院主说：“以前就来过一个和尚，在这里一住七八个年头，干出许多不公的事来。”唐僧再三请求，人家就是不让借宿。他想，这真

是“人离乡贱”，只好愁眉苦脸地出来。悟空忙问：“师父，你怎么这般愁苦，难道打你骂你啦？”唐僧说：“没有打，也不曾骂。”行者又说：“那是为什么？”唐僧说：“徒弟，他们这里不愿留我们。”行者又问：“他这里都是道士？”唐僧说：“观里才有道士，寺里只有和尚。”行者道：“要是和尚就同我们一样。常言道：‘既在佛会下，都是有缘人。’你们在这里坐一会儿，等我进去看看。”

悟空撞进寺院，对着那院主厉声叫道：“快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请老孙睡觉！”吓得这些和尚一个个失魂落魄。悟空本来想杀几个和尚，又怕师父怪他行凶。他一抬头，见门外有个石狮子，便举起金箍棒，乒乓一下，打得粉碎。那些和尚见此情景，吓得骨软筋麻，忙哀求说：“爷爷！请进，请进！”行者说：“快把你那五百多个和尚点得齐齐整整，穿上新衣服出去，列队把我唐朝来的师父迎接进来，不然小心脑袋！”和尚们忙说：“只要不打，把你师父抬进来也行呀！”只见众僧把唐僧师徒迎进寺院，烧饭的烧饭，喂马的喂马，唐僧师徒住进三间干干净净的禅堂。

不觉已夜深人静。悟空、八戒和沙和尚都睡着了。唐僧想温习小时候念的经文，就掩上禅门，铺开经本默默念经。念了一会儿，正想起身去睡，只听得门外“扑喇喇”一声响，刮进一阵狂风。唐僧便昏昏迷迷在经案上睡着了。在昏梦中，唐三藏忽听到有人叫了他一声：“师父！”唐僧抬头看到门外站着一条汉子，那人浑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泪，口里不住地叫：“师父！师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魑魅邪神，请不要害怕，你睁开眼看我一看。”唐三藏仔细一看，只见他头戴一顶冲天冠，腰束一条碧玉带，身穿一领飞龙舞凤大黄袍，足踏一双云头绣口无忧鞋，手执一柄列斗罗星白

玉珪。面如东岳长生帝，形似文昌开化君。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急躬身问道：“你是哪一朝的陛下？快请坐。”那人坐下后说道：“不瞒师父说，我家住正西，离此只有四十里远近。那里有座城池便是兴基之处，名叫乌鸡国。”三藏道：“陛下这样惊慌，为什么事情到此？”那人说：“师父啊，我这里五年前天年干旱、草子不生，民皆饥死，甚是伤情。”三藏点头叹道：“陛下，古人云‘国正天心顺’。想必是你不抚恤万民。既遭灾荒，就应开了仓库，赈济黎民；悔过前非重兴今善，赦免那些被冤枉了的人；自然天心相合，风调雨顺。”那人说：“我国的仓库已空、钱粮尽绝，文武百官停俸禄，连寡人膳食均无靠。我仿效大禹治水与万民同甘苦，如此三年，只干得河枯井涸。正在危急之时，忽然钟南山来了一个全真，他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给我国下了一阵三尺二寸的大雨，解除久旱，万民欢呼。朕便与他拜为兄弟，同寝同食相处二年。一日，朕与全真携手缓步到御花园里，走到八角琉璃井边，不知他往井里抛下些什么东西，使井中生出万道金光。他骗我到井边看什么宝贝，趁我不防，一下子把我推下井里，用石板盖住井口填上泥土，移了一株芭蕉树栽在上面。可怜我啊，已死去三年，是一个落井的冤屈之鬼呀！”

唐僧听说他是鬼，吓得毛骨悚然，便战战兢兢地问他：“陛下，你说的这些话全不合情理。既已死三年，那文武百官，三宫皇后，怎么能不寻你？”鬼王道：“师父啊，说起他的本事，世间确实罕见！他自从害了朕，便在花园内摇身一变，就变成我的模样，一点不差，于是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国土。把我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尽属了他矣。”

唐三藏道：“陛下，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阴司里告他，却

来我阳世间做甚？”鬼王道：“师父啊，我是一点冤魂，怎敢上你的门来？只是夜游神一阵神风，把我吹到你这里来。他告诉我，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是齐天大圣，有斩怪降魔之功。今来志心拜恳，千乞到我国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三藏道：“我的大徒弟干别的事不一定行，要说除妖怪，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恐怕理上不通。”鬼王道：“怎么理上不通？”三藏说：“那怪既然神通广大，变得与你一模一样，满朝文武，一个个言听计从；三宫妃嫔，一个个情投意合，我的大徒弟虽有本事，决不敢轻动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说我欺邦灭国，问一个大逆不道之罪却不坏了大事。”

鬼王说：“我有一个太子，是我亲生的骨肉，自从那妖怪变成我的模样，就不准他们母子相见，生怕他们论长道短之中走了消息。明日太子领三千人马，驾鹰犬出城打猎，我这里有件东西给你留下。只要你把对我说的话讲给他听，再将这件东西拿出来给他看。我太子定会见物思人，此仇必报。”唐三藏问：“是何物件？”鬼王把手中执的金厢白玉珪放下说：“此物就可以为证。全真自从变成我的模样，只是少变了这件宝贝。他在宫中，只说此物件被求雨的那个全真拐走了。”三藏道：“也好，就将此物留下，叫我徒弟处置吧。”鬼王说：“我央求夜游神再吹一阵风，把我送进皇宫内院，托一梦与那正宫皇后，叫他母子合意与你师徒同心。”三藏点头应承道：“你去吧。”

鬼王叩头拜别，三藏举步相送，不知怎么蹬了脚跌了一个筋斗，把三藏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慌得他连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来说：“什么‘土地土地’？”唐三藏道：“徒弟们，我刚才伏在案上做了一个怪梦。”悟空说：“师父，梦从想中来，心多梦多。恐怕是想得太多了，就做了些怪梦。”

唐三藏便把他梦中的所见从头到尾给三个徒弟说了一遍。”

行者听了笑道：“这分明是那个妖怪，在乌鸡国篡过王位。他托梦与你，是给老孙一场生意。”八戒说：“师父不要胡思乱想，做个梦便罢了，怎么只管当真？”沙和尚说：“‘不管真不真，须防仁不仁’。我们打起火，开了门看看便知。”行者开了门，果然见星月光中，阶檐上，真的放着一柄金厢白玉珪。既有此物，师徒都相信鬼王托梦是真了。

悟空道：“明日拿妖全包在老孙身上，只是要委屈师父一下，明天你要顶缸、受气、遭瘟。”唐三藏问：“这是何讲？”悟空说：“先不用讲，我给你看两件东西。”好大圣，拔了一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叫声“变”，就变了个红金漆匣子，他把白玉珪放在匣子里，请唐僧把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明时，穿上袈裟，去正殿坐着念经，由他去城内察看情况，引太子来见师父。悟空又说：“太子来到时，我先报知，你把那匣盖儿开一条缝，等我变成二寸长的一个小和尚，钻进匣子里，你连我捧在手中。那太子进了寺来，不管他怎样下拜，你不要理睬他。他见你不动身，一定令人拿你。师父别怕，随他拿，打也由他，绑也由他，杀也由他。”唐僧忙说：“呀，他的军令大，真的杀了我，这可怎么好？”悟空道：“放心，有我哩。若到那紧要处，我自然保护你。他要问你，你说是大唐西天取经的和尚。他问‘有什么宝贝？’你就把袈裟对他说一遍，并说‘这袈裟才是三等宝贝，还有头等、二等的好宝贝哩。’他要问，你就说这匣子内有件宝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过去和未来之事。这时把俺老孙放出来。我便把你梦中的话告诉太子，他要是信，就去拿了那妖魔，一则与他父王报仇，二来咱们也留个好名声；他若不信，再将白玉珪拿出来给他看，只怕他年幼还不认得哩。”

唐僧听了悟空的计划，高兴地说：“此计绝妙！但说这宝贝，一个叫袈裟，一个叫白玉珪，你变的这宝贝叫什么名字呢？”悟空说：“就叫做‘立帝货’吧。”唐僧记在心上。

不多时，东方发白。悟空安排妥当跳到空中，看见那城上空怪雾愁云漠漠，妖风怨气纷纷，不觉叹道：“若是真王登宝座，自有祥光五色云；只因妖怪侵龙位，腾腾黑气锁金门。”悟空正在感叹，忽见一群人马出城狩猎。他暗自喜道：“这一定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逗一逗他。”悟空使法变成一只白兔，只在太子的马前乱跑，太子看见一只兔子，正合欢心，拽满弓一箭射中兔子。原来是大圣故意叫他射中的，那太子见射中兔子，独自骑马追赶。谁知马行得快，“兔子”更快；马行得慢，“兔子”便跑得慢，只和他保持一定距离，直把太子哄到宝林寺门前，悟空才现了本身。兔子自然也就不见了，只见一枝箭插在门上。悟空忙进去告诉唐僧：“师父，太子来了！”他说完变成一个二寸长的小和尚儿钻在红匣之内。

皇太子赶到山门前，不见了白兔，只见门上插一枝箭，于是大惊失色。三千人马随即赶到。寺里的和尚见皇太子来临，都来叩头迎接。唯独唐僧坐在那里不动，毫不理睬。太子大怒道：“这个和尚如此无礼，来人，拿下！”两边校尉一齐下手，把唐僧抓将下来。

那太子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何无礼？”唐三藏道：“贫僧乃东土大唐上西天取经的和尚。”太子说：“你那东土虽是中原，其穷无比，有什么宝贝你说给我听听。”三藏说：“我身上穿的这袈裟就是一件宝贝，还有比这更高贵的宝贝哩！”太子说：“你那衣服半边遮身，半边露臂，还敢称宝贝！”三藏道：“我这袈裟虽不能遮全身，但有几句诗，我念给你听：‘佛衣偏袒不须论，内隐真如脱世尘。万线千针成正果，九珠

八宝合元神。仙娥圣女恭修制，遗赐禅僧静垢身。——见驾不迎犹可谅，你的父王冤仇未报枉为人。”太子听了大怒道：“这和尚胡说，我有什么父冤要报？你说给我听听。”三藏合掌问道：“殿下，为人生在天地之间，能有几恩？”太子说：“有四恩。”三藏问：“哪四恩？”太子说：“感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三藏笑着说：“典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盖载，日月照临，国王水土，哪得个父母养育来？”太子道：“人不得父母养育，身从何来？”三藏说：“殿下，恕贫僧不知，但这红匣子里有一件宝贝叫做‘立帝货’，他能知一千五百年过去和未来之事，你便可知无父母养育之恩。”

太子要唐僧拿出来看看。三藏扯开匣盖儿，悟空跳了出来。太子说：“这么一个星星点点的小人能知道什么事？”悟空听见他嫌自己小，就使了个神通，把腰一伸，就长了三尺四五寸。众军士吃惊道：“要这么长，用不了几天，就撑破天了。”太子问：“立帝货，这老和尚说你能知过去和未来的吉凶，果真是这样吗？”悟空道：“我只凭三寸不烂之舌万事尽知。殿下且莫忙，等我说给你听。你本是乌鸡国王的太子。五年前，年景荒旱万民遭殃，你家皇帝亲率臣子向天祈祷。正无点雨之时，钟南山来了一个道士，他会呼风唤雨，点石为金。你君王与他结为兄弟。这桩事有没有？”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说说。”悟空道：“后三年不见了全真，称皇帝的却是谁？”太子说：“果真有个全真，与我父王结拜为兄弟。三年前在花园玩景，被他一阵神风，把父王手中的白玉珪摄回钟南山去了，他人也不见了。至今父王还在想他。做皇帝的不是我父王还能是谁？”

悟空听了大笑不止。太子再问他只是大笑。太子怒道：

“为何只是傻笑？”悟空说：“下面还有许多话，只是左右人多不便说出。”太子令军士退出。悟空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风去的是你的生身之父，现在当皇帝的是那个妖魔全真。”太子说：“你胡言乱语，自全真去后，我乌鸡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照你这么说，皇帝不是我父王了吗？”悟空见太子不信，只好将白玉珪捧给太子看了。

太子见了道：“好个和尚，你五年前本是个全真，来骗了我家的宝贝，如今又装成和尚来进献，来人，拿下！”悟空上前拦住太子说：“莫嚷，走漏了风声，岂不坏了大事。我告诉你吧，我不叫立帝货，叫孙悟空，孙行者、孙大圣都是我。我保师父西天取经昨天到此，你父王托梦给我师父，请我降妖。我在空中看了，现在的皇帝果然是个妖精。我正要动手拿他，正好见你出城打猎，你射中的白兔就是俺老孙。老孙把你引到寺中见我师父，说出原由句句是真。你既然认出白玉珪，怎么不念养育之恩，替父报仇？”太子听了，暗自伤神道：“若不信此言，他说得却很真实；若信此言，在殿上看见的明明是我的父王。”这真是进退两难心问口，三思忍耐口问心。悟空见他疑惑不定，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请你回去问问你的母亲，看她夫妻恩爱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问，便可知真假了。”那太子听罢说：“对呀，待我回去问问母亲。”按照悟空的计策，太子单人独马悄悄进城。

第二十五章 除邪妖救活真皇帝

乌鸡国皇太子别了大圣，不多时回到城中。他悄悄来到母亲身边，叩头道：“母亲，我问你，现在即位登龙的是哪个？称孤道寡的是何人？”娘娘闻言说：“孩子，你发疯了！做皇帝的是你的父王，你问这为什么？”太子道：“万望母亲赦儿无罪我才敢问，若不赦我不敢问。”娘娘说：“我赦你无罪，快说。”太子问：“母亲，请告诉儿三年前夫妻宫里之事与后三年相比如何？”娘娘见儿问这事，紧紧把儿搂在怀中，眼中滴泪道：“三载之前温又暖，三年之后冷如冰。枕边切切将言问，他说老迈身衰事不兴。”太子听了撒手脱身，攀鞍上马。娘娘把他拉住说：“孩儿，你有什么事，说给我再走。”太子便把出城打猎，遇见唐僧和孙悟空，父王托梦，全真害死父王侵了龙位之事说了一遍。娘娘听了说：“儿呀，我四更时分也做了一梦，梦见你父王水淋淋地站在我跟前说他死了，鬼魂儿拜请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前身。我正在疑惑，你来同此话，又将白玉珪宝贝拿出。你快请那圣僧降妖，报你父王养育之恩。”

太子离了母亲，急忙返到唐僧跟前，双膝下跪道：“师父，我来了。”随将母亲之话复述一遍。悟空要太子先返回城内装作没事。约定明天开始降妖，辨明邪正。悟空又弄神通，与太子弄了千余只野味，以遮假皇帝的耳目。太子听计领众返城。

宝林寺的和尚见太子与唐僧师徒关系如此亲密，于是对唐僧四人更加恭敬。这晚一更时分，悟空心中有事睡不着。他爬起来到唐僧床前说：“师父，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唐僧问：“什么事？”悟空说：“我白天与太子争口，说我的手段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拿那妖精如同囊中取物一般。但细想了想，并没那么容易，有些难哩。”唐僧说：“你说难，便就不拿了罢。”悟空道：“拿是要拿的，只是理上不顺！”唐僧问：“你这猴头乱说，拿妖精怎么理上不顺了？”悟空说：“你老人家只知道念经，你哪里知道萧何的法律。常言道：‘拿贼拿赃。’那怪已当了三年皇帝，又不曾露出马脚走了风声。他与三宫后妃同眠，又和两班文武共乐，我老孙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给他定个罪名。”唐僧问：“怎么不好给他定罪名？”悟空说：“他就是个没嘴的葫芦也与你滚上几滚。他要说：‘我是乌鸡国国王，有什么逆天之事你来拿我？’他若强辩，如何是好？”唐僧听了觉着也有道理，便问悟空有什么办法。

悟空笑着说：“老孙的计已有了，只是你老人家对八戒有些偏向，总护他的短。”唐僧道：“我怎么向着他？”悟空说：“你要是不向着他，你同沙僧在这里，让八戒与我老孙趁此时先入乌鸡国城中，寻着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真皇帝的尸首捞出来，放在我们包袱里。明日进城，我见了那假皇帝就打。他要证据，就拿出尸骨与他看，然后叫太子上来哭父，皇后出来认夫，文武百官见主。这就有了证据。”唐僧听了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悟空笑道：“怎么样？我说你护短你就是护短，你怎么知道他不肯去？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不要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叫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就叫他跟你去吧！”

悟空来到八戒床边叫了几声八戒，那呆子只管打呼噜，哪里叫得醒。悟空便揪他的长耳朵，抓他的鬃。总算把他叫醒了。悟空告诉他有一桩买卖两人一起去做。八戒一听说去弄宝贝，便愿意去。只是提出宝贝弄到手后得给他。悟空说：“老孙只要图名，哪里图什么利，宝贝全给你。”呆子一听满心欢喜，穿上衣服和悟空就走。这真是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二人直奔那城。

不多时，悟空、八戒已来到御花园内。找到那株芭蕉树。悟空要八戒动手，说宝贝就在芭蕉树下埋着。那呆子双手举耙，把个芭蕉树弄倒，然后用嘴一拱，拱了三四尺深，见有一块石板盖住。呆子高兴地说：“哥哥，运气来了，真有宝贝，这石块下面的宝贝，不知是坛儿盛着，还是柜儿装着哩。”悟空要他掀起来看看。呆子果然用嘴拱开石板，只见霞光灼灼，白气明明。八戒以为这是宝贝放的光，马上就要下井去捞，只是没有绳子，下不去。悟空便把金箍棒拿出来，两头一扯，叫了声“长！”金箍棒长到足有七八丈长，八戒顺着金箍棒下到井里。那井深得很啊，八戒打个猛子钻入水中，忽睁眼见有一座牌楼，上有“水晶宫”三字，原来这是井龙王的水晶宫。

昨夜夜游神已告知井龙王，有人来取乌鸡国皇帝的魂灵去拜见唐僧，请齐天大圣降妖。八戒一下到井底，井龙王就猜到是天蓬元帅到了，忙整衣冠，领众水族出门相迎：“天蓬元帅，请里面坐。”八戒欢喜道：“原来还是个故知。”那呆子不管好歹，进入水晶宫里便要把宝贝拿出来看看。井龙王道：“是有一件宝贝，只是拿不出来，请元帅亲自看看，如何？”八戒说：“妙！妙！妙！”

井龙王前面走，呆子跟在后面，转过了水晶宫殿，只见

廊下躺着一具尸首。井龙王说：“元帅，这就是宝贝！”八戒上前一看，原来是个死皇帝，哪里是什么宝贝？井龙王说：“元帅原来不知，这本是乌鸡国皇帝的尸首。自到井中，我用定颜珠将其定住，使他不腐烂。你要是将他背出去，见了齐天大圣，若能把他起死回生，莫说宝贝，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呀。”只见八戒背着个死皇帝从井中上来，同悟空返回师父住的宝林寺内。八戒在路上想：这猴子捉弄了我，说是找宝贝，原来让我背死人，我撺唆师父说他能把这死人治活，若医不活，就叫师父念紧箍咒，把这猴子的脑浆勒出来我才称心！

八戒一见唐僧就说：“师父，行者的外公叫我老猪背来了。”唐僧、沙僧一看，那皇帝容颜未改，似活的一般。三藏哭了起来。八戒说：“师父，他又不是你的家父，哭他怎的？”三藏道：“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怎么这般心硬？”八戒说：“不是心硬，师兄对我说，他能医活，要是医不活，我也不背他来了。”唐僧就要悟空救这皇帝一命。悟空说：“师父，你怎么信这呆子的乱谈，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尽七七日，受满了阳间罪过就转生去了。如今已死三年，如何能救活！”八戒忙说：“师父，你不要被他骗了。你只要念念紧箍咒儿，他一定能还你一个活人。”唐僧轻信猪八戒的话，真的就念起咒来，疼得猴王在地上打滚。悟空骂道：“你这呆子，撺唆师父咒我！”八戒笑道：“你只知道捉弄我，难道我就不能捉弄捉弄你！”悟空见已到如此境地，只好说：“我如今一筋斗云撞入南天门里，直去三十三天之上，向太上老君求一粒‘九转还魂丹’来救活他罢。”唐僧听了十分高兴，就要行者快去。行者说：“我走后，要有一个人跪在尸首前哭，不然难以救活。”呆子一听，就知道行者是要让他哭哩。行者说：

“你不哭，我也医不活。”八戒道：“哥哥，你快去吧，我哭还不行。”行者得寸进尺地说：“哭有几样：若是干喊，谓之嚎；挤出些眼泪来，谓之啕。又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有心肠，才算嚎啕痛哭啊！”八戒道：“我就哭个样儿你看看。”只见他眼泪汪汪，一边哭一边絮絮叨叨，真像死了亲人一般。行者说：“就这样哭，不准停。要停，我定打你。”说完，一个筋斗云来到太上老君的离恨天兜率宫中。老君将“还魂丹”给了悟空一粒，他随即返回宝林寺中。

唐僧、八戒和沙僧见悟空返回来了，忙问：“有无丹药？”悟空说有还魂丹，并将此丹放入皇帝口中，吹了一口清气。不一会儿，皇帝就起死回生，双膝跪地对师父说：“记得昨晚鬼魂拜谒，怎知道今朝天晓返阳神！”三藏慌忙搀起他道：“陛下，不干我事，你谢我徒弟吧。”行者笑道：“师父说哪里话？常言道：‘家无二主’，你受他一拜也不亏。”三藏过意不去，搀起皇帝同入禅堂。皇帝又与行者、八戒、沙僧拜见了。

次日，皇帝扮做挑夫、八戒挑担跟在唐僧、悟空后边进城。只见悟空在朝门外大喊：“我们是东土大唐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今到此倒换关文。”那假皇帝听外面人来报，即令传宣。唐僧等人进到殿内，那魔王问新收的挑夫的来历。悟空替他答道：“供罪行童年且迈，痴聋瘖哑家私坏。祖居原是此间人，五载之前遭破败。天无雨，民干坏，君王黎庶都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万里全无云叆叇。百姓饥荒若倒悬，钟南忽降全真怪。呼风唤雨显神通，然后暗将他命害。推下花园水井中，阴侵龙位人难解。幸吾来，功果大，起死回生无挂碍。情愿皈依作行童，与僧同去朝西界。假变君主是道人，道人转是真王代。”那魔怪在金銮殿上听了悟空的这排子话，吓得他心头撞小鹿、面上起红云，抽身就走，悟空紧追不舍。

在空中，行者喝道：“那怪物，哪里逃，老孙来也！”那妖魔高叫道：“孙行者，我占别人的帝位，与你何干，你怎么来打抱不平，泄露我的机密！”行者哈哈笑道：“你这大胆的东西，皇帝是你做的？你既知我是老孙，就该远走，吃俺老孙一棒。”那魔侧身躲过，拿宝刀相还。两个一场好杀。战经数合，那魔抵不过悟空，急回头从归路跳入城里，混在两班文武丛中，摇身一变，变成与唐僧一样的人。大圣赶上举棒就打，那怪道：“徒弟，别打，是我！”悟空又打另一个唐僧，却又听道：“徒弟，别打，是我！”一模一样的两个唐僧，实难辨认。连八戒、沙僧也被弄糊涂了。

呆子并不呆，粗中还有细。他与悟空出了个识破假唐僧的主意，只是要猴哥受些苦罢了！八戒说：“哥哥，我叫师父念念紧箍咒儿，会念的，就是真师父，不会念的就是妖怪。”悟空只好忍痛答应了。

那妖魔怎会念咒儿，只是瞎哼哼，悟空的头一点不疼。八戒举耙就打。那妖纵身跳起，踏着云头便走。八戒驾云赶上。沙僧也跟了上去。孙大圣跳得更高，三个和尚围着一个妖魔。这时，只见东北方向飘来一朵彩云，云中传出喊声：“孙悟空，休下手！”行者回头一看，原来是文殊菩萨。悟空急收棒，上前施礼道：“菩萨，哪里去？”文殊道：“我来替你收这个妖怪。”文殊菩萨从袖中取出照妖镜，照出了那怪的原身，他原来是文殊菩萨的一只狮猁王。

文殊菩萨告诉悟空，当初这乌鸡国国王好善斋僧，佛派菩萨来劝他归西。因不便原身相见，扮做一个凡僧，向他化些斋供。被我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捆了起来，送到御水河中，浸了我三天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报告了如来佛。如来佛便将此怪派到此地推他下井，浸

泡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

悟空说：“你的私仇虽报了，但那怪这些年不知害了多少人呢？”菩萨道：“他不曾害人，自他到乌鸡国后，这三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行者说：“虽然如此，但那三宫娘娘与他同眠同起，还不叫做害人？”菩萨说：“他是个阉割了的狮子。”八戒走近前摸了一把，笑道：“原来这妖精真的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担其名’了！”行者说：“既如此，就请菩萨收了去罢。”那妖魔现了原身，同文殊菩萨转回五台山上去了。悟空、八戒、沙僧返回乌鸡国殿上，把文殊菩萨的话，复述一遍。

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无君。”那皇帝请唐僧做皇帝，唐僧哪里肯当。又请悟空做。悟空说：“不瞒列位，老孙要做皇帝，天下万国五洲的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们做和尚惯了，不愿做那皇帝。若做了皇帝，就要留一头长发，黄昏不睡，五鼓不眠；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我们怎能弄惯这一套？我看你还是做你的皇帝，我们还当我们的和尚。”那国王苦让不过，只得上了宝殿，做了皇帝。

唐僧师徒不肯久停，当下辞王投西。那国王摆整朝銮驾，请唐僧上坐，着两班文武引导，他与三宫妃后并太子一家子送出城廓，挥泪相别。

第二十六章 孙大圣大战红孩儿

唐僧师徒离了乌鸡国，夜住晓行将近半月有余。忽然又看见前面有座高山。唐僧道：“徒弟，你们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岭，必须好好提防，说不定又会有妖怪来侵我也。”行者笑道：“师父只管走路别再多心，老孙自有防护。”唐僧听了宽心，加鞭策马直到山前。

他们师徒们正在观看山景，忽见山凹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空中，结聚成一团火气。行者大惊，忙把师父推下马来，说：“妖怪来了，不要向前走了！”三个徒弟把唐僧围在中间。

这红光真是个妖精。他数年前听人说，唐僧西天取经要从这里经过。如果能吃他的一块肉，可延生长寿与天地同休。他天天在山间等候，今日终于等到了。这妖精看见三个徒弟把唐僧围在中间，就猜到他们中间一定有个有眼力的认出他来了。那妖精想了一会儿，计上心来，自言自语道：“若要力取不能靠近，以善迷他定能到手。我哄得他心中迷惑，待我在善内生机，断然拿了。我先下去逗一逗他。”

那妖精散了红光落下云头，去那山坡里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七岁的顽童。赤条条的身上无衣；用麻绳捆了手足，高吊在一株松树梢头，口口声声叫喊：“救人！救人！”

却说孙大圣见红云散尽，火气全无，便请师父上马走路。唐僧问：“你说有妖怪，怎么又敢走了？”大圣说：“刚才那片

红云，确是妖精，这一会儿红云散去，想必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伤人。”八戒插嘴说：“师兄说话最巧，妖精就是妖精，还分什么常住的过路的。”

唐僧听了，也似信非信，只得攀鞍上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走时，只听得有“救人！救人！”的声音。唐僧说：“这半山中，是哪里有人叫？”大圣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别管什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山里，就是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说：“我不是说抬轿子的轿，而是叫唤的叫。”大圣笑道：“我是故意逗你哩，咱们别管闲事只管走路。”走了一里来路又听见“救人！”之声。唐僧又想发慈悲了。大圣说：“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之心收起来吧，等过了这座山，再发慈悲不迟。”唐僧只得依他又加鞭向前。

唐僧师徒又向前走了一程，再一次听见“救人”之声。唐僧抬头看时，原来是个小男孩赤条条的被吊在树上。他便上前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事被吊在这里？说给我听我好救你。”那妖精见他发问，越发弄起虚头，眼中含泪叫道：“师父呀，山西边有一条枯松洞，洞那边有一村庄。我就是那里的人家。我祖父姓红，因广积金银，家私百万，混名唤做红百万。我父亲唤做红十万。近有一伙强盗谋财害命，杀死我父，抢走我母，把我吊在这里，我在此已吊了三天三夜，没碰见一个过路人，今天遇见师父，万望救我一命。”唐僧就让八戒救他下来。行者早已识破他的面目，可师父哪里肯听他劝告，硬要悟空背着这妖精走路。

孙大圣背着妖精，心中埋怨唐僧，一边走一边想，倒不如杀了他算了。悟空的这个想法，妖精已经猜到了。妖精跳到半空中弄了一阵旋风，飞沙走石刮得唐僧马上难存，八戒不敢仰视，沙僧低头掩面。孙大圣情知是妖精弄风，急来到

师父处，唐僧已被妖精卷得无影无踪。

行者说：“兄弟们，我看咱们就此散了吧，我老孙火眼金睛，认得好歹，刚才这风就是吊在树上的那个孩子弄的。我认出他是个妖精。可是师父不听，非说是好人家的儿女，还让我背着他走。现在师父被妖精抓走了，都怪他每每不听我的话，弄得人心灰意懒，不如散了算啦！”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奔前程，那去西天的路无穷无尽，何时能走到！”其实，悟空不过是说些气话而已，他哪里能不保唐僧去西天取经！

悟空、八戒、沙僧又行了五六十里，四处寻找不见师父的踪影。悟空心中焦急，将身一纵跳上山头，喝一声“变！”变作三头六臂，似大闹天宫时的样子。他又将金箍棒晃了一晃，变成三根，劈哩啪啦地往东打一路，往西打一路，两边不住地乱打一气，打出一伙穷神来。众神见了大圣都下跪求饶。大圣问：“这山上有多少妖精？”众神答：“爷爷呀，只有一个妖精就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还要有多少妖精呀！”大圣又问：“这妖精住在山前还是山后？”众神道：“他不在山前也不在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洞里有一个魔王，他神通广大。说起他来，大圣也可能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生养的。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牛魔王叫他来镇守此山，他的乳名叫红孩儿，大号叫圣婴大王。”

大圣听了满心欢喜，喝退了众神现了本相，跳下山头对八戒、沙僧说：“兄弟们放心，师父决不会丧生。这妖精与俺老孙是亲戚。”八戒笑道：“哥哥，别说谎。你在东胜神洲，他这里是西牛贺洲，相隔万水千山，怎么会和你是亲戚？”大圣

说：“刚才听众神说，他是牛魔王的儿子，名叫红孩儿。我老孙五百年前曾与牛魔王结为兄弟，牛魔王是我的大哥。论起辈来，我还是这妖怪的老叔哩。他怎敢害我师父？”沙僧说道：“哥哥，常言道：‘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又不曾往来，他怎么会和你认亲？”大圣道：“你们不能这样看人，常言说‘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就是他不认亲也不好伤我师父。”他们三人不分昼夜向前行了百十里路，忽见一松林，林中果有一洞，洞边确有一块石板，上写着“火云洞”。悟空见洞口有一群小妖，便高声叫道：“小子们，趁早报与你家洞主知道，叫他快送出我唐僧师父来，免你一洞精灵性命！要敢说出半个‘不’字，我就掀翻了你们的山场，踢平了你们的洞府！”

那红孩儿出得洞来，高声问道：“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悟空笑道：“我的贤侄，你快把我师父交出来，不要伤了和气，失了亲情，让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孙以长欺幼不像样子。”红孩儿说：“你这猴头，我和你是什么亲戚？你竟在这里胡言乱语！”悟空说：“当年我和你爸爸牛魔王结拜兄弟时，你还不知在哪里呢！”行者把五百年前和红孩儿的父亲结拜兄弟的经过说了一遍。红孩儿不相信，举起火尖枪就向行者刺来。二人斗了二十回合，不分胜负。只见红孩儿一只手举着火尖枪站在一辆小车儿上，另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己的鼻子上捶了两拳。他又念了个咒语，口中喷出火来，鼻子里冒出浓烟，顿时火焰齐生。行者跳入火中搜寻红孩儿，只是找不见。等行者走开，红孩儿才收了火具转入洞内，闭了石门。

八戒说：“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妖精不识时务，不与你认亲，还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沙和尚说：“哥哥，这

火好生厉害，只有以水克火才能救出师父。”孙大圣听计，顷刻去东海龙王敖广处，搬来无数水兵。谁知红孩儿的火是三味真火，水不但泼不灭，反似火上浇油，越泼越旺。红孩儿见孙大圣不怕火，又使劲喷烟，大圣吃不住这烟，掉入水涧。

沙僧跳入水中翻波滚浪，将悟空抱上岸来。一看，悟空已四肢僵硬，浑身上下冷如冰。沙和尚说：“师兄，可惜了你呀，亿万年不老常生客，如今成了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别哭，这猴子是装死吓唬我们哩。他有七十二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果然，悟空口中渐渐有了气息，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师父在哪里？”沙僧说：“我的好哥哥，你生为师父，死还念念不忘师父。”悟空谢了龙王，又想其它办法治服红孩儿。

沙僧说：“当初观音菩萨吩咐，我们保护唐僧，他曾说如遇到难处，叫天天应，叫地地应。如今要想拿此妖，须请菩萨才好。”悟空因皮肉酸麻驾不起筋斗云，八戒愿意前往。谁知红孩儿已猜着了，在半路上用袋子把猪八戒装了进去，带回洞中吊在梁上。

孙大圣与沙僧正坐着，只见一阵腥风刮面而过，他就打了一个喷嚏道：“不好了，这阵风凶多吉少，想是八戒出事了。”大圣咬着牙忍着疼来到火云洞口。只见他假中又假，虚里还虚，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了个包袱；他的真身却变作一只苍蝇钻进洞里，果然看到八戒被红孩儿抓住了。红孩儿正派人去请他的父亲牛魔王来吃唐僧肉哩！

孙大圣忙飞出洞外，在离接牛魔王的小妖数十里处，摇身变成牛魔王，又拔下几根毫毛，变成几个小妖眼侍着自己。红孩儿的那些小妖见了牛魔王，忙把他接回洞里。红孩儿当面下跪，朝上叩头道：“父王，孩儿拜揖。”行者说：“孩儿免

礼！请我来有何事？”红孩儿躬身道：“孩儿昨日抓到了唐僧。常听人讲，吃他一块肉能够长生不老，特请父王同享。”行者说：“我儿，这唐僧的肉，万万吃不得。他手下有个大徒弟叫孙悟空，那猴子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曾大闹天宫，玉帝差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得他。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快把唐僧还他，不要惹那猴子！”红孩儿说：“父王说哪里话，怎么长他人志气，灭孩儿的威风。”越往下说，红孩儿越觉疑惑，他想：难道这个父王是孙大圣变的？观其形象动作都像父王，只是言语不像。他暗暗布置左右，会使刀的，刀要出鞘；会使枪的，枪要磨亮。

红孩儿又走到“牛魔王”面前问自己的生日。行者哪里知道他是哪天生的？便推辞说：“我因年老，连日有事不遂心意，把你的生日忘了。等我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红孩儿想，他连我的生日都不知道，必然是假的。只见红孩儿大喝一声，群妖齐上，往行者身上没头没脸地砍来，大圣忙用棒架住现了本相，对红孩儿说：“儿呀，你这就失礼了，哪里有儿子打老子的？”行者随即化道金光出了洞府。他见了沙僧，便把占了红孩儿便宜之事得意地说了一遍。沙僧说：“哥哥，你占这般小便宜，恐怕师父性命难保。”行者说：“不必过虑，我去请菩萨来收拾他。”沙僧道：“你不是还腰疼吗？”行者说：“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的腰不疼了，你在这里看守行李、马匹，我一顿饭的工夫就可回来。”

大圣说话间离了沙僧，纵筋斗云直投南海。悟空见了观音菩萨，说明来意。观音菩萨带着能灭三味火的净瓶跟悟空前来降妖。悟空把红孩儿引出洞外，且战且败，故意引他来到菩萨跟前。悟空正要抡起棒子打那妖怪。菩萨说：“别打，我有惩治他的办法。”只见菩萨从袖中取出一个金箍儿来说：

“这宝贝原是如来佛赐给我的。紧箍儿，先给悟空戴上了；禁箍儿，收了守山大神；这个金箍儿，未舍得给人，今见红孩儿无礼，给他罢。”只见菩萨将箍儿迎风一晃，叫声“变”，即变成五个箍儿，往红孩儿身上抛去，一个套在他头顶上，两个套在他左右手上，两个套在他左右脚上。菩萨说：“悟空，你走开些，等我念念金箍咒儿。”行者听说念咒，忙说：“菩萨，我请你来降妖，为何却要咒我？”菩萨说：“这篇咒，不是紧箍咒，是金箍咒，专咒那红孩儿的。”行者才放了心。菩萨念咒，红孩儿搓耳揉腮满地打滚。此妖被菩萨降了。悟空、沙僧救出师父和八戒。师徒走出洞来，唐僧上马，一行四人沿大路向西走去。

第二十七章 车迟国里猴王显法

唐僧师徒迎风冒雪、披星戴月行了数日。又值早春天气，师徒们在路上缓马而行观看景色，忽见前方有一城池。行者前去打听，才知道此城名叫车迟国。只因二十年前久不落雨，地绝谷苗。不论君臣黎民大小人家，家家烧香户户求雨也不顶事。正在这紧要关头，忽然天降三个大仙：一个叫虎力大仙，一个叫鹿力大仙，另一个叫羊力大仙。这三个大仙呼风唤雨，只在翻掌之间；指水为油，点石成金，犹如转身之易。因为有这等法力，所以能夺天地之造化，换星斗之玄极。只是这车迟国的国王憎恨和尚，偏爱道士。

行者把探听到的情况报告唐僧。太阳西落时，师徒们进了城在智渊寺住下。

这晚二更时分，孙大圣心中有事睡不着。他悄悄爬起来跳在空中观看，发现正南有座三清观，三个大仙正领七八百个道士吹打鼓乐，虔诚烧香。行者暗喜道：“我何不下去混在其中耍耍。”他又想，孤掌难鸣，不如回去把八戒、沙僧二弟叫起一同前去。

行者回到智渊寺，把八戒、沙僧叫醒，告诉他们车迟国有一座三清观，里边有许多供品，一个馒头就有斗那么大，新鲜果品更是无数。说得猪八戒口水流了二尺长，马上就要去吃。行者说：“兄弟，你想吃东西，不要大呼小叫地惊醒了师父。你们悄悄跟我来。”

他们来到三清观。只见大圣往地上吹了一口仙气，便起了一阵狂风，直卷进三清殿上，把灯火全吹灭。众道士心惊胆战，虎力大仙说：“徒弟们且散，明晨早起，多念几卷经文补上。”道士们走后，行者、八戒和沙僧来到殿里，八戒抓起供品就吃。行者说：“不要小家子气，咱们也变成元始天尊、灵宝道君、太上老君的模样安安稳稳地吃。”猪八戒高兴极了，爬上高台把老君像一嘴拱下去说：“老官儿，你也坐得累了，让俺老猪坐坐。”八戒变成太上老君，行者变成元始天尊，沙僧变成灵宝道君。八戒大吃特吃起来。行者道：“八戒，先别只管吃。吃东西事小，泄漏天机事大。这三个圣像都倒在地上，倘有道士来撞钟扫地，绊一个跟头，却不走漏消息？我见右手有个小门，里面有个大厕所，你把那三个泥像扛到毛坑里去吧！”那呆子一面扛，一面说：“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品，无处安宁。借你座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暂下毛坑。”说完就把三清像掷进茅坑。

他三人正吃得香时，有一个小道士进殿来找东西，被地下的果核滑了一跤。猪八戒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把小道士吓得走了三魂，忙去报告三位大仙。大仙领众道士来看，台上的三尊泥塑并无异样，只是供品都被吃了，不知何故。三位大仙想，一定是他们虔诚之心惊动了天尊。何不趁此求些圣水，喝了好长生不老。虎力大仙抬来一口大缸，鹿力大仙端一个沙盆，羊力大仙拿来一个花瓶。道士们将祈求圣水的容器放好后出去回避，行者、八戒和沙僧一人往里面撒了一泡尿。然后他们三人依旧端坐在上面道：“小仙领圣水来。”那些道士进来，见果然有了圣水，便取出小杯子盛了一些尝尝。老道士尝后说：“有些猪尿臊味，不好喝。”行者坐在上面听见这话，心想我干脆挑明了罢，索性留个名，便大叫道：“老

道，老道！你别胡思，吾将真姓说与你知。大唐僧众奉旨来西，良宵无事来到这里。吃了供品闲坐嬉闹，蒙你叩拜何以报答？你们喝的哪里是什么圣水？都是我们的一泡尿呀！”那道士听了此话一切全明白了。只见他们拦住门，一齐动手往里乱打。行者乘混乱之机左手换了沙僧，右手换了八戒，回到智渊寺悄悄睡下。

早晨，国王设朝。唐僧在三个徒弟的护卫下去见国王倒换关文。正在这时，三个大仙来对国王说：“陛下不知，这四个和尚昨天在东门打杀了我两个徒弟，放了五百囚僧，夜间偷偷进观把三清的圣像掷进毛坑，偷吃了所有供品。我等先被他蒙蔽了，原以为是天尊下临，我们想求些圣水好进与陛下延年益寿。没想到他们用尿哄骗我们。我们各喝了一口尝出尿味，正想下手捉拿，他们却溜出殿门。好在他们今日还在此间，正所谓‘冤家路窄’！”那国王听了大怒，下令斩四僧之头。

行者合掌开言：“陛下暂息雷霆之怒。我们乃是东土之人，初来乍到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里就知道他观中之事？既然他们喝了我们的尿，就该当场抓住我们。天底下同名同姓的多了，怎么就说是我们？望陛下详察。”那国王本来就是个昏头，被行者这么一说就没了主意。他正在犹豫不决之间，外面进来三四十名乡佬禀报：“万岁，今年一春无雨，恐夏季更旱，请哪位大仙爷爷下一场甘雨，善济黎民百姓。”国王道：“唐僧师徒听着，你们远来，冒犯大仙本当问罪，但如果你们敢与我的三位大仙比赛求雨，并且赢了三位大仙，朕即恕你们无罪；给你们倒换关文，放你们西去。若赛不过，就将你们杀头示众。”行者笑道：“俺小和尚也会求雨，不妨试试！”

国王听说，即命打扫坛场亲自观看。唐僧、八戒和沙僧

侍立楼下。只见虎力大仙直登祈雨坛，要和行者比赛求雨。行者拦住道：“你也不先让让我这远来之僧？也罢，你先求雨吧，这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但你必须说明白你是怎么个求法，不然咱俩的功绩如何分清？”虎力大仙说：“我这一上坛，一声令牌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雷闪齐鸣；四声响，雨下；五声响，云散雨收。”行者笑道：“妙！妙！妙！咱没见过，请了！”

大圣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成一个假行者，仍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起至半空中，将那些司风的、布云的、雷公电母、龙王都吩咐了一遍，要他们不要听虎力大仙的招呼，而要听他棍子的号令。众神都答应了。行者真身复回原处，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虎力大仙第一道令牌发出，万里无云；第二道令牌发出，雷也不鸣、电也不闪；第三道令牌发出，滴雨未下。虎力大仙急死了。但他的令牌已发完，轮到孙悟空显法了。

只见行者上了祈雨坛，将金箍棒向空中一指，那风婆婆见了，急忙放风。只听得呼呼风响，满城中揭瓦翻砖、飞砂走石。行者又将金箍棒向上一指，乌云密布，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行者又把金箍棒向上一指，雷公愤怒，电母生嗔，忽喇喇施霹雳，淅沥沥闪红绡。那沉雷护闪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倒之势，吓得那满城人户户焚香，家家烧纸。孙行者高呼：“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击死几个示众！”那雷越发震响起来。孙行者又将金箍棒向上一指，天上银河泻，街街白浪滔。神龙借此来相助，抬起长江往下浇。这场雨，自辰时一直下到午时，下得那车迟国里里外外水漫了街道。那国王忙传旨：“停雨！停雨！”行者把金箍棒往上又一指，马上雷停风息云散雨收。国王满心欢

喜，文武百官皆称赞道：“好和尚，这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国王回殿，给唐僧倒换关文，打发他们师徒西去。正在这时，三个大仙说：“陛下，且留住他的关文，让我们兄弟再与他赌一赌。比个高低！”那国王昏庸无知，毫无主见，就问：“你们和他们赌什么？”虎力大仙说：“我与唐僧比坐禅，看谁坐的时间长。”随即搬来一百张桌子，五十张作一个禅台。一人坐一禅台，谁先动谁输。

片刻间，虎力大仙和唐僧分别坐在两个禅台之上。坐了多时，不分胜负。鹿力大仙为了助他师兄一臂之力，将脑后短发拔了一根变成一只臭虫，爬在唐僧的脖子上咬住唐僧不放。唐僧疼痒难忍又不敢动手，一动就输。孙行者见此状摇身一变，变成只蜜蜂飞在唐僧头上，把臭虫弄死，又替师父挠挠痒痒。唐僧不疼不痒了继续端坐。行者想，和尚光头连虱子都安不得一个，怎么会有臭虫？一定是那大仙捣的鬼。悟空随即变成一条七寸长的蜈蚣，在虎力大仙的鼻凹子里叮了一下，那大仙立刻坐不稳了，一个筋斗栽下禅台。唐僧得胜。

国王见虎力大仙输了，下令放行唐僧。这时，鹿力大仙又说：“我要与那和尚‘隔板猜枚’。”国王问：“什么叫‘隔板猜枚’？”鹿力大仙道：“就是隔板猜物。他要是隔着板子能猜出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就放他西去。猜不着，陛下拿他问罪。”国王即传旨将一个红漆柜子抬上来，叫娘娘放一件宝物在里面，让鹿力大仙和唐僧比试，看谁猜得对。唐僧小声对悟空说：“柜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道：“师父放心，我钻进去探探。”行者变成一只小虫钻进柜里，见里面装着一套宫衣，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行者用手拿起来抖乱了，咬破舌尖一口血喷上去，变成一只破钟。他出来告诉

师父，说里面是一口破钟。

唐僧正要猜，鹿力大仙说：“我先猜，柜里装的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唐僧说：“不对，是一口破烂钟。”侍从打开柜子一看，果然里面放着一口破钟。娘娘纳闷了，国王也生气了。他大怒道：“抬柜上来，朕亲自放一物。”

那国王到御花园摘了一个大仙桃放入柜内让他们猜。悟空钻进柜里把桃子吃了，只剩下一个桃核。鹿力大仙猜道：“柜里是一个仙桃。”三藏说：“不是桃，是个桃核子。”那国王怒道：“朕亲手放的仙桃，怎么会是核子呢？”三藏说：“请打开看看便知。”柜子打开后，果然是个核子，并无桃。国王想，想必是鬼神在暗中助他们，快打发他们走罢。

虎力大仙还不服气，又对国王说：“术法只能替换得物件，替换不了人身。将这道童藏在里面，他就替换不了啦。”随即 将一个小道童装进柜里。行者又钻进柜里，把道童的头发剃掉，变成个小和尚，出来告诉了师父。猜时，虎力大仙说里边装了个小道童。三藏却说是个小和尚。打开柜一看，果然 是一个小和尚藏着木鱼念着佛钻出来了。国王和众道士目瞪口呆。国王赶紧要放唐僧师徒西行。

可是虎力大仙又节外生枝地说：“陛下，这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贫道将钟南山学的武术索性拿出来与他赌一赌罢。”国王问：“你们还有什么武艺？”虎力大仙说：“我们兄弟三人有此神通：砍下头来，还能安上；剖腹剜心，还能再生；滚油锅里，正能洗澡。”国王大惊道：“此三件都是寻死之路呀！”虎力大仙说：“正因我们有些法力才不害怕，量他们也不敢跟我们赌这三件。”那国王叫道：“东土来的和尚，我的三位大仙还要和你们赌砍头剖腹下油锅洗澡哩，敢不敢？”行者笑道：“这下买卖来了，造化！造化！”八戒说：

“哥哥，这三件都是丧命之事，怎么说是买卖来了？”行者笑道：“我的本事你还不全知道：砍下头来能说话，剁了胳膊打得人。截去腿脚会走路，剖腹还平妙绝伦。就似人家包饺子，一捻一个就圆。油锅洗澡更容易，只当温水涤垢尘。”八戒和沙僧听了哈哈大笑。

行者对国王说：“陛下，小和尚会砍头。”虎力大仙道：“陛下，我与他比试！”那昏君即传旨摆设杀场。一声令下，即有羽林军三千，排列朝门之外。孙大圣先砍头。只见孙大圣被刽子手捆做一团按在那土墩高处，随着一声“开刀”的喊声，刽子手把行者的头砍将下来。只听行者腔中叫声“头来”，魄的又从腔内长出了一个新头。吓得刽子手们个个心惊胆战。八戒笑道：“沙师弟，不知哥哥还有这般手段。”沙僧说：“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个头吧。”

虎力大仙也被刽子手把头砍下，他腔内也叫一声“头来！”行者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成一条黄狗跑入场中，把头衔到河边扔进水里。众人再看，虎力大仙原来是一只无头的黄老虎。

鹿力大仙见师兄输了，定要与行者比剖腹剜心。行者笑道：“小和尚近日多吃了几个馒头，这几日肚子里疼，想是生虫子了，正想借陛下之刀剖开肚皮拿出脏腑，洗净脾胃，才好上西天见佛。”国王下令：“拿他赴曹。”行者摇摇摆摆径至杀场，将身子靠着大桩，解开衣带露出肚腹。刽子手用刀在行者肚子上割了一刀便是一个窟窿。行者双手扒开肚皮拿出肠子和五脏来，一条条清理多时，依归放回原处。又吹口仙气，肚皮便长合了。

鹿力大仙也像行者一样，被刽子手割开肚皮，他也拿出肠脏用手理弄。行者拔根毫毛变成一只饿鹰，饿鹰展开翅膀

“飕”地一声把鹿力大仙的五脏心肝尽情抓去，不知飞向何方。刽子手定睛再看鹿力大仙，原来是一只白毛角鹿！

羊力大仙誓与二兄弟报仇，要和行者比下油锅。行者说：“我这些日没有洗澡，皮肤痒痒，正想下锅烫烫去。”

只见油锅架起，干柴烈火将油烧滚。国王叫行者先下。行者合掌问：“不知是文洗还是武洗？”国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又如何？”行者说：“文洗不脱衣服，下去打个滚就起来，不许脏了衣服。武洗要脱了衣服，跳下油锅任意翻筋头。”羊力大仙愿意武洗。行者脱光了衣服，将身一纵跳入油锅，翻波斗浪，就似游水一般的玩耍。八戒对沙僧说：“平时我们也错看了这猴子了，他怎么有般大的本事。”他俩嘟嘟囔囔夸奖不尽。行者看见，心中想到：那呆子笑话我哩！正是“巧者多劳拙者闲”。老孙这般舞弄，他倒自在，等我吓唬他一下。行者变个枣核钉儿，淬在油锅底上，再也不起来了。

那监斩官上前奏道：“陛下，小和尚被油烹死了。”国王见小和尚死了，就下令要拿唐僧、八戒和沙僧。呆子嘴里骂道：“闯祸的泼猴子，无知的弼马温！该死的泼猴子，油烹的弼马温！”行者在锅底上听到了呆子乱骂，忍不住现了原相，赤条条地出了油锅。羊力大仙只好也照行者的先例跳下油锅。行者发现，羊力大仙一下到锅里，油就变冷了。他猜想，这一定是哪个龙王在暗中保护着他。行者急纵身跳在空中，把北海龙王敖顺叫来问话。敖顺说：“大圣原来不知，这个孽畜苦修了一场，是他自己炼的冷龙，只能哄骗世俗之人，怎能瞒过大圣！我如今收了冷龙就是了。息怒！息怒！”那龙王化一阵旋风到油锅边，将冷龙捉下海去。羊力大仙立刻在滚烫的油里现了原形，原来是一只羚羊！行者从空中下来，与三藏、八戒和沙僧立于殿前告诉国王：“这三个大仙，一个是虎，

一个是鹿，一个是羚羊。他们是成精的山兽，同心到此害你，因见你气数还旺不敢下手，若再过两年，你的气数衰败，他们就来害你，你的江山一古脑儿就归他们了。幸我早来，除了妖邪救了你性命。”国王这才醒悟，随即大摆筵宴，同皇后嫔妃及两班文武送唐僧师徒出朝门。

第二十八章 孙悟空大战青牛精

唐僧师徒离了车迟国，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不觉春尽夏残，又是秋光天气。一日，师徒四人正向西走去，忽然又遇一山，路窄崖高石多岭峻，人马难行。三藏恐有虎狼作怪妖兽伤人，要徒弟们提防。悟空说：“师父放心，我们兄弟三人情投意合，归正求真，何惧什么虎狼妖兽！”他们又向前走了一程，唐僧在马上看见前面有楼台房舍。他肚子饿了，想去化斋吃。行者告诉师父：“西方路上有些妖怪有点化住宅的本事，以此哄人。要知道‘龙生九种’，内有一种名‘蜃’。蜃气放出就像是楼阁浅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现此景，倘有鸟鹊飞腾，看见此楼阁定来歇翅。哪怕你论千上万，尽被他一口气吞没。此景害人最重。我看那边气色凶恶断不可入呀！”唐僧说：“不入也可，但我饥饿怎办才好？”悟空取出金箍棒，在平地上画了一个圈，请唐僧和八戒、沙僧坐在里边。并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个圈，强似铜墙铁壁，凭他什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也不敢接近。我去远方化斋，你们只在圈内坐等，若出了圈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至嘱，至嘱！”

悟空纵身驾云不觉来到千里之外，到一人家，向一位长老要些斋饭。谁知那老者不肯给，要他到别处去要。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就在此等着要罢。”那老者见悟空坐着不走，气上心来，举杖就打。谁知打了七八十下，只当是给行者搔痒痒。行者趁那老头不备，从他锅里盛

了一盒米饭驾云回转。

却说唐僧在悟空画得的圈内坐了多时，不见悟空回来，心中着急。八戒就说：“师父，你没听古人说过‘划地为牢’这句话吗？师兄用棍子划了个圈儿，怎么就能成为铜墙铁壁？假若来了虎狼妖兽只好白白地送与它们吃了。”唐僧听信这呆子的话，与徒弟一齐出了圈外。沙僧牵马，八戒担担，唐僧顺路前行。不一会儿，来到一个楼阁之处。猪八戒进去一看，见象牙床上有一堆骸骨。桌子上却放着三件背心。呆子就把这三件背心拿来了，要师父穿上御寒。唐僧说：“不可，不可！常言道：‘公取窃取皆为盗’倘若有人发觉，要吃官司的。”八戒说：“四处无人谁能发现？”唐僧说：“虽是人不知但天知。‘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趁早归还人家，莫爱非礼之物。”那呆子根本不听，他自己穿了一件，又要沙僧穿了一件。他俩刚刚穿上背心，不知怎地就站立不稳，扑的一跌。原来这背心赛过绑缚手，把他两人背剪手贴心捆起来了。妖精便把他师徒三人捉到洞里。只见那妖精笑道：“我常听人言，吃唐僧一块肉，发白可还黑，牙掉可更生。等把你大徒弟捉住一块儿蒸吃。”

孙行者返回原处，唐僧、八戒和沙僧已无踪影，悟空急忙循着马蹄印依路向西寻去。走了五六里地碰见一位老头，一打听才知道师父可能是被一个叫独角兕大王的妖怪捉进金兜洞了。大圣急忙赶到洞口大叫放人。那守洞的小妖急入洞报告：“大王，前面有个毛脸勾嘴的和尚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来要师父哩。”那魔王满心欢喜地说：“正要他来哩！我自从离了天宫下降尘世，还不曾试试武艺，今日他来必是个对手。”随即取出兵器出洞迎战。孙大圣上前道：“你孙外公在这里呢！快还我师父，两无毁伤！若敢说半个‘不’字，我叫你死无

葬身之地！”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对手才遇对手人，他两个在洞前战了三十回合难分胜负。那魔王把枪尖点地喝令小妖，进前者赏，退后者斩。一群小妖一个个拿刀弄杖，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行者全然不惧，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东挡西除。接着，行者把金箍棒丢将起来，叫声“变！”即变作千万条铁棒，好似飞蛇走蟒盈空里乱落下来。那伙小妖精见了，一个个魄散魂飞抱头逃命。老魔王冷笑道：“猴子不要无礼，看我的手段！”急忙从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向空中抛起，叫声“着！”忽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走了。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才逃了性命。那妖魔得胜回洞，行者一时无了主意。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行者想，这妖精如此厉害，绝不是凡界的怪物，定然是天上凶星。我不如上天找玉皇大帝查问。行者急翻身，纵起祥云直至南天门。四大天师立即传奏灵霄殿，引悟空见玉帝说明来意。玉帝派员速查，结果是满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将皆存，并无思凡下界者。玉帝让孙悟空在天界挑选几员大将，下界一起擒拿妖怪。悟空本看不上这些天兵天将。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也许只有他们能降这妖怪。于是他便请托塔李天王与哪吒太子去走一遭。

李天王父子和行者来到金兜洞前。行者在前面索战：“泼魔，快开门，还我师父来！”洞口把门的小妖进去报告：“大王，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在洞口叫战哩。”那魔王道：“这猴子的金箍棒被我夺了，想是请来救兵了。”这魔王持兵器出洞迎战。

魔王笑道：“我认识你。你是李天王的第三个孩子名叫哪吒太子，今日为何到我这洞门前呼喝？”太子说：“因你这泼

魔作乱，困害东土圣僧，特奉玉帝金旨前来拿你！”魔王大怒道：“想必是孙悟空把你请来的。唐僧是我抓的，你有何武艺全拿出来。不要走，吃我一枪。”

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只见太子使出法来将身一变，变成三头六臂，手持六般兵器向妖魔砍去。那妖魔也变成三头六臂，用三柄长枪抵住。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将六般兵器抛将上去，大叫一声“变！”那砍妖剑、斩妖刀、缚妖索、降魔杵、绣球、火轮儿，便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如骤雨冰雹纷纷密密向妖魔打将去。那魔王全然不惧，取出白森森的圈子来向空中抛去，叫声“着！”忽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慌得那太子赤手空拳逃生。魔王得胜回洞。

大圣又来洞前喊战。那魔王出洞迎战。两个斗了二三十回合，大圣见事不妙，将毫毛拔下一把，向空中撒起，叫声“变！”即变成五十余个小猴，一下子把那妖缠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捋毛的捋毛。那妖慌了，急把圈子拿出来。大圣与李天王等见他拿出圈子，急忙跳上高峰逃阵。那妖把圈子往上抛起，忽喇一声，把那五十余个小猴收为本相，套入洞中，贺喜而去。

太子说：“大圣不愧为一条好汉！他刚才打的这一路拳似锦上添花，使的分身法正是人前显贵。”行者笑道：“列位看那妖的本事比俺老孙如何？”李天王道：“他的拳松脚慢，不如大圣的繁疾。他见你使出分身法，就更慌了，所以要弄他那圈套。”行者说：“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难降。”太子说：“只要把他的圈子弄到手，就可以降他。”行者说：“他那宝贝如何可得，我看只有偷来。”说着变成一只苍蝇钻进洞去。只見那大小群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两旁。老魔高坐台上，面前摆着蛇、鹿、熊肉，他正大吃大喝得意非凡。行者又变

成一个猿头精，慢慢地向台前靠近。但看了多时也看不见那个宝贝圈子。他抽身转至后台，忽抬头，看见自己的金箍棒靠在东壁，喜得他心痒如搔，忘记更容变相，走上前去拿起金箍棒，现原身一路打了出去。慌得那群妖胆战心惊乱成一团。

后来，李天王、哪吒太子和悟空又同那魔王斗了几场，不但没有取胜。金箍棒反而又被魔王用圈子套了去，悟空又落得个赤手空拳。行者说：“我想起来啦，佛法无边。如今我且上西天走一遭，问问如来佛祖，请他用慧眼观看大地四洲，看这怪是哪方生长，何处居住，那圈子是件什么宝贝。不管怎的，我一定要拿他与列位出气。救我师父、兄弟上西天取经。”行者就纵筋斗云，片刻之间来到如来面前。行者低头礼毕。如来问道：“悟空，前听说观音菩萨解脱汝身，保唐僧来此取经，你怎么今日一人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顿首道：“回告我佛。弟子自从与唐僧师父西来，行至金兜洞遇到一个恶魔头，名唤兜大王，他神通广大，把师父与师弟等摄入洞中。弟子向他求取，他不但不给，反而用一个白森森的圈子把我的金箍棒套了去。我恐他是天将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玉帝又派李天王父子来助战，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因此特告我佛，请看看那魔怪是何出身，我好拿他家属四邻擒此魔头救我师父。”如来佛听说已知道那怪的来历，便对行者说：“那怪物的来历我虽知道，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子口不紧，万一说出去反会遗祸于我。我这里用法力助你擒拿他去罢。”行者问：“如来助我用何法力？”如来即令十八尊罗汉开宝库取出十八料“金丹砂”给悟空助力。并告诉悟空去洞外与那魔比武、叫罗汉放砂。陷住他，使他动不得身，拔不得脚，凭你揪打便了。

行者谢了如来，同罗汉一起去降妖。中途行者见只有十六个罗汉，怎么少了两尊？正问时，降龙、伏虎二罗汉赶到，忙说：“悟空，我两个来迟了一步。”不一会儿，大家来到金兜洞旁。行者在洞前喊战，那魔王出来相迎，十八罗汉放起了砂。那魔王见飞砂迷目，把头低了一下，足下就有三尺多深砂子，他慌忙将身一纵往上跳，未曾立得稳，脚下又有二尺多深砂子。那怪急忙拔出了脚，慌忙取圈子往上掷，忽喇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全套去了。这时降龙、伏虎二罗汉才说：“悟空，你知道我两个为什么来迟了吗？如来吩咐我俩：‘那魔神通广大，如失了金丹砂，就叫孙悟空上离恨天兜率宫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便可擒拿也’。”行者听了说：“可恨，可恨！这如来佛也嫌我老孙，当时就该对我交底。”行者急纵身直上三十三天之外离恨天兜率宫前，见了太上老君，东张西望，忽见那牛栏边一个童儿正瞌睡，青牛不在栏内。行者问：“老官儿，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惊道：“这牛几时走了？”童儿醒来，跪下道：“爷爷，小儿睡着不知是几时走了牛。弟子在丹房里拾了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老君说：“想是前日炼的‘七返火丹’被你吃了一粒。那丹吃一粒就睡七天啊。想必那青牛下界也七天了。”老君马上查那牛走时偷了什么宝贝，行者说：“看他无什么宝贝，只见他有一个圈子，那圈子甚是厉害。”

老君查看时，发现丢了一个“金钢琢”。行者说：“原来是这件宝贝！当初打着老孙的是它，如今那牛在下界不知拿它套了多少物件！”老君说：“我那‘金钢琢’乃是我过函关化胡之器，自幼炼成至宝。凭你什么兵器、水火，都不能近它——若再偷了我的芭蕉扇，连我也不能奈何他了。”

大圣这才欢欢喜喜随着老君拿着芭蕉扇驾云同行。来到

洞前，大圣叫那魔出洞迎战。那魔一出洞，只听得老君大喊：“那牛儿还不归家更待何时？”唬得那魔心惊胆战道：“这贼猴真是个地里鬼！却怎么就访得我主公来了？”只见老君念个咒语，将扇子扇了一下，那妖老老实实将圈子丢来被老君拿住。老君又一扇，那妖现了本相，原来是只青牛。老君辞了众神，骑上青牛上了三十三天之上。孙大圣同李天王等打入洞里，把那百十个小妖全都打死。大圣谢了李天王父子和十八罗汉，救出唐僧和八戒、沙僧。他三人谢了行者，师徒们收拾马匹离洞向大路走去。

第二十九章 身怀有孕师徒受苦

唐僧师徒向西走了多时，又值早春天气。一日正行时，所遇一道小河，澄澈清水，湛湛寒波。行者遥指那厢道：“我看那里有人家，一定是摆渡的。我去看看好过河。”行者来到船边问：“你是摆渡的吗？”一妇人答曰：“是。”行者又问：“你梢公为何不在，却是你一个婆婆家撑船？”妇人微笑不语。行者扶师父和师弟上了船。那妇人撑开船，摇动桨，顷刻间过了河。

唐僧见河水清澈一时口渴，便让八戒取出钵盂舀了一钵，喝了一半。剩下的多半，呆子一气喝下。唐僧上马而行。

师徒们找路西行。不上半个时辰，唐僧在马上直喊肚子痛。接着八戒也喊肚子痛。沙僧说：“想必是你们刚才喝冷水了？”话音未落，唐僧就喊：“唉哟，疼得紧！”八戒也喊：“疼得紧！”他两个疼痛难禁，渐渐肚子大起来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地在肚子里动弹。唐僧和八戒疼痛难忍。行者说：“师父，前边有个卖酒的人家。我们去化些热汤吃，买些药与你们治肚子疼。”

唐僧闻言甚喜，不一会儿到了村舍口下马。但见那门外有一个老婆婆。行者问：“婆婆，贫僧是东土大唐来的。我师父乃唐朝御弟。他因为过河时喝了些冷水，觉得肚子疼痛，向婆婆讨些热汤喝。”刚说到此，那婆婆便哈哈大笑地说：“我们这里乃是西梁女国。我们这一国人全是女人，无男子。你

师父吃的那水是子母河里的水。喝了这水便觉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后，到迎阳台边照照，若照出双影便是怀胎了，就会生出孩子。喝热汤怎能治得？”

唐僧、八戒听了大惊失色。唐僧哭丧着脸说：“徒弟呀，这可如何是好？”八戒说：“爷爷呀，要生孩子了，我们都是男人，孩子从哪里生出来？”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到那个时节，一定从胁下裂出个窟窿，钻出娃娃来。”八戒听悟空这么一说，战战兢兢地说：“还不如死了！”沙僧也笑道：“二哥，别扭，别扭，只怕扭错了养儿肠，弄个胎前病。”那呆子一听越发慌了。眼中含泪扯着行者说：“哥哥，你问这婆婆哪里有手轻的接产婆，预先找几个。我这半会子肚子一阵阵地痛，想是快要生产了。”

唐僧哼着说：“婆婆啊，你们这里可有医生？叫我徒弟去买一包堕胎的药吃，把胎打下来罢。”那婆子道：“就是有药也不济事。只是我们这正南有一座解阳山，山中有一个破儿洞，洞里有一眼‘落胎泉’。须得那泉里的水喝上一口才能解了胎气。可是如今取不出水来了。因为来了一个道人叫如意真仙，把那破儿洞改作聚仙庵，护住落胎的泉水不肯给人。有想求水者，必须送厚礼他才给一碗。你们这些穷僧，哪里有钱送礼？不如把孩子生下来算了。”行者听后问：“婆婆，这里离解阳山有多远？”婆婆道：“有三十里。”行者说：“好了，好了，师父放心，待老孙取些水来给你们喝。”

孙大圣驾云而起，少顷间来到解阳山。只见：小桥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汪篱落，幽人自往还。不一会儿，行者来到一个门前，见一个道人盘坐在绿茵之上。大圣说明来意。这道人自称是如意真仙的大徒弟，问大圣带来多少礼物？大圣说：“我是过路的僧人没有礼物。”道人笑道：“你这人好

傻，我老师父护住此山泉，并不白送人水喝。你回去弄礼物吧，不送礼别想弄水！”行者道：“常言道‘人情大似圣旨’，你去说我孙悟空的名字，他必然做个人情，说不定连井都送给我呢！”

那道人只得进去通报。那如意真仙一听到孙悟空这个名字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急起身下了床，换上道服，取了一把如意钩子，跳出庵门叫道：“孙悟空在哪里？”行者道：“贫僧便是孙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个是孙悟空，还是假托其姓名？”行者道：“先生说哪里话。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孙悟空。岂有假托之理？”先生问：“那你可认识我吗？”行者说：“我保唐僧西天取经，这多年登山涉水，把那些小时的朋友忘了不少。刚才听说先生就是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来访我干什么？”行者说：“因我师父误喝了子母河中水腹疼成胎，特来拜求落胎水，解救师父之难也。”那先生怒目道：“你的师父可是那个唐三藏吗？”行者说：“正是，正是。”先生又问：“你们可曾见过一个圣婴大王吗？”行者道：“会见过，他不就是红孩儿嘛。怎的？”先生道：“红孩儿是我的侄子，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家兄来信告我，孙悟空把红孩儿害了，我这里正设法寻你报仇。你倒来寻什么落胎水！”行者忙说：“先生差矣！你令兄与我结为兄弟。红孩儿现随菩萨做了善财童子，我等且不如他，怎么说害了他呢？”

那先生喝道：“这猴子还弄巧舌。我侄儿是自己为王好，还是给人为奴好？你要是三合能敌过我，我就给你水；敌不过，就把你剁成肉酱给我侄儿报仇。”那先生与大圣斗了十几回合，敌不过大圣，倒拖着如意钩往山上走了。孙大圣赶快寻了个吊桶打水，又被那先生赶到，用如意钩子把大圣钩了

个嘴啃地。

大圣想，一个人又要打又要弄水看来太困难，不如回去拉个帮手。大圣拨转云头，径至村舍门前，叫一声：“沙和尚！”那里唐僧忍痛呻吟，猪八戒哼声不绝。行者逗八戒说：“师弟，你不要哼哼了，省些力气好生孩子！”说着行者和沙和尚又来到解阳山界。

悟空故意和那先生打斗，沙和尚趁机提着吊桶闯进门去，将桶向井中满满地的了桶水，走出庵门，驾起云，回到村舍。大圣见沙僧得手，便对那先生说：“俺老孙本想把你们斩尽杀绝，一来你不曾犯法，二来看在令兄牛魔王的面子上。先头来，我被你钩了几下，未曾得水。这一回，我来了个调虎离山之计，哄你与我厮杀，我师弟把水取走了。饶你这条命吧！”说完纵云返村。

猪八戒腆着个大肚子倚在门坊上哼，悟空、沙僧回来了。悟空问：“八戒，几时生产？”呆子慌了道：“哥哥，别取笑，弄来水没有？”行者还想多逗他一会儿。沙僧忙说：“水来了，水来了！”那婆婆说：“这水却是难得！难得！喝一口就可解胎。”八戒道：“我把这一桶都喝了罢。”那婆子道：“老爷爷，唬杀人了！若喝了这一桶水，连肠子肚子都打下来了。”

唐僧、八戒一人喝了一杯水，一顿饭的工夫，两个人腹中绞痛，只听得咕噜噜三五阵肠鸣。肠鸣之后，那呆子忍不住大小便齐流。唐僧也忍不住要解手。行者道：“师父啊！找个避风之处，别弄个产后风。”他两个人各行了几遍渐渐消了肿胀，化掉了血团肉块。八戒想洗个澡干净干净。沙和尚说：“哥哥呀，可不敢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会生病。”八戒说：“我又不是大生，左右只是个小产，怕他怎的？洗洗干净。”那婆子烧了些水与他两个洗了手脚。八戒觉着肚子空，一下子

吃了十数碗饭，还要吃。行者笑道：“呆子，少吃一些，吃成个大肚囊子不像样！”八戒说：“没事！没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唐僧和八戒打了胎气。剩下的水给了那婆婆。婆婆高兴地说：“这桶水够我的棺材本了。”次日天明，师徒们谢过婆婆离了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马，沙和尚挑着行李，孙大圣前边引路，猪八戒拉着马，继续西行。师徒四人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正是：洗净口孽身干净，消化凡胎体自然。

第三十章 女儿国里唐僧脱身

唐三藏师徒四人别了村舍人家顺路西进，走了三四十里。唐僧在马上指着前方说：“悟空，前面城池越来越近，想必是西梁女国都城。咱们都要谨慎，切勿放荡情怀，紊乱法门规矩。”三人遵命。

正说着，已来到东关。那里的人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全是妇女，无一个男人。这些女人看见他们四个男人来时，一齐鼓掌整容欢笑道：“人种来了！人种来了！”慌得三藏勒马难行。众女人看猪八戒、孙悟空和沙和尚长得都很丑陋，因而不敢上前，人们只看唐僧。

唐僧师徒只管前进。忽见一女官侍立街下，高声叫道：“远来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门，请签名上册，待下官执名奏驾才可放行。”三藏闻言下马，观看那衙门上有一匾，上面写着“迎阳驿”三个大字。唐僧说：“悟空，那村舍人家说的话是真的，果然有迎阳驿。”沙和尚逗八戒：“二哥，你还不去‘照胎泉’照照，看看有没有双影。”八戒说：“别取笑我，我已打下胎来了，还照它干什么。”

在那位女官的带领下，唐僧师徒进入驿内，正厅坐下用茶。女官欠身问道：“使客从哪里来？”行者道：“我等乃东土大唐上西天取经的和尚。我师父便是唐王御弟，号名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这两个是我的师弟猪悟能、沙悟净。一行连马五口，随身有通关文牒，乞为照验换文放行。”女官

全部收下说：“爷爷们宽坐一会儿，待下官进城启奏我王，倒换关文，送老爷们西进。”三藏坐等不提。

且说那女官进城向女儿国国王稟报，女王满心欢喜，对众文武说：“寡人昨夜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问：“女王，怎见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东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女儿国自混沌开辟之时，历代帝王都不见有男人到此。幸今唐朝御弟下降，想是天赐。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为皇后，与他阴阳相配，生子生孙永传帝业。这还不是今日之喜兆吗？”众女官听了，无不欢悦。

那女官又奏道：“主公之言乃万代传家之好，但只是唐僧的三个徒弟长得十分凶恶，不成相貌。”女王问：“御弟相貌如何？”女官说：“唐僧相貌堂堂丰姿英俊，确实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瞻中华之人物。”女王道：“既如此，把他的徒弟和他分开，倒换关文，打发他三人去西天取经，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众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极当，只是匹配之事无媒不可。自古道，‘姻缘配合凭红叶，月老夫妻系赤绳。’”女王道：“依卿所奏，就请当驾太师作媒，迎阳驿丞主婚，先去驿中与唐僧求亲，待他许可，寡人就出城迎接。”那太师、驿丞领旨出朝。

唐僧师徒正在驿厅享用斋饭，只听外面有人报：“当朝太师与我本官老姆来了。”三藏问：“太师来不知是干什么？”八戒说：“怕是女王请我们哩！”行者道：“以我猜，不是相请，就是说亲。”三藏忙说：“悟空，假若她们不放强逼成亲，却怎么是好啊？”行者道：“师父，你只管答应她，老孙自有办法。”

正说着，二女官进来了，对着唐僧下拜，连着说：“御弟

爷爷，大喜了！”三藏道：“我一个出家之人，喜从何来？”太师说：“我女儿国从来没有男子。今幸御弟降临，臣奉我女王之旨特来求亲。”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又无儿女相随，只有顽徒三人，不知大人求的是哪个亲事？”驿丞道：“我女王知御弟乃中华上国男儿，我王愿以一国之富招御弟爷爷为夫，我女王愿为王后。我们来此就是向御弟求亲的！”三藏闻言低头不语。太师又说：“大丈夫遇到机会不可错过。似此招赘之事天下虽有，托国之富世上实稀。请御弟速允，臣好回奏。”唐僧听了，越加痴呆了。

八戒在一旁沉不住气了，挺着嘴说：“太师，你去回复女王，我师父乃是修道的罗汉，绝不爱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容。快些儿给他倒换关文，打发他西去，留下我在此招赘，如何？”太师听了胆战心惊，不敢回话。驿丞说：“你虽是个男身，但是形容丑陋不中我女王之意。”八戒笑着说：“常言道，‘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儿丑？’”行者道：“呆子，勿得胡扯，任尊师意。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莫要耽搁了媒人的工夫。”三藏道：“悟空，你说怎么个好。”行者说：“依老孙说，你在这里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哩。哪里还能有这般美差？”三藏问：“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太师道：“我女王旨意，只请御弟成亲，叫三位徒弟赴了会亲盛筵即倒换关文往西天取经。”行者说：“太师言之有理。我等不必作难，情愿留下师父，让他与女王为夫。快换关文，打发我们西去。待取经回来，好到此拜爷娘，讨盘缠，回大唐也。”八戒吵着要吃饭。太师叫摆上筵席来。

太师等走后，唐僧扯住行者骂道：“你这猴头，弄杀我也！怎么说出这般话来，叫我在此招婚，你们去西天取经，我就

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师父放心，老孙还不知你的性情？但只是到此，又遇此人，不得不将计就计了。”三藏问：“怎么个将计就计？”行者说：“咱们如果硬不答应，她不肯给咱们倒换关文，不放咱们西行，倘或意恶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的肉做什么香袋儿，我等岂能善报？你知我们手脚又重、器械又凶，要是真和她们动起手来，这女儿国的人，还不一下被杀尽？她们虽阻挡我们西去，却不是怪物妖精，怎能动枪动刀？”三藏听了说：“悟空，此论最善。但恐女王招我进去，要行夫妇之礼，这可如何是好？”行者献计说：“今日答应了她的亲事，她一定要以皇帝礼，摆驾出城接你。你不要推辞，就坐上她的龙车，登宝殿面南坐下，叫女王取出御宝印信来，宣我们兄弟进朝，把通关的文牒盖上印，再请女王写个手字画押，签押后交付与我们。师父再叫摆筵宴，就当是与女王会喜，再与我们送行。待筵席已毕，再叫排驾，只说送我们三人出城。哄得她君臣欢悦毫无戒心，更无毒恶之念。等将我们送出城外，你下了龙车，叫沙和尚侍候左右，服侍你骑上白马，老孙使个定身法儿，叫她君臣人等皆不能动，我们顺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昼夜，我再念个咒儿，解了法，还叫她们君臣回城。这样，一则不伤她们性命；二则不损你的元神。这就叫做‘假亲脱网’之计，岂非一举两全之美啊！”三藏闻言，如醉方醒，似梦初觉，乐以忘忧，感谢不尽。

那太师回禀女王：“主公佳梦最准，御弟答应招婚。”不多时，大驾出城，早到迎阳驿前。忽有人报：“女王到了。”三藏忙和三个徒弟出厅迎驾。女王问：“哪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师指着唐僧道：“那一位便是。”女王闪凤眼，簇蛾眉，仔细观看唐僧，果然仪表非凡。只见女王走上前来，请唐僧上龙车，同到金銮宝殿。

那些文武百官，见女王与唐僧同登凤辇并肩而坐，一个个眉笑眼开，复入城中。孙大圣叫沙僧挑着行李，牵着白马，随大驾后同行。猪八戒慌了神，前后乱跑嚷着要吃喜酒。不一会儿，进了城，酒筵摆了上来。猪八戒哪管好歹，放开肚子只管大吃大喝，也不管什么玉屑米饭、蒸饼、糖糕、蘑菇、笋芽、木耳、黄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头、萝卜、山药、黄精，一股脑儿地吃。一边吃喝，一边说：“再吃几碗，各人干个人的事去！”沙和尚问：“这么好的筵席不吃，还要干什么事去？”呆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们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经的还去取经，走路的还去走路，别只管贪杯误了大事。快早点打发关文。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唐僧欠身而起，对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筵，饭酒已够，请登宝殿倒换关文，趁天还早送他们三人出城。”女王依言，拉着唐僧，散了筵宴，上金銮宝殿就让唐僧即位。唐僧忙说：“不可！不可！刚才与太师说过，明日黄道吉日，贫僧才敢即位称孤。今日即换关文，打发他们先去罢。”女王听了，仍坐了龙床，即取金交椅一把，放在龙床左手请唐僧坐了，叫徒弟们拿上通关文牒来。女王细看，上有大唐皇帝的宝印九颗，下有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印。女王看罢，娇滴滴地笑着说：“御弟哥哥姓陈？”三藏道：“俗家姓陈，法名玄奘。因我唐王圣恩认作御弟，故赐姓为唐。”女王又问：“这关文上怎么没有三位高徒的名字？”三藏道：“三个顽徒不是我唐朝之人。大徒弟孙悟空，祖贯东胜神洲傲来国人氏；二徒弟猪悟能乃西牛贺洲乌斯庄人氏；三徒弟沙悟净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条，南海观音菩萨解脱他苦，他们愿将功折罪保我上西天取经。这三个因都是途中收得，故此

关文上无名。”女王道：“我把他们的名字添上，好吗？”三藏说：“但凭陛下尊意。”女王即令取笔砚来，写上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的名字，端端正正地盖上印，又画个押传将下去，孙大圣接住叫沙僧收好。

唐三藏看差不多了，起身说：“敢烦陛下，相同贫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嘱咐他们几句，叫他们好生西去，我再回来与陛下永享荣华。”女王不知是计，便传言摆驾与三藏并倚香肩，同登凤辇，出西城而去。满城中都盏添净水，炉降真香。一则看女王銮驾，二则看御弟男身。不多时，大驾出城到西关之外。

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结束整齐，高叫道：“那女王不必远送了，我等就此拜别！”唐僧慢慢下了龙车，对女王拱手道：“陛下，请回吧，让贫僧还是取经去也。”女王闻言，大惊失色，扯住唐僧说：“御弟哥哥，我愿将一国之富招你为夫，明日高登宝座即位称君，我愿为君之后。喜筵都吃过了，怎么又变卦了？”沙僧忙把唐僧扶上马。正在这时，路旁闪出一个女子，喝道：“唐御弟，哪里走！”沙僧骂道：“贼辈何为？”拿出宝杖就打。那女子弄了一阵风，“呜”的一声把唐僧卷走了，不知下落。这真是：脱得烟花网，又遇风月魔。

第三十一章 琵琶洞前星官除妖

孙大圣正要使法定住那些妇女，忽听得一阵风响。沙僧吵嚷着急回头看时，不见了师父。行者忙问：“是什么人抢走了师父？”沙僧说：“是一个女子，弄阵旋风把师父卷走了。”行者跳上云端里观看，见一阵灰尘滚滚往西北方向去了。八戒、沙僧和行者驾云去寻找师父。女儿国女王也枉费了这场神思。

孙大圣兄弟三人腾云踏雾，望着那阵旋风一直赶到一座高山前。他们三人按落云头，找路寻访，忽见一块青石似屏风模样。石屏后面有两扇石门，门上有六个大字：“毒敌山琵琶洞”。猪八戒要打门，行者说：“我先进去打听打听，查个虚实再做行动。”沙僧夸道：“大哥正是粗中有细，好，好，好！”孙大圣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蜜蜂儿钻进洞里。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坐着一个女妖怪，左右站着几个女童在欢天喜地议论着什么。行者侧耳细听，才听见一女童说：“奶奶，这一盘是人肉馅的荤馍馍，那一盘是豆沙馅的素馍馍，两样都端来。”那女怪笑道：“小的们，搀出唐僧来！”几个彩衣绣服的女童走进后房把唐僧扶出。那女怪走向前去说：“御弟宽心。我这里虽比不上女儿国里宫殿那般富贵奢华，但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作个伴儿，来个百岁和谐白头到老！”三藏不语。女怪又让他吃人肉馅的馍馍。三藏说：“贫僧吃素。”女童随即端上素馍馍来。这时，孙大圣现了本相，举棒喝道：

“孽畜无礼！”那女怪口喷一道烟光把花亭子罩住，让小的们把唐僧藏了起来。她拿一柄三股钢叉跳出亭门骂道：“你这无礼的泼猴，怎敢私入吾家偷看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叉！”这大圣使棒驾住且战且退。二人打出洞外。八戒上来助战。那怪又“呼”的一声，鼻中出火，口内生烟，她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飞舞冲迎。那女怪也不知长了几只手，没头没脑地滚将来。这行者和八戒两边挡住。那怪道：“孙悟空，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那雷音寺里的如来佛也还怕我哩。量你这两个毛人都上来也不顶事！”三人斗了数合也不分胜负。那怪将身一纵，使出了倒马毒桩，把大圣的头皮扎了一下。行者疼得忍耐不住，只好败阵而退，八戒见事不妙，也退了下来。那怪得胜了，便收了钢叉。

行者抱住头，愁眉苦脸叫喊：“厉害！厉害！好疼！好疼！”八戒问：“哥哥，我没见你受伤你却头疼，这是为什么？”行者只是哼哼道：“了不得，了不得！我与她正打时，她见我破了她的叉势，就把身子一纵，不知用了什么兵器在我头皮上扎了一下，所以这般疼痛难忍。”八戒笑道：“哥哥，你常夸口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怎么连这么一下子也禁不住？”行者说：“正是。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盗食了蟠桃仙酒、老君金丹；大闹天宫时，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宫外处斩，那些神将使刀砍斧剁锤敲剑击，雷打火烧；老君把我放进八卦炉里炼了四十九日都没能伤损。今日不知这女人用的是什么兵器，把老孙的头弄伤了？”沙僧说：“你放下手，让我看看是不是破了？”行者说：“没破，没破！”八戒说：“我去西梁女儿国讨点膏药与你贴上罢。”行者道：“既不肿又没破，贴什么膏药。”沙僧说：“大哥伤了头，师父又不知死活，这可怎么是好？”行者道：“我进去看了，师父不会出事。

咱们权且安歇。另做计议。”

那女怪进了洞，把唐僧请出来，装出十分娇媚之态对唐僧说：“常言道，‘黄金未必贵，安乐值钱多’。我和你作为夫妻共享荣华。”唐僧毫不动心。那怪花言巧语半夜，唐僧仍是老老成成地不依。气得那女怪把唐僧捆了起来。

不觉鸡叫三遍，那山坡上的大圣对八戒、沙僧说：“我这头不疼了，只是有些痒痒。”八戒道：“痒就是要好了。”八戒和行者又去琵琶洞前叫战。那女怪出得洞来，举着三股叉骂道：“泼猴，野猪，老大无知，在我洞前叫喊什么？”八戒骂道：“贱货！你害我师父，还敢嘴硬！我师父是你哄来做老公的？快送出来饶你性命，你要敢说半个‘不’字，吃老猪一耙！”那女怪不容分说，抖抖身子，依前弄法，鼻口内喷烟冒火，举钢叉就刺八戒。八戒侧身躲过，大圣举棒助战。交斗三五回合，不知是什么兵器，把八戒的长嘴唇上也扎了一下。那呆子拖着耙捂着嘴，负痛逃命。行者也有些休她，虚丢一棒也败阵而走。那女怪又得胜返洞。

沙和尚见猪八戒捂着嘴来了直喊：“了不起！了不得！疼，疼，疼！”行者取笑他道：“好呆子，昨日你骂我是脑门痴，今日你却弄了个肿嘴瘟了！”八戒只管哼哼：“难忍难忍！疼得了不得！厉害，厉害！”

三个人正在难处，只见一个老妈妈左手提着一个青竹篮子，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沙僧要去问问那女怪的来历，行者一眼看出那老妈妈便是观音菩萨，忙叫八戒、沙僧一起跪下磕头。那菩萨见他们认出了自己，便现了原相，升到半空。行者赶在空中，拜道：“菩萨，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正努力救师，没有看见菩萨下降，今遇魔鬼难收，万望菩萨搭救！”观音菩萨道：“这妖精的三股叉如同两只鉗脚。它尾巴上有一

个钩子，唤作‘倒马毒’。她本身是个蝎子精。她从前在雷音寺听如来佛讲经，如来见了曾用手推了她一下，她就转过钩子把如来的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如来也疼得受不了，即令金刚拿她，她却躲在这里。现在若要救出唐僧，除非另请一位高手。我也是近她不得的。”行者忙问：“望菩萨明示，请哪一位才好，弟子即去敬请。”菩萨道：“你去东天门里光明宫请昴日星官，方能降伏此妖。”言罢，菩萨化作一道金光返回南海。

菩萨走后，行者急忙驾筋斗云来到东天门外。经过一番奔波，终于找到昴日星官。行者上前施礼说：“我师父唐僧路途遇难，特请先生去救师父一难。”星官问：“你师父遇何难？在什么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国毒敌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什么妖怪，还需要来叫小神前往？”行者道：“观音菩萨说是一个蝎子精，并推举先生治服它，因此来请。”星官说：“承蒙菩萨举荐，且和你去走一遭！”

大圣和星官同出东天门，直至西梁国。望见毒敌山不远，行者指道：“就是这座山。”星官按下云头和悟空来到山坡之下。沙僧见了说：“二哥起来，大哥请来星官了。”那呆子还捂着长嘴巴说：“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礼。”星官问：“你是修行之人，何病有之？”八戒道：“早上与那妖精交战，被她用钩子扎了一下，至今还疼呢。”星官说：“你来，我给你医治医治。”呆子这才放了手说：“千万治好，待治愈了我好好谢你。”那星官只是用手在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了一口气，八戒就不疼了。呆子高兴地立即下拜道：“妙啊！妙啊！”行者笑道：“烦先生也把我的头皮摸摸。”星官说：“你没有遭毒摸头何用？”行者道：“昨日也曾遭过，只是过了夜才不疼，如今还有些麻痒，只怕天阴复疼，也烦治治。”星官把他的头

也摸了摸，吹了口仙气，也解了毒，悟空觉着不麻不痒了。八戒发狠道：“哥哥，咱们打那泼贱去！”星官道：“正是，你两个把她叫出洞来，等我降她。”

行者和八戒跳上山坡，到琵琶洞口连骂带打。八戒的耙子好厉害，几下子就把一门和二门打破了。那蝎子精跳出花亭子，抡叉来刺八戒。八戒用耙迎架。行者在旁助战。那怪刚要下毒手，他两个回头就走。

那怪过石屏之后，行者高喊：“昴宿何在？”只见那星官立于山坡上现出本相，原来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昂起头来约有六七尺高，对着妖精叫了一声，那怪立即现了本相，是个琵琶大小的蝎子精。星官再叫一声，那怪浑身酥软死在坡前。八戒上前，一只脚踩住蝎子精说：“看你还使倒马毒吗？！”

星官驾云而去。行者、八戒和沙和尚忙说：“有累！有累！改日赴宫拜谢。”三人谢毕走进洞里，见那些大小丫环，两边跪下，拜道：“爷爷，我们可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国的女人，是被那妖精抓来的。你师父正在后边香房里哭哩！”行者仔细观看，这些女人确实不是妖怪，遂入后边叫：“师父！”那唐僧见众来了，转悲为喜道：“贤徒，累了你们啦，那妇人在哪里？”八戒道：“那厮是个大母蝎子。幸得菩萨指示，大哥去天宫请了星官下降，把那厮治伏，被俺老猪踩成泥了。”唐僧感谢不尽，又将那些女子放回女儿国。师徒吃了斋，点火烧毁琵琶洞，寻大路继续西行。

第三十二章 如来佛识破假行者

打死了蝎子精，唐僧被救出琵琶洞。师徒四人连马五口继续西行。不觉又到了夏天。一日，猪八戒卖弄精神，双手举耙上前赶马。谁知大白马根本就不怕他，凭那呆子怎么赶，马只是缓行。而行者把金箍棒晃了一下，喝一声，大白马就如飞似箭，顺着平路往前跑去。大白马怕行者而不怕八戒，这大概是因为五百年前行者当过“弼马温”的缘故。大白马一跑不要紧，唐僧骑在马上挽不住缰绳，一下子就跑出去二十多里。

唐僧正走着忽听得一阵锣声，路两边闪出三十多个人来，拦住去路向唐僧要钱。吓得唐僧跌下马来不住地叫：“大王饶命！大王饶命！贫僧是东土大唐往西天取经之人，自别了长安，年深日久，拿的盘缠早用完了！”那伙贼拿着棍子上前就打。唐僧没奈何，只好说：“大王别动手，我有个小徒弟在后面，他身上还有几两银子，等他来了就给了你们。”众喽罗在头头的指挥下把唐僧捆了起来，高高吊在树上。

八戒赶上来看见唐僧在树上吊着，还俏皮地说：“你们看，师父还爬在树上打秋千呢！”行者见了道：“呆子，别胡扯！师父被吊在那里，等我去看一看，你两个慢来。”大圣急登高坡细看，认出不是妖怪，而是一伙强盗拦路打劫。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走了过去。

那伙盗贼看见小和尚来了，围上去说：“小和尚，你师父

说你腰里有盘缠，赶早拿出来，饶你性命！”行者放下包袱说：“盘缠在此包袱里，不过不多，只有马蹄金二十来锭，粉面银二十多锭，还有一些散的。都给你们，只是不要打我师父。古书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此是末等之事。只望放下我师父，我就把这些金银连同包袱全奉献于你们。”那些盗贼听了高兴地说：“这小和尚还算慷慨，把那老和尚放下来。”唐僧得了性命，骑上马，顾不得等行者便操着鞭一直跑回归路。

行者包袱里哪有什么金银，全是假的。这伙盗贼一看上了当，上来一齐乱打。行者拿出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上前就打，一棒一个，一下子就打死好几个。唐僧见把人打死了就恼了起来，口中不住地絮絮叨叨，猢狲长猴子短地埋怨起来。后来，那些盗贼又赶来要为他们的头头报仇，又被行者打死几个。唐僧更加不满，口中就念起紧箍咒儿来，把个行者勒得耳红面赤，眼胀头昏，在地上打起滚，口里不停地叫：“别念！别念！”唐僧道：“你这泼猴打死这么多人，坏了多少性命，伤了天地多少和气。我不要你了，你快走罢！”行者说：“师父别念，我去也！”说声去，一路筋斗云，无影无踪了。

孙大圣起在空中，本想回花果山水帘洞，但想到保唐僧西天取经事关重大，遂按下云头，仍到唐僧面前说：“师父，恕弟子这回，我还是跟师父去西天取经吧！”唐僧还不答应，又念了二十余遍紧箍咒，把大圣咒倒在地，箍儿陷进肉里有一寸来深。行者苦苦哀求：“师父莫念，我是有地方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了西天，所以才回来保你。”唐僧说：“你这猴头杀生害命，我是不要你了。我能不能去西天和你无关，你给我快走！”行者想：这老和尚负了我心，我且告诉观音菩萨

去。大圣不消一个时辰来到菩萨面前。

行者见了菩萨倒身下拜，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菩萨道：“悟空，有什么伤心事，明明说来。别哭，我与你救苦消灾。”行者道：“当年弟子曾受过哪个人的气来？自蒙菩萨解脱天灾保唐僧西天取经，我舍身拚命救解他的魔障，就如同从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怎知那唐僧背义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行者把他打死盗贼，唐僧念咒，弄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苦楚向菩萨说了一遍。菩萨道：“唐僧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为僧决不轻伤性命。似你这无量的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但到底是人身，和那些妖精怪兽不同。打死妖魔是你的功劳，把人打死就是你的不对了。”行者叩头道：“就是弟子不对也该将功折罪，不该这般逐我。”菩萨又劝了一会儿悟空，对行者说：“悟空，你的师父马上就有伤身之难，不久便会来寻你。你就在我这里等候。待我给唐僧说，叫你还同他去西天取经就是了。”

却说唐僧把孙悟空赶走以后，向前走了四五十里，一望全是山岭，没有人家，无处化斋。唐僧叫八戒和沙僧去化斋弄水，他独自坐等。忽听得一声巨响，原来是孙悟空来了。行者说：“师父，离了老孙你连口水也喝不上，更取不得经。”唐僧道：“我去了去不了西天不干你事，泼猢狲，少来缠我！”那行者气变了脸，骂唐僧：“你这个狠心的泼秃驴！”说完抡起铁棒往唐僧脊背上打了一下，唐僧就被打晕在地。孙悟空拿起两个包袱，驾着筋斗云不知去向。

八戒和沙僧回来发现师父倒在地上，白马在路旁长嘶，行李也不见踪影。八戒说：“这一定是猴哥赶走的那伙强盗的余党来打杀了师父，把行李也抢走了。如今事已到此，取经之

事别再提了。想办法买口棺材，把师父埋了，我们各奔前程罢。”沙僧摸唐僧鼻孔里还有些气，前胸也还温暖，就在师父身前身后忙乎起来。好一会儿唐僧才苏醒说：“是那泼猢狲打杀我也！”八戒问：“是哪个猢狲？”唐僧就把孙悟空打他的经过说了一遍。

八戒道：“我去找他。他那花果山我去过一次，路熟。待我找到他问问，为何要打杀师父！”唐僧说：“你去不得。他原与你不和，你又说话粗鲁，还是悟净去合适。”沙僧道：“我去，我去。”唐僧说：“你找到他别和他争执，把包袱要回来，然后将此情去告诉菩萨，请菩萨去问他罢。”

沙和尚驾起云，行了三昼夜才来到东洋大海。他找到花果山水帘洞。看见孙悟空高坐石台之上正在念通关文牒。沙僧进去，这个孙悟空竟然不认识他。沙僧朝上行礼道：“师兄，前者因师父一时性起，错怪了师兄，念了几遍紧箍咒逐赶你回家。没想到，师兄返回来把师父打倒在地，抢走行李。师父苏醒后，让我来请师兄，共上西天取经完成大业。”孙悟空听了冷笑道：“我打唐僧，抢行李，不是不去西天取经，而是我自己去取经，叫那南瞻部洲人立为我祖，万代传名也！”沙僧笑道：“师兄之言欠妥，自来自没个‘孙行者取经’之说。”这孙悟空却说：“贤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知道你们有唐僧，难道我就没有唐僧，小的们，快请老师父等出来！”果然小的们牵出一匹大白马，请出一个唐三藏，跟着一个八戒，一个沙僧。

这沙僧一见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又出来一个沙和尚！不要无礼，吃我一杖！”沙和尚把个假沙僧劈头一下打死，原来是一个猴精变的。这孙悟空上来就同沙僧打。沙僧逃出去向菩萨报告。

沙僧见了菩萨把前事说了一遍，请菩萨作主惩治悟空。菩萨说：“悟净，不要赖人。悟空在我这里已有四天。他哪里会另请唐僧自己取经之事。”沙僧道：“如今花果山水帘洞里确实有个孙悟空在那里欺诳！”菩萨道：“既如此，你休发急，叫悟空与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难灭，是假易除。到那里自见分晓。”行者和沙僧驾云走了，定要在花果山前分皂白，在水帘洞里辨真邪。

悟空和沙僧来到花果山。悟空见果然有一个和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孙行者。两个一见怒从心起，各踏云光跳上九霄一场好杀。沙僧在一旁见两个相貌、声音无一毫差别。真是皂白难分，他只得拨转云头回去告诉唐僧。

这两个孙悟空，且行且打，直打到南海。有人报告菩萨，果然有两个孙悟空打将来了。菩萨出来道：“你两个暂且住手，等我看看。”这个说：“我是真的孙悟空，他是假的！”那边也说：“我是真的，他是假的！”菩萨想：我一念紧箍咒儿就会分出真假来。她就念了起来，结果两个孙悟空都喊疼，抱着头在地上打滚。菩萨也分不出真假孙悟空来。菩萨无奈，又叫两个孙悟空到玉帝面前请玉帝分辨真假。玉帝用照妖镜观看。结果镜中照出的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又丝毫不差。玉帝也辨不出来。两个孙悟空又打到阴间，请阎王爷辨认。阎王爷认了半天也分不出真假，只好说：“你两个形容如一，神通无二，若要辨明，须到雷音寺如来佛祖那里方能明白。”两个孙悟空一起说：“说的是，说的是！我和你一起去西天让佛祖辨认。”

两个孙悟空在半空中，扯扯拉拉且行且斗，直来到雷音寺。早见那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诸大圣众都到七宝莲台之下，

听如来佛说法。

两个孙悟空打将来了。如来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行者，谁真谁假？”菩萨道：“前日在弟子处，委实不能辨，他们又至天宫、地府，亦都难认。特来拜告如来，千万与他辨认辨认。”如来笑道：“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遍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菩萨又请教周天种类有哪些？如来说：“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蠃、鳞、毛、羽、昆。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蠃、非鳞、非毛、非羽、非昆。还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菩萨又问：“是哪四猴？”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我看‘假悟空’乃是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相同音的是六耳猕猴也。”

那猕猴听到如来说出自己的本相，胆战心惊，急纵身跳起就走。如来见他走，即令大众下手。那猕猴毛骨悚然，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蜜蜂儿，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正盖上那蜜蜂儿。金钵盂落下来时，大众以为蜜蜂飞走了。如来笑云：“妖精未走！”揭开金钵盂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上去一棒将其打死，至今世界上已绝了这一种动物。

如来对悟空说：“你快去保唐僧求经罢。”大圣叩头谢道：“上告如来得知，我那师父定是不要我了；我此去，若不收留，却又劳一番神思！望如来方便，把松箍咒儿念一念，褪下

这个箍儿交还如来，放我还俗去罢。”如来说：“你休要胡思乱想，我让观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护他去，那时功成归极乐，汝亦坐莲台。”

观音菩萨谢了如来，领悟空来到唐僧面前。菩萨道：“唐僧，前日打你的是假行者，乃六耳猕猴，幸如来识破，已被悟空打死，你今收留悟空，保你西天取经，再不要嗔怪！”三藏叩头谢恩。

第三十三章 孙悟空三调芭蕉扇

唐三藏遵照菩萨教诲收了行者，与八戒、沙僧同心协力赶奔西天。说不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了夏月炎天，又到了三秋霜景。

师徒四人越往前走越觉着热气蒸人。三藏问：“如今已是秋天，怎么有这股热气？悟空，你去找个人家问问，为什么这样炎热？”行者收了金箍棒装出斯文样，向一老者询问。据这老者说，前面是火焰山，无论春秋，四季皆热。这火焰山正挡住西去之路。火焰山四周八百里寸草不生。别说过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会化成汁的。三藏听说，大惊失色。

正说话间，只见有一个少年男子，推着一辆红车儿过来。车内是热气腾腾的糕。大圣向那少年买了一个糕。此糕刚拿到手里，好似火盆里的灼炭，煤炉内的红钉。左手倒在右手，右手又倒在左手，大圣直说：“热、热、热！”那少年笑道：“怕热？别来这里。”行者道：“你这汉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热，五谷不结。’你这糕自何而来？”那人说：“若知糕何来，敬求铁扇仙。”行者问：“铁扇仙怎么样？”那人说：“铁扇仙有个‘芭蕉扇’。求得来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我们就忙着布种，及时收割，故得五谷养生。不然，寸草不能生也。”

行者把那少年的话告诉唐僧，又说他现在就去借芭蕉扇好过火焰山。那位老者说：“你们没有礼物她恐怕不会借扇。”

唐僧问：“她要什么礼物？”老者说：“我们这里的人家每十年拜求一次。要献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沐浴虔诚，拜到那仙山。请她出洞至此施为。”行者问：“那山坐落何处？叫什么名？有多少里远？”老者说：“那山在西南方，名唤翠云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唤芭蕉洞。我们这里的人去拜仙山来回要一个月，有一千四百六十里。”行者说：“不远，不远，我就去就来！”话音刚落，忽然不见了。那老者说：“爷爷呀，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人也！”

行者片刻来到翠云山，见一樵夫，忙问：“樵哥，这可是翠云山？这山上有铁扇仙吗？”樵夫笑道：“这里没有铁扇仙，只有个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因她有件宝能扇灭火，故称铁扇仙。我这里人家用不着她，只知道她叫罗刹女。她是牛魔王的妻子。”行者一听心就凉了，想：又是冤家了！当年降伏的红孩儿就是这婆娘养的。前日在那解阳山坡儿洞遇他叔子，连水都不肯给；今又遇见红孩儿娘，怎么会借给我扇子呢？不管怎样，孙悟空还是硬着头皮来到芭蕉洞口，高喊：“牛大哥，请开门！开门！”不一会儿洞内出来一个毛儿女。问孙悟空是从哪里来的，有何事情。悟空一一实报。毛儿女进去向罗刹女报告。

那罗刹女一听见“孙悟空”三个字便似火上浇油，骨都都红生脸上，恶狠狠怒发心头，骂道：“这该死的孙悟空今日总算来了！丫头们，取披挂拿兵器来！”

那罗刹女出洞高叫：“孙悟空在哪里？”悟空上前施礼：“嫂嫂，老孙在此拜揖。”罗刹女说：“谁是你的嫂子？”行者说：“尊府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为兄弟，乃七兄弟之亲。今闻公主是牛大哥令正，才以嫂嫂称之。”罗刹女道：“既有兄弟之亲，为何害我儿子？”行者赔笑道：“嫂嫂错怪了老孙。你

令郎因捉了我师父，要吃他的肉，幸亏观音菩萨收了他，救出我师父。他如今在菩萨处当善财童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你不念老孙之恩反老孙，是何道理？”罗刹女说：“我那儿虽没伤命，但不在我跟前，我几时能见一面？”行者道：“嫂嫂想见令郎有何难处？你只要把扇子借给我，扇灭了火焰山的火，送我师父过山，我到观音菩萨处请红孩儿来见你，并把扇子还给你。岂不两全。”罗刹女说：“少废话，看剑！”两个打了起来。罗刹女见打不过行者，便偷偷取出芭蕉扇，晃了一晃。一扇阴风，把行者扇得无影无踪。罗刹女得胜回洞。

行者被她扇得飘飘荡荡滚了一夜，直至天明方落在一座山上，双手抱住一块峰石。定神一看，才认出被扇到了小须弥山。大圣长叹了一声说：“好厉害的妇人，一下子把我扇出几万里。这里离灵吉菩萨处不远，我去打听一下消息。”行者见了灵吉菩萨，说明经过。灵吉笑道：“罗刹女的芭蕉扇乃是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气。假若扇着人，要飘八万四千里。我这山离火焰山只有五万余里。这是因为你大圣有留云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就停不到这里了。”行者说：“我师父可怎么渡过那火焰山呀？”灵吉道：“大圣放心，我当年受如来佛教旨，赐给我一粒‘定风丹’，一柄‘飞龙杖’。飞龙杖已降了风魔。这定风丹尚未用过，如今送给大圣，罗刹女再扇你就扇不动了。”灵吉菩萨把定风丹给了大圣。大圣谢恩，翻筋斗云返回翠云山向罗刹女叫战。

罗刹女出洞后，行者笑道：“好嫂嫂，不要太小气，把芭蕉扇借我一使，保得唐僧过山，我就把扇还你，我说话算数，绝不是那借物不还的小人。”罗刹女骂道：“夺子之仇尚未报得，借扇之意岂能如心！你不要走，吃老娘一扇！”罗刹女用

扇子扇了几扇，行者巍然不动。罗刹女慌了。行者笑嘻嘻地说：“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么扇，老孙若动一下，就不算男子汉！”罗刹又扇了几扇，行者一动不动。她急忙回洞了。

行者见她关门不出，就变成一只小虫儿从门缝里钻了进去。这时罗刹女要喝茶，行者就飞到茶沫之下。罗刹女把行者喝进肚子里去了。在她的肚腹内，行者现了本相，高声叫道：“嫂嫂，借扇子给我使！”当孙行者在里边乱搅时，疼得她坐在地上叫苦，连喊：“孙叔叔饶命，我把扇子借给你，你快出来拿。”行者说：“我不从你腰下的窟窿出来，还从口中出来。你把嘴张开。”那罗刹女只好张开口，行者飞出来，叮在芭蕉扇上。随即显了本相拿上扇子就走。

行者见了唐僧，说明借到芭蕉扇，师徒四人一路西来。走了四十余里，离火焰山不远，行者举扇用力一扇，那山上的火轰轰腾起；再一扇，更大百倍；又一扇，那火焰足有千丈之高。行者不知何故，急忙保师父往回返。这时土地神告诉行者，这个扇子不是真的，你被那妇人骗了，要借到真的芭蕉扇，必须找到牛魔王。

那牛魔王现在积雷山摩云洞又和一个叫玉面公主的同住。行者只好到那里去找。片刻，大圣已来到摩云洞前。牛魔王被叫出洞来，大圣上前行礼道：“长兄，还认得小弟吗？”牛魔王说：“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吧？”大圣道：“小弟正是。”行者向牛魔王说了要借芭蕉扇一事。牛魔王毫不念旧情，高声叫道：“你若在三合之内敌得过我，我就让妻把扇借你；如敌不过，打死你给我雪恨。”说完两个就斗了起来，战经百十合，不分胜负。牛魔王说：“今天不与你斗了，我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酒，以后我不会饶你。”大圣想：这老牛不知又结识了什么朋友，往哪里去赴宴，我跟上他去看看。大圣变作一阵

清风，随牛魔王同行。不多时到了一个叫乱石山碧波潭的地方。大圣一看，牛魔王下水去了，他变成一个螃蟹也跟着下去。行者看牛魔王坐在上首，左右有三四个蛟精，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两边坐着龙子、龙孙、龙婆、龙女。牛魔王吃个没完没了，哪里肯散酒席。行者想：就是散了酒席，他也不肯借我芭蕉扇。我不如偷了他的坐骑金睛兽，变成牛魔王去哄那罗刹女，把扇子骗出来救我师父过山……

孙大圣即现本相，将金睛兽的缰绳解开骑了上去。到了潭外，将身变成牛魔王模样，纵云驾起金睛兽。不多时，已到了芭蕉洞口。叫了一声“开门”，洞门即开了。罗刹女见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心中别提多高兴了，说：“大王，常言道：‘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我的性命险些儿被那孙悟空害了。”大圣故意骂道：“我给他算帐！那泼猴几时过去了？”罗刹女道：“还未去。昨日到我这里借扇子，我因他害咱们红孩儿之故没借给他，他就钻在我肚子里折腾。后来我给了他个假扇子。”大圣问：“那真扇子在何处？”罗刹女说：“放心，在我嘴里放着。”说着，她就从口中吐出一个杏叶儿大小的扇子。大圣拿在手中，心想：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扇灭八百里火焰？就问了一下。那女说：“大王，与你离别二载，你想必是被那玉面公主弄伤了神思，怎么自家的宝贝连用法都忘了——只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上的第七缕红丝，念一声‘唵噦呵吸嘻吹呼’，此扇即长一丈二尺。这宝贝变化无穷！哪怕是八百里火焰亦可一扇而消也。”大圣句句记在心上，立即把扇子放入自己口中现了本相，高声叫道：“罗刹女，你好好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罗刹女气得简直要晕过去了。

再说牛魔王出来一看自己的坐骑不见了，就猜到是孙悟空搞了鬼。他急忙来到芭蕉洞。罗刹女说了被骗经过。牛魔

王想，我要是硬抢，那猴子要是扇我一扇子，还不把我扇出十万八千里！我也会七十二般变化，不如变成猪八戒的嘴脸，把扇子再骗回来。

古人云：得胜的猫儿欢似虎。孙大圣得了芭蕉扇欢喜若狂。他正走着，看见八戒迎面而来，忙问：“兄弟，你往哪里去？”牛魔王说：“师父见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恐怕牛魔王本事大，你斗不过他，让我来帮你。”大圣说：“牛魔王哪是我的对手，扇子已到手了。”牛魔王说：“哥哥累了，扇子交给我，我帮你拿。”孙悟空就交给八戒。牛魔王一拿上扇子，就现了本相。两个厮杀起来。

这里唐僧不见悟空回来，让八戒去迎。八戒赶来时，见大圣与牛魔王正打得难分难解。当八戒得知牛魔王变成自己的模样，骗走芭蕉扇后更加气愤，三个英雄杀到一处，舍死忘生斗了百十回合。八戒发起呆性，仗着行者神通，举耙乱打。牛魔王架不住，变成一只天鹅望空飞去。八戒去剿除他的老窝，行者变成一个海东青，落在天鹅背上，抱住天鹅脖子啄眼睛。牛魔王又变成一只黄鹰，反过来啄海东青。行者又变成一个乌凤，专赶黄鹰。牛魔王又变成一只白鹤向南飞去。行者变成一只丹凤，高鸣一声。牛魔王变成一只香獐，行者变成一只饿虎。牛魔王又变成金钱豹，行者则变成一只金眼狻猊，声如霹雳，铁额铜夹，复转身要吃大豹。牛魔王着急了，变成一个人熊，行者变成一头大象，要用鼻子卷熊。这真是一物降一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最后牛魔王现出原身，原来是一只大白牛。一切神众与揭谛、六甲六丁等都来围住牛魔王。牛魔王一看不好，就往芭蕉洞跑，罗刹女垂泪道：“大王！把这扇子送给那孙悟空，叫他退了兵吧！”牛魔王说：“不能给他。物虽小而恨则深。我

再出去与他斗。”那牛魔王出洞又和悟空、八戒斗了五十余回，败下阵来，往北就退。路遇哪吒太子奉玉帝之命来助战。太子见了牛魔王，喝声“变！”变成三头六臂，飞身骑在牛魔王身上，使斩妖剑往颈项上一挥，便把个牛头砍下。谁知那牛肚子里又长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几次，就长出十几个头。太子取出火轮儿挂在老牛角上，便吹真火，把老牛烧得张狂哮吼摇头摆尾地说：“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太子说：“既如此，快交出扇子！”牛魔王说：“扇子在我妻子处收着哩！”太子将索穿在牛魔王鼻孔里，用手牵着他，从铁扇公主处要了扇子。牛魔王跪下说：“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献给孙叔叔助他成功！”

孙大圣执芭蕉扇走近火焰山，尽力一扇，那山火即灭。连扇了四十九扇，此火永不再发。孙悟空言而有信，将芭蕉扇又还给了铁扇公主。行者、八戒、沙僧保着唐僧继续前进。

第三十四章 唐三藏金光寺扫塔

唐僧师徒过了火焰山，不几日走了八百里路程，见前面有一城池。他们走进城门，正行间，看见有十几个和尚，一个个披枷戴锁，沿街乞讨，实在可怜。三藏曰：“免死狐悲，物伤其类。悟空，你上前问问，他们为何这等遭罪？”行者上前打问，才知道这城名唤祭赛国。此国有个金光寺，寺内有座宝塔。这塔原来祥云笼罩，瑞霭高升，夜放霞光，万里能见；昼喷彩气，四国无不同瞻。故此以为天府神京，四夷朝贡。只是三年之前一天夜里下了一场血雨。天明时，家家害怕，户户生悲。祭赛国国王听臣胡谏，硬说是和尚偷了宝塔上的宝贝，昏君更不察理，将和尚们抓去千般拷打，万样追求。当时，这里有三辈和尚，老一辈的受不住打，死了；剩下的便问罪枷锁。

唐僧深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众多和尚有苦，自己如何心安？三藏道：“这桩事暗昧难分。一则朝廷失政，二来和尚有灾。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宝塔。我离长安时曾立下誓愿，在上西天的路上逢庙烧香，遇寺拜佛，见塔扫塔。今天在此遇有受屈的僧人，乃因宝塔之累。我何不去扫塔，解救他们于苦难之中。”

唐僧住下，沐浴毕，手持笤帚同悟空直奔金光寺扫塔。到了金光寺，唐僧在佛前拜道：“弟子陈玄奘奉东土大唐之差去西天取经，今至祭赛国金光寺，遇本僧言宝塔被污，国王疑

僧盗宝，衔冤取罪，上下难明。弟子谒诚扫塔，望我佛显灵，早示污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说罢，唐僧与行者开了塔门，自下层往上扫去。唐僧扫了一层，又扫一层，扫到第七层时已打二更。唐僧渐觉困倦，行者说：“师父困了，你坐下歇息，老孙替你扫罢。”唐僧问：“这塔有多少层？”行者说：“不下十三层哩。”唐僧强打精神又扫了三层，腰酸腿疼，就在十层上坐倒说：“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层扫净罢。”

行者抖擞精神扫了十一层，又登上十二层。正扫着，听到塔上有人言语。行者想：怪哉！怪哉！已三更时分了，怎么会有人在上面说话？定是邪物罢，我去看一看。猴王轻轻地挟着笤帚钻出前门，踏着云头观看。只见十三层塔心里坐着两个妖精正在吃肉喝酒。行者大喝一声：“好怪物，偷塔上宝贝的原来是你们。”行者把两个妖精抓住，下到十层来见师父。那怪战战兢兢，口喊饶命。接着如实招供：“我两个是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王差来巡塔的。他叫奔波儿灞，我叫灞波儿奔。他是钻鱼怪，我是黑鱼精。万圣老龙生了一个女儿，唤做万圣公主。那公主长得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了一个驸马叫九头驸马，此人神通广大。前年与龙王来此，他大显法力，下了一阵血雨，污了宝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宝。公主又去大罗天上灵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养在潭底下，金光霞彩昼夜光明。近日听说有个孙悟空往西天取经，说他神通广大，沿途专寻人的不是，所以时常差我们来此巡拦。”行者听了冷笑道：“这龙王如此无礼，难怪前几日还请牛魔王去赴宴。”正说到这里，猪八戒领几个小和尚打着灯笼来了。行者将两个妖精交给八戒看管。

不觉天晓，唐僧与行者入朝倒换关文。那国王看了唐僧递上的关文，心中喜悦地说：“你大唐王有福，能选高僧，不

嫌路途遥远拜佛取经；而寡人这里的和尚专会做贼，败国倾君！”三藏道：“万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矣！贫僧昨晚到天府，一进城门，就见十几个戴枷之僧。问及何罪，道是金光寺冤屈者。贫僧昨夜扫塔，已获偷宝之贼。”国王大喜道：“妖贼何在？”三藏说：“现被小徒锁在金光寺内。”唐僧便让行者去带妖贼。国王看见悟空相貌丑陋，便说：“圣僧如此丰姿，高徒怎么这等相貌？”孙大圣听到，高声说：“陛下，‘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若爱丰姿者，怎么能捉得妖贼？”国王忙道：“圣僧言之有理。朕这里不是选人才，只要获贼得宝归塔者就是英雄好汉。”国王亲自审问了两个妖贼，举行盛宴感谢唐僧师徒。在宴席上，行者和八戒表示要立即去把盗宝的妖怪除掉，夺回宝贝。国王喜之不尽。

孙大圣和猪八戒驾着狂风，提着两个小妖来到乱石山碧波潭，定住云头。行者把两个小妖放了，让他们告知龙王，就说大圣爷爷来了，若肯交还金光寺宝塔上的宝贝，免他一家性命，若敢说半个“不”字，叫他全家遭诛。

那两个小妖下到潭底如实向龙王报告。那老龙王一听说孙行者齐天大圣来了，吓得魂不附体，魄散九霄。战战兢兢地对驸马说：“贤婿啊，别人来还好对付，若是孙大圣来，却不好也！”驸马笑道：“岳父大人放心，愚婿自幼学了些武术，四海之内也曾认识几个豪杰，怕他做甚！我出去与他交战三合，不取他的首级不来见岳丈大人！”妖怪拿了月牙铲，步出宫分开水道，在水面上高喊：“是什么齐天大圣，快来纳命！”行者按一按紧箍，理一理铁棒，道：“老孙便是。”那怪问：“你家居何处？出身何方？怎么到了祭赛国与那国王守塔，而且大胆抓我头目上吾宝山索战？”行者骂道：“你这贼怪，原来还不认识你孙爷爷，你上前来，听我向你介绍：

老孙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间水帘洞。
自幼修成不坏身，玉帝封我齐天圣。
只因大闹斗牛宫，天上诸神难取胜。
当请如来展妙法，无边智慧非凡用。
为翻筋斗赌神通，手化为山压我重。
整到如今五百年，观音劝解方逃命。
大唐三藏上西天，远拜灵山求佛颂。
解脱吾身保护他，炼魔净怪从修行。
路过西域祭赛城，屈害僧人三代命。
我等慈悲问旧情，乃因塔上无光映。
吾师扫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籁静。
捉住鱼精取实供，他言你等偷宝珍。
合夥为盗有龙王，公主连名称万圣。
血雨浇淋塔上光，将他宝贝偷来用。
殿前供状更无虚，我奉君言驰此境。
所以相寻索战争，不须再问孙爷姓。
快将宝贝献还他，免你老少全家命。

那驸马听了，冷笑道：“你原来是个取经的和尚。我偷他的宝贝，你取你的经文，井水不犯河水，与你何干？”行者道：“这贼甚不达理！我虽不受那国王的恩惠，但你偷他的宝贝，使金光寺僧人受冤。他们都是我的同行，怎能不为他们出气。”驸马说：“你既要打，常言道：‘武不善作。’但只怕手下无情，一时间伤了你性命，误了你取经大事！”行者大怒，骂道：“你这泼贼，竟敢如此狂妄！走上来，吃孙爷爷一棒！”他两个往往往来，斗了三十回合不分胜负。猪八戒举耙相助，原来那怪有九个头，四面都有眼睛，哪边来棒他都看得明白躲得及时。突然在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张开口如血盆相似，

一口咬住八戒鬃，半拖半扯捉进碧波潭。

孙行者见妖精擒了猪八戒，心想：这厮果真厉害！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八戒救出。只见行者变成一只螃蟹，下到潭内找到八戒，悄悄咬断捆他的绳索，找到他的耙子。八戒要悟空走出水面，他双手举耙，一声喊，打将进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乱跑乱窜。八戒虚晃一耙撤身就走。那老龙王追出水面，悟空上去就是一棒，把老龙王的头打了个稀烂。九头驸马收了老丈人的尸体，转宫而去。

行者和八戒正在商量对策，只听得狂风滚滚，立时惨雾阴阴。行者定神一看，原来是二郎显圣，领梅山六兄弟、架着鹰犬、挑着狐兔、抬着獐鹿，一个个腰挎弯弓，手持利刃，纵风雾踊跃而来。行者告诉八戒：“那是我七圣兄弟，正好留他助战。若得成功，倒是一场大机会呢。”行者留住二郎，细说经过。二郎愿意助战。他对行者、八戒说：“你们既打死了老龙，正好杀他个措手不及。”八戒道：“虽是如此，奈何天晚。”二郎道：“兵家云‘征不待时’，何惧天晚！”二郎要八戒下水叫战，把九头虫引出水面。

八戒下到水里，见龙子龙孙正披麻带孝，守着龙尸哭；那驸马在后面收拾棺材哩。八戒上去就是一耙，于是那驸马与八戒一直打出水面。二郎取出金弓、安上银弹，扯满弓往上就打。那怪要咬二郎，刚伸出一个头来，狗窜上去，“汪”地一口，把头咬了下来。那怪负痛逃生。八戒要追，行者拦住道：“穷寇勿追。”八戒下潭取出一个白玉匣子，递给行者。八戒和行者谢了二郎，捧着匣子返回祭赛国。金光寺的和尚都在城外迎候，见他两个云雾定时，近前磕头礼拜，接入城内。国王见了，连忙下殿，马上命设宴谢恩。三藏道：“等小徒归了塔中之宝方可饮宴。”那国王遂同三藏携手出朝，文武百官，

随至金光寺上塔，将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层塔顶宝瓶中间。宝物发出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可令八方共睹，四国同瞻。

行者对国王说：“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驻之物。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贫僧为你劳碌这场，不如将此寺改名为伏龙寺，叫你永远常驻。”那国王听着言之有理，即命换了寺号。国王赐金玉酬谢，师徒们一毫不收。这正是：邪怪剪除万境静，宝塔回光大地明。

第三十五章 小雷音寺唐僧上当

在悟空、八戒和沙僧的保护下，唐僧骑马前行。一天，正行之间忽见一座高山，远望与天相接。唐僧说：“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么高，怎么和天连在一起。”行者道：“古诗上不是说‘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但言山之极高，无可与之比并。岂有接天之理！”八戒插上来说：“若不接天，怎么人们把昆仑山号为‘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满西北’。因昆仑山在西北方向，故有顶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着说：“我们只管走路，等上了那座山就知道高低了。”

四人行过岭头下到平处，忽见祥光霭霭，彩霞纷纷，前方有一所楼台殿阁，隐隐还能听见钟磬之声悠扬。再近些一看，很像雷音寺。唐僧便说：“此处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灵山如来佛祖之处，可别误了我的一片诚心，耽搁了我的来意。”行者道：“师父，这不是灵山。那灵山之路我走过几遍，这里不像。”沙僧说：“像不像走到跟前就知。”

唐僧策马加鞭到山门前，望见“雷音寺”三个大字，慌得滚下马来，口中不住地埋怨行者哄他。悟空笑道：“师父莫恼，你再仔细看看山门上那四个大字，你怎么只念出三个字来？反过来还怪我。”唐僧再看，果然是四个字，乃“小雷音寺”。三藏说：“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真佛在里边。经上言佛有三千，想必不住在一个地方。古人云：‘有佛有经，无

方无宝。”我们可进去拜佛。”行者劝道：“师父不可进去。此处少吉多凶，若有祸患，我已有言在先，你可别怪我。”三藏哪里肯听，非要进去不可。

唐僧师徒进到殿内，行者早已识破妖怪设下的圈套，高声向着莲台上的假如来道：“你们这伙畜种，如此大胆！竟敢假充如来，败坏如来清德，不要走！”双手抡棒便打。这时，只听得半空中“叮当”一声，撇下一副金铙，把行者扣在金铙之内。慌得八戒、沙和尚连忙使起耙杖。因措手不及全被抓了，一齐都被绳缠索绑，紧缚牢栓。

原来那莲花台上的如来是个妖王装的。这妖王把行者扣入金铙之中不放开，三天之内便能将他化为脓血。

行者被扣在黑洞洞的金铙内，急得满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出来。他用棒乱打，别想动得分毫。他心里没了算计，将身往外一挣，想把金铙挣破，遂念了一个诀，身体长了千百丈高，可是那金铙也随他身长。他只好念诀恢复原身，那铙也随身变小。行者在里边使尽万般法术，只是出不来。这时谒谛赶到，行者说：“我那师父不听我劝，结果被妖怪抓住，把我扣在这里边，简直闷死我了。”谒谛道：“大圣，这铙不知是什么宝贝，连上带下，合成一块，小神力薄也不能掀动。我去上奏玉帝想法解救。”

谒谛直上灵霄宝殿说明原由。玉帝即派二十八宿星前来解救。行者闻知大喜，便叫把金铙打破。众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浑金之宝，一打便响，响时惊动妖魔却难相救。等我们用兵器撼它，你在里面见有光亮处，就赶快出来。”行者依言。你看他们使枪的使枪，使剑的使剑，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抬的抬，掀的掀，撬的撬，直弄到三更天色，那金铙巍然不动，就像铸成圆的一般。那行者在里边，

东张张西望望，爬过来，滚过去，别想看见一点光亮。

亢金龙说话了：“大圣，等我用角尖儿拱进来，你可变化，顺着松处脱身。”这宿星把身变小，那角尖儿就似个针尖一样大小，顺着钹合缝口上伸将进去。可怜用尽千斤之力，才能穿透里面。又将本身与角使法叫：“长，长，长！”角就长了碗来粗细。而那钹口也顺着亢金龙的角，紧紧噙住，四下里没一点缝隙。行者摸着他的角，只好让他忍点儿疼，带他出去了。大圣将金箍棒变作一把钢钻儿，在亢金龙的角尖上钻了一个小孔，把身子变得似个芥菜子儿，拱在那钻眼里，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宿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拔出角来，因用力过猛，倒过地下。行者却从他的角尖眼里钻出，现了原身，拿出金箍棒，照铙就是一下，如崩倒铜山，炸开金铙。把这个佛门之器，打成千百块散碎之金了！

那妖王听见巨响，出来与行者争斗。行者喝道：“你是什么怪物，竟敢假装佛祖，虚设小雷音寺？”那妖王道：“此处唤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赐与我的宝阁珍楼。我叫黄眉老佛。人们都叫我为黄眉大王。你要能斗过我，就饶你们性命，放你们继续取经；如斗不过我，等我去见如来取经，果正中华也！”行者听了大怒，上前与之斗了五十回合不见输赢。众妖鸣锣擂鼓摇旗呐喊，二十八宿星助战，老妖全然不怕，他一手架住众兵，一手从腰里取出一条旧白布搭包儿，往上一抛，把孙大圣、二十八宿星与五方揭谛一下子全包了进去，老妖挎在肩上拽步回身。小妖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捆了起来。

行者与众神被捆，忽闻有人悲泣。侧耳听时，原来是隔壁屋里的唐僧一面哭一面在说：“悟空啊！后悔不听你的话，致令今日受灾危。金铙之内伤了你，麻绳捆我有谁知。四众

遭逢缘命苦，三千功行尽倾颓。何由解得此灾难，坦荡西方去复归！”行者听了心想：师父虽不听我言今遭此害，然而在患难之中，还有纪念老孙之意。趁此夜静妖眠无人防备，且去解脱他们逃生！”说时，大圣将身一缩，脱下绳来，走近唐僧身边。唐僧喜道：“徒弟，快救救我，往后只听你的话，再不敢逞强了。”行者动手解了师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将二十八宿星放了。众宿星簇拥着唐僧、八戒、沙僧前行。行者去妖王处寻找行李。不小心，栽了一个跟头，惊醒了妖王。

妖王前前后后寻不见唐僧等，率众妖来赶。只见那二十八宿星，正护着唐僧等前行。他便把哨子一吹，有四五千大小妖精杀了上来。妖王又从腰上解下搭包，把众神和唐僧、八戒、沙僧都包了去。只跑了一个孙悟空。

悟空想：这妖王拿的不知是个什么搭包子，能装那么多东西？我记得有个北方真武，号曰荡魔天尊，他如今在南瞻部洲武当山上，我不如去请他来搭救师父。大圣随即将身一纵，驾筋斗云直奔武当山。

大圣见了荡魔天尊，拜道：“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西牛贺洲，有座山唤小西天，小雷音寺内有一妖魔，把我师父擒了。玉帝派二十八宿星助战都未成功。我无计可施，特来拜求师相助一臂之力。”荡魔天尊听了，派龟、蛇二将并五大神龙去助战以救唐僧之难。

行者拜谢了荡魔天尊，同龟、蛇、龙神各带精锐之兵复转西洲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云头，直到山门外叫战。谁知双方斗了几十回合，不分胜负，那妖王又从腰里解下搭包，一下子将五龙、龟蛇二将全装了去。行者因有准备，跳出九霄逃脱。

大圣无计可施，没精打采地落下云头。这时，功曹来说：

“请大圣宽怀，小神想起一处精兵，请来定可以降妖。这支精兵在南赡部洲盱眙山蟠桃城。那里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神通广大。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叫小张太子，还有四大神将。昔年曾降伏过水母娘娘。你今若去请他，他来准可捉怪救师！”行者闻言立即驾筋斗云而去。

行者请来小张太子等，又与那妖王争斗。斗了多时，仍不分胜负。妖王又解开搭包，把小张太子等也包去了。行者这下可真没办法了。正在凄惨之际，忽见那西南上空一朵彩云坠地，满山头大雨缤纷，有人喊：“悟空，认识我吗？”行者顺声看去，只见那人长得：

大耳横颐方面相，肩查腹满身躯胖。
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
敞袖飘然福气多，芒鞋洒落精神壮。
极乐场中第一尊，南无弥勒笑和尚。

行者见了，忙下拜道：“东来佛祖哪里去？弟子失回避了。万罪！万罪！”佛祖道：“我此来，专为这小雷音寺妖怪也。”行者说：“多蒙佛老爷盛德大恩。不知那妖是哪方怪物，他那搭包儿是件什么宝贝，烦佛祖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跟前司磬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会去了，留他在宫中看守。他把我这几件宝贝拐来假佛成精。那搭包儿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做‘人种袋’。他拿的那条狼牙棒是个敲磬的槌儿。”行者听了高叫一声道：“好个笑和尚！你走了这童儿了，叫他诳称佛祖陷害老孙，未免有个家法不严之过！”弥勒佛道：“一则是我不谨，走失人口；二则是你师徒们魔障未完，故此百灵下界，应该受难。我今来与你收了他。”

只见弥勒佛在山坡下设一草庵，种一田瓜果，让行者与之索战。交战时，许败不许胜，引他到此瓜田。别的瓜都是

生的，唯独让行者变成一个大熟瓜。待妖王把这个熟瓜吃下，行者在他肚子里折腾。弥勒佛便取了他的搭包儿，装他回去。行者闻计拍手称好，便立刻依计行事。

那妖王果然把行者当一个熟瓜吃了下去。行者在他肚内翻筋斗、竖蜻蜓，好一通折腾。那妖王眼泪汪汪地把一块瓜田滚成了打麦场，口中不住地叫：“救救我吧！”弥勒佛嘻嘻笑道：“你不认得我了？”那妖王抬头一看，慌忙跪倒在地，双手捂着肚子：“饶了我罢，我再也不敢了。”弥勒佛一把揪住他，解了他的袋子，夺了他的槌儿。并让悟空饶他一命。行者在那妖王肚子里叫道：“你张开口，等我老孙出来。”俗话说：人未伤心不会死，花残叶落是根枯。那怪虽肚腹绞痛但未伤了心，便忍着疼把口张大，行者跳了出来，现了本相。佛祖领童儿回极乐世界。行者救出师父师弟，吃了斋，喂饱了白马，次日收拾行李登程。临走时放了一把火，将那些珍楼、宝座、高阁、讲堂统统烧尽。

第三十六章 朱紫国孙悟空行医

话说唐僧四人离了小西天，欣然上路。光阴似箭又到了夏日。一天，来到朱紫国。唐僧说：“朱紫国必是西邦的王位，却要倒换关文。”他们先在“会同馆”住下，吃罢斋饭，唐僧自己进朝见国王倒换关文。

国王见是东土大唐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求倒换关文，高兴地说：“寡人久病不曾登基，今日刚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国，喜兆也！”即将唐僧宣至阶下。三藏礼毕，将关文呈上。国王看毕，十分欢喜道：“法师，你那大唐几朝君正？几辈臣贤？唐王因甚作疾回生，着你不远万水千山取经？”唐僧答道：“贫僧那里：

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尧舜正位，禹汤安民。成周子众，各立乾坤。倚强欺弱，分国称君。邦君十八，分野边尘。后成十二，宇宙安淳。因无车马，却又相吞。七雄争胜，六国归秦。天生鲁沛，各怀不仁。江山属汉，约法钦遵。汉归司马，晋又纷纭。南北十二，宋齐梁陈。列祖相继，大隋绍真，赏花无道，涂炭多民。我王李氏，国号唐君。高祖晏驾，当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宽仁。兹因长安城北，有个怪水龙神，刻减甘雨，应该损身。夜间托梦，告王救逆。王言准赦，早召贤臣。款留殿内，慢把棋轮。时当日午，那贤臣梦斩龙身。”

国王听了忙问：“那贤臣是哪邦来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驾前的丞相，姓魏名征。他识天文、知地理，辨阴阳，乃安邦立国之大宰相也。因他梦斩了泾河龙王，那龙王告到阴司，说我王许救又杀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渐觉身危。魏征又写书一封，与我王带至冥司，寄给判官崔珏。片刻，唐王身死，至三日后回生。亏了魏征，感崔判官改了文书，加王二十年寿。今要做水陆大会，故遣贫僧西天取经。”那国王听了说：“诚乃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似我寡人久病多时，并无一臣拯救也。”唐僧偷偷看之，那国王确实面黄肌瘦，形神衰。他正想问问原因，那王便让摆膳与唐僧共进。

这里悟空、八戒、沙僧在会同馆里安排茶饭。沙僧说：“油、盐、酱、醋、姜、椒、茶全无也。”悟空和八戒上街去买。他们行至一个楼边，见人群拥挤，正在争看一张皇榜。那榜上云：

朕西牛贺洲朱紫国王自立业以来，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国事不祥，沉疴伏枕淹延日久难痊。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贤士。不拘北往东来，中华外国，若有精医药者，请登宝殿，疗理朕躬。稍得病愈，愿将社稷平分，决不虚示。”

看毕，悟空欢喜道：“古人云：‘行动有三分财气。’我不再去买什么调料，且把取经之事也暂放一日，等我老孙做个医生玩玩。”悟空念声咒语，使个隐身法，轻轻上前揭了榜，又吹口仙气，把榜文落在八戒的怀里。那看守榜文的校尉走到猪八戒跟前道：“是你揭了榜文？”那呆子猛抬头，大长嘴，吓得几个校尉跌倒在地。呆子转身要走，几个大胆的校尉扯住说：“你揭了招医的皇榜，还不进朝医治我万岁的病去？”那

呆子慌慌张张地说：“你儿子才揭了皇榜！你孙子才会治病！”校尉说：“那你怀里揣着什么？”呆子一看说：“那猴头又害杀我也！”他赶快说，此榜文是师兄孙悟空揭的。校尉到了会同馆，找见行者道：“孙老爷，今日我王有缘，天遣老爷下降，是必大展经纶手。治得我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行者说：“这榜文是我揭的。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药不跟卖，病不讨医。’你去叫那国王亲自来请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一半人在此啞请，一半人入朝启奏。”

那国王正与唐僧饭后清谈，忽听来人禀报。国王即问唐僧：“哪一位高徒善医？”唐僧忙说：“实不瞒陛下，我那顽徒俱是山野庸才，只会挑包背马转涧寻波，带领贫僧登山跋岭，伏魔擒怪捉虎降龙而已，没一个会行医的。”国王道：“法师不必过谦！文武众卿，寡人身虚力怯不敢乘辇，汝等可替寡人都到朝外，请孙长者看朕之病。汝等见他不可轻慢，称他为‘神僧孙长老’，皆以君臣礼相见。”

这孙悟空被请了进来，国王一见，此人生得相貌刁钻，吓得跌在龙床之上，说什么也不敢看病了。行者笑道：“要是这样，国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医不好。”众臣道：“人人能有几多寿？怎说一千年也还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个病君，死了是个病鬼，再转世也还是个病人，却不是一千年也还不好？”众臣怒曰：“你这和尚甚是无礼！怎敢满口胡说！”行者笑道：“不是胡说，你们听我说来：医门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转旋。望、闻、问、切四般事，缺一之时不备全：第一望他神气色，润枯肥瘦起和眠；第二闻声清与浊，听他真语与狂言；三问病原经几日，如何饮食怎生便；四才切脉明经络，浮沉表里是何般。我不望闻并问切，今生莫想得安然。”众臣和太

医们一听，觉着这和尚言之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须望、闻、问、切呀！但是国王就是不敢见行者面容，行者说：“若见不得生人面，我会‘悬丝诊脉’。”国王听说过悬丝诊脉，但没见过，忙传旨宣孙长老进来悬丝诊脉。

行者从尾巴上拔了三根毫毛，叫声“变！”即变作三条丝线，每条各长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气托于手内，去给国王诊脉。

悟空进到皇宫内院，将三条金线与宫官拿入里面，吩咐：“叫内宫妃后或贴身太监，将金线系在国王的左手腕寸、关、尺三个部位上，却将线头从窗户里给我递出来。”宫官照行者的吩咐办了。

行者接过线头，以自己右手大姆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脉；又将中指看了关脉；最后用无名指看了尺脉；调停自己的呼吸，分定四气、五郁、七表、八里、九候、浮中沉、沉中浮，辨明了虚实之端；又叫解下左手，诊了右手。诊脉完毕，行者抖了抖身体，将金线收上身来，便高声叫道：“陛下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尺脉芤且沉。右手寸脉浮而滑，内结经闭也；关脉迟而结者，宿食留饮也；尺脉数而牢者，烦满虚寒相持也——我看国王的病是惊恐忧思，叫作‘双鸟失群’之症。”那国王在内听了悟空诊脉的结果，满心欢喜，打起精神高声应道：“准、准、准，高、高、高，果是此疾！请出外面用药来也。”

行者走出宫外，唐僧便问诊脉情况。行者说：“诊对了。”众官又问：“神僧长老，不知你说的‘双鸟失群’是何意？”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鸟，原在一起同飞；忽被暴风骤雨惊散，雄不能见雌，雌不能见雄，雌想雄，雄想雌，这不是双鸟失群是什么？”众官喝采：“真是神医也。”众官问：“要用何药

治之？”行者说：“见药就要。”医官忙说：“药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药岂有全用之理。为何见药就要？”行者道：“古人云：‘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故此全证药品，而随便加减也。”众官满城抓药，每样三斤，全送到会同馆，让八戒、沙僧收下。国王留唐僧住在宫内。唐僧想，这一定是留我当人质，若治好了病欢喜相送；若医不好我命也休矣！

大圣回到会同馆，见八百八味药，每样三斤，共计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全送来了。猪八戒嘟嘟囔囔地说：“猴哥要开药铺哩。”

到夜深人静之时，行者开始制药了。行者要八戒把大黄取出一两碾为细末；要沙僧取巴豆一两碾为细末。又让八戒去把锅底上的灰刮半碗来。沙僧说：“小弟从来没见过药里面还放锅灰？”行者说：“你不知道，锅灰名为‘百草霜’，能调百病。”锅底灰弄来了，行者又要八戒去弄一杯马尿，泡制丸药。八戒说：“哥哥，这可不是耍子，马尿腥臊怎么能入药？我只见过醋糊为丸，陈米糊为丸，炼蜜为丸，或清水为丸，那听说过马尿为丸？这东西臊里巴几，一闻其味就吐，再吃下巴豆大黄，弄得国王上吐下泻，可不是闹着玩的！”行者说：“你不知缘由，咱们的大白马不是凡马，他本是西海龙身，若喝点儿他的尿，百病全治。”

行者得了马尿和药搅在一起，揉成三个大药丸子。兄弟三人合衣睡下，一夜无话。次日清晨，国王即派人来取药。众官问：“此药何名？”行者道：“此药名叫‘乌金丹’。”八戒暗笑道：“锅灰拌的，怎么不是乌金！”众官又问：“喝此药用什么引子？”行者说：“可用两种引子，一种易得，一种难取。”众官又问：“难取的是何物，易得的又是何物？”行者说：“这

难取的六样物品是：半空飞的老鸦屁，紧水负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擦脸粉，老君炉里炼丹灰，玉皇戴破的头巾要三块，还要五根困龙须。那易得之物嘛，就是‘无根水’。”众官听了说：“那六件物乃世间没有，难取；这无根水有的是，可到井里河里去舀。”行者说：“井水河水都是有根的。无根水是天上落下未沾地之水也。”众官将药丸呈与国王。行者又让龙王下了些雨。那国王便用“无根水”先吃了一丸药，喝了一杯甘雨；又吞了一丸，喝了一杯甘雨，三丸全吃下，三杯甘雨全喝下。

国王喝下丸药不多时，腹中作响，连续大便三五次，服了些米汤，躺在龙床上歇息。有两个妃子，将便桶打开看，除秽污外，内有糯米饭块一团。妃子对国王说：“病根都下来了！”国王听了甚喜，又吃了一些米饭。少顷，渐觉心胸宽泰，气血调和；精神抖擞，脚力强健。下了龙床，穿上朝服，即登宝殿。见了唐僧，倒下便拜。唐僧连忙还礼。国王传令：“在光禄寺摆宴，酬谢法师三位高徒。”

八戒见官来请，高兴异常，连夸是大哥之功。沙僧说：“常言道：‘一人有福，带挈一屋。’我们一起合药，都是有功之人。”三人欢欢喜喜入朝，见了国王、唐僧。在宴席上，国王向悟空敬酒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谢不尽。请喝下这杯酒，朕有话说。”行者问：“有何话请说，老孙好饮。”国王道：“寡人有数载患忧疑病，被神僧三丸药打通，何以病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孙见了陛下，已知是忧疑之疾，但不知忧疑何事？”国王说：“古人云：‘家丑不可外谈。’奈神僧是朕恩主，要是不笑话，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话，请说无妨。”

国王说：“三年前正值端阳之节，朕正与嫔后在御花园看

斗龙舟，忽然一阵风至，半空中现出一个妖精，自称是赛太岁，说他在麒麟山獬象洞居住，洞中少个夫人。他看见我金圣宫娘娘生得美貌，要我送给他做夫人。如果不送，就要先吃寡人，后吃众臣，再吃百姓。朕为忧国忧民，无奈将金圣宫夫人送出亭外，被那妖怪摄将去了。寡人为此受惊，端午节吃的粽子凝滞在内，况又昼夜忧愁，所以成此疾三年矣！今服神僧灵丹大便数次，全是三年前积滞之物，所以精神如旧。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赐，恩重如山！”

行者听了满心欢喜，把酒一口喝下，说：“不知陛下还想不想要金圣宫娘娘回国？”国王道：“怎么不想？朕切切思思无昼无夜，但只是没有能打败这妖精的人。”行者说：“俺老孙愿与你降妖！”国王跪下道：“若救出朕后，朕愿领三宫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尽给神僧，让你为帝。”八戒听了大笑道：“这皇帝失了体统，怎么为了老婆就不要了江山！”行者忙把国王扶起。正说话间，一阵狂风，那妖精就来了。国王和唐僧等众忙下洞藏身。行者跳到空中，察看虚实。

第三十七章 孙大圣智取紫金铃

行者抖擞精神，手持铁棒踏祥光起至空中，迎面喝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妖怪，待往何方猖獗？”那怪厉声高叫道：“吾党不是别人，乃是麒麟山獬豸洞赛太岁大王爷爷部下的先锋。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宫女二名，服侍金圣娘娘。你是何人，敢来问我？”孙大圣道：“吾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正没处寻你，却来此送命！”两个便厮杀起来。斗了没几个回合，那妖精的枪就被行者打成两截，慌得逃命而去。孙大圣见他走了也不追赶。按落云头，请国王、师父等出洞。

大圣对国王说：“陛下，刚才那个妖精自称是赛太岁部下的先锋，来此取宫女的。他如今战败而归，一定会向那厮报告。那厮也定要来与我相争。我恐他兴师动众未免又伤了百姓，惊了陛下，不如我去迎他，在半空中擒了他，接回金圣娘娘。但不知向哪个方向去，这里离他那里有多远？”国王道：“那怪在南方，约有三千余里。”行者嘱咐：“八戒、沙僧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去就来。”

孙大圣将身一纵，早见一座高山。大圣按落云头，正在寻找洞口，只见山凹里烘烘火光飞出。红焰之中又冒出一股恶烟，比火更毒。接着，那山中又迸出一道沙来。孙大圣只顾看，不觉沙灰飞入鼻子内，痒丝丝地打了两个喷嚏，即回头伸手在山上摸了两个鹅卵石，塞住鼻孔；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攒火的鹞子，飞入烟火中间。抄了几下，沙灰没了，烟

火也熄了。他又看见一个小妖，担着黄旗、背着文书、敲着锣鼓儿，急走如飞而来。大圣又变成一只猛虫儿，轻轻地飞在那小妖的书包上，探听消息。只听小妖自言自语地说：“我家大王真是心毒。三年前把朱紫国的金圣皇后弄来，一向无缘未得沾身。只苦了要来的宫女。今日那个去要宫女的先锋被个孙悟空打败了。我大王因此发怒，叫我去下战书。”行者听了“嚷”的一声，飞离了妖精，转向前路有十数里，摇身一变，又变作一个道童，迎着小妖问：“长官哪里去？送的是什么公文？”那小妖说：“我大王差我去朱紫国下战书的。”大圣又问：“朱紫国的皇后可曾与你大王同居过？”小妖道：“没有。自那年抓来，当时有一个神仙，送给她一件五彩仙衣。她穿上这仙衣，浑身上下就长了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她一下。”大圣探听到情况，一棒就将那小妖打死，原来他的名字叫‘有来有去’。孙大圣笑道：“这小妖的名字叫‘有来有去’，这一棍子，打得‘有去无来’也！”

孙大圣打死小妖返回朱紫国，见了国王问：“陛下，你那金圣娘娘在宫中可留有心爱之物？给我一件罢。”国王问：“要这何用？”大圣道：“那妖确有神通，我见他放火、放烟、放沙。就是降了那妖，我见了你娘娘，她不认识我，定不肯跟我回国。要有件她心爱之物，她见了才会信我，我好带她回来。”国王觉得言之有理，便将娘娘心爱的黄金宝串给了大圣。

大圣拿着黄金宝串，驾筋斗云又至麒麟山上。摇身一变，变成‘有来有去’的模样，混进洞内见了妖王。妖王问：“你回来了？”大圣不答话。妖王又问：“‘有来有去’，你回来了？”大圣仍不答应。妖王上前扯住道：“问之也不答话，何也？”大圣把锣往地上一放道：“什么‘何也，可也’！我说我不去你非叫我去。我到那里只见无数人马列成阵势，见了我就叫：

‘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揪揪扯扯、拽拽扛扛、拿进城去见了国王。国王便叫‘斩了’，幸亏有个谋士说：‘两家相争，不斩来使。’才把我饶了。收了战书，又押出城外，在军前打了三十杖，放我来回话。他们不久就要来此交战哩。”妖王说：“叫你吃亏了，怪不得问你话你不答。”行者说：“却不是怎的，只为护疼，所以不曾答应。”妖王又问：“你见他们那里有多少人马？”行者道：“我怎么能查他的人马数目。只见那里摆着无数兵器：弓箭刀枪甲与衣，干戈剑戟并缨旗。剽枪月铲兜鍪铠，大斧团牌铁蒺藜。长闷棍，短窝槌，钢叉镋钯及头盔。打扮得靴鞋护顶并胖袄，筒鞭袖弹与铜锤。”妖王听了笑道：“不要紧，这些兵器一把火皆空。你赶快去告诉金圣娘娘得知，叫她别烦恼。今早她听说我要发兵，她就眼泪汪汪地不干。你可以告诉她那边人马骁勇必定胜我，且宽她一时之心。”大圣听了这话正中下怀，十分欢喜。

大圣到了金圣娘娘处，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便喝退左右现了本相，对娘娘说：“你别害怕，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师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因到你国倒换关文，见你君臣出榜招医，我把王相思之病治好了。国王设宴谢我，饮酒之间，说出你被妖摄来。我会降龙伏虎特来救你。我打死小妖，变成‘有来有去’的模样混进洞来，舍身到此与你联系。你若不信，请看此物。”娘娘看了黄金宝串，连忙下拜道：“长老，你要能救我回朝，永世不忘大恩！”

大圣又问：“娘娘，那妖王放火、放烟、放沙的东西是什么宝贝？”娘娘说：“哪里是什么宝贝！乃是三个金铃。他将头一个晃一晃，有三百丈火光烧人；把第二个晃一晃，有三百丈烟光熏人；把第三个晃一晃，有三百丈黄沙迷人。烟火

还不要紧，只是黄沙最毒，若钻入人的鼻孔里就伤性命。”大圣说：“这三个铃不知他放在何处？”娘娘道：“他哪里肯放下，只是带在腰间，行住坐卧从不离身。”大圣想了想说：“娘娘，你若真想回朱紫国，就先装成风流喜悦之容，与他叙个夫妻之情，想办法叫他把铃儿放在你处收藏。待我趁便偷了，降了那妖。那时节，好带你回去。”娘娘依计行事。

大圣又变成“有来有去”，到妖王面前说：“大王。圣宫娘娘有请。”妖王欢喜道：“娘娘平时只是骂，怎么今日有请？”大圣说：“那娘娘问我朱紫国的事，我便说：‘那国王又选了皇后，不要你了’，娘娘听说，知道没有了盼头，方才命我来请大王。”妖王大喜道：“你确有智谋，待我剿除了他国，命你当宰相。”

大圣一面谢恩，一边与妖王来至后宫。娘娘欢容相迎。娘娘道：“大王请坐，我有话说。”妖王道：“有话但说不妨。”娘娘道：“我蒙大王厚爱今已三年。谁知大王有外我之意，不以夫妻相待。我想着我在朱紫国时，外邦凡有进贡之宝，君王看毕一定与我收藏。你这里也没什么宝贝，或者就是有些宝贝，也因见外于我不叫我看见，更不叫我收着。我听说你有三个铃铛，想是件宝物，你怎么坐也带着，走也带着？你就给我收着，待你用时取出未尝不可。这也是咱们做夫妻一场，也有个心腹相托之意。”妖王听了赔笑道：“娘娘怪得对，怪得对！宝贝在这里，今日就给你收着。”便解衣取宝。大圣在一旁目不转睛，看着那妖揭开两三层衣服，贴身带着三个铃儿。妖王把铃解下递给娘娘道：“物虽微贱，却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摇晃它。”娘娘接过后喊道：“小的们，安排酒来，我与大王交欢会喜，喝几杯。”娘娘只是哄着妖王。

孙大圣趁机把三个铃铛拿在手中，慢慢移步溜出宫门。到

了剥皮亭前见四处无人，便拿出铃铛看，不小心晃了一下，烟火黄沙全出，急收不住。满亭中起了大火。吓得那些把门的妖精赶快向妖王报告。妖王出来看时，原来是‘有来有去’拿了金铃铛。妖王收回宝贝。那大圣慌了手脚，丢了金铃，现出本相，拿出金箍棒乱打一气。妖王让把门关了。大圣变成一只苍蝇儿，爬在石壁上。这时只听有个妖精对大王说：“我看这贼不是别人，定是那战胜先锋的孙悟空。想必在路上杀了‘有来有去’，夺了黄旗，变成他的模样，到此欺骗大王也。”妖王道：“正是。言之有理。”

夜晚大圣又和娘娘商量，让她把妖王请来安寝，大圣好见机盗铃。娘娘悄悄问：“我把那妖王请来，你却怎么行事？”大圣道：“古人云：‘断送一生惟有酒。’又云：‘破除万事无过酒。’可见酒之为用多端。你只以饮酒为上，你将你贴身的丫环叫一个进来，我看一看，变成她的模样在旁服侍，却好下手。”大圣就变成娘娘的贴身丫环春娇儿。娘娘把妖王请来，以酒压惊，假春娇在一旁侍候。

喝了一会儿，叙了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娘娘问：“大王，紫金铃没有损坏吧？”妖王说：“没有损坏，如今我带在腰间哩。”装成春娇的大圣闻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根，将毫毛放在妖王身上，吹了口仙气，变成虱子、虼蚤、臭虫，爬进妖王衣服内乱咬一气。那妖王痒痒难忍，用手捉了几个虱子出来。娘娘笑道：“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个御虱’哩，且脱下衣服来我替你捉捉。”妖王果然解带脱衣。假春娇在一旁看见妖王衣服上层层皆有虼蚤跳，件件爬满了大臭虫，密密麻麻，如蚂蚁出窝。假春娇说：“大王，这么多虱子、臭虫、跳蚤真不得了！快把紫金铃给我拿上，我给你捉虱子。”妖王把铃子给了假春娇。孙大圣拿到紫金铃，又拔下三根毫毛，变了三

个假紫金铃，又一抖身体，把那些变成臭虫、虱子的毫毛，都收上身来。将假宝贝交给妖王。

孙大圣得了宝贝，出洞后便现了本相。在洞口高喊：“赛太岁，还我金圣娘娘来。”妖王被叫出门来，叫道：“孙大圣，你休走！看我摇摇铃儿。”大圣笑道：“你有铃，难道我就没铃？”妖王问：“你有什么铃，拿出来给我看看。”大圣拿出铃来，妖王一看同自己的一模一样，便问：“你那铃儿是哪里来的？”大圣反问：“你是从哪儿来的？”妖王说：“我这铃儿是：太清仙君道源深，八卦炉中久炼金。结就铃儿称至宝，老君留下到如今。”大圣说：“我这铃儿是：道祖烧丹兜率宫，金铃转炼在炉中。二三如六循环宝，我的雌来你的雄。”妖王感到奇怪，铃儿又不是飞禽走兽，怎么还分雌雄？他连摇三遍，手中的铃既不喷火，也不冒烟，更不见沙。妖王说：“怪哉！怪哉！世道变了，这铃儿想必是惧内，雄的见了雌的，什么也出不来了。”大圣道：“看我给你摇摇！”大圣将三个铃儿一起摇起，红火、青烟、黄沙一齐滚出。大圣又把风叫来，真是风催火势，火挟风威，红焰焰、黑沉沉，满天烟火、遍地黄沙，把那妖王吓得魂散魄飞，走投无路。

正在这时，观音菩萨在空中召唤孙悟空。悟空急忙叩头道：“不知大慈临凡有失远迎，敢问菩萨何往？”菩萨道：“我是特来收这怪物的。他是我胯下的金毛犼。因牧童瞌睡失于防守，他就咬断铁索走来。今收他回去，解朱紫国国王之难。”菩萨把那妖和紫金铃儿全都收走了。

送走了菩萨，大圣打进妖洞消灭了众妖，扎了一条草龙让娘娘骑上，又作法领娘娘回到朱紫国内。皇帝见娘娘归来喜之不尽。大宴唐僧师徒。恩留再三均被谢绝。遂换了关文，相送而别。

第三十八章 灌垢泉猪八戒忘形

唐三藏师徒别了朱紫国整顿鞍马西进。行经无数山脉、历尽无穷水道，不觉秋去冬残，又值春光明媚。师徒们正边走边观景色，忽见一座庵林。三藏要自己去化斋给大家吃。行者道：“哪里话，怎么能让师父去化斋？俗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弟子高坐，叫师父去弄饭之理。”三藏说：“不能这样讲，平日化斋都是无尽的路程。今日人家很近，我去化一次斋吧。”八戒说：“常言道：‘三人外出，小的儿苦。’你是个父辈，我们是弟子，古书上也说：‘有事弟子服其劳。’还是我老猪去吧。”三藏道：“徒弟啊，今日天气晴朗，离得又近，我去吧。”沙僧笑道：“师兄不必多说了。师父的脾气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他既然定了要去，就让他去吧。”

唐三藏就去了。他行至庄前看，一个男人也见不到，只有四个女子。想退回去吧，又怕徒弟笑话自己连个斋也化不来，所以，硬着头皮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只见有个茅屋里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球哩。三藏看了一会儿，只得高声叫道：“女菩萨，贫僧想在这里化些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欢欢喜喜走上前来说：“长老，失迎了，请里面坐。”三藏心中暗想：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子都这么好，男的就更虔诚了。

一个女子上前，把石头门推开两扇，请唐僧里面坐。他进去一看，铺设的全是石桌、石凳，冷气阴森。三藏想：“这

地方少吉多凶，断然不善。”女子笑嘻嘻地问：“长老，从何而来？”唐僧道：“我是东土大唐上西天取经的和尚，路过这里，化些斋吃。”众女子说：“好，好，好！常言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妹妹们，不可怠慢，快办斋来。”

这时，有三个女子陪唐僧说话，另外四个女子去做饭。不一会儿饭菜就端上来了，全是人油炒菜、人肉煎熬的东西。唐僧哪里敢吃，吓得又要走。那些女子拦住门，不肯放行，都说：“送上门的买卖倒不好做？‘放了屁儿，却使手掩。’你往哪里去？”七个女子上来，把唐僧扯住，顺手牵羊用绳子捆了，悬梁高吊。那些女子脱了上衣，露出肚脐眼，各显神通：一个个肚脐眼里冒出丝绳，有鸭蛋粗细，骨都都的，进玉飞银，不一会儿就把庄门瞒住。

行者、八戒和沙僧在道旁等候师父良久不见踪影。行者忽见天上一道亮光，就知道唐僧遭难了。大圣拿着金箍棒，三两步就跑到前边，看见那丝绳缠了有千百层厚，穿穿道道似经纬之势。他用手按了一按，丝绳粘软沾人。行者不知这是什么东西，他举棒想打又停了手。心想：这东西要是硬的，别说几千层，就是几万层也可打断。可是这软东西，只能打扁。我不如把土地神叫出来问个明白。行者念一口诀，唤出土地神。

土地神告诉大圣：“这里叫盘丝岭。岭下这洞叫盘丝洞。洞里有七个妖精。”行者问：“是男妖女妖？”土地神道：“是女怪。”行者又问：“她们有多大神通？”土地神说：“小神力薄威短，不知她们有多大手段；只知那正南离此三里之远有一个灌垢泉，乃是天生的热水，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平白无故地就被她们霸占了。我见天仙都不惹这些妖精，必定这些妖精有大能。”行者问：“她们霸占此泉干什么？”土地神

道：“这些妖精占了浴池，一日三遭出来洗澡，一会儿就该来洗了。”土地神退走后，行者变成个苍蝇儿，叮在路旁小草上等待她们过来。

不一会儿走过来七个女子。行者飞了过去。只见那浴池有五丈余阔，十丈多长，内有四尺深浅，水清见底。七个女子一齐脱了衣服搭在衣架上，跳下水去。行者想：我要打她们，只要把这棍子往池中一搅，就叫做‘滚汤泼老鼠，一窝儿都得死。’可怜！常言道：‘男不与女斗。’我这般一个男子，打死几个丫头，低了老孙的名声。我不打她们，只把她们的衣服全拿走，让她们没衣服穿出不了水，多好！大圣摇身一变，变成一只饿老鹰，“呼”地一展翅，飞向前，张开利爪，把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全部掠去。行者现出本相来见八戒和沙僧。行者把七个女妖精加害师父、洗澡、他把七人的衣服全拿来的事一一说给两位师弟听。八戒笑道：“师兄，你凡干事总要留下祸根。既见妖精，如何不打死她赶快解救师父！她们如今没衣服出不了水，到天黑了必然出来。她家里还有旧衣服，穿上一套就可来赶我们。纵然不赶，她们久住在此，我们取了经，还从这条路回来。常言道：‘宁少路边钱，莫少路边拳。’那时节，她们拦住我们吵闹，却不是几个仇人也。”行者问：“那你看如何是好？”八戒道：“依我之见，先打杀了妖精，再去解救师父，此乃‘斩草除根’之计。”行者道：“我是不打她们，你要打，你去打罢。”

八戒抖擞精神，举着耙子直向那里奔去。只见那七个女子蹲在水里，口中乱骂那只叼走了她们的衣服的鹰。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萨，你们在这里洗澡哩。也带我和尚一块洗洗如何？”那些妖怪见了，作怒道：“你这和尚，十分无礼！我们是在家的女流，你是个出家的和尚。古人云：‘七年男女不

同席，你怎么好意思和我们同塘洗澡呢？”八戒道：“天气炎热，没奈何将就着让我洗洗罢，还管什么同席不同席？”呆子不容分说，丢下钉耙脱了衣服，“扑”地跳下水去。那些女妖一齐上前要打。哪知八戒水性极好，到水里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鲇鱼精。那怪就都摸鱼，说什么也摸不到八戒。

八戒跳上塘来现了本相。女怪问：“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必须留名。”八戒道：“我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唐长老的徒弟，天蓬元帅悟能八戒。你们快把我师父放出来，不然一人一耙，叫你们断根！”女妖们说：“望老爷高抬贵手，如果饶我们性命，定送你师父往西天取经。”八戒摇手说：“莫甜言蜜语。俗话说得好：‘曾被卖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吃我一耙，各人走路。”

那些女妖见猪八戒要打，也不顾害羞，忙从池中跳出来，站在亭子中间作起法来：肚脐眼中冒出丝绳，瞒天搭了个大丝篷，把八戒罩在当中。那呆子忽抬头，不见了天日。即抽身往外便走。原来放了绊脚索，满地都是丝绳，动动脚，就跌个跟头。哪里举得脚步！左边去，一个面磕地；右边去，一个倒栽葱；忽转身，又跌了个嘴拱地；忙爬起，又跌了个竖蜻蜓。呆子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弄得他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动，只躺在地上呻吟。

七个女妖赤条条地跑入洞内，把自己的那些干儿子唤到跟前道：“早间我们错惹了唐朝来的和尚，被他的徒弟堵到池里，出了不少丑，几乎丧了性命。你们快出门去打退他们。如得胜后，可到你舅舅家会我们。”那七女妖逃了。她们的干儿子一个个摩拳擦掌出来迎敌。

行者见八戒总也不回，连忙赶来。正走间，八戒用手扯住道：“哥哥，我在这里。我的头可肿，脸可青吗？”行者问：

“你怎么了？”八戒说：“我被那厮用丝绳罩住，放了绊脚索，不知跌了多少跟头。刚才丝篷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

行者急忙去救师父，但见那石桥上站着七个长得只有二尺五六寸的小人儿，拦着去路。行者问：“你们是谁？”那七个小人道：“我们是七仙姑的儿子，你们欺辱了我们母亲，不要走！”七个怪物一个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打将过来。八戒发狠举耙来打。那些怪都是些虫子蜻蜓等变的，一下子现了本相飞将而去，只听他们叫了声“变”！不一会儿，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百个变千个，千个变万个。个个都变成无穷之数。八戒慌了，忙喊：“哥哥，只说经好取，这去西方的路上连虫子也欺负人哩！”行者说：“兄弟不要怕，快上前打，我自有办法。”沙僧说：“大哥，有什么办法快拿出来罢！”

大圣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喷将出去，即变成些黄鹰、麻鹰、白鹰、雕鹰、鱼鹰等等，专吃这些虫子。不一会儿，把虫子全吓跑了。

行者、八戒、沙僧闯过桥去直入洞内，救出师父。唐僧说：“徒弟啊，以后就是饿死，我也不敢自己找吃的了。”八戒放了一把火把女妖的屋子烧得一干二净。他也说：“以后，我再也不敢得意忘形了。”

第三十九章 比丘国行者救小儿

唐三藏师徒又经数月，早到冬天。他们冲寒冒冷，宿雨餐风。一日，正走着，唐僧在马上看见前面有座城池。到了城墙下，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个城池名叫比丘国，今改作小子城。进到城内一看，但见那：酒楼歌馆语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绵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礼貌庄严风景盛，河清海晏太平年。师徒四人牵着马，挑着担，在街上看不尽的繁华景象。但奇怪的是，家家门口都有一个鹅笼，笼子里面都关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这些小男孩有的在鹅笼子里哭，有的在里边玩，有的在里面睡觉，有的在吃果子。究竟为何把这么多的孩子都关起来，唐三藏和孙悟空都感到纳闷。

唐僧师徒在一家叫金亭馆的客店里住下。吃喝完毕后，唐僧问一老人：“今日还能不能入朝见驾，照验关文？”那长者说：“今日不行了，须待明日早朝。”唐僧又笑着问：“贫僧进得比丘国来有件不明白之事，烦请指示。贵处生养下孩子，不知怎么对待？”老人说：“常言道：‘天无二日，人无二理。’养育孩子乃是父精母血，怀胎十月待时而生，生下喂奶三年，渐成体相。岂有不知之理！”三藏道：“听你说的与我们大唐无异，但我进城时，看见街坊人家门前都放着一个鹅笼，把小孩子关在里边，此事为何？故敢动问。”那老人开始说什么也不肯讲明，经唐三藏再三询问，他才小声地说：“你问的这鹅

笼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之举。你就别问了罢！”三藏哪里肯放，又问：“他怎么无道你说个明白，我也就放心了。”老人说：“我们这个国原叫比丘国，近有民谣改叫小子城。只因三年前，有个打扮成道人模样的老头，带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子来到我国，进贡当今。陛下见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这陛下整日同这美后在一起，贪欢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疲倦，饮食少进，命在旦夕。太医院翻遍了良方不能治疗。那进贡美女的老道受我主诰封，称为国丈。这国丈有海外秘方甚能延寿。前些日子去十洲、三岛采回药来，但只是这药引子厉害：他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的心肝煎汤服药。说是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这些鹅笼子里关的小孩，都是选好的。人家的父母惧怕王法，都不敢哭。遂传播谣言，叫做小子城。此乃无道而为。长老明早到朝只管倒换关文，千万不要提及此事。”言毕，抽身而退。

唐僧听此言后吓坏了，忽失声叫道：“昏君呀，昏君！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就能屈伤这许多小孩儿的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八戒走近前说：“师父，你怎么‘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里哭’？不必为此烦恼。常言道：‘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那国王伤害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赶快睡罢，‘别替古人担忧’。”三藏哭着说：“我出家人要积功累行，怎么能允许这昏君胡行。从来也没听说过吃小孩子的心肝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缺德之事，怎么能不让我伤心！”沙僧道：“师父暂且不要伤心，等明天倒换关文时，当面与国王讲话。如若他不听，看看他那个国丈。这国丈说不定就是个妖精，他想吃人心肝，故胡编出此法。”行者说：“悟净言之有理。等明日老孙同你进朝，看看这国丈的好歹。若是妖怪，我把他拿住，让国王看看；若

是人，就给他讲道。”

唐僧听了沙僧和行者的话觉得宽心了些。但又担心那昏君闻知此事后不分青红皂白，来个先下手为强，岂不害了这些孩子？行者说：“我老孙自有对付的办法。我考虑先将鹅笼子里关的小孩全部撤离此城，叫他明日无人取心。”唐三藏听了当然高兴，但不知悟空怎么能一下子将这么多的孩子弄走？行者让八戒、沙僧和师父坐等，他出得门外，打个唿哨，起在半空，念动真言，把那城隍、土地、社令、真官，并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等众，全叫出来，说：“今因路过比丘国，那国王无道，听信妖邪，要取一千多个小儿心肝做此药引子，指望长生。我师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灭怪，故老孙特请诸位各使神通，给我把这城中各街坊人家鹅笼子里的小儿，连笼子一起撤往城外山凹中或树林深处，收藏一、二日，与他们做些果子食用，不得饿坏了；再暗中护持，不得使他们惊恐啼哭。待我除了妖邪，治了国，劝正君王，临行时，送来还我。”众神听令，当即便各使神通。当夜三更时分，众神就把鹅笼撤往各处安藏。行者来告诉唐僧，师父说：“悟空又积了天大之德。”

次日，唐僧进朝倒换关文，悟空变成一只蟭蟟虫儿，“唧”的一声，飞在师父的帽子上，暗中保护见机行事。

唐僧进到朝内说明来意。门官向国王稟报后，国王喜道：“远来之僧，必有道行。”叫请进来。国王赐坐，长老谢恩坐定。只见那国王精神倦怠，上气不接下气。唐僧将文牒奉上，那国王眼睛昏蒙，看了又看，方才取出宝印用了花押，递与唐僧。

那国王正要问唐僧取经的原因，那个国丈爷爷就来了。国王和唐僧施礼，国丈均不回礼。谈到取经之事时国丈笑道：

“西方之路，黑漫漫没甚好处！”三藏说：“自古西方乃极乐之胜境，如何不好？”那国王问道：“朕闻上古有云：‘僧是佛家弟子。’但不知为僧能不能不死，向佛能否长生？”三藏听他问这话，急合掌应道：

“为僧者，万缘都罢；了性者，诸法皆空。大智闲闲，淡泊在不生之内；真机默默，逍遥于寂灭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净而千种穷。若乃坚诚知觉，须当识心：心净则孤明烛照，心存则万境皆清。真容无欠亦无余，生前可见；幻相有形终有坏，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为人定之原；布惠施恩，诚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还知事事无为；善计非筹，必须头头放下。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若云采阴补阳，诚为谬语，服饵长寿，实乃虚词。只要尘尘缘总弃，物物色皆空。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享寿永无穷。”

那国丈听了唐僧讲的这一套，付之一笑，说：“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祸。”那国王听了国丈的屁话，反而欢喜。唐僧行礼便退。行者悄悄告诉唐僧：“师父，这国丈是个妖怪，国王受了妖气，你先回去，老孙在这里探听消息。”三藏明白了，独自返回。

行者飞到金銮殿内一处藏身，探知国丈和国王说些什么。只见有官员来报：“陛下，夜里一阵冷风，把各家的鹅笼和里面的孩子都刮走了。”国王听了又惊又恼，对国丈道：“此事乃天灭我也。”国丈笑道：“陛下且休烦恼。这些孩子刮去，正是天送长生不老的东西给陛下也！”国王不明他意，忙问：“把笼中之小儿都刮走了，怎么反说天送我长生呢？”国丈说：“我刚才一进朝，看见一个绝妙的药引子，强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之心肝。那小孩的心肝，只能延得陛下千年之寿；若用我这回说的药引子吃了我的仙药，就可以延万万年也。”国王不

知是什么药引子，再三追问，他才说：“那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我看他器宇清净，容颜齐整，乃是个十世修行的真体。比那小孩子更强万倍。若能吃了他的心肝作引子，服我的仙药，足保万年之寿。”那昏君闻言就信，忙说：“国丈何不早说？若这么有效，何不把他留住。”国丈道：“这也不难。马上吩咐各门紧闭，派兵围住金亭馆，将那和尚拿来就是。”

行者听到这个消息，一翅飞往金亭馆，现了本相。对唐僧说：“师父不好了！自师父出朝，老孙回视，那国丈确实是个妖怪。少顷，有人来奏冷风刮去小孩之事。国王正忧，那国丈就出主意取师父之心肝作药引子可以延万年之寿。昏君即将派兵来围这里抓师父。”八戒笑道：“发的好慈悲，救得好小儿，刮得好阴风，这一下可闯出祸来了。”

三藏战战兢兢地爬起来，问行者：“贤徒啊，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沙僧问：“怎么叫做‘大做小’？”行者道：“若要保全性命，师父当徒弟，徒弟当师父。方可保全。”三藏说：“你若能救我命，情愿给你当徒弟。”行者道：“既如此，不必迟疑。八戒，快去和些泥来。”呆子很快把泥和好给了行者。行者用泥做了个猴样的脸，贴在唐僧脸上，念动真言吹口仙气，叫“变！”那唐僧就成了悟空的样子，唐僧脱了他的衣服，把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却穿上师父的衣服，摇身一变变成唐僧的模样。就连八戒、沙僧也难分辨唐僧和行者的真假了。

他们刚刚装扮停当，只听见外面锣鼓齐鸣，又见枪刀簇拥。原来是御林军三千人来抓唐僧。有一个当官的走进来问：“东土唐朝长老在哪里？国王有请。”只见假唐僧出门施礼道：“陛下召贫僧，有何话说？”当官的上前一把拉住道：“我与你进朝去，想必有些用处。”说着那些官兵就把假唐僧押上朝去。

第四十章 捉妖魔巧遇老寿星

假唐僧被推到朝内，口中不住地喊：“比丘国王，请我贫僧来有什么话要说？”国王笑道：“朕生一病久治不好，幸国丈得一方，药已配齐，只少一味引子。特请长老，求些药引。”假唐僧故意问：“我是个出家之人，只身到此，不知陛下要什么东西作药引子。”昏君道：“特求长老的心肝。”假唐僧又说：“不瞒陛下说，心便有几个，不知陛下要的是哪一种颜色。”那国丈在一旁恶狠狠地说：“和尚，要你的黑心。”假唐僧说：“既然如此，快取刀子来剖开胸腹，若有黑心就给你们。”那昏君甚喜，便递一把刀子给了假唐僧。只见他“忽喇”一声把肚皮剖开，从肚子里滚出一堆心来，吓得国王和众文武官员大惊失色。国丈说：“原来这是个多心的和尚！”假唐僧将那些血淋淋的心一个个捡开与众人观看，却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名利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却没有一个黑心。

那昏君被吓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忙叫“收了去，收了去，我不看了！”那假唐僧已忍耐不住，收了法，现出本相，对昏君道：“陛下全无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只有你那国丈有个黑心，好做药引子，你不信，等我把国丈的心取出来看看。”

那国丈听见，见唐僧又变了模样，咦！这不是当年的孙

大圣吗？五百年前就有名。他忙抽身腾云就起，被孙大圣翻筋斗云追上。大圣跳在空中喝道：“哪里走，吃俺老孙一棒！”那国丈用蟠龙拐杖来迎。两个在半空中一场好斗。斗了二十回合，蟠龙拐杖毕竟抵不过金箍棒，那怪虚晃了一杖，将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宫院内，把进贡的妖后带出宫门不知去向。

孙大圣按落云头，到了宫殿，对众官说：“那就是你们的好国丈啊！”众官一齐礼拜，感谢神僧。大圣说：“先别谢，快去看看你们的昏君钻在哪里？”众官找了半天，最后从谨身殿找到了。众官齐声启奏道：“陛下！感谢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国丈乃是个邪妖，连美后也不见了。”国王忙在宝殿谢了行者，并问：“长老，你早间来时的模样那般俊伟，这时怎么就改了容貌？”行者笑道：“不瞒陛下说，早间来的是我师父，名叫唐三藏。我是他的徒弟孙悟空。他还有两个徒弟——猪悟能、沙悟净。都在金亭馆住着。因知你听了妖言，要取我师父心肝做药引子，是老孙我变成师父的模样，特来此降妖也。”那国王闻言，立即派人接唐僧和八戒、沙僧入朝。

这时唐僧的脸儿还没变过来，他不好意思进朝。八戒说：“没关系，见了师兄就有办法。”他三人来到朝内，悟空迎上去，把师父的泥脸抓下，吹口仙气，叫“正！”那唐僧便复了原身，精神也感到爽利。国王下殿亲迎。行者说：“陛下是否知道那妖怪来自何方？等老孙与你抓来，消除后患。”国王含羞道：“三年前他刚来时，朕曾问过他。他说离城不远，向南去七十里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上。国丈年老无儿，后妻生一女，年方十六岁，不曾许配人家，愿意给朕。朕因见那女子美貌，遂纳了。时间不长，朕就生病，太医屡医无效。他就说有仙方，只是要用小男孩的心肝作药引子。是朕不才轻信

其言，遂选民间小男孩，订于今日午时开膛取心。不想神僧下降，恰恰又遇笼子都不见了。他就又出坏主意，说神僧的心比小儿的心更强万倍。朕一时误犯，多亏神僧识破妖魔。如能斩妖，剪除后患，朕愿以倾国之资酬谢！”行者笑道：“实不相瞒，笼中的小男孩都是因我师父大慈大悲，叫我给藏起来了。你再别提什么酬谢之事。待我拿了妖怪，也是我积的德。”

行者和八戒吃饱喝足，抖擞精神，驾云而起。到南方约七十里，住下风云找寻妖处。但只见一股清溪，两边夹岸。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更不知清华庄在何处。孙大圣一时找不见，即唤出土地神问。土地神说：“此间有个清华洞，没有什么清华庄。你去那南岸九叉头一棵杨柳树根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用两手齐扑树上，连叫三声‘开门’，就能现出清华洞府。”大圣听了，即令土地神退下，与八戒寻那株杨柳树。果然有九条叉枝，都在一棵根上。行者吩咐八戒：“你且远远地站定，待我叫开门，寻着那怪赶他出来，你给咱接应。”八戒即离杨柳树半里远近立下。大圣按土地神教的办法叫开了洞，只见上面有四个大字：“清华仙府”。那妖精正和那个美女说话，行者上去举棒就打。八戒接着赶来持耙相助，那妖怪招架不住，将身一晃，化道寒光投向东方。行者、八戒也向东追去。

正当喊杀之际，又闻得鸾鹤声鸣，祥光缥缈。举目视之，乃是老寿星也。那老寿星叫道：“大圣慢来，天蓬元帅休赶，老道在此施礼了。”行者问：“寿星兄弟从哪儿来？”八戒笑道：“肉头老儿，必定捉住妖怪了。”寿星赔笑道：“在这里，在这里，望二公饶他一命。”行者问：“老弟为何为老怪说情？”寿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脚力，不料走出来，成此妖怪。”行

者说：“既是老弟的脚力，你叫他现出本相来让我们看看。”老寿星让其现了本相，原来是一只白鹿。老寿星拿起拐杖道：“这贼东西，连我的拐杖也被你偷来了。”

寿星谢了行者就要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你且慢走，还有两件事没办完哩。”老寿星问：“大圣，还有什么未完之事？”行者道：“还有美人未获，不知她是个什么怪物？”寿星让八戒与行者去洞内抓，原来是一只白面狐狸。八戒举耙要打。行者说：“留下，让那国王看看她是个什么东西。”

行者、八戒同老寿星牵着鹿、拖着狐狸，一齐回到殿前，对国王说：这是你的美后，这是你的国丈！”国王一看，原来是一只狐狸和一只白鹿，羞愧难言，只道：“感谢神僧救我一国小儿，真乃天恩也！”三藏拜了寿星，沙僧亦行了礼。大家问寿星：“白鹿既是老寿星之物，为何跑到此间为害？”寿星笑道：“前些天东华帝君过我荒山，我留他下棋，一局未终，这孽畜就走了，派人去寻不见，我一算，知道他跑到了这里，特来寻他，路遇大圣。”国王等听了无不惊喜。国宴备齐。大家依次上座赴宴。

席毕，寿星告辞。那国王又近前跪拜，求治病延年之法。老寿星笑着说：“我因来寻鹿，未带丹药。欲传你修养之方，你又筋衰神败不能还丹。我这袖中只有三个枣儿，是给东华帝君献茶的，我未曾吃，今送给你罢。”国王马上吃下，渐觉身轻病退。

老寿星出了东阁，将白鹿一声喝起，飞跨背上踏云而去。这朝中君王妃后，城中黎民百姓，个个焚香礼拜相送。

唐三藏说：“徒弟，我们也收拾行李走罢。”那国王又苦留求教。大圣说：“陛下，从此色欲少贪，阴功多积，凡百事

将长补短，自足以怯病延年，就是教也。”国王听了连连点头，遂拿出两盘散金碎银奉为路费。唐僧坚辞，分文不受。国王只好命摆銮驾，请唐僧端坐龙车，国王与妃后亲推龙车出朝。正在这时，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风响，路两边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个鹤笼，内有小男孩欢笑。只见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谒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等，高声叫道：“大圣，我等前蒙吩咐，摄去小儿鹤笼，今知大圣功成起行，一一送来也。”那国王妃后，臣民百姓，又都下拜。行者望着空中说：“有劳列位，请各归祠，我着民间祭祀谢你。”众神退去。

大圣又请城里大人认领自己的孩子。大人们很快就认出笼中之子，欢喜异常，都说：“请唐朝爷爷到我们家，奉谢救儿之恩！”无论老小，不论男女，都不怕他们相貌怪丑，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悟空，簇着唐三藏，牵马的，挑担的，一拥回城。那国王也不能禁止。这家也开宴，那家也设席。请不到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袜，里里外外，大小衣裳，都拿来相送。如此盘桓将有月余才得离城。又有传下影神，立起碑位，顶礼焚香供养。这正是：阴功高垒恩山重，救活千千万万人。

第四十一章 镇海寺行者战女妖

比丘国君臣黎民送唐僧四人出城二十余里，还不肯返回。三藏下了龙车，改乘大白马，辞别而行。目送者直至望不见踪影方回。

四人行了多时，又过了冬残春尽。前面是一座高山峻岭。三藏心惊，问道：“徒弟，前面有山，不知有路没路？”行者笑道：“师父这话真不像个走长路的人说的，倒像个公子王孙、坐井观天之人嘴里出来的。自古道：‘山不碍路，路自通之。’何以有路无路？”三藏说：“虽然是山不碍路，但恐险峻之间生怪物，密林深处出妖精呀！”

唐僧四人正说着，不觉到了山下。三藏又想起家乡来。行者说：“师父，你常常思念家乡，真不像个出家人。古人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三藏道：“你虽然有理，但不知上西天之路还有多远？”八戒说：“师父，我看如来佛祖舍不得给我们三藏经，知道我们要取，想必是搬家了。不然，为何只管走也到不了？”沙僧说：“二哥别胡说，只管跟着咱大哥走，准有一天能到。”

师徒正自闲叙，又见一派黑松大林。唐僧有些害怕，孙大圣全然不惧在前面开路，引唐僧入深林。林中景色十分宜人。唐僧想坐下歇息化些斋吃。八戒和沙僧看护师父，行者化斋去了。

唐僧在林中正坐着，忽听有“救人”的呼叫声。三藏顺

着叫声近前视之，见一棵大树上绑着一个女子，上半截绑在树上，下半截埋在土里。这女子分明是个妖怪，但唐僧肉眼凡胎，却不能认得。那怪见唐僧来问，泪如泉涌。唐僧问：“女菩萨，你有何罪过说给贫僧，我好救你。”那妖精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地说：“师父，我家住在贫婆洞，离此有二百余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和亲爱友。时遇清明，邀请诸亲及本家老小拜扫祖坟。一行轿马到了荒郊野外。至坟前摆开祭礼，刚烧化纸马，只听得鼓响锣鸣，跑出一伙强人，持刀弄杖喊杀前来，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父母诸亲各自奔命，奴家年幼，吓倒在地，被众强人拐来山内。大大王要我作夫人，二大王要我作妻室，三、四大王也爱我的美色。七八十家一齐为争我吵闹互不相让，所以把奴绑在林间，众强人散伙而去。今已五天五夜，眼看就要身亡！不知是哪世里祖宗积德，今日遇着老师父在此。千万大发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绝不忘恩！”说罢这一排子话，泪如雨下十分感人。三藏也忍不住掉下泪来，忙叫八戒从树上解下那女子。

孙大圣忽然看见有一股黑气在森林上空升腾，把唐僧的祥光尽遮盖了。情知大事不妙，忙按下云头，看见八戒正解那女子，上前一把抓住他的长耳朵。八戒道：“师父叫我救人，你怎么揪我耳朵？”行者再三说明这个女子是个妖怪。唐僧开始不信，但最后也只好说：“八戒啊，你师兄常常看得准，他说是妖怪大概不会差，我们不要管她了。”行者喜道：“好了，师父的命得救了，请上马，出松林外，有人家可以化斋。”四人前行，把那妖怪撇下了。

那怪咬牙切齿地骂道：“早听人说孙猴子神通广大，今日见他，果然名不虚传。我再施些计谋，打动唐僧之心。”妖精把几句善言善语用一阵风，吹到唐僧耳朵里。你猜她说的是

什么？她叫道：“师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都不救，真是昧心拜佛求经呀！”唐僧在马上听到这话，就对悟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去救她下来，强似取经拜佛。”行者笑道：“师父，要这么行起善来就没法治了。你想想自离了东土一路西来，路上遇到多少妖怪把你拿进洞里。老孙救你，用金箍棒打死千千万万；今日明知是一个妖精的性命还要救她？”唐僧说：“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还是去救救她罢。”行者说：“师父既然非要救，我可担待不起，我再劝你，你又恼了，任你去救罢。”唐僧便和八戒把那女子救下。行者只是笑。唐僧骂道：“这猴头，你笑什么？”行者说：“我笑你‘时来逢好友，运去遇佳人’。”唐僧听了骂他胡言乱语。

女子脚小，跟不上路。唐僧要八戒背那女子，八戒嫌重。唐僧下马让给女子骑，自己步行。走了二三十里，天色将晚，走到一座寺院，门上写着五个大字，乃“镇海禅林寺”。喇嘛和尚走出门来，看见唐三藏眉清目秀额阔顶平，耳垂肩手过膝，好似罗汉临凡，十分俊雅。和尚们把唐僧迎进寺内问常问短。唐僧说：“我还有三个徒弟在寺外。”老和尚叫小和尚出去把三个徒弟接进来。

两个小和尚跑到外面，看见行者吓了一个跟头，见了八戒，又是一个跟头，爬起来，往后飞跑，见了唐僧说：“爷爷，你的徒弟不见了，门口只有三个妖怪。”三藏问：“你们看见是个什么模样？”小和尚说：“一个雷公嘴，一个猪嘴，一个青面獠牙，旁边还有一个女子，倒是油头粉面。”三藏笑道：“你不知道，那三个丑的就是我徒弟。那个女子是我从松林里救出来的。”那喇嘛问：“师父长得英俊，怎么找那么丑的徒弟？”三藏说：“他们丑是丑但却有用。你快请他们进来，若

再迟些儿，那个雷公嘴的就会闯祝，说不定会打进来。”那小和尚急忙跑出去把行者、八戒、沙僧和那女子请了进来。

听说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远道而来，特别是还有个女子，众僧都出来观看。洗漱完毕用过斋，天色大晚。一位老和尚问唐僧：“这位女菩萨不知安排在何处睡好？”唐僧说：“院主不必生疑，这女子是我发善心救的，和我们的人毫无关系，你随便安排个地方让她另睡罢。”老和尚就安排那女子睡在天王殿里。

第二天早晨唐僧呻吟道：“我怎么这样头晕眼胀浑身皮骨皆疼？”八戒用手摸摸，师父发烧了。呆子笑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昨晚看见不要钱的饭，师父就多吃了几碗，伤食了。”行者喝道：“呆子，你别胡说。我问问师父究竟为何。”三藏说：“我半夜里起来解手没戴帽子，想是风吹着了。”行者觉着这还有些道理，请师父好好休息，不要顾虑路程。

光阴似箭早过了三天，唐僧的病却还不好。唐僧要悟空向寺院借来文房四宝，给唐王李世民写了一信，要悟空驾筋斗云去送一趟。只见唐僧写道：“臣僧稽首三顿首，万岁山呼拜圣君；文武两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闻：当年奉旨离东土，指望灵山见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难，何期半路有灾速。僧病沉疴难进步，佛门深远接天门。有经无命空劳碌，启奏当今另遣人。”悟空看了，哈哈大笑道：“要我送这封信，容易得很。我一个筋斗送到长安递与唐王，再一筋斗转回来，你的笔砚还干不了。但只因身体不适就写这个信，我不送。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要问我。俺老孙自有本事。到时间，我就问：‘哪个阎王敢起心？哪个判官敢出票？哪个鬼使敢勾取？’他们若惹恼了我，我拿出那大闹天宫的性子，一路金箍棒打进幽冥，捉住十代阎王，一个个抽了他的筋，剥了他的皮。看

“我能饶他！”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且别说这些大话。给唐王的信，不送也罢，我口渴得很，快去给我找些水喝罢。”行者去后面找水，看见那些和尚一个个都在哭。行者再三打问，那些和尚才说：“老爷，不知是哪个山里来的妖精在这寺内。我们晚间派的两个撞钟的和尚被妖怪吃了。你们在这里住了三天，我们寺里被吃了六个和尚。我们兄弟们不由得不怕，不由得不伤心啊。”行者听了，就想到一定是被那女妖精吃了。行者告诉众僧一定能拿住妖精为死者报仇。一个喇嘛道：“且慢，你师父身体患病，你拿这妖精不要紧，但俗话说：‘公子登筵，不辞便饱；壮士临阵，不死即伤。’你两下里角斗之时，倘惊着你师父就不好了。”

行者道：“说得有理，我且先送水给师父喝，给他打个招呼。”行者让师父喝了水，告诉他说，寺里有个妖精，他要捉捉。唐僧说：“我的病未好，你怎么又兴此念。倘若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反过来不是害我？”行者道：“师父，老孙到处降妖，你见我败给谁了！只是不动手，动手就能赢。”三藏扯住道：“常言说得好：‘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操心怎似存心好，争气何如忍气高。’”孙大圣见师父苦苦劝他不许降妖，只好把妖精三个晚上吃了六个人的事对他讲了。唐僧听说已吃了六个和尚，才伤心地说：“‘免死孤悲，物伤其类。’妖精既吃了寺内之僧，我亦憎也。你就去抓罢，只是要小心。”

行者吩咐八戒、沙僧好好看护师父，他变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趁天上月还未上，来到黑森森的殿内。他的脚尚未站稳，只听得一阵风响，风过之后，却见一个美貌佳人，直上殿来，把行者抱住。行者想：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下跳起来现出本相，抡

起金箍棒劈头就打那妖精。那怪吃了一惊：这个小和尚，怎么如此厉害？她睁大眼睛细看，原来是那唐长老姓孙的徒弟。她原来是这样一个妖怪：金作鼻，雪铺毛。地道为门屋，安身处处牢。养成三百年前气，曾向灵山走几遭。一泡香花和蜡烛，如来吩咐下天曹。托塔天王恩爱女，哪吒太子认同胞。也不是个填海鸟，也不是个戴山鳌。也不怕的雷焕剑，也不怕的吕虔刀。往往往来，一任她水流江汉阔：上上下下，哪论她山耸泰恒高？你看她月貌花容娇滴滴，谁识得是个鼠老成精逞英豪！行者便与这怪斗了起来，行者虽强，一时也捉不到她。此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刮了一阵阴风，抽身逃走，念了个咒语，叫了一声“变！”变成一个本身的模样，与悟空在这里打；她的真身一晃，化阵清风把唐僧摄将去了，一直摄到陷空山进了无底洞。

第四十二章 无底洞徒弟救师父

行者一棒把那妖精打落下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花鞋。他方知中了计，连忙转身来看师父。哪里还有师父！悟空埋怨八戒、沙僧没把师父看好，大怒道：“我真想把你们两个一棒打死，我自己去救师父也！”沙僧笑道：“兄长说的哪里话！要是没有我们两个，真是‘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大哥，这行李、马匹，由谁来看管。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叫父子兵。’望大哥饶打，咱们还是同心协力寻师父去吧。”兄弟遂和好，坐到天明。

行者、八戒和沙僧辞了众僧，上路去寻师父。八戒一边走一边说：“大哥，这山如此险峻，必有妖邪。”行者道：“山高原有怪，岭峻岂无精！沙僧和我在这里等着，八戒先下去打听打听。”

八戒寻着一条小路下山。走了五六里地，忽然看见两个女子在井上打水。呆子上去就叫人家是妖怪。女子抡起扁担朝八戒劈头就打。八戒跑回来，将情况告诉悟空。悟空说：“你上去就叫人家妖怪怎么行。常言道：‘温柔走遍天下，刚强寸步难行。’你我是远来之僧，就是一身都长满了手，也要温存些。”八戒依言，下得山去，变成一个黑胖和尚，摇摇摆摆走到那两个女子前，深深鞠个躬道：“奶奶，贫僧有礼了！”那两个女子高兴地说：“这个和尚好。”八戒问：“奶奶，你们打水干什么？”那女子说：“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昨

晚撮了一个唐僧在洞内，要我们打干净水与他用，安排素果素菜给他吃，晚间要成亲哩。”

那呆子探得此情况，就跟着女子走，行者和沙僧也跟上来。跟了二十里远，忽然两个女子不见了。大圣急睁火眼金睛，漫山遍野地看也不见动静。只见那陡崖前有一座牌楼，三人近前看时，上面有六个大字：“陷空山无底洞”。他们寻了半天，才在山脚下发现有一块大石头，约有十余里方圆；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八戒说：“大哥，这就是妖精出入的洞。”行者要八戒先下去探一探。看有多深。八戒说：“这个难！这个难！我老猪身子笨，若失脚掉下去，不知道得几年才能到底哩！你没看这洞周围足有三百里呢。咱们回去罢，师父救不了啦。”行者说：“八戒，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古人云：‘莫生懒惰意，休起怠荒心。’且把行李、马匹放好，让我先下去打听打听。你两个在外面接应。”

悟空将身一纵，跳入洞中，足下彩云生万道，身边瑞气护千层。不多时到了深处，那里边明明朗朗，有日色，有风声，还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地方呀，想老孙出世天赐予水帘洞，这里也是个洞天福地！”正看时，又见有座二滴水的门楼，团团都是松竹，内有许多房舍。行者想：这里边必定是妖精的住处，我进去打听打听。行者变成一只苍蝇，轻轻地飞在门楼上听。

不一会儿，就听到那女妖精说：“小的们，快把素宴摆上，我与唐僧哥哥吃了成亲。”行者一听这话，就飞到唐僧跟前，轻轻叫声：“师父！”三藏听出是悟空的声音，忙说：“贤徒，快救我命呀！”行者逗唐僧道：“师父，那女妖与你成了亲，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和尚的后代，您愁什么？”唐僧咬牙切齿地说：“我自出了长安，到两界山收了你，一路西来，哪个时

候我动过荤？哪一日有过歪意？今日我要与这女妖成亲，就把我打在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翻身！”行者笑道：“师父莫发愁，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经，老孙带你去罢。”三藏说：“进来的路儿我都忘了。”行者道：“别说你忘了，我也弄不清了。她这洞是直上直下的，如今要救了你，得从底下往上钻。钻不上去就完了。”行者想变成一只小虫爬在酒杯里，让女妖把他喝下去，钻进她肚子里折腾。但此计失败。行者又变成一只饿鹰飞起来，用利爪把女妖摆的一桌酒菜全部掀翻，吓得那妖想：难道我把唐僧困在这里连天地也不容，故来了一只老鹰？

行者飞出洞去，现了本相，到了洞口，叫开门。八戒、沙僧忙开了洞门。行者把唐僧在洞下的情况说了一遍。又翻身入洞里。仍变成个苍蝇儿寻见师父。行者在唐僧头上叫了声“师父！”唐僧听出徒弟的声音说：“别人胆大，还是包身胆；你的胆大，就是胆包身。你变化神通，打破家什能值几何！斗得那妖精怒了，又来加害于我。”行者说：“我已想好救你的办法。”唐僧忙问什么办法？行者说：“我刚才见她后边有个花园。你哄她去园里观花，走到一棵桃树边就别走了，我变成一个红桃。你就把红桃摘下来。这红桃就是我变的。她必然也摘一个，把你摘的这个红桃，让给她吃。她要是一口吃了，我就到她肚子里，等我搞破她的皮袋，扯断她的肝肠，把她弄死，你就得救了。”唐僧说：“你要有本事，就和她斗罢了，钻到她肚子里干什么？”行者道：“师父你不知道，这个洞不好出入。若就动手，她这一窝子，老老小小一大堆，连我也扯住，怎么得了。只有这个办法才行。”

师徒俩商量妥了，唐僧就叫：“娘子，娘子！”那妖精问：“哥哥，有什么话说？”唐僧说：“娘子，自我出了长安一路西

来，无日不山，无日不水。昨在镇海寺投宿得了伤风，今日出了汗略为好些。蒙娘子盛情，携入仙府。坐了这一日，又觉心神不爽。请带我出去散散心，好么？”那妖精见唐僧的态度有些变化，心里十分高兴，便说：“哥哥，我陪你去花园里玩玩罢。”说着，就让小妖们前边准备，她陪着唐僧来到花园观看。走过了许多亭阁，到了桃树林边，行者一直趴在师父头皮上。他一掐，唐僧便知该行动了。

行者飞到桃树枝上，变成一个红桃，实在红得可爱。唐僧对妖精道：“娘子，你这桃树上果子青红不一是何原因？”妖精笑道：“天无阴阳，日月不明；地无阴阳，草木不生；人无阴阳，男女不分。这桃树上的果子，凡向阳处，因有日光照射，所以红；背阴处无日照，所以青。此阴阳之道理也。”唐僧谢了她的指教，即向前伸手摘了个红桃。妖精也顺手摘了个青桃。三藏返身将红桃奉与妖精：“娘子，请你吃这个红桃，拿青的我来吃。”妖精哪里知道是计，果然换了，且暗喜道：“好个和尚，一日夫妻未做，却有这般恩爱。”

唐僧把青桃拿过来就吃，那妖精相陪，张口便咬红桃。奇怪，她刚张开嘴还未下口，孙行者十分性急，一个跟头，早钻进她的咽喉直下到肚腹之中。妖精有些害怕了，忙问：“长老啊，这个果子怎么不容我咬就滚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开园的果子好吃，所以下去得快了。”妖精说：“连核都没吐出来，它就下去了。”

行者在她肚里恢复了本相，叫声：“师父，不要和她说话，我已经得手了！”三藏说：“徒弟，注意着些。”妖精感到奇怪，就问唐僧在和谁谈话。三藏告诉她这是和钻在她肚子里的孙悟空谈话。妖精吓破了胆，慌着问：“这猴子钻到我肚子里要怎的？”行者在她肚里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叶连

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脏都淘净，弄做个梆子精！”接着就在妖精肚子里折腾开了，这下可把她疼坏了。她忙唤小妖们：“我的肚子里有人钻进来了！快把这和尚送出去，留我条性命！”那些小妖上来就扛抬唐僧。孙悟空在她肚子里说：“谁敢扛抬？要送必须你亲自送出去。出到洞外，我就饶你性命。”那妖怪没奈何，只好把唐僧背上，往外就走，心想：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我先把他背出去，等我寻别的机会再和他算帐！

妖精一纵云光，直到洞口。沙和尚见了问：“师父出来了，大哥在哪里？”唐僧指着妖精说：“你师兄就在她肚子里。”八戒笑道：“腌臜死了。快出来罢！”那妖把口张得大大的，行者怕她咬，又把金箍棒变成一个枣核撑住她的上下腭。行者把身一纵跳出口外，把铁棒顺手带出，把腰一躬，还是原身法相，举起棒来就打。那妖精也随手拔出两把宝剑，“叮当”架住，两个人在山头上一场好杀。沙僧想和八戒上前助战，但八戒说：“大哥有神通，我们不济。”沙僧道：“你说哪里话！都是对大家有益之事。虽说不济，却也是放屁添风嘛！”

八戒听了沙僧的话，一时兴发，拿着耙子和沙僧来战妖精，师父坐在那里，他们却不管了。妖精见他们三人都来捉她，便将右脚上的花鞋脱下一只，吹口仙气变成本身模样，与他们三个拼杀。她的真身却逃至无底洞口，又把唐僧和大白马、行李一起摄进洞里。

三人发现上当，急转身来保师父，不料唐僧已不见了，慌得八戒两头乱跑，沙僧前后跟寻，孙大圣心焦性急。八戒说：“哥啊，我看师父又被那妖精摄进洞去了。常言道：‘事无三不成。’你进洞两次了，再进去一回，准能救出师父来。”行者只好说：“事已到此，势不容已，我再进一次罢。”

这一次，孙大圣不施变化，按自己的本相跳进无底洞。原来这无底洞里周围有三百余里，妖精窠穴甚多。行者正在找师父，忽闻得一阵香烟扑鼻，原来这里供着一个牌位，上面写着：“尊父李天王之位”，还有一个牌位上写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行者见了这两个牌位满心欢喜，这下可找到头了，他急忙拿上这两个牌位，跳出无底洞外，笑声不绝。八戒和沙僧见行者这种表现，甚觉奇怪。行者说：“不用我们救师父了，只向这两个牌子要人就成了。”八戒还不明白，忙问：“这牌子又不是妖精，怎么向它要人？”行者说：“这妖精就是李天王之女和哪吒三太子之妹。这还不是很清楚了吗？我马上去上界，找他们要人。”

大圣拿着牌位，将身一纵，驾祥云直至南天门，向玉帝告李天王和哪吒太子。玉帝令太白金星处理此案。行者随着太白金星来见李天王。金星道：“天王，这里有孙大圣告你的状子。”那天王一听“告”字，大发雷霆道：“他告我什么？”金星道：“告你的一个女儿把他的师父唐僧摄入洞内。”天王说：“这猴头错告我了。我只有三子一女。大儿名金吒，侍奉如来；二子木叉，在南海跟观音菩萨当徒弟；三子哪吒，在我身边。只有一女，年方七岁，名叫贞英，人事尚未省得，怎么会做妖精，不信我把小女抱出来你们看看。”金星听见天王讲话有理有据，认为大圣错告了人。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大圣这次输了。行者信心十足，笑道：“老官儿放心，老孙的生意都是先输后赢。”李天王哪里能吞下这口气，拿上刀照大圣头上就砍。这时哪吒太子忽然想起了什么，忙上前架住道：“父王息怒，我想起来了，父王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哩！”天王问：“孩儿，我只生了你们兄妹四个，怎么还有个女儿呢？”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个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

灵山偷吃了如来佛祖的香花宝烛，如来派我父子天兵将她拿住。当时只该打死。如来吩咐说：‘积水养鱼终不钩，深山喂鹿望长生。’于是饶了她的性命。积此恩念，她拜父王为父，拜我为兄，在下方供设牌位，侍奉香火。不期她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孙大圣寻到无底洞，将牌位拿来告了御状。此是结拜之恩女，非我亲妹妹也。”

李天王听了儿子这话说：“这件事，我确实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太子说：“她有三个名字：她的本身出处，唤个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宝烛，改名唤半截观音；如今饶她下界，又改唤她地涌夫人了。”

李天王输了，求太白金星在玉帝那里说句好话。金星说：“古人云：‘万事从宽。’”可是行者得理不让人。非要和李天王把官司打到底。金星调解说：“一日官司十日打。你两个就不要打闹了。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一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别说成亲，恐怕连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岂不误了大事。我看叫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伏妖精就是了。”

李天王领天兵同大圣来到无底洞口。天王道：“常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谁敢当先下洞？”行者说：“我当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当先。”八戒道：“打头阵的还是我老猪。”天王道：“我分配：孙大圣和太子同领着天兵下去，我们三人在洞口把守，做个里应外合，叫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众人答应：“是”。

行者和哪吒太子领天兵下到洞内，捉住女妖扫平洞内诸小妖，救出唐僧和白马、行李。在洞口唐僧和李天王见了面。唐僧连说：“多谢！多谢！”天王同三太子领着天兵，拥着妖精去奏天曹；唐僧师徒上大路西行。

第四十三章 灭法国剃了皇帝头

唐僧师徒离了无底洞继续向西走。一天，正行着碰见一位老母领着一个小孩儿，对唐僧高声叫道：“和尚不要向前走了，快点儿往回返，再往西都是死路。”唐僧跳下马来，忙问：“老菩萨，古人云：‘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怎么往西便没路了？”那老母说：“再往前走五六里地，就是灭法国。这灭法国的国王专杀和尚。这两年陆陆续续已经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无名和尚，只要等四个有名的和尚杀了凑够一万，他就达到目的了。”唐僧听了战战兢地问：“老菩萨，还有没有别的路，我们绕过去？”那老母笑道：“转不过去，除了会飞。”孙大圣早认出这个老母是观音菩萨装扮的，便下拜道：“菩萨，弟子失迎！”那菩萨一朵祥云轻轻驾起，唐僧和八戒、沙僧都忙跪下礼拜。行者把师父扶起说：“菩萨早走了。”唐僧问：“按菩萨的提示，前边有个灭法国要杀和尚，我等怎么办才好？”行者要八戒、沙僧就地保护师父，他先变个模样，进城探明情况。大圣将身一纵跳在空中，往下看只见城中喜气充融，祥光荡漾，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为何灭法？行者变成一只扑灯蛾儿，飞进城里。

行者飞进王二小店，这是个饭店。他进去一看，里边有八九个人，吃罢饭宽了衣服，卸了头巾，洗了手脚，上床睡觉了。行者就把这些人的衣服、头巾偷偷拿出，好让师父和八戒、沙僧装成一般人模样进城。

行者偷了衣物，返回唐僧身边。师父问：“悟空，你看咱们能过灭法国吗？”行者放下衣物道：“师父，要过灭法国，和尚做不成。”八戒说：“大哥，不做和尚也容易，只要半年不剃头，就长出毛来了。”行者说：“还能等半年，眼下就要做俗人哩。”接着，行者把他想好的化装成俗人过城的计划说了一遍。唐僧等人只好答应，马上都换了衣服。行者又说：“列位，这一来，从现在起‘师父徒弟’四个字暂时收起，都要做弟兄称呼，师父叫做唐大官儿，八戒叫朱三官儿，沙僧叫沙四官儿，我叫孙二官儿。到了城内店中，你们都不要言语，只由我一个人开口说话。他们要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就说是贩马的客人，这白马可以做个样子。”唐僧等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听命。

唐僧师徒四人化了装，牵着大白马来另一个饭店。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问：“列位客官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宝贝货物？”行者忙道：“我们是从北方来的，贩马为生。这一位是唐大官，这一位是朱三官，这一位是沙四官，我是孙二官。”妇人笑道：“不是一个姓。”行者说：“正是异姓同胞。我们共有十个兄弟，我四人先来打前站，还有六个在城外等候，他们领着一群马，因天晚了不好进城。”那妇人听了说：“孙二官人，我舍下在此开店多年，也有个贱名。先夫姓赵，不幸早已去世。我店唤做赵寡妇店。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先把房钱定下来，好算帐。”行者道：“说得是，常言道：‘货有高低三等价，客无远近一般看。’你这里客分几等？说给我听听。”赵寡妇说：“我这里是上、中、下三样。上等者：五果五菜的筵席，单间房，每位银子五钱；中等者：合盘桌儿，只有水果，热酒，每位一天银子二钱；下等者：没人服侍，锅里有方便的饭，凭他随便吃，吃饱了，拿把草，打个地铺睡

觉，只收几分钱的饭费。”八戒听了说：“俺老朱就要这下等，在锅里吃饱了饭，灶门前睡她娘！”行者说：“兄弟，我们闯江湖的人，哪在乎几两银子。把上等的安排来。”那赵寡妇十分高兴。饭毕，唐大官儿问孙二官儿，晚上在哪里睡。行者说：“就在楼上睡。”三藏说：“最好找到保险的地方睡，不然睡着了，他们认出我们是和尚来，岂不遭殃？”行者听师父言之有理，就去对赵寡妇说：“我这朱三官儿有些寒湿气，沙四官儿有些漏肩风，唐大官儿只要在黑处睡。我也有些怕光，能否给我们找个暗处睡觉？”赵寡妇想了想说：“我家别无黑处，只有一个大柜，一不透风，二不透亮，有四尺宽、七尺长，三尺高下，里面也睡得下六七个人，你们睡在这大柜里行吗？”行者说：“好，好，好！我们就睡在这柜子里，把马牵来，紧紧挨着柜子。”说着四个人在大柜里睡下。

岂知这赵寡妇店里的跑堂的，挑水的，烧火的素与强盗一伙。听说行者有许多银子，他们就叫来二十多个贼，明火执仗地把这个柜子抬出城外，还牵走白马。八戒发现有人抬柜子，慌了。行者说：“不怕，让他们抬，抬到西天，还省咱们走路。”

那伙贼抬着大柜往西走，杀了守门的兵，打开城门出去。当时就惊动了六街三市，人们赶快向当官的报信。总兵领兵马出城赶贼。那伙贼一看不妙，掷下大柜，丢了白马，纷纷逃走。众官兵一个强盗也没抓住，只是夺下柜，捉住马得胜而回。待明日启奏国王，请旨定夺。

唐僧在柜里埋怨行者。行者说：“师父，天塌不下来，我自有对策。”到了三更时分，行者吹了口仙气，叫声“变！”即变成三尖头的钻子，把柜钻了一个眼儿。他收了钻，转身一变，变成一只蚂蚁，爬了出去。现原形，踏起云头，直入灭

法国皇宫门外。那国王正在酣睡之际。行者拔了一把毫毛，吹了一口仙气，就变成小行者，又拔了一把毫毛，变成瞌睡虫。让这些瞌睡虫都飞到有官职的人枕边，使人人稳睡昏迷不醒。又变了千百把剃头刀子，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为当官的剃头。这正是：“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三乘妙相本来同。钻开玉柜明消息，布散金毫破蔽蒙。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灭来去空。”这半夜剃头成功，悟空又钻回大柜内现了本相。

那皇宫内院，宫娥彩女起床梳头，一个个都成了秃子。个个噙泪不敢传言。皇帝起床后，看见皇后的光头，连忙问：“你的头发怎么一夜之间全无了？”皇后说：“陛下，你也成秃子了。”皇帝摸摸头，唬得三尸呻咋，七魄飞空，忙道：“这可怎么办！”正慌忙时，只见那六院嫔妃、宫娥彩女、大小太监都光着头跪下道：“陛下，我们都成了和尚、尼姑了！”皇帝见了，眼中流泪道：“想必是寡人杀害和尚……”即吩咐：“汝等对外不要说剃头之事，免得文武群臣褒贬国家不正。”

皇帝哪里知道，他的五府六部，各衙门里的大小官员也都成了光头。个个吓破了胆，纷纷向皇帝启奏。皇帝害怕了，立即下令：从此后再不许杀和尚了。正在说着此事，有人进来禀报：“昨夜巡城，获得贼赃一柜，白马一匹。请旨定夺。”皇帝令：“连柜取来。”

大柜就要被抬进皇宫，唐僧吓坏了。行者告诉他：“不必害怕，我已打点停当了。开柜后，皇帝不但不敢杀咱们，还要拜咱为师呢！”

侍臣在皇帝面前刚开了柜，猪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吓得皇帝和众官口不敢言。接着行者扶着唐僧出来，沙和尚搬

出行李，八戒把大白马从总兵手里牵过来。吓得那些官儿后退着跌倒在地。

皇帝看见大柜里出来的是四个和尚，忙下龙床，宣召三宫妃后下金銮宝殿，同群臣拜问道：“长老从哪里来？”唐三藏道：“是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取经的和尚。”皇帝道：“老师远道而来，为何在这柜子里安歇？”三藏道：“贫僧知陛下有愿心杀和尚，故不敢明投上国。扮成俗人夜至赵寡妇店借宿，因怕人识破原身，所以在柜中歇了。不幸被贼偷出，又被总兵抬来此。今得见陛下龙颜，如拨云见日。望陛下赦放贫僧，恩深似海呀！”皇帝道：“老师是天朝上国高僧，朕失迎迓。朕常年有愿杀和尚，是因为僧人诽谤了我，朕许天愿，要杀一万个和尚。没想到今夜叫朕为僧了。如今君臣后妃头发都被剃光了，望老师勿吝高贤，收我们为徒弟。”八戒听了呵呵大笑地说：“既要拜师，有何见面礼？”皇帝说：“师若肯从，愿将国中财宝献上。”行者道：“莫说什么财宝，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关文倒换了，送我们出城，我保你皇图永固，福寿长臻。”那皇帝听说，即大摆筵席，倒换关文，并求唐三藏改换国名。行者道：“陛下‘法国’之名就甚好，只是前面加上个‘灭’字就不好了。我看可改为‘钦法国’，管叫你海晏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万安。”皇帝谢了恩。送唐僧四众出城西去。

唐僧师徒辞了钦法国皇帝，在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妙，你又立了大功了！”沙僧问：“大哥，是从哪里寻来了那么多整容师，连夜剃了那么多的头？”行者把他弄神通之事说了一遍。猪八戒笑破肚皮。

第四十四章 乐极生悲唐僧遭难

辞别了钦法国，唐僧师徒又经历了千难万险。一日，唐僧在马上问：“悟空，这灵山怎么还不到？”悟空笑道：“师父，有四句话难道你忘了？”唐僧问：“哪四句？”行者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三藏说：“这四句话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那还用说。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惰懈，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灵山雷音寺也远矣。师父别胡思乱想，跟着我走罢。”

唐僧师徒又向西走了千里，到了金平府。此时正值元宵佳节，正是：三五良宵节，上元春色和。花灯悬闹市，齐唱太平歌。唐僧兴致极高，十分快乐。正是十五夜晚，在当地众和尚的簇拥下，上市观灯。正看得高兴，只听得半空中呼呼风响，唬得那些看灯的人尽皆四散。那些和尚对唐僧说：“老师父回去罢。风来了，是佛爷降祥，到此观灯来了。”唐僧问：“怎么见得是佛来看灯？”众僧道：“年年如此，不上三更，就有风来。知道是诸佛降祥，所以人皆回避。”唐僧道：“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之人，今逢佳景，果有诸佛降临，就此拜拜为好。”众僧再三请，唐僧不回。少时，风中果然出现三位佛身，唬得唐僧倒身就拜。行者急忙拉起道：“师父，不是好人，更不是佛，必定是妖邪也。”刚说完，“呼”的一声，妖

怪把唐僧抱起，驾云而去。吓得八戒两边寻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要在此叫唤，师父乐极生悲已被妖怪抓去了。刚才天空中现出的三个佛身，就是三个妖怪。你们在这里看守马匹、行李，等老孙乘此风去追趕也。”

大圣急纵筋斗云起在半空，往东北赶去。赶至天晓，见有一座大山十分险峻。大圣在山崖上，遇见四个人赶着三只羊，从西坡下，齐吆喝“开泰”。大圣认出这是年、月、日、时四值功曹，隐相化形而来。大圣说：“你们都藏头缩颈的哪里走！”功曹说：“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所以泰极生否，乐盛成悲，今被妖邪捕获。不过他身边有护法伽蓝保护着哩。”行者问：“这座山，可是妖精之处？”功曹说：“正是。此山名青龙山，内有一个玄英洞。洞中有三个妖精：大的叫辟寒大王，二的叫辟暑大王，三的叫辟尘大王。这三个妖王在此有千年了。他们见你师父是圣僧之身，因此摄入洞中，不日就要吃他肉呢！”

行者闻言，喝退功曹径至青龙山玄英洞。行者不敢轻易入洞，在洞外喊：“妖怪，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忽见大门开了，跑出一头牛精，怔怔呆呆地问：“你是谁，敢在这里乱喊？”行者报了姓名，小妖急进洞报告。三个大王审问了唐僧，果然是东土大唐上西天取经的和尚，洞外喊的正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他们个个心惊道：“小的们，且把唐僧用铁链锁在后面，待把他的三个徒弟拿到了，一起吃他们的肉。”接着，三个妖王点了一群山牛精、水牛精、黄牛精，各持兵器走出洞，擂旗擂鼓同行者交战。

那妖王喝道：“你就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羞杀天神’！你原来是这么一个猢狲儿，敢吹大话！”行者大怒，持棒与三个妖王斗了一百五十回合。天色

快晚，胜负未分。行者回到原处，把情况向八戒、沙僧说了一遍，他说：“我看那三个妖王像是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咱们抓住他，把他的角锯下来倒很值钱哩！”沙僧说：“大哥，常言道：‘停留长智。’那妖王倘或今晚不睡，把师父害了却如何是好？不如咱们三个现在就去救师父脱险！”行者认为沙师弟言之有理，他便和八戒、沙僧纵云出城而去。

顷刻，三人到了青龙山玄英洞。行者变成萤火虫飞进洞里探听虚实。他找到师父，只听唐僧哭道：“一别长安十数年，登山涉水苦熬煎。幸来西城逢佳节，喜到金平遇上元。不识灯中假佛相，概因命里有灾愆。贤徒追袭施威武，但愿英雄展大权。”行者听了满心欢喜，展开翅，飞近师前，叫声：“师父，我来了！”唐僧十分高兴。行者立即现了本相道：“师父啊，因你不识真假，这一下误了多少路程，费了多少心力。我说不是好人，你偏要下拜，却被这怪摄到这里。”唐僧后悔不已。

行者使个解锁法，用手一抹，那锁便开了。行者领着师父往前正走，被小妖发现报告了妖王。行者打倒几个妖精，见寡不敌众，只好丢下师父，自己先出洞来。将情况向八戒、沙僧讲了。他二人气不过，又同行者来到洞前索战。三僧三怪，斗了多时不见输赢。那辟寒大王喊了一声：“小的们上来！”众精各持兵刃齐来，把八戒绊倒在地，几个水牛精，揪揪扯扯，把他拖入洞里捆了。沙僧见没了八戒，急来寻找，也被小妖捉了。行者纵筋斗云，脱身而去。妖王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面前。

行者只好上天搬取救兵。大圣一个筋斗云，早来到西天门外，忽见太白金星与增长天王、殷、朱、陶、许四大灵官

正在讲话。他见行者来，慌忙施礼道：“大圣哪里去？”行者将因保唐僧取经，行至天竺国东界的金平府，师父被青龙山玄英洞里的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捉去了，后来又把八戒、沙僧两个师弟也捉进洞里之事一一说了。遂说来意：“老孙来启奏玉帝查其来历，请将降之。”金星呵呵冷笑道：“大圣既已与那怪相斗，岂能看不出他的来历？”行者道：“我倒是看出来了，他们是一伙牛精。只是他们大有神通，不能立即降之。”金星道：“他们是三个犀牛之精，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飞云步雾。其怪极爱干净，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兜犀，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有朝冒犀，有堕罗犀，有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于江海之中，能开水道。似那辟寒、辟暑、避尘都因角有贵气。故此为名而称大王。若要拿他们，只要四木禽星见面就伏。”行者连忙唱喏问道：“是哪个四木禽星？烦明示。”金星笑道：“此星在斗牛宫外罗布乾坤。你去启奏玉帝便知分晓。”行者拱手称谢。

行者又去启奏玉帝。玉帝传旨：“令斗牛宫四木禽星下界收降。”行者至宫外，早有二十八宿星来接。天师道：“吾奉圣旨，叫点四木禽星与孙大圣下界降妖。”从旁闪出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应声呼道：“孙大圣，点我等去何处降妖？”行者笑道：“要知是你们，何必劳驾玉帝。”四木道：“大圣说的哪里话！我等不奉玉帝旨意，谁敢擅离？究竟去哪里降妖，快早说早去。”行者把青龙山玄英洞犀牛成精之事说了一遍。四木道：“大圣不必迟疑，你先去索战引他出来，我们随后动手。”

行者和四木来到青龙山，在玄英洞前行者叫战。小妖进去报告：“大王，孙和尚又在外面骂哩！”辟尘大王道：“他败

阵而去，现在又返回来，想必是搬来救兵了。”辟寒、辟暑大王说：“怕他什么破救兵，小的们，都要用心包围，不要放他走了。”那伙妖精不知死活，一个个各执枪刀，摇旗擂鼓走出洞来，对着行者骂道：“你个不怕打的猢狲儿又来了！”行者最恼别人叫他“猢狲”二字，咬牙发狠，举金箍棒就打。三个妖王调无数小妖把行者围在中间。那壁厢四木禽星一个个各抡兵刃道：“孽畜！休动手。”那三个妖王一看是他四星，自然害怕，都道：“大事不好！他寻来降我们的对手了。小的们，各顾性命，走罢！”只听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众小妖都现了本身，原来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黄牛精满山乱跑。那三个妖王也现了本相，放下手来是四只蹄子。那蹄子就如铁炮一般，他们径直往东北上跑。孙大圣领井木犴、角木蛟紧追急赶毫不放松。斗木獬、奎木狼在东山凹里、山头上、山涧中、山谷内，把些牛精打死的打死，活捉的活捉，全部收净，然后去玄英洞中救出唐僧、八戒和沙僧。

唐僧一再拜谢二星，八戒扶起说：“师父，别拜了，礼多必诈。四星官来救，一则玉帝圣旨，二则是我大哥的人情。咱们赶快去找我师兄和井木犴、角木蛟二星去罢。”奎木狼说：“天蓬元帅说得有理。你与卷帘大将保护你师父回寺内安歇，我们去迎敌。”二星官去了，八戒和沙僧到洞内将细软宝贝搜出许多搬在外面，请师父到崖上坐了，他又进去放了一把火，才领唐僧回金平寺去。唐僧和八戒、沙僧在正寺内歇息。斗木獬、奎木狼二星驾云直向东北赶妖怪。二星在半空中一时寻不见，直到西洋大海，远望见孙大圣在海上吆喝。他两个按下云头问：“大圣，你看见二怪跑到哪里去了？”行者说：“你们怎么掉在后头了？这会子才来问话。”二星道：“我见大圣与井、角二星战败，妖王追赶料必擒拿。我二人扫荡妖洞，

救出你师父、师弟。多时不见你们返回，才来追趕助战。”行者闻言，方才喜道：“如此，功劳大大的。多累！多累！谁知这几个妖魔被我赶到这里，一头钻下海去。井、角二星，紧紧追拿，叫老孙在这里抵挡。你两个赶来，正好在岸边把守，老孙也下海去战。”

大圣抡着棒，念着诀，辟开水径直入波涛深处。只见那妖王在水底下正与井、角二星舍死忘生苦斗。他跳近前大喊：“老孙来也！”那妖抵住二星，措手不及，正在危难之处，忽听见行者的声音，顾残生扭头就跑。原来这怪头上的角，也能分水，大圣和二星紧追不舍。最后，总算把妖王全部擒获。

金平府老少见孙大圣和四星除了妖魔，家家设香案，户户拜天神。八戒见了妖王，一时发起性来，拿出戒刀，把辟尘大王的头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大王的头也砍下。随即用锯子锯下四只角来。孙大圣更有主张，叫四位星官把这四个犀牛角拿到上界去献给玉帝。他自己砍下的辟寒大王的两个角，一个留在金平府镇库免灾，另一个带到灵山献给如来佛祖。

第四十五章 天竺王国公主得救

唐僧师徒送走四木星，辞别了金平府官员和百姓，餐风宿水，一路平安走了半个多月。一日，见座高山，唐僧提醒徒弟们小心。不一会儿到了一座寺前。这座寺不大不小，却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旧，却也是八字红墙。山门上写着“布金禅寺”四个大字。唐僧说道：“这‘布金’想必有些讲究。我常看经诵典，说是佛在舍卫城祇树给孤园。这园说是给孤独长者向太子买了，请佛讲经。太子说：‘我这园不卖。他若要买我的时，除非黄金满布园地。’给孤独长者听说，就以黄金为砖，布满园地，才买得太子祇园，才请得世尊说法。我想这布金寺就是这个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真是这个故事，我们也弄一块金砖送人。”大家笑了一会儿，三藏才下得马来。

他们师徒四人进了寺门，只见寺门下挑担的，背包的，推车的，讲话的，睡觉的，什么姿式都有。看见唐僧等人进来。俊的俊，丑的丑，大家都有些害怕。唐僧提醒八戒、悟空要斯文些。走到金刚殿附近，遇见一位禅僧走出，唐僧说明了来历，那长老热情接待，相见礼毕分宾主坐定。

吃罢斋饭，此时上弦月皎。唐僧、行者步月闲行。走到后门外坐在台上观月，忽听到有一女子啼哭。三藏感到心酸不觉泪下。回头问陪他观月的僧人：“这是什么人？为何如此悲切？”一位老僧道：“去年今日，我正在观月之时，忽听到

一阵风响，就有悲切之声。我往园子里一看，见有一美貌端庄之女。我问她是谁家之女，为何到此？那女人说：‘我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因为月下观花被风刮来的。’我僧人乃慈悲之心，不肯伤她性命。每日供她两顿粗茶淡饭，那女子也很聪明，恐被众僧点污就装疯卖傻，尿里眠、屎里卧，白天说胡话，呆呆怔怔的；到夜深人静，却思念父母不住啼哭。今幸老师父到来，万望到了国中广施法力，辨明真假。”三藏与行者听了切记在心。

次日，唐僧师徒进城。正走着，看见有一个会同馆，三藏要入内歇脚，然后进朝倒换关文。馆内有人见唐僧徒弟的模样，有些害怕。三藏说：“莫惊，我的三个徒弟相貌虽丑，但心地善良。俗话说‘山恶人善’，不要以貌取人。”唐僧自报了自己的来历，就问天竺国的历史。主人道：“我们大天竺国，自太祖太宗传至今已五百余年了。现在在位的国王，爱山水花卉，号为怡宗皇帝，改元靖宴，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问：“今日贫僧要进朝见驾倒换关文，不知可得晋见？”主人道：“正好，近因国王的公主年已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头高结彩楼，抛打绣球、撞天婚招驸马。今日正当热闹之际，想来国王还未退朝。你要倒换关文，趁此时去最好。”

吃过斋饭。行者陪师父进朝。走在街上，只见士农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齐声说：“看抛绣球去也！”行者就对师父说：“咱们也去看抛绣球，一来看看热闹，二来也辨辨这公主是真是假呀！”三藏只好相随而去。

这天竺国王因爱山水花卉，前年带公主在御花园月夜赏玩，惹动一个妖邪，把真公主摄去，她却变成一个假公主。她知道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到此，便假借国家之富搭起彩楼，欲招唐僧为偶。正当午时三刻，唐僧与众人杂入人

丛，行近楼下，那公主才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公主转睛观看四周，见唐僧走至近前，将一绣球，亲手抛在唐僧头上。唐僧吓了一跳。楼上齐声喊：“打着那个和尚了！打着那个和尚了！”那楼上绣女宫娥并太监都来对唐僧下拜道：“贵人！请入朝堂贺喜！”唐僧对行者说：“你这猴头，又是你捉弄我也！这可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师父，那绣球专打到你头上，我有什么办法。你且放心随他们入朝见国王，我先回去告诉八戒、沙僧。若是公主不招亲，你换了关文，咱们继续西去；如果她非要招亲，你就对国王说：‘把我徒弟找来，我要吩咐他们一声。’那时招我三个人朝，我自能辨别真假。这是‘倚婚降妖’之计。”唐僧只好从言。

唐僧被众宫娥等摄拥至楼前。公主下楼，玉手相搀，同登宝辇；摆开仪从，同转朝门。见了国王说明情况，要招唐僧为婿。唐僧再三说明，自己是东土大唐去灵山雷音寺取经拜佛的和尚，绝不能成此事。而国王却说：“你乃东土圣僧，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寡人公主今年二十岁未婚，择今日佳期，所以抛绣球以求佳偶。可巧抛到你的头上，朕虽不喜，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头道：“父王，常言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有誓愿在先，结了这球，告奉天地神明，撞天婚抛打；今日既然打着圣僧，即是前世之缘，遂得今日之遇，岂敢更移。奴愿招他为驸马。”国王大喜，令选吉日准备嫁妆，不日成婚。

却说行者自彩楼下别了唐僧，走两步，笑两声，喜喜欢欢地回馆。行者把师父招为驸马的事给八戒、沙僧学了一遍。八戒听了，跌脚捶胸地说：“早知有这么好的事，我去就好了，那绣球要打到我老猪头上，公主招了我，却不美哉妙哉！”沙僧说：“不害羞，自己也不尿泡尿看看自己长得什么眉眼！”八戒

道：“你这黑子不知，丑自丑，还有些味道。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行者说：“呆子别胡说，且收拾行李，但恐师父着了急来叫我们，却好进朝保护他。”正吵闹间，来一官员说：“圣上有旨，三位神僧进朝见驾。”行者三众来到宫内，在国王面前也不下拜。国王问：“哪三位是圣僧驸马之高徒？姓甚名谁？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经卷？”

行者道：“老孙祖居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学成大道。复转仙乡，啸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龙，登山擒兽。消死名，上生籍，官拜齐天大圣。玩赏琼楼，喜游宝阁。会天仙，日日歌欢；居圣境，朝朝快乐。只因乱了蟠桃宴，大反天宫，被佛擒伏，困压在五行山下，饥餐铁弹，渴饮铜汁，五百年未尝茶饭。幸我师出东土，拜西方，观音教令脱天灾，离大难，皈正在瑜伽门下。旧讳悟空，称名行者。”国王一听这般名重，慌得下龙床走将来，以御手挽着唐僧道：“驸马，也是朕之天缘，得遇你这仙姻仙眷。”

接着八戒掬嘴扬威地说：“老猪先世为人，贪欢爱懒。一生混沌，乱性迷心。未识天高地厚，难明海阔山遥。正在幽闲之际，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话，解开业网，两三言，劈破灾门。当时省悟，立地投师，谨修二八之工夫，敬炼三三之前后。行满飞升，得超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赐天蓬元帅，管押河兵，逍遙汉阙。只因蟠桃酒醉，戏弄嫦娥，滴官衔，遭贬临凡，错投胎，托生猪相。住福陵山，造恶无边。遇观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径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讳悟能，称为八戒。”国王听了，胆战心惊不敢观看。

最后沙和尚合掌道：“老沙原系凡夫，因怕轮回访道。云游海角，浪荡天涯。常得衣钵随身，每炼心神在舍。因此虔

诚，得逢仙侣。养就孩儿，配缘姹女。工满三千，合和四相。超天界，拜玄穹，官授卷帘大将，侍御凤辇龙车，封号将军。也为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贬在流沙河，改头换面，造孽伤生。幸喜菩萨远游东土，劝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经果正。从立自新，复修大觉。指河为姓，法讳悟净，称名沙僧。”

国王听说，多惊多喜。喜的是女儿招了活佛，惊的是他那三个徒弟实乃妖神。正在惊喜之间，忽有阴阳官来奏：“公主的婚期已定在本年本月十二日。”国王大喜。

晚上唐僧埋怨行者道：“悟空，你番番害我！我说只去倒换关文，别向彩楼前去，你却非要引我看，这一看惹出这事来，怎生是好？”行者赔笑道：“师父说，‘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缘成其夫妇，’似有慕古之意，老孙才引你去。刚才我见那国王之面，略有晦暗之色，就是没见到公主，仍不知真假。”八戒说：“大哥，什么时候学会相面了？”行者说：“相面之士，当我的孙子也不要。”唐僧道：“且休要贫嘴，只是那公主要招我，怎办才好？”行者说：“且到十二日成婚的那一天，必定那公主出来参拜父母，等老孙在旁观看，若是真公主，你就做了驸马，享受荣华富贵去罢。”三藏听了这话，骂道：“好猢狲！你还害我，我们取经十节儿已上了九节七八分了，你还用言语伤我，若再无礼，我就念紧箍咒了。”行者忙说：“别念，别念，若是真公主，待拜天地时，我们一齐大闹皇宫，领你去也。”唐僧这才放了心。

第二天，唐僧和国王观赏花园香花异草。八戒看见师父，呆性发作，高声叫道：“你好快活，好自在！趁吃饱了也该赶早儿睡了觉去。”沙僧笑道：“二哥，怎么说这话，没修养！”八戒道：“你哪里知道，俗语云：‘吃了饭儿不挺尸，肚里没

板脂’哩！”唐僧与国王相别，过来责难他们三人越发不谨慎，不懂规矩了。八戒嘻皮笑脸地说：“没事！没事！我们与他国王亲家礼道的，他哪里会生气。常言道：‘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大家开个玩笑，怕他怎的！”唐僧喝道：“拿下呆子，重打二十棍。”行者果然一把掀翻，唐僧举棒就打。呆子喊叫道：“我的驸马爷爷，饶罪，饶罪！”呆子爬起来嘟囔地说：“好个贵人！好个驸马！亲还没成，就行起王法来了！”行者捂着他的嘴说：“别胡说，别胡说，快早睡去。”

不觉快乐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驸马府已修完。那公主却启奏父王：“这几日女儿听宫官们传说，唐圣僧有三个徒弟长得十分丑恶，小女不敢见他们。万望父王将他们打发出城才好，不然惊伤弱体反为祸害也。”国王说：“女儿不说，朕几乎忘了。他的三个徒弟果然生得丑恶。趁今日，就给他换了关文，打发他出城。”公主退后，国王即传旨请驸马和三位徒弟上殿。国王让唐僧留下成婚，要三个徒弟上灵山取经，并换了关文。唐僧闻言吓了一跳。行者悄悄告诉他别怕。他拔了一根毫毛，变成自身模样，与八戒、沙僧走出宫外，真身跳在半空中，变作一只蜜蜂儿，探得公主是个妖怪变的，又悄悄告诉唐僧。唐僧问：“是假的，却如何叫她现相？”行者说：“我使出法身，就此拿她也！”就在假公主要和唐僧拜天地之际，行者大喝一声现了本相，赶上前，揪住公主道：“好妖精，你在这里弄假成真，享尽荣花富贵本来就够了，还要骗我师父！”吓得国王呆呆怔怔，后妃跌跌爬爬，宫娥彩女，无一个不东躲西藏各顾性命。三藏一慌也战战兢兢地抱住国王，只叫：“陛下，别怕！这是我徒弟辨真假的法力！”

那妖精也不示弱，她跳在空中与行者杀了起来，吓得满城百姓心慌，朝里众官胆战。唐僧告诉国王：“你看见了吧，

你的公主是个假的，等我徒弟捉住她就清楚了。”

假公主与大圣斗了半天，不分胜负。行者把棒丢起，叫一声：“变！”就以一变十，以十变百，以百变千，半空中，好似蛇游蟒搅，乱打妖邪。女妖慌了手脚将身一闪，化道清风，即向碧空之上逃走。孙大圣步步紧追，一直追到月宫，太阴星君出来告诉大圣：“与你对敌的这个妖邪，是我广寒宫捣玄霜山药的玉兔。她私自偷开玉关金锁，走出宫来已经一年了。我算她眼下有伤命之灾，特来救她性命，望大圣看我的面子上饶了她罢。”行者道：“原来她是个玉兔儿！老太阴不知，她摄藏了天竺国王的公主，却又假冒其身，要与我师父成婚，怎么能轻饶她？”太阴道：“你亦不知。那国王的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宫中之素娥。十八年前，她曾把玉兔儿打了一巴掌，思凡下界，投胎投在皇后腹中，当时得以降生。这玉兔儿仍记着那一掌之仇，故于去年走出广寒宫，抛素娥于荒野，但只是不该欲配唐僧。”

摸清了真假公主的底细。太阴老君与大圣来到国王面前，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妖邪还不归正同来！”玉兔儿打了个滚，现了原身。国王相信了。太阴君领玉兔返回广寒宫。行者又将真公主领了回来。父母子女相逢，三人抱头大哭。

次日国王传旨，召画家把四僧的肖像画下，供养在华夷楼上。又请公主新妆重整，出殿谢唐僧四众救命之恩。谢毕，唐僧辞王西去。那国王哪里肯放？大设佳宴，一连吃了五六日。呆子可解馋了，尽力放开肚皮大吃特吃。国王见唐僧等拜佛心切，苦留不住，遂取金银二百锭。师徒们一毫不受。国王与文武百官一送再送。行者见送者不肯回去，于是念诀往地上吹口仙气。一阵暗风，送行的人都被迷了眼睛，师徒方脱身而去。

第四十六章 唐僧不贪异国富贵

古人云：“色色原无色，空空亦非空。静喧语默本来同，梦里何劳说梦。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如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

话说唐僧师徒使法力阻住送行的人群，一路西去。在那平安的路上走了半月，前边又见一城垣相近。三藏问悟空此处是什么地方，悟空说不知道。八戒笑道：“大哥，这去雷音寺的路，你走过几遍，怎说不知道？”行者说：“你这呆子，这路我虽走过几遍，但都是驾云而来，驾云而去，何曾在地上走过。我怎么会捉弄你们呢！”

说话间，不觉已来到城前。唐僧下马，过吊桥，直入城里。大街上只见廊下坐着两个老头在说话。唐僧上前问道：“贫僧是从远方来拜佛求经的，刚到贵地，不知此地叫什么名字？哪里有行善的人家，化顿斋吃？”老者道：“我们这里名叫铜台府。府后有一个县，叫地灵县，长老若要吃斋不用花钱，过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东有一个虎坐门楼，那是寇员外家。他的门前有一个‘万僧不阻’之牌，像你这样的远僧会更受欢迎。”唐僧与三个徒弟照老头指示的方向缓缓而行。走了一程，果然看见一个门前有个“万僧不阻”的牌子。唐僧说：“这西方佛地贤者、愚者都没有诈伪。那两个老者给我说的话，起初，我还有些不信，看来果然是真。”呆子就要进去，行者拦住了。他们在门口歇下马匹、行李。不一会儿

有个老头出来，看见猪八戒等人的模样，吓得回去给寇员外报告：“主公！外面有四个异样的和尚来了。”那寇员外拄着拐杖正在天井中闲走，口里不住地念佛，一听来了僧人就丢了杖出门迎接。见了他们四人，也不怕丑恶，只说：“快请进！请进！”唐僧谦谦虚虚一同入内。转过一条巷子，员外亲自领路到一座房屋。进去一看，满堂中锦簇花攒，四下里金铺彩绚。唐僧净了手，烧香、叩头拜毕，转回身与员外行礼。员外道：“且住，请到经堂中相见。”到了经堂，又看见：方台整柜，玉匣金函，收贮着无数经文和简札。彩漆桌上，有纸墨笔砚，都是些精致的文房；椒粉屏前，有琴棋书画，尽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轻玉浮金的仙磬，挂一柄披风披月的龙髯。清气令人神气爽，斋气自觉道心闲。

唐僧正要行礼，寇员外道：“请宽佛衣。”三藏脱了袈裟与长老见了，又请行者、八戒、沙僧见了面，方问起居。唐三藏说：“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灵山雷音寺见佛求经。听说尊府敬僧故此拜见，求一斋就行。”员外听了，面生喜色，笑吟吟地说：“弟子贱名寇洪，字大宽，虚度六十四岁。自四十岁上许斋万僧，才做圆满。今已斋了二十四条，有一簿斋僧的帐本。最近连日无事，把斋过的僧名算了一算，已斋过九千九百九十六人，尚差四人，不得圆满。今日可巧天降老师四位，完成万僧之数。请留尊讳，好歹宽住月余，待做了圆满，弟子备轿，亲送老师上灵山。我这里离灵山雷音寺只有八百里，不远了。”三藏听了，十分欢喜。

寇员外家的家童忙着接待唐僧四人，惊动了员外妈妈。问是从哪里来的僧人？家童说：“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往灵山取经。奶奶，一行四人，只有一个人还看得，另外三个人丑得很哩，看不得！”老奶奶说：“汝等不知，凡形容丑陋古怪清奇者，

必是天人下界。”奶奶要亲见唐僧四人。见了唐僧又要下拜，十分尊敬。正说着话，又进来两位少年秀才，见唐僧倒身就拜，慌得唐僧忙还礼。员外对唐僧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唤名寇梁、寇栋。在塾里念书，刚回来吃饭。知老师下降，故来拜也。”唐僧喜道：“贤哉！贤哉！正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在读书。”二少年问父亲：“这老爷是从哪里来的？”员外笑道：“来路远哩。南瞻部洲东土大唐皇帝钦差到灵山拜佛祖爷取经的。”少年说：“我们这里叫西牛贺洲，还有个东胜神洲。从南瞻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三藏笑道：“贫僧在路上耽搁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万苦千辛。多亏有我三个徒弟保护，共计经历了十四个寒暑才到了这里。”少年听了称赞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呀！”

斋饭备好，员外亲自相陪。师徒们尽情受用了一顿。饭后唐僧起身感谢员外，欲告辞赶路。

寇员外拦住道：“老师，放心住几日罢。常言道：‘起头容易结梢难。’只等我做过了圆满，方敢送行。”唐三藏见员外心诚意恳，没奈何住下了。早经过五七遍朝夕，那员外请了本处应佛僧二十四员，办做圆满道场。众僧们写作有三四日，选定良辰开启佛事。热热闹闹，庄庄重重做了三昼夜，道场才完。唐僧一心想着雷音寺，又向员外辞谢。员外还是苦留，唐僧只是要走。八戒忍不住了，高叫道：“师父也太不近人情了。老员外大家巨富，这等好吃好住，着急走干什么？”唐僧喝了一声：“你这呆子，只知要吃，正是那‘槽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生！你们要在这里贪富贵就留下，我自己去取经。”行者见师父生气了，揪住八戒道：“呆子不知好歹，惹得师父连我们都怪了！”沙僧道：“真惹人嫌！”员外见他们师徒生恼，满面赔笑道：“老师别着急，今日少宽容，待明日办

些旗鼓，请几个邻里亲戚，我送你们起程。”

正讲着，老奶奶来了，员外的两个儿子也来了，都苦苦恳求唐僧多住几日。两个儿子说：“四位老爷，家父斋僧二十多年，更不曾遇着好人，今幸圆满，四位下降，诚然是蓬荜生辉。学生年幼不知因果，常听说古人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恳求你们多住几日，何必苦辞，再住半月罢。”不管怎么说，唐僧只是一意要走，老奶奶和两位少年都不高兴地进屋子去了。八戒又对唐僧道：“师父，不要过了火。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们且再住一个月，了了他母子的愿心罢了，只管忙什么？”员外见师徒又恼了，便说明日就送老师上路。

次日，员外的左邻右舍，妻弟、姨妹、姐夫、妹丈等等都来，一齐向唐僧礼拜。拜毕，各各叙坐。只见堂下面鼓瑟吹笙，堂上边弦歌酒宴。对这一席盛宴，八戒很上心，对沙僧说：“师弟，放开肚皮吃罢。离了寇家，再没有这么丰盛的东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说哪里话？常言道：‘珍馐百味一饱便休。只有私房路，哪有私房肚？’”八戒道：“我不不管你，我这一顿吃饱了，三顿不吃也不饿！”行者说：“呆子，别胀破肚子，一会儿就要走路哩！”

说话间，时到中午。唐僧谢了寇员外和众人一同出门。门外摆着彩旗宝盖，鼓手乐人。唐僧师徒前行。只闻得鼓乐喧天，好不热闹，街边人山人海，都来看寇员外给唐僧送行。送至十里长亭，又设着筵食壶浆，擎杯把盏，相饮而别。那员外还不忍舍，噙着泪道：“老师取经回来再到寒舍多住几日，以了我寇洪之心。”唐三藏感之不尽：“我到灵山，得见如来佛祖，首表员外之大德。回时定踵门叩谢。”说着走着，又出去二三里路。长老恳切拜辞。那寇员外放声大哭而转。

第四十七章 乐处逢悲转危为安

唐僧师徒别了寇员外，向西行了四五十里，天色已晚，就在一座破庙里住下。谁知泰极还生否，乐处又逢悲。原来这铜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伙凶徒，因宿娼、饮酒、赌博，花了家私，无法过活，遂伙同十数人做贼，想抢寇员外家的金银财宝。

这伙贼经过谋划，拿了短刀、拐子、闷棍、麻绳、火把，打开寇家的大门，呐喊杀入，慌得他家里不论长幼男女俱躲个干净。那伙贼举着火把，拿着刀，将寇家的金银财宝，首饰衣裳尽情搜劫。那员外出来相阻，被贼打死。贼逃走后，众人见员外死了，伏尸而哭。

天将四更时，那妈妈恨起唐僧来，便生妒害之心。她扶着寇梁道：“儿啊，不要哭了。你老子今日也斋僧，明日也斋僧，岂知今日做圆满，斋着那四个送命的僧也！”寇梁道：“母亲，怎么是送命的僧呢？”妈妈说：“贼势凶猛杀进房来，我就躲在床下，战战兢兢地留心向灯火处看得明白。你猜是谁？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抢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孙悟空。”儿子听言，真的信了。便写了状子告唐僧师徒。只见他们写道：“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和尚劫出金银去，孙行者打死我父亲。”一家子吵吵闹闹，不觉天晓。一面请人置办棺材，一面派人去铜台府刺史处告状。刺史看了状，点了一百五十余官兵，各执锋利器械，出西门来

赶唐僧。

却说唐僧师徒们在破庙里挨至天明方才出门，上西奔路。恰巧遇见那伙强盗打劫了寇家，也正向西方大路上逃。他们躲在一处正在分赃，忽见唐僧四人顺路而来，心想：来得正好。这些和尚身上一定有不少宝贝，我们索性夺了他们的财宝，抢了他们的白马。众贼大喊一声，在大路上一字摆开，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买路钱，饶你们性命。若敢说半个‘不’字，一刀一个，绝不留情！”唬得唐僧在马上乱颤，说：“昨晚苦奈得半夜雨天，今早又遇强徒断路。这真是‘祸不单行’呀！”行者却笑道：“师父别怕，等老孙上前问他一问。”

大圣走近盗贼叉手问道：“列位是干什么的？”贼徒喝道：“这厮不知死活敢来问我，你瞎眼了，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行者赔笑道：“你们原来是伙强盗！”贼徒发狠说：“杀了！”行者假装害怕地说：“大王，大王！我是乡村里的和尚，不会说话，别怪！若要买路钱，好说，钱都在我这包袱里。那个骑马的虽是我的师父，但只会念经不管闲事。那个黑脸的，是我在半路上收下的，只会养马。那个长嘴巴，是我雇的长工，只会挑担。你们把他们先放过去。我将盘缠全给你们。”众贼听说，觉得这个和尚老实，便把唐僧、八戒、沙和尚放走了。行者低头打开包袱，就地抓了把尘土，往上一撒，念了个咒语，乃是定身之法，喝了一声，那三十个贼，个个咬着牙，睁着眼，直直地站在那里不动了。然后行者请师父师弟回来。唐僧返回来问是怎么回事？行者说：“给他们使了定身法。请师父先坐下。常言道：‘只有错抓，没有错放。’兄弟，你们把贼捆了，叫他们招供。”沙僧说：“没绳子。”行者拔了些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三十条绳索，把贼都捆起来。

行者审问盗贼：“你们有多少人？打劫了多少东西？可曾杀伤人口？是初犯？二犯？还是三犯？”众贼开口答道：“爷爷饶命。我们不是惯犯，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赌博将家业花费光了。得知铜台府城中寇员外家资财豪富，昨晚合伙乘夜雨黑昏就去打劫。我们正在分赃，忽见老爷们来了，于是又想拦路，岂知老爷神通广大，将我们困住。望老爷饶小人一命。”

唐僧听说这伙强盗劫了寇员外家的财宝，猛然吃了一惊，连忙说：“我们在他家打扰了半个月，无以为报。不如将这些财宝护送他家，却不是一件好事？”行者即与八戒、沙僧去山凹里取回那些赃物，收拾了驮在马上。行者本想把这夥强盗打死，又怕师父怪他伤害性命，只得将身一抖，收上毫毛，那些贼松了手脚，爬起来逃生而去。唐僧转步回身，将财物送还员外。这一去如同飞蛾投火，反受其害。这正是：“恩将恩报人间少，反把恩慈变作仇。下水救人终有失，三思行事却无忧。”

唐僧师徒正往回返，忽见那枪刀簇簇而来，一群人马不分青红皂白，一拥而上，先把唐僧抓下马来，用绳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齐捆了。穿上杠子，两个抬一个，赶着马，夺了担，转回府城。只见那：唐三藏战战兢兢，滴泪难言。猪八戒絮絮叨叨，心中报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踌躇。孙行者笑嘻嘻，要施手段。

众官兵把唐僧师徒押回城里。不管唐僧怎么申辩，刺史道：“你们既是路遇强盗，为何不连强盗一起捉来，报官报恩？这里寇家有告你们的状纸，又有赃物作证，你还敢狡辩？”刺史就要用刑，行者怕师父受苦，忙说：“大人莫打那个和尚。昨夜打劫寇家，点火的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财的也是我，杀人的也是我。我是贼头，要打只打我一人，与他们无关。”

刺史闻言，就令先箍起这个来。众小兵齐上手把悟空的头上套上脑箍，套一个断一个，一连套了三四次，他的头皮连个红印都没有。正在这时，刺史的上司陈老爷来了。刺史去迎接顶头上司，暂时放下悟空。唐僧问悟空：“这可怎么办？”行者道：“他打我是要钱哩。常言道：‘好处安身，苦处用钱。’如今咱们给他些钱，了结此事罢了。”唐僧说：“咱们哪有钱？”行者道：“衣物也是钱，把那件袈裟给了他罢！”其实，这是行者之计，唐僧当真，听此言如刀刺其心。行者说：“列位长官，不必打我了。我的那个包袱里有一件袈裟，价值千金。你们解开拿去算啦！”众人解开包袱，果然有件宝贝，正在七嘴八舌乱看乱嚷，狱官见包袱内有关文，上边盖有各国的宝印，忙说：“这和尚不是强盗，可不敢动他的东西，待明日由太爷再审。”众兵将包袱还给行者。

夜间，刚打了五更，行者使法变成小虫子飞入寇家，只见堂屋里停着一口棺材，那位妈妈跪在地上哭。两个儿子也哭啼不止。行者就趴在棺材上，突然咳嗽了一声。吓得两个媳妇往外就跑，两个儿子只是叫爹，老妈妈胆子大，把棺材拍了一下，说：“老头子，你活了？”行者就学着员外的声调说：“我没有活。是阎王爷差小鬼叫我给你说话的。阎王爷说：‘那张氏穿针儿陷害无辜。’”那妈妈一听“穿针儿”是她的乳名，就吓坏了，忙磕头说：“我没有陷害无辜啊！”行者又学员外的语气说：“哪里有什么‘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僧劫出金银去，行者打死你父亲’？只因你诬告，唐僧师徒四人正在受难。”两个儿子忙说，明日就收回状纸，全家给员外烧纸。行者飞到刺史家作了法。趁县官都在堂上时，又跳入半空中，改了个大法身，从空中伸下一只脚来，把个县堂堵满，口中叫道：“众官听着，吾乃玉帝差来的浪荡游神。说你

这府抓了取经之人，惊动三界诸神不安，叫吾传话趁早放人，若有差池，叫我再来一脚，先踢死县官，后踢死四境居民，把全城踏为灰烬！”县官人等，吓得一齐跪下礼拜。行者收了身。这时，寇家二公子也来说明昨夜家中发生的情况，要收回状纸。众人因这些怪事都吓得瞠目结舌。只好把唐僧师徒放了，并赔礼道歉。

行者和众人都来到寇家。行者对员外老婆说：“你这班语栽害好人的妈妈别哭，等老孙把你公公起死回生了，让他说是谁打死他的。”大圣跳出门，望空就起，一个筋斗云，直至幽冥地界。阎王爷见大圣来了，忙问：“大圣，好久不见，有何事干？”大圣说：“请查一下，铜台府地灵县斋僧的寇洪之鬼，是哪个给收回来的？”十阎王说：“寇洪是善士，不曾有鬼使勾他，是他自家来的，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由他引见地藏王的。”行者告别这里，即去翠云宫见了地藏王。地藏王念悟空的面子，再延寇洪阳寿一纪，同大圣回去。寇洪见了行者，声声叫道：“老师，老师！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强盗踢死。这里是阴司地藏王之处。我老孙特来取你回阳间去对明此事，洗我师徒不白之冤。既蒙地藏王放回，又延长你阳寿一纪，待十二年之后，你再来也。”那员外感激不尽。

行者驾云回到寇府，当众叫八戒开棺。寇洪慢慢活过来了。他爬出棺材向唐僧四众磕头，谢言不尽。寇员外又把自己受害和行者在阎王爷处救他的经过对众人说了一遍。随即把妻子叫来：“你怎么能无缘无故地诬告好人？！请刺史老爷定罪！”当时，一家老小只是磕头。刺史宽恩免其罪过。

寇洪速让安排筵宴，谢唐僧师徒和刺史等。次日欢送三藏、行者、八戒、沙僧而去。这正是：地辟能存凶恶事，天高不负善心人。逍遙稳步如来经，只到灵山极乐门。

第四十八章 历艰辛终见如来面

唐僧四人辞别了寇员外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与他处不同。所到之处，家家行善，户户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见林间客诵经。师徒们夜宿晓行又经过六七天，忽见一带高楼，几层杏阁，真个是：冲天百尺，耸汉凌空。低头观落日，引手摘飞星。豁达窗轩吞宇宙，嵯峨栋宇接云屏。黄鹤信来秋树老，彩鸾书到晚风清。此乃是灵宫玉阙，琳官珠庭。真堂谈道，宇宙传经。花向春来美，松临雨过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凤仪翔万感灵。唐三藏举鞭遥指道：“悟空，好去处也！”行者说：“师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处，倒强要下拜；今日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倒还不赶快下马？”三藏听言，懒得翻身下马，已到了那楼阁门首。只见一个道童斜立在山门之前，问道：“那来的是不是东土取经之人？”孙大圣认得问话的人，忙对唐僧说：“师父，此乃灵山脚下玉贞观金顶大仙，他来接我们了。”三藏忙行礼。大仙笑道：“圣僧今年才到。我被观音菩萨哄了。她十年领佛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原来说两三年就到这里。我年年等候渺无消息，不意今年才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劳大仙盛意，感激！感激！”唐僧四众牵马挑担，同入观里，与大仙一一相见。大仙命看茶摆斋，烧洗澡水。洗漱完毕，好登佛地。这正是：功满行完宜沐浴，炼驯本性合天真。千辛万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魔尽果然登佛地，灾消故得见沙门。洗尘涤垢全

无染，反本还原不坏身。

师徒沐浴了，不觉天色已晚，就在玉真观安歇了。

次早，唐僧换了衣服，披上袈裟，手持锡杖，登堂拜辞大仙。大仙说：“且住，等我送你们去。”行者道：“不用送了，老孙认得路。”大仙道：“你认得的是云路。圣僧还未登云路，当从本路而行。”大仙领着唐僧师徒径向灵山而去。走了一程，大仙指着灵山道：“圣僧，你看那半天中祥光五色、瑞霭千重的就是灵山佛祖之圣境也。”唐僧见了就拜。行者笑道：“师父，还不到该拜之处呢。常言道：‘望山走倒马。’别看已经望见灵山了，还要走好远哩。要现在就拜，得磕多少头！”大仙道：“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到福地。我回去了。”大仙拜辞而去。

大圣引着唐僧缓步登上灵山。刚上五六里，见了一股活水，滚浪飞流，约有八九里宽阔，四无人迹。三藏心惊道：“悟空，这路是不是走错了？此水这么宽，这么急，又不见舟楫，如何能过去？”行者笑道：“不错，是这条路。你没看那边有一座大桥？要从那桥上走过去方能成正果。”唐僧又走到桥边看，见有“凌云渡”三字。原来是一根独木桥。正是：远看横空如玉栋，近观断水一枯槎。维河架海还容易，独木单梁人怎踏！万丈虹霓平卧影，千寻白练接天涯。十分细滑浑难渡，除是神仙步彩霞。

三藏心惊胆战地说：“悟空，这桥不是人走的，我们寻个别的路走吧。”行者笑道：“这正是路。”八戒道：“这路哪个敢走？水面又宽，波浪又涌，独独一根木头又细又滑，怎能过去？”行者说：“你们都站下，老孙走走给你们看看。”

大圣跨开步跳上独木桥，摇摇摆摆跑了过去，在那边招呼师父、师弟过来。他们都不敢过，悟空只好又走过来。拉

着八戒要过，八戒不敢。悟空说：“必须从此独木桥走过，才能成佛。”八戒道：“大哥，佛做不成也罢，实在是走不过去。”这时，唐僧忽见那边有个人撑一只船来了。等船划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个无底之船。行者火眼金睛，早认出是南无宝幢光王佛。行者又不愿说破，只管叫划到这里来。

唐僧问：“你这无底之船如何渡人？”那佛道：“我这船：鸿蒙初判有声名，幸我撑来不变更。有浪有风还自稳，无终无始乐升平。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安然自在行。无底船儿难过海，今来古往渡群生。”行者合掌称谢道：“承盛意接引吾师。——师父，快上船。他这船儿，虽是无底，却稳；纵有风浪，也不得翻。”行者把唐僧扶下船，八戒、沙僧牵着马和行者都上了船。那佛祖用力撑开船，只见上头漂下一个死尸。唐僧看见大惊。行者笑道：“师父别怕，那尸首原来是你。”八戒、沙僧也说：“是你！是你！”那撑船的也说：“那是你！可贺！可贺！”不一会儿，师徒们稳稳当当地过了凌云渡。三藏轻轻地跳上岸来。这正是：脱却胎胞骨肉身，相亲相爱是元神。今朝行满方成佛，洗净当年六六尘。

四人上得岸来，无底船儿不知去向。唐僧在行者、八戒、沙僧服侍下，步上灵山。只见那日日月月年年的雷音古寺：顶摩霄汉中，根接须弥脉。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烧金；白鹤栖松立枝头，浑如烟捧玉。彩凤双双，青鸾对对。彩凤双双，向日一鸣天下瑞；青鸾对对，迎风耀舞世间稀。又见那黄森森金瓦叠鸳鸯，明晃晃花砖铺玛瑙。东一行，西一行，尽都是蕊宫珠阙；南一带，北一带，看不了宝阁珍楼。天王殿上放霞光，护法堂前喷紫焰。浮屠塔显，优钵花香。正是地胜疑天别，云闲觉昼长。红尘不到诸缘尽，万劫无亏大法堂。

师徒道遥走上灵山之巅。那唐僧手舞足蹈随着悟空，直至雷音寺山门之外，四大金刚迎住道：“圣僧来也！”三藏躬身道：“是弟子陈玄奘到了。”说毕，就急着进门。金刚道：“圣僧少待，容报过再进。”那金刚叫一个转山门报于二门上的四大金刚，说唐僧到了；二门上又转入三门上，说唐僧到了；三门上的又报到大雄殿下。报与如来至尊释迦牟尼说：“唐朝圣僧到了宝山，取经来了。”佛爷爷大喜。即召八菩萨、四金刚、五百阿罗、三千谒谛、十一大曜、十八伽蓝分两行排列，召唐僧进殿。那里边，一层一节，钦依传旨叫：“圣僧进来。”这唐僧循规蹈矩同悟空、悟能、悟净，牵马挑担，径入山门。这正是：当年奋志奉钦差，领牒辞王出玉阶。清晓登山迎雾露，黄昏枕石卧云霞。挑禅远步三千水，飞锡长行万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见如来。

唐僧四人到大雄宝殿殿前，对如来倒身下拜。拜毕，又向左右再拜。都拜过了，便向如来长跪，将通关文牒奉上。如来一一看了，还给三藏。唐僧启奏道：“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遥诣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如来方开怜悯之口，发慈悲之心，对三藏曰：“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我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三藏者：有法一藏，谈

天；有论一藏，说地；有经一藏，度鬼。共计三十五部，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器用、人事，无般不载。汝等远来，待要全付与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强，毁谤真言，不识我沙门之奥旨。”如来叫道：“阿傩、伽叶，你两个引他四人到珍楼之下，先将斋饭待之。斋罢，开了宝阁，将我那三藏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捡几卷与他，叫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

二尊者即奉佛旨将唐僧师徒领到楼下。只见奇珍异宝摆列无数。吃罢斋入宝阁开门登看，那厢有霞光瑞气，笼罩千重；彩雾祥云，遮漫万道。放经的柜上，都贴着红签。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说：“圣僧由东土到此，有什么礼品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遥远，没备礼物。”二尊者冷笑道：“好，好，好！白白地把经传给你，后人当该饿死了！”行者看他们要礼物，否则不肯传经，就对唐僧说：“师父，我们去向如来告他，叫如来亲自把经卷传给老孙。”阿傩听说道：“这是什么地方？别嚷！到这边来接经。”八戒、沙僧耐住性子，劝住了行者，转身来接。一卷卷收在包内驮在马上，又捆了两担，八戒与沙僧挑着。返过来向如来叩头谢恩，一直出门。

唐僧师徒行了一程，忽一阵狂风，把经卷吹散，一看全是些没有字的经卷。唐僧满眼垂泪道：“徒弟呀！我算明白了，这个极乐世界也有黑暗之事哩！”师徒四人一本本检查，没一卷有字，全是白纸。唐僧说：“要将经此取回，怎见唐王也！”行者说：“师父，这都是阿傩、伽叶那两个家伙因咱们没给他送礼，故此将白纸本本给了我们。快返回去告如来，问他敲诈勒索之罪。”八戒也嚷道：“告他去，告他去！”四人急返回。

又见了如来佛祖。孙大圣不客气了，高声嚷道：“如来！我师徒经历了万水千山，受了万劫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索取礼物不遂，便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叫我们拿去，我们拿它去有何用？”佛祖不仅不生气，反而笑道：“你且休嚷。他俩向你们要礼物之事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蒙不悟，只可以传有字之经。”即叫阿傩、伽叶把有字之经每部捡几卷传之。

二尊又领他四人来到珍楼宝阁之下，仍向唐僧要礼物。唐僧便将唐王李世民送行时赐给他的紫金钵盂，给了二尊，以表寸心。阿傩、伽叶收下礼品，眉笑颜开。唐僧师徒四人一卷卷细看，都是有字的，共拿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数。他们收拾齐整，驮在马上，剩下的还装了一担，八戒挑着。这才到了如来之前。这正是：大藏真经滋味甜，如来造就甚精严。须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傩却爱钱。先次未详亏古佛，后来真实始安然。至今得意传东土，大众均将雨露沾。

阿傩、伽叶向如来报告了传经之数。如来对唐僧说：“此经功德不可称量。虽为我们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赡部洲，示与一切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宝之！重之！”唐三藏再三谢恩，辞别东返。

如来打发唐僧去后，一旁闪出的观音菩萨合掌启奏道：“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之人，今已成功，共计经过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须在八日之内庶完藏数，准弟子交还金旨。”如来大喜道：“所言甚当。准交金旨。”即叫八大金刚吩咐道：“汝等快施神威，驾送圣僧回东把真经传留，即引唐僧

等西回。需在八日之内完取经卷之数，勿得迟延！”金刚便赶上唐僧，叫道：“取经人，跟我来！”唐僧等身轻体健荡荡飘飘，随着金刚驾云而起。这正是：见性明心参佛祖，功完行满即飞升。

第四十九章 九九八十一妖魔尽

唐僧师徒在八大金刚的保护下向东土返去。这时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等走到观音菩萨面前道：“弟子等蒙菩萨法旨暗中保护圣僧，今日圣僧行满，菩萨也交回佛祖金旨，我等也向菩萨交旨。”菩萨甚喜道：“准交，准交！”又问：“那唐僧四人，一路上行为如何？”诸神答：“委实心虔志诚，料不能逃菩萨洞察。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真是说不完，他一路上经历过的灾难，弟子都记在此，这就是他灾难的簿子。”菩萨接过簿子从头看了一遍，数了一数，共八十难。菩萨急传声道：“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九九八十一，还缺一难，没有完成此数。”即令揭谛赶上金刚，再生一难。这揭谛驾云东来，一昼夜赶上八大金刚，悄悄把菩萨的话传给他们。八大金刚听此言，“刷”的把风按下，将他四人连马带经坠落到地下。这正是：九九归真道行难，坚持笃志立玄关。必须苦练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还。莫把经章当容易，圣僧难过许多般。古来妙合参同契，毫发差殊不结丹。

唐三藏踏上凡地，自觉心惊。行者说：“俗语云：‘十日滩头坐，一日行九滩。’”八戒道：“好，好，好！这正是想快反而慢。”唐僧忙道：“徒弟，快认认方向，咱们掉在什么地方？”沙僧说：“师父，你听听有水响。这是通天河呀！”唐僧说：“我想起来了，通天河东岸原有个陈家庄。那年咱们走到这里，亏你救了他女儿，他感谢我们，要造船相送。幸亏那

只白龟把我们渡过了河去。”师徒们口里纷纷地讲，脚下徐徐地行。走到水边，忽听见有人叫：“唐圣僧！唐圣僧！这里来，这里来！”四人惊异，因为四下里并无一人。原来是大白龟在岸边叫哩。大白龟驮着唐僧四人，连同白马、经卷过河。走到河东岸，忽然想起那年曾托唐僧见到佛祖，代他问问自己还能活多少年之事。便说：“老师父，我曾求你见到佛祖，与我问问还有多少年寿，你问了没有？”原来唐僧到了灵山，把此事忘在脑后，根本没问。白龟生气了，将龟壳一晃，将他们四人连马和经卷统统翻落水中。庆幸的是唐僧脱了俗，成了道。若似以前，早就沉了水底。又幸白马是龙，八戒、沙僧会水。行者大显神通，把唐僧驾出水面，登上东岸。只是经包、行李全湿了。师徒们登岸整理经卷，忽又一阵狂风，天色昏暗，飞沙走石。吓得唐僧按住经卷，沙僧压住了经担，八戒牵住了白马，行者双手抡起铁棒左右护持。唐僧惊恐万状地说：“悟空，这是怎么回事？”行者气呼呼地道：“师父，你不知道，我等保护你取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与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此所以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之耳。一则这经卷水湿透了；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雷不能轰，电不能照，雾不能迷；又是老孙抡着铁棒，使纯阳之性护住了；及至天明阳气又盛，所以不能夺去。”

听了行者这一番话，三藏、八戒、沙僧才明白了，各谢不尽。不一会儿，太阳高照，把经卷移至高崖上，开包晒晾。至今那块晒经之石还在。他们又将衣鞋都晒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个是：一体纯阳喜向阳，阴魔不敢逞强梁。须知水胜真经伏，不怕风雷烁雾光。自此清平归正觉，从今安泰到仙乡。晒经石上留踪迹，千古无魔到此方。

唐僧师徒翻看经文，一本本晒晾。几个打鱼人来到河边，内有认得唐僧等人的问道：“老师父，可是前年过这通天河往西天取经的？”八戒答话：“正是，正是。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怎么认得我们？”渔夫道：“我们是陈家庄上人。”八戒问：“陈家庄离此还有多远？”渔人道：“过此向南有二十里就到了。”八戒说：“师父，我们把经搬到陈家庄上晒去罢。他那里有住处坐处，又有斋吃。”三藏说：“别去了罢。在此晒干了，就收拾找路回大唐。”后来，陈家庄上的人再三恳请，唐僧才答应进庄休息、晒经。从石头上拿起经文时，有好几本沾在石头上了。最后沾掉了几页经文。为此，唐僧十分懊悔。而悟空却说：这是盖天地不全。这经本来是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不是人力可比的。”师徒们收拾完去了陈家庄。

陈家庄上的人，一个传十，十个传百，百个传千，不论老幼，都来接看唐僧师徒。人们摆香案，吹打鼓乐，在门前迎接。全村的人都来拜见唐僧。又备了斋饭。唐僧因受了佛祖的仙品、仙肴，又脱了凡胎成佛，全不想吃凡界之食。孙大圣自来不吃烟火食，沙僧也不甚吃。行者说：“呆子，怎么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的，胃口一从灵山下来就弱了。”

收了斋饭，唐三藏又将到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脱胎，到雷音寺参见如来，蒙珍楼赐宴，宝阁传经，始被二尊索礼物未遂故传无字之经，后又拜告如来始得经一藏之数，并白鱼淬水阴魔暗夺之事，向大家细细地说了一遍。

陈家庄的陈澄因上次唐僧师徒救过他的女儿。听了唐僧讲取经经过，且道：“蒙救女儿的深恩未报。你们走后，就创建了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专侍奉香火不绝。”唐僧取出一卷经文给他们念了。后至寺中，只见陈家又设饌在此。陈

家庄每家每户都来请吃斋，络绎不绝、争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辞，略略见意。只见那寺果然盖得整齐。真是：山门红粉腻，多赖施主功。一座楼台从此立，两廊房宇自今兴。朱红隔扇，七宝玲珑。香气飘云汉，清光满太空。几株嫩柏还浇水，数千乔松未结丛。活水迎前，通天迭迭翻波浪；高崖倚后，山脉重重接地龙。

唐三藏看毕才上高楼。楼上果然塑着他和行者、八戒、沙和尚的像。八戒看了说：“大哥，你的很像。”沙僧说：“二哥，你的更像。只是师父的差些。”唐僧忙说：“塑得很好，很好！”都下楼来。前殿后廊还有请吃斋的。行者却问：“往日那大王的庙儿哪里去了？”众人道：“那庙当年就拆了。老爷，这寺自建立之后，年年成熟，岁岁丰登。都是你们圣僧的福庇呀！”行者笑道：“这是天赐的，与我们何干。但从我们这回走后，保你这一庄人家，子孙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风调雨顺，岁岁雨顺风调。”众人叩头拜谢。

只见那前前后后又有来献果献斋的。八戒笑道：“我的娘，过去能吃下去，却没有连请十请。今日吃不下了，却一家接一家地请。”已经饱了，又有人来请，三藏忙说：“弟子再不能吃了，感蒙至爱！望今夕暂停，明日再领。”

时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经，一步不离。将到三更，唐僧悄悄地对悟空说：“这里人家识得我们道成事毕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为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师父说得有理，我们趁此深夜人皆熟睡，悄悄地走了罢。”八戒却也知觉，沙僧尽自分明，白马也能会意。遂起了身，轻轻地抬上驮垛，挑着担，出了门。到山门前，见山门上有锁，悟空使了一个解锁法，便开了二门、大门，找路往东而去。只听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刚叫道：“逃走的，跟我来！”那唐僧闻

得香风荡荡，起在空中。这正是：丹成识得本来面，体健如如拜主人。至此，唐僧师徒历尽万水千山，度过九九八十一难。

第五十章 大功告成返回大唐

八大金刚使第二阵香风，不一日，就把唐僧师徒送至东土，渐渐看见了长安。原来唐太宗送唐僧取经走后，即差工部官员在西安关外修了一座望经楼接经。恰好那一日唐太宗又到望经楼上，忽见正西方向满天瑞霞，阵阵香风。八大金刚停在空中喊道：“圣僧，此间已是长安城了，我们不便下去，这里人伶俐，恐泄漏吾相。孙大圣，猪八戒、沙僧也不要走，汝去传经与太宗后即返回来。我在霄汉中等你，与你一同回灵山雷音寺佛祖面前交旨。”大圣道：“尊者之言虽当，但吾师如何能挑动这么多经卷，如何牵得这马，需要我们同去一送。烦你在空中少等，谅不敢误。”金刚道：“前日观音菩萨对如来说过，往来只限八日之内方完藏数。今已四日过了，只怕八戒贪图富贵，误了限期。”八戒笑道：“师父已成佛，我也希望成佛，岂有贪图富贵之理！”八戒挑着担，沙僧牵了马，行者领着唐僧都按下云头，落于望经楼边。

唐太宗同众官一齐看见，即下楼相迎道：“御弟来也？”唐僧即倒身下拜。太宗忙搀起，又问：“这三位是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将朕御车马扣背，请御弟上马，同朕回朝。”唐僧谢了恩，骑上马，大圣抡金箍棒紧随，八戒、沙僧都扶马挑担，随驾后同入长安。这真是：当年清宴乐升平，文武安然显俊英。水陆场中僧演法，金銮殿上主差卿。关文敕赐唐三藏，经卷原因配五行。苦炼

凶魔种种灭，功成今喜上朝京。

唐僧师徒随驾入朝，满长安城中无一人不知是唐僧取经返回来了。却说唐僧原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见几株松树一颗颗头都向东，惊讶道：“怪哉！怪哉！今夜一点风也没有，为什么这松树的头都扭向东边？”内有三藏的旧徒弟说：“快拿衣服来，取经的老师父回来了。”众僧又问：“怎么知道回来了？”旧徒说：“当年师父临走时，曾有话道：‘我去之后，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树枝头若是东向，我即回矣。’我师之佛口圣言，故此知之。”急披衣而出。走到西街时，早听人说：“取经之人才到，万岁爷爷接入城来了。”众僧急急跑来，正好遇着。一见大驾，不敢近前，随后跟至朝门之外。唐僧下马，同众进朝。唐太宗赐了坐，唐僧叫行者把经卷取出，近侍官呈上。太宗又问：“多少经数？怎么取走？”

唐僧道：“臣僧到了灵山，参见佛祖，蒙差阿傩、伽叶二尊者先引至珍楼内赐斋，后到宝阁内传经。那二尊向我们要礼物，因未曾准备不曾送礼，他遂把无字经传之。后臣等发现，复去佛祖面前恳求传真经，佛祖说：‘此经成就这时，有比丘圣僧将下山与舍卫国赵长者家看诵了一遍，保祐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讨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意思还嫌卖贱了，后来子孙没钱使用。’我等知二尊者索要礼物，佛祖是知道的，只得把陛下赐给的紫金钵盂送给了他。他们方传了有字的真经。此经三十五部，各部中捡了几卷来，共计五千零四十八卷。”唐太宗听了大喜，令在光禄寺设宴开东阁酬谢。太宗忽见三个徒弟容貌异常，便问：“高徒果然是外国人吗？”唐僧介绍说：“大徒弟姓孙，法名悟空，臣又唤他孙行者。他原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两界山石匣之内，蒙观音菩萨劝善，情

愿皈依，是臣到两界山将其救出，我取经途中，多亏此徒保护。二徒弟姓猪，法名悟能，臣又唤他猪八戒。他是福陵山云栈洞人氏。因在高老庄上作怪，即蒙菩萨劝善，亏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担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净，臣又唤他沙和尚。他原在流沙河作怪，也蒙菩萨劝善，秉教沙门。那白马已不是主公所赐的那匹，那匹被妖吞了。这匹是龙王之子变化而成。”太宗闻言，称赞不已。又问：“去西方到底有多远？”三藏道：“总计菩萨之言，有十万八千里之远。途中未曾记数。只知经过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岭，遇林不小，遇水宽洪，还经几座王国，都有照验印信。”唐僧让徒弟把通关文牒呈上。太宗看了笑道：“久劳远涉。”一看上面盖有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西梁女国、祭赛国、朱紫国、狮驼国、比丘国、灭法国印。太宗览毕收了。

早有当驾官请宴，唐僧与唐王携手而行。太宗居中，唐僧师徒与文武百官都列左右。歌舞吹弹，整齐严肃，遂尽乐一日。这正是：君王嘉会赛唐虞，取得真经福有余。千古流传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

宴毕，唐僧返回洪福寺，众僧道：“师父，今晨无风这松树头忽然都向东。”唐僧喜之不胜，遂入方丈。当晚都安歇了。

次日，唐太宗口授对唐僧的谢文。并令：“把真经藏于大雁塔内。”唐三藏向太宗道：“主公欲将真经传流天下，须当誊写副本方可布散。原来还当珍藏。”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当。”遂召翰林院及中书科各官誊写真经。

唐僧捧几卷登台，刚要谈经，忽闻得香风缭绕，半空中有八大金刚现身高叫道：“诵经的，放下经卷跟我们回西去也。”这底下行者三人，连大白马，平地而起，唐僧也把经卷放下，从台上起于九霄，相随腾空而去。慌得唐太宗与文武

百官望空下拜。这正是：圣僧努力取经编，西宇周流十四年。苦历程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熬煎。功完八九还加九，行满三千及大千。大觉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永留传。

唐太宗拜毕，即选高僧就于大雁塔里，修建水陆大会看诵大藏真经，超脱幽冥孽鬼，普施善庆。将誊写的经文传布天下。

八大金刚驾香风，引着唐僧四人，连白马五口转回灵山。连去带来，正好八天，见到如来道：“弟子前奉金旨，驾送圣僧等已到唐国，将经交纳，今特交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职。

如来说道：“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经，甚有功劳，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因汝大闹天宫，吾以甚深法力，将汝压在五行山下，幸天灾满足，归于释教；且喜汝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妖有大功，全终全始，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猪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帅，为汝蟠桃会上酗酒调戏嫦娥，贬汝下界投胎，身如畜类。幸汝记爱人身，在福陵山云栈洞造孽，喜归大教，入吾沙门，保唐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八戒一听，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了佛，为什么只让我当个净坛使者？”如来说道：“因汝口壮身慵，食肠宽大，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吃有喝的官职，如何不好！沙悟净，汝本是卷帘大将，先因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贬汝下界，汝落于流沙河，伤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诚敬迦持，保护唐僧，登山牵马有功，加升大职正果，为金身罗汉。”又叫那白马：“汝本是西洋大海广晋龙王之子。因汝违逆父命，犯了不孝之

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门，每日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东去，亦有功者，加升汝职正果，为八部天龙马。”

唐僧四众，俱各叩头谢恩。大白马亦谢恩。孙悟空此时对唐僧说：“师父，此时此刻我已成佛，和你一样，难道还要我戴紧箍？趁早念个松紧箍咒儿罢。脱下来，把那紧箍打个粉碎，切莫让那菩萨拿上再去捉弄他人。”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这理！不信你摸摸头。”行者举手一摸，果然没了紧箍儿。

此时旃檀佛、斗战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都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亦自归真。有诗为证：

一体真如转落尘，合和四相复修身。
五行论色空还寂，百怪虚名总莫论。
正果旃檀皈大觉，完成品职脱沉沦。
经传天下恩光阔，五圣高居不二门。